

裁军谈判会议

CD/1039
Appendix II/Volume II
30 August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裁军谈判会议报告

附录二

第二卷

1990年会议逐字记录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45
22 March 1990

CHINESE

第五四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3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埃梅卡·阿约·阿齐基韦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45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主题。

今天发言名单上的有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代表。现在我请斯里兰卡代表，拉萨普特拉姆大使发言。

拉萨普特拉姆先生(斯里兰卡)：这是我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正式发言。首先我要象其他人一样祝贺主席先生，在你干练的指导下载军谈判会议进行了出色的工作。这为我们继续向前带来了信心，使我们对在裁军领域实现我们的目标充满了希望和决心。斯里兰卡代表团将一如既往，向你提供充分的支持和积极合作。我还要感谢尊敬的荷兰瓦根马克斯大使，他有效而干练地加速和指导了2月份繁重的工作。

我也要借此机会真诚地感谢我所有的同僚，他们在本会议给了我热烈而令人鼓舞的欢迎。之所以令人鼓舞是因为这些支持体现了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和国家，无论我们各自的选民是多是少、是强是弱，所赋予我们的任务的集体性质。这些任务就是将国家的习惯做法编纂成法，通过在充满生气和变化的世界上进行裁军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当今的世界上各国的安全只能在概念上加以分开。正如我的前任在本裁军谈判会议已经阐明的，斯里兰卡深感特别的荣幸，我们在这里不仅代表自己，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它们的安全并不是依靠武器，而是建立在适用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治的力量上。

我还要借此机会欢迎所有在我之后到本会议任职的大使。他们是：肯尼亚的托马斯·阿里巴·奥加达大使、古巴的何塞·佩雷斯·诺沃亚大使、中国的侯志通大使、日本的堂胁光朗大使、加拿大的杰拉尔德·番农大使、阿根廷的罗伯托·加西亚·英里坦大使、委内瑞拉的奥拉西奥·阿特亚加大使、美国的斯蒂芬·莱多格大使和墨西哥的米格尔·马林·博什大使。

最近在本会议内外的发言均承认在东欧地区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在我之前的若干发言人在这里所作的深刻分析和评论表明，本讲坛作为加强保护全球安全的工作的可能性很大。为此，作为一个依靠多边合作来实现我们今天的民族国家制度的福利和安全的不结盟小国，我们深感欣慰，这一独特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对这些变革正作出集体的反应。

在欧洲发生的政治变革得到普遍的欢迎，认为是积极和创造性的。这些变革的特点是为各国之间关系民主化和为建立新的安全结构奠定基础，而这种新的安全结构所依靠的不是对峙，而是合作和谅解。我们希望在传统的欧洲战场上出现的这些趋势将可作为全球重新评价安全理论的基础。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主张协调与合作，实现全球福利和基于互相保证和主权平等而不是力量优势和暗中威胁的共同安全，为此，我们欢迎这些事态的发展。我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推行成年人普选权已有半个多世纪，所以我们欢迎民主进程和该进程为全球安全和稳定所带来的希望。

联合国在和平解决许多问题，包括与阿富汗、两伊战争和纳米比亚有关的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功重新恢复了其创造和平和维护和平的潜力。为了达到不断加速的经济和政治安全的需要，成立最大的多边讲坛是不可或缺的。已经得到控制或解决的地区冲突再次表明多边主义只要赋予其能力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尚待从失去的十年发展中复苏过来，这一切对它们的安全不无影响）期望多边进程得到加强。

两个主要大国及其盟国现在认识到需要进行真正的核裁军，这也使我们感到满意。中程核力量协定和人们期待的尽早实现战略核武器削减50%的协定表明，建立在较少的武器之上的安全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不结盟国家早就主张我们这个多样但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安全只能通过减少武器而不是增加武器才能得到保证。如果日益增多的士兵和军事武器是搞冷战者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弊病的症状，我们必须（即使已经耽误了）在这种现象和弊病正消失之时，处理关于安全的非军事方面的问题。鉴于安全和威胁概念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具有多面的性质，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

应该在多边讲坛加以处理。本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全球建立新的安全结构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这一点任何新的安全办法都将会无法发挥全球效率，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例外地获得安全条件。虽然在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仍然列于国际议程，但是我们距离非武器状态下的安全也许仍然很遥远。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全球推行较少武器状态下的安全，将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旧权力结构的危险，变成世界不同地区的多级权力安排。随之而来的不安全和在各地区的武器积累将恶化已在各自地区和内部动力推动下的地区紧张。这种现象可能比冷战期间两大联盟系统之间极为明显的敌对关系更为难以察觉。但它们给不依赖军力来获得其本身安全的大多数较小国家带来不稳定和不安全。

在这一正期待着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实现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上，对这一潜在的威胁的反应不应该是沾沾自喜地认为被控制和削减了的核威胁将可为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而应是控制多边框架的充分潜力，在全球逐步建立较少武器的安全的结构。不结盟国家去年在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重申了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结盟国家不认为有能力，实际上也没有能力靠自己来改变世界；但是没有不结盟国家也不可能重新改造世界。不结盟国家赞成以协调而不是对峙来解决无论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或区域利益问题。”

如果这一多边讲坛是全球重新思考更民主的新安全结构的场所，那么问题就是它如何对这一挑战作出反应。杰出的巴西大使重点谈了与这一任务有关的一些问题，若干其他大使也同样谈了这些问题。裁军谈判会议已本着接受新构想的精神开始进行思考，对此我们深受鼓舞。对这一思考进程至关重要是涉及对本机构的能力所持的态度和本会议本身的议程问题。我们相信本会议并没有因任何结构缺陷而削弱，它已经不折不扣地完成并将继续履行了其成员国所赋予它的任务。已经发生的变革更突出地说明本会议必须更有目的和认真处理其议程，这样国际社会才能受益于全球范围的新的事态发展。关于议程，虽然我们应该接收新的构想，但我们不能仅仅由于本会议因非程序和结构原因而未能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就草率地放弃我们现有议

程。我们欢迎新的构想。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在过去着重谈论了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常规裁军的问题，无论它们是区域或全球性的。杰出的瑞典大使提到十分有关的海军军备控制及有关问题。提到的另一问题是禁止生产核裂变材料。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杰出的巴西大使提到的思考进程的“室内”机制和重新评价的主张十分及时。我们希望这一进程将可提高而不会削弱裁军谈判会议在对新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方面的作用。

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须注意多边讲坛处理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一系列核问题。中程核力量条约消除整个一类核武器和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美好前景，这些都是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然而，对普通一般人来说堆积着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成吨的TNT已经减了一半，这仅是一个小恩赐而已。尽管我们并不低估进行核裁军进程的复杂性，但是如果没有多边参加核裁军进程的机会，那将不符合我们今天所目睹的积极的事态发展的精神。如果人们真正忧虑核武器和其他所谓的不稳定技术的扩散，那么势必只能有多边范围内解决核问题找到答案。历史证明所有国家都曾想个别地关切安全问题并采取片面的控制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做法均未能取得成功。核问题是所有国家都关注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否认这一点只会产生反作用。因此，本讲坛必须处理这些问题，以便为全球核裁军进程各阶段制定广泛的原则和框架。

全面核禁试问题现在变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国际社会三十年不懈努力未能制止核试验，还因为出现了最近的事态发展和与全面核禁试有关的即将发生的事件。全面核禁试是防止出现核武器和更多的核武器国家的最关键的决定性步骤。如果核扩散的危险的确存在，那么设立有效的障碍，通过全面禁试条约阻止这一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的机会也的确存在。旨在永远停止所有试验性爆炸的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搞核扩散条约在字面和精神上所规定的承诺体现了这一实况。这两项文书的大多数缔约国对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加入全面禁试条约置若罔闻感到迷惑不解和沮丧。如果主要核武器国家现在认识到它们已经建立了过于庞大的核武库，而

它们可以在这些武器的较低水平上实现安全，那么似乎无需继续试验。认为需要进行试验来确保减少了的核武器储存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论点似乎忽视了可以通过不凭藉核试验爆炸来实现可靠性和安全要求。这些矛盾将在那些认为需要生产核武器的国家中引起怀疑，他们认为纵向扩散将继续下去。这是对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制定和培育的国际准则的一个打击。全面禁试条约核查方面的困难再也不能援引为缔结禁试条约的一个障碍。美苏关于限制核试验的双边谈判日益增加了人们的信心，并证明只要有政治意愿核查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谈判加以解决。实际上，据报导，美国和苏联在为极限禁试条约最后制定必要的核查措施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普遍持有的技术性意见是在核查全面禁试条约方面的技术困难远远少于现在正处于最后阶段的极限禁试条约与核查有关的困难。

在为实现全面禁试的谈判中取得实质进展显然将是符合核裁军领域积极事态发展的一步。虽然少数国家对缔结核禁试条约的日程表持异意，但各国都认为核禁试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即使我们必须处理核查问题，也必须在一个条约的可能结构下进行。着手以此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将不会造成任何障碍，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谈判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鉴于全面禁试条约涉及面广，无疑应在多边范围内谈判这一措施，我们期待堂胁光朗大使在这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取得成果。

部分禁试条约绝大多数缔约国利用条约规定双重的法律进程，以期使该文书变成全面禁试条约。在这方面缔约国之间，包括保存国政府，进行了建设性对话，对此我们感到满意。作为提案的发起国之一，斯里兰卡期待建设性修订会议的召开，此会有可能成为必要的政治动力，为实现部分禁试条约规定的目标寻找途径。

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的另一优先项目。我们认为这是进行多边努力的另一领域，充满希望和建设性的“精神环境”可为这种努力创造条件。我国代表团希望在稍后更详细地阐述该项目。目前已设立了关于该主题的特设委员会，由能干的加拿大香农大使任主席，为此我们感到满意。然而，我们曾希望其职权范围有所改进，尽量符合它所能从事的建设性工作。由于使用外空已经真正

成了一项多国努力，外空问题，特别是制定措施，防止在该环境进行军备竞赛，变得更为重要。鉴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使用外空方面继续投资及其对世界各国产生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为了人类利益而保护外空的需要仍然是一迫切问题。在过去三年里，特设委员会积累了大量关于该主题的政治、法律和技术专门知识。现在我们应该指导其工作，重点审议共同关心的问题，就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言，可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特设委员会往往老调重弹，重新阐述立场所花的精力压倒了为查明共同领域而可能作出的努力。委员会无休止地对其过去的工作方案不同内容的利弊进行辩论。我们认为这不仅没必要而且枉费心机。这特别令人感到遗憾，因为特设委员会本可把重点放在共同关心的内容方面，而不影响任何代表团有关最终可能达成的协议的立场。我国代表团早就支持组成了一个专家组，帮助推进这一审议进程。无论这种专家贡献采取何种形式，我们期待特设委员会主席就该主题提出新主张，从而以各国代表团均能接受的方式查明共同内容。

普遍共同的乐观想法认为，不久将可达成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莫雷尔大使去年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领导才干作出了值得赞赏的贡献，为实现该目标而铺平了道路。我们相信在许尔特纽斯大使卓越和积极领导下，特设委员会将为完成这一任务采取决定性步骤。

我国代表团赞同关于该公约的大多数技术基础结构已经具备的意见。去年就化学物附件、视察程序议定书进行了极为有用的工作，就核查设备进行的彻底和实际工作为该成就的取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在芬兰代表团杰出领导下就核查设备所从事的工作我们特别感到满意。该工作的结果表明，现有技术可望达到公约的复杂核查要求。我们赞赏澳大利亚采取的主动行动，使私营部门化学工业和政府代表会集聚在一起。然而我们认为，要保持巴黎会议和堪培拉会议形成的势头，就必须采取决定性步骤，完成这一任务，而不挫伤已经调动起来的热情。现在应该从政治角度解决未决问题，以便通过妥协、协商与合议作出迅速和持久性的决定。莫雷尔大使在特设委员会去年会议结束时不容辩驳的论断犹然在耳：“我们拥有的时间并非

无限，……现在正在完成的公约只有普遍加以实施才能产生实际结果。”仅靠技术上的能力并不能促进公约尽早缔结。

我们倾向于认为，为缔结公约规定一个时间表现在可以被视为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途径。有关范围、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和决策、质疑视察、援助、销毁次序、经济和技术发展、公约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关系等是需要以妥协精神作出政治性决定的问题，同时铭记必要的普遍性的现实。有人可能会主张这些问题在政治上是相互相联的问题，或许需要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以一揽子形式的加以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对我们的谈判给予时间限制，以期为实现妥协制定适当的框架。这些努力可以与仍待特设委员会各工作组从事的技术工作同时并举。然而，必须避免的是在技术讨论中失去焦点，导致重新展开已达成协议和合议的领域的谈判。许尔特纽斯大使为迎接这些挑战以现实主义感进行的积极努力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并使我们感到乐观。

关于化学武器的未来公约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它对普遍遵守是否有吸引力。几天前，21国集团明确地作出承诺，实现包括全面禁止所有化学武器的不歧视性公约。由巴黎协议产生的政治权威可促使这样一个公约得以而且应该以其自身的优点得到普遍遵守。我国代表团认为，普遍遵守的最好保证不在于策略手段，而在于使公约从安全、及其有关经济和政治考虑上对所有国家都具有吸引力。我们相信就悬而未决的其他问题取得妥协是可能的，因为它将有助于促进这一目标，办法在于在尽可能广的意义上维护该文书的多边特点。因此，现在必须重新努力，解决尚未解决的政治问题，以便作出决定。浪费解决重要问题的现有时间（其中一些问题完全可由筹备委员会处理）的结果只能是失去焦点和势头。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可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为谈判的最后阶段将采取决定性步骤。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虽然与裁军谈判会议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将是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意义的事件。斯里兰卡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并且积极参加了第三次审查会议，我们期待第四次审查会议取得成功。我们之所

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知道无核武器缔约国以行动而不是以言词严格遵守这一条约——这是历届审查会议有案可稽的——使其变成了一条重要的国际准则。为了使第四次审查会议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前题将是增强条约缔约国的信心，即所有缔约国在各个方面履行了不扩散条约的义务。虽然我们欢迎限制核军备双边努力取得进展，但这方面多边努力未见进展，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失望。实现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取得实际进展和圆满解决无核武器国家有关不受到核武器攻击的安全保障的合理要求对于继续相信不扩散条约至关重要，并能确保审查进程取得成功。无核武器国家按其安全利益，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并忠诚履行所作承诺，尽管该文书本身存在概念上的缺陷，这是一种大胆的政治性决定。

导致缔结不扩散条约的政治妥协的起源将表明条约是否能长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各个方面执行条约而逐步得到证实。如果在我上文提到的领域的多边工作仍然陷入瘫痪，这将引起人们担忧不扩散条约到底是否具有活力和信誉，特别是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核武器的作用及其纵向扩散仍有待查明。这也将妨碍更普遍的加入不扩散条约。

最后，我们必须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重新振兴这一机构，使之能够履行其至关重要的独特任务。我们的议程内容丰富，潜力很大。当然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加以改善。正如你的前任，尊敬的荷兰大使在分结束主席职务时所说的：

“……裁军谈判会议应该考虑几乎每天正在发生的而势必影响到裁军谈判会议的令人鼓舞的事件。实际上，就多边裁军取得一致意见和缔结协定的机会比任何时候都大。”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卡迈勒大使发言。

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

判会议本月份主席的职务，并向你保证在你履行重要职责中同你进行充分合作。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你的尊敬的前任荷兰亨德里克·瓦根马克斯大使，他干练地指导了我们春季会议第一阶段的工作。

自从我上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以来许多同僚已经离任。我愿借此机会祝愿他们在未来的任职中取得成就。

对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离任，我们尤其感到怀念。他为国效劳，经历了长期卓越的生涯，他的退休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他在裁军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和他献身于促进世界和平已得到国际赞扬。阿方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得到应有的退休。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借此机会祝愿他退休生活愉快。

鉴于这是我第一次在本届会议发言，我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僚：阿根廷、加拿大、中国、古巴、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美国和委内瑞拉各国的大使。我国代表团期待在未来的岁月里与他们密切合作。

我今天的发言将谈谈我们认为因世界舞台上的实情发生变化而变得重要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年的会议是在良好的兆头中开始的。欧洲过去6个月中发生的事件使该大陆焕然一新。冷战年代形成的互不信任和敌视现象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话和谅解的精神。超级大国已不再怕谈判，反之它们已建立了大胆的合作关系。军备控制谈判看来正取得迅速进展，国际社会期待在未来的月份里取得一些重大突破。事态发展的速度表明削减和最终消除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是一合乎实际的目标，它是能够实现的，并将有助于增强所有有关各国的安全，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技术性质的问题不会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今世界，仅两个超级大国达成限制它们的武库和削减武力的协议不足以保证和平与安全。同样，如果把世界上所有冲突归咎于东西方紧张，那将是自欺欺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下列事实：和平与安定日益受到的威胁，这并不是由超级大国的竞争造成的，而是来自许多寻求统治其邻国

的新兴地区大国的野蛮冲动所造成的。两个超级大国正开始在日益相互妥协和谅解的条件下削减其杀伤性武器的储存，而与此同时有些发展中国家则将越来越多的宝贵人力和物力资源转用于生产和购取武器，这真令人感到不解。

我们完全深信，为了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结构，绝对也必须在区域一级作出裁军的承诺。消除紧张局势和消除世界各地的冲突是寻求国际安全的关键因素。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公平地解决争端和实现军事平衡，确保在最低水平军备基础上的安全。前者需要不同各方，特别是军事更强大的国家，有明确意愿，消除地区争端的根源而不是假装淡忘它们。后者不仅需要考虑各自的军事能力、从外部来源获得武器、军备的尖端程度、所涉国家当地生产设施，而且还应该考虑它们过去紧张的历史、它们的恐惧和对地区霸权的野心的疑虑。我们认为，创造区域均衡的措施将可在创造互相信任的气氛中发挥重要作用，互相信认是为实现裁军而取得进展的重要前提。

我们认为，由于区域性裁军很重要，该议题应该列入我们议程，进行审议。区域裁军问题应该在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加以处理。

一些国家扩大海军并使之现代化，其程度超越了海岸防卫的合理要求，这使一些较小的国家感到不安全和受到威胁。伴随着这一扩张的是，更为尖端的海基武器系统、部署在海上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在世界不同地区引进核动力潜艇，这一切均使一些国家的海军军力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是中小海岸国家的安全现在受到来自海上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裁军谈判会议也应审议海军裁军问题和限制对公海的军事使用问题。可在这一主题下讨论的措施包括海上的有效核裁军、限制主要海军国家使用公海力量、增加中小海岸国家沿海边界的安全。应该严格限制向海外攻击的力量。

尽管我们集中精力尽早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我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但我们不能忽视禁止核试验问题仍然是我们议程上最迫切的项目这一事实。首先它体现了在核裁军进程内停止核试验所具有的重要性，其次它说明尽管在各种

国际讲坛进行了多年的讨论和辩论，我们未能实现全面禁试条约。在裁军领域研究和讨论得最多的主题莫过于该问题，这一论点是正确的。然而目前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前景与1962年一样暗淡。

在1970年代后期，我们获悉当时签署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三方谈判是取得进展的最好途径，而多边谈判就会干涉三方会谈并使之复杂化。然而，1980年以后，三方谈判未再恢复，1982和1983年设立的工作组最后陷入了抽象的讨论而告终。自1984年以来，由于一组国家反对赋予附属机构以适当的职权范围，因而关于该主题的附属机构未能成立。不幸的是职权范围问题继续阻挠设立能够有权大量处理核禁试所有有关方面的问题的特设委员会。

正是由于这一挫折以及裁军谈判会议缺乏进展才促使部分禁试条约的50多个签署国寻求举行修订会议，以将部分禁试条约变成全面禁试条约。在这一讲台上有人主张谈判禁试条约的适当讲坛是裁军谈判会议，举行修订会议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虽然我们不反对第一条论点，但我们认为，对禁试条约真正感兴趣的国家应使用一切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如果修订会议的倡议获得成功，那么它是完全值得努力的。

有关提高裁军谈判会议的效率 and 职能的讨论十分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审查我们的工作方法，与任何组织审查其工作方法一样，应该是一个经常不断进行的工作。我们不主张为了变化而变化，但鉴于世界局势不断变化，我们必须再探讨一下议程，以使它能适当地反映我们未来十年的优先项目。7人小组做了十分有用的工作，它们的审查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我们建议赋予该小组以新的生命和任务，为改善我们现有机构而提出建议。

我们也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尽早增加4名成员，这是在1983年就已决定的。然而，鉴于欧洲的变革尚未完成，我们应该谨慎，不应该破坏微妙的政治均衡，因为它是我们裁军谈判会议发挥有效职能的关键前题之一。

实现裁军的机会不能错过。应制定措施，迎接时代的挑战，这样才能辜负因东西方关系改善而引起的普遍期望。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远见和勇气

共同行动确保创造和平与进步的纪元。我们的责任重大，置身裁军谈判会议的我们应该保证不毁灭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议程合理化，使之与我们面临的一些原则问题更为一致，并以新的决心和高度的迫切感加以处理。鉴于所有成员的政治意愿和建设性态度，裁军谈判会议没有理由拿不出符合它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的答复。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人已经发言完毕。有没有任何其他成员要发言？

秘书处今天根据我的要求散发了下周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将要举行的会议时间表。该时间表是与附属机构主席协商编写的。与往常一样它仅供参考，如有必要，可加以修正。如果无人反对，我将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其他事项了。现在我打算让这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27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举行。

上午11时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46
27 March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四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3月27日星期二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埃梅卡·阿齐基韦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46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热烈欢迎加拿大裁军大使玛格丽特·梅森阁下，她出席今天的全体会议。她在日内瓦参加属她负责的各种裁军问题的讨论。祝她工作顺利。

按照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但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代表如愿意，皆可提出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今天发言名单上有日本代表堂胁光朗大使，现在请他发言。

光朗先生（日本）：这是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首先向坐在这个庄严且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室桌旁的尊贵的同事们给予我的十分热烈的欢迎表示诚挚的感谢。作为一名新来者，我保证竭尽全力与这里的同事和朋友们进行合作，争取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实现更高的目标。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与前面发言的人一道向你，主席先生，在主持我们的工作时所表现出的卓越领导能力表示祝贺。本月初，我们有幸听取了尼日利非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鲁克曼博士阁下的发言，我为这个伟大的非洲国家——不久前我曾有幸在那里担任日本大使——感到自豪，因为鲁克曼部长明确重申，尼日利亚愿意一如既往地遵守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的承诺并献身于这一事业。特别是鉴于今年早些时候即将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部长提到尼日利亚对该条约信守不渝，这应当得到广泛、认真的注意。

在接着谈主要问题之前，我还要向会议的前两任主席，摩洛哥本希乌大使和荷兰瓦根马克斯大使表示感谢，他们为帮助我们大家顺利召开今年本届裁军谈判会议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代表团还要向今天到会的加拿大玛格丽特·梅森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

听取了多位在我之前的尊贵的代表和同事的发言之后，我感到十分鼓舞和欣慰发现自己和各位一起，作为这个独特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与会者，致力于实现更

高的目标的共同任务。我也与他们也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裁军谈判会议在军备控制和裁军出现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如不能开始产生出具体成果，就可能被看作是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很不得力的机构。

这里完全应该提到今年本届会议开始时德高望重、尊敬可亲的巴西同事德阿赞布雅大使的鼓舞人心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言词犀利但心情痛切地指出，超级大国双边裁军谈判和欧洲区域东西方裁军谈判正在取得不曾料到的有益的结果，而我们迄今却拿不出任何具体成果。他问道：我们的裁军谈判会议——从其结构和概念上讲原为冷战的产物——应怎样做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呢？

的确，如果东西方对抗变成一种合作——这无疑有助于世界稳定与和平——那么显然裁军谈判会议内现有的分组格局肯定过时了。如何使我们自己适应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们或许应该开始对待这个问题了。同时，就我们的实质工作来讲，我愿与你们共同来观察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内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不是对我们尊敬的巴西同事所提问题的回答。

本会议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后，化学武器公约正接近完成。日本坚持认为，今年应如去年9月堪培拉会议所宣布的那样，成为解决谈判余下的主要实质性问题的关键一年。

当我们考虑可能已促使我们取得目前较为顺利的形势的各种因素时，应提到的是，我们在谈判方面取得的充分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巴黎和堪培拉举行的两次促进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成功的会议。我们还应对美国和苏联采取的大胆步骤予以适当重视，它们公布了化学武器的储存量，接受现场无阻视察作为一种核查方式的原则，最近又宣布愿在国际公约通过之前销毁它们的大部分储存至同等低水平。预计在今年6月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上将签署这样的协议。

我国代表团还坚决支持美国向所有能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发出的呼吁，即它们应仿效美国和苏联，尽早公布有关其化学武器储存的基本资料，因为本着更高的透明度和相互建立信任的精神这样做，我们就能更好地保证化学武器公约具有普遍性并获得成功。

化学武器公约在我们仍处于阴郁的东西方对抗的时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进入属于新的时代的新十年后，它很可能证明是第一个重要的多边公约。我们的裁军谈判会议在经过长时期的无力执行任务后，可能确立其作为裁军论坛的地位。它现在正在开展活动，以符合新时代的需要。

对这个我们正在进行的作为此时最重要优先事项的非常重要的谈判，请允许我再谈几点意见。日本认为，现在是我们对解决政治性的关键问题、重申消除化学武器的政治义务给予更多注意的时候了。然后对剩下的技术性问题，工业界和学术界专家的积极参与将成为加速谈判进程的一种推动力量。

日本作为一个化学工业大国，愿意重申关于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的重要性。对于销毁的核查可能自公约生效后持续10年，但对不生产的核查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并将影响远为众多的国家。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种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使它得以成为未来裁军公约的样板。在制定有关不生产的核查制度时，我们一方面必须满足保证公约的宗旨得到实现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把核查费用降低到合理的低水平。为了制定这种合理有效且可靠的核查制度，在缔结这项公约之前争取对化学工业情况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是极为重要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日本希望根据最近建议的向特设委员会主席提供“技术支持”的办法，特设委员会设计一个化学工业资料库作为其一项活动。大约一周前，日本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了有关日本化学工业的资料，希望这些资料有助于委员会关于诸如核查费用、第六条附件、生产级限等问题的讨论。

另外，我国代表团愿重申日本希望其技术对解决同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难题例如有效核查问题可能作出某些贡献。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是，我国代表团愿提请会议注意美日于3月7日在华盛顿达成的一项协定。根据此协定，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与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将合作进行一项试验，测试遥测传感器在无人看管下长时期工作的可靠性。

我现在想谈谈我今天发言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许多人对裁军谈判会议是否使自己充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提出许多疑问。我在发言开始时说过，裁军谈判会议在化学武器谈判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很可能借助于东西方关系最近出现的令人鼓舞的发展。果真如此，我们应加紧努力，争取在会议长期悬而未决的其他问题上取得另外的突破，从而使这个论坛成为满足新时代要求的真正有效机构。

当然，我所考虑的是核裁军问题。我们的秘鲁同事德里贝罗大使在2月15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正确地指出，恢复停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将“使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在政治上取得平衡”。这两个超级大国是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最大拥有者，这些武器的裁减和最终消除以及不扩散不仅是今天两个超级大国面对的重大事项，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面对的重大事项。所以，多边谈判与双边谈判密切相关。此外，就化学武器来说，美苏两国近年来在对话和合作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也促使它们在核裁军领域的双边谈判中取得重大突破。日本衷心欢迎这些事态发展，确信这些发展情况肯定会在这个论坛上进行的多边谈判中得到反应。

谈到核裁军问题，目前正进行的主要努力分为三个方面，即裁减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以及禁止核试验。三个方面相互关联，三者之间取得充分的平衡须时刻牢记在心。就所有三个方面来说，估计今年都将是关键的一年。在裁减核武器方面，预计美国和苏联会将达成一项裁减战略核武器会谈的协议。在不扩散方面，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将按照预定时间举行。在禁止核试验方面，预计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将签署级限禁试条约与和平核爆炸条约的议定书。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对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和实用性提出了疑问。毫无疑问，裁军谈判会议如能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恢复实质性工作，就能为制订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最好的多边办法作出宝贵贡献，这将对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的双边努力起到补充作用。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在议程项目1下重设特设委员会的努力。我的前任山田大使，去年担任3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时曾为此发起对

话。 为了使我们自己走出相互冲突的集团立场的死胡同，他与每个代表团进行了非正式的个别磋商。

正如你的前任瓦根马克斯大使在今年本届裁军谈判会议开始时所宣布的，我十分乐意把我前任所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你刚开始担任主席时也热情地鼓励我继续这样做。 在本届裁军谈判会议上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对我及我的前任表示鼓励和支持，我愿借此机会表示诚挚的感谢。

正是由于在这个会议室中的诸位同事的这种继续支持和热情谅解，我们才得以共同努力开始打开新局面，使我们自己摆脱僵局。 我极为欣喜地看到，本月14日，你，主席先生，邀请各集团负责议程项目1的协调员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统一磋商，证实各集团都同意在不影响各自偏好的职权范围草案的情况下以载于文件CD/863中的职权范围草案为基础争取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中国也表示它支持这种办法，并愿意参加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这种新的发展确实是个重大的突破，证明裁军谈判会议愿在特设委员会里重新开始议程项目1下的实质性工作。

我国代表团希望各集团及各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表现出尽可能灵活和积极的态度，以便让会议尽可能快地恢复有关该议程项目的实质性工作。 我国代表团将不遗余力从事任何只要是必要的工作并与所有其他代表团合作推动这个进程。

对于特设委员会建立后应如何工作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要强调，应避免重复华丽的和政治上的空洞文词。 讨论内容必须是具体和实际的。 日本也认识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目前继续有赖于力量平衡与核威慑。 作为拥有共同理想和价值观的西方国家集团中的一员，日本认为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是维持核武器在较低水平上的平衡，逐渐减少一切核试验爆炸，最终使之置于有效控制之下。 换句话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完全是逐步的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

因此，日本欢迎并支持美国和苏联于1987年9月17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了拟对禁止核试验问题采取的逐步解决办法。 日本热切地希望，美国和苏联在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签署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议定书之后，

即进入这个领域的下一阶段的谈判，希望美苏双边谈判和本会议的多边谈判相互密切关联，相互促进。

最后，我不能不提到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正在作出的十分重要的贡献。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现正处于把概念性设计的现代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付诸运行试验的十分重要的阶段。我十分高兴地注意到该小组的第二个大规模技术试验(GSETT-2)的第二阶段最近已开始，希望这一阶段能产生众多的成功的和有意义的调查结论，这对制定探测地下核爆炸的可靠办法将起巨大作用。为进一步提高科学专家小组工作的价值，我吁请尚未参加这项重要试验的国家尽速参加进来。

与此同时，我们或许应该扼要地谈谈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认真考虑核查的多方面的问题，给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提供适当的指导。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如尽一切必要的努力为禁止核试验而制定出可靠有效的核查办法，就能完成在这个充满希望和焦虑的历史时期最急需的任务。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今天已没有其他登记发言的人了，还有哪些代表想发言吗？

我提请各位注意，按照本周会议时间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今天下午3时在本会议室举行会议。

今天已无其他事项，现在我想暂停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29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3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47
29 March 1990

CHINESE

第五四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3月29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埃梅卡·A·阿齐基韦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47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不过，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待登记今天发言的各位都发言之后，我要召集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审议如何处理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还要审议一个非成员国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意大利代表、摩洛哥代表、埃塞俄比亚代表和阿根廷代表。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内格罗托·坎比亚索大使发言。

内格罗托·坎比亚索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感到十分愉快，能在我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之际按照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中的礼仪传统向你表示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的热情赞赏，赞赏你十分突出地主持了即将结束的3月份的工作。你主持工作十分慎重，均衡而且效率很高，特别是体现了优秀的外交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同时，请允许我向本·希马大使表示感谢，我来到日内瓦后受到他热情洋溢的欢迎，并且要感谢你的前任，瓦根马克斯大使，他在开始阶段耐心坚决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开始阶段是不容易掌握的。我还要向下一任主席卡迈勒大使保证意大利代表团一定会十分坚决和认真地同他合作。最后，请允许我感谢秘书处提供了宝贵的支持，特别要感谢科马蒂纳大使和巴拉萨德圭大使。

这是我第一次发言，专门谈论关于全面和普遍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的谈判，我想诸位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许多发言者已强调了这些谈判在当前工作中的中心作用；我想诸位都熟悉意大利在这一领域的决心，在政治层次上——我要说——首先是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贯象圣保罗会说的那样，不失时机地坚持重申我们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新阶段，我们都认为这是最后一个阶段，而我们之间对于考虑时间因素和需优先解决的问题仍存在分歧。

许多早就参加这些谈判的尊敬的同事们在发言中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与时间赛跑。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我们不能加快审议的速度，我们就会面临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实际局势的演变与我们辩论追求一致达到的理想点之间的矛盾。

当前的状况事实上是一种真正的歧视。从理论上讲，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歧视的顶点。意大利不拥有化学武器，也不知道除了美国和苏联还有多少其他国家目前拥有这些武器。唯有公约能够保证逐步减少不平衡直至将化学武器全部消除。因此，我们认为公约并不造成歧视，而没有公约才造成歧视。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从概念和政治两个层次上都反对这类可恶的武器——也认为有必要迅速拟出公约的定稿，从意大利的安全观念考虑，这是必须的：订出的公约将在生效后的十年内从地球上消除一切化学武器；通过有效监督，公约将防止任何秘密生产；同时，通过适当的合作措施等等，将会吸引各方并得到接收。

从裁军的所有方面来看，当前的重点很正确，这就是建立信任措施的日益加强的重要性。欧洲的谈判中对此作了很多讨论，现在也在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成果。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即使是在化学武器谈判中，除了核查这个关键问题之外，是否可把援助和技术合作领域共同基础的具体化本身也作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种额外的鼓励，吸引各方加入公约。我已提到，我们认为公约是实现较为调和的局面的唯一途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援助问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过渡时期是如此，但是在过渡时期以后也仍然是如此。

意大利认为，质疑性视察本身就是建立信任措施。在辩论中，有人大力维护纯双边办法的伏点，有人则大力维护纯多边办法的优点，而这个辩论目前看来正在趋向于较均衡地考虑这个难题，这两个方面正在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事实上，这个条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平衡地结合了双边和多边内容。因此，虽然质疑性视察的起点基本上在双边领域，而我国代表团认为，多边组织随后的干预，意味着要最终评估是否可能存在违约情况，这种评估和由此作出的任何决定将交给多边机构处理，其任务是确保公约得到遵守。

现在我想就普遍性问题谈几点意见。这个问题超出了建立信任措施的范围，从某种意义说，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我们如果希望在过渡期结束时能真正从地球上消除化学武器，公约就必须得到普遍接受。然而，对于达到这一点的最有效途径仍存在分歧。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绝不能忘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安全观念，因为它们有时面临着具体的困难状况。因此，在当前国际舞台上发生重大变化和变动的阶段，可以认为区域因素越来越独立于两极秩序，国家一级的安全观念会影响分析，并造成过高估计安全需要。

意大利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加入公约，最好是有一批国家同时加入。意大利还愿意通过与本地区各国的牢固的合作关系继续与所有关注和关切相同的国家就普遍性问题交换意见。

欧洲已不再被困于高墙和铁幕之中，正在出现的进程——正如意大利外交部长在维也纳所说——可能重新发现一种文明，我们最终将“没有敌人”。完成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不仅将产生多边裁军体系内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还会推动随后的成就，或许是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新的作用范围内。我们必须抓住势头——正象我们说英语的朋友们所说的那样，而这又源于拉丁语，即认为时间是没有终点的——近几天这里的某些情况就使我们想起这一真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必须加以巩固。但是，希望能仅限于一个大陆或几个国家，无论它们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赞赏为加强未来公约各个的方面而做的努力，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容易充分理解为什么在目前阶段需要长时间辩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的，或起草方面的，或者是概念方面的争执，有可能转移我们对关键问题的注意。特别是关于技术性问题，我们也认为最好为此建立一种具体的机制，例如澳大利亚代表团以西方集团名义提出的那一类机制：设立这种机制的目的就在于要加速谈判，同样，我们也完全同意把某些问题交给筹备委员会，或留待公约定稿后的某一阶段由未来组织在自己的决策权力范围内处理。

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很复杂，对此绝不能忽视，我们完全考虑到这些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可以从全局出发直接处理实质性问题，无须过分注意具体细节，同时又不至于造成准备不足或需要先解决其他有关的技术问题。因此，我们赞同委员会主席许尔特纽斯大使的建议，其目的在于鼓励一种并行的和较为全面的思考进程，这样就不会陷于日常事务和固定角色，使我们开诚布公。

最后，我想表示，意大利十分赞赏美国和苏联代表团的努力。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努力之上，我们等待进一步的进程，这些进展也会有助于完成我们的工作。双边化学武器谈判进展很快，切合实际，意大利代表团很受鼓舞。这些谈判之所以能够如此，不仅是因为在政治上确定了时间限制，而且还因为采取了不同的会议安排，类似于维也纳采取的方式。我们或许也可采取同样的作法，首先可以从化学武器谈判开始。如果缩短会期，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应付这种复杂谈判的要求。我只是想再补充一下，我国愿意考虑把工作分为四个年度会议，时间越短越好。

我在结束这次发言时还要象开始发言时一样按照传统的礼节说几句话，这种传统对于这个论坛有鼓励作用，并使我们的精神振奋。我要感谢所有向我表示欢迎和祝愿的同事。我也衷心地而热情地祝愿他们取得成功。

主席：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摩洛哥代表本·希马大使发言。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你的主席任期即将结束，我特别高兴地向你——尼日利亚人民的杰出代表表示感谢，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祝贺，祝贺你恰当而坚决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当然，我还要向你的前任瓦根马克斯大使表示，我们高度评价他在任职期间表现出来的素质。许多同事因另有任命而离开了我们，我祝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对于他们的继任，我谨热烈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几个月来，我们亲眼看到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很多大事，欧洲大陆开始发生重

大变革。无论这一切会引起希望还是疑虑，它们都是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结果，这种缓和是几年前开始的，其影响已逐渐扩散。裁军就是得益于这种新的国际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共同争取谈判取得进一步进展。显然，两个超级大国负有特殊责任，但是，裁军仍然是属于全人类的事业，本会议作为国际社会的化身不能放弃自己的目标也不能放弃作为多边谈判机构的职权。尽管如此，本会议有责任鼓励其他地方采取的主动行动，鼓励其他各方，特别是鼓励尚未取得积极发展的方面。

本会议坚决致力于拟订一项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这表明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去年在涉及未来公约的某些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令人鼓舞的。在这方面我特别要提到特设委员会在皮埃尔·莫雷尔大使熟练和活跃的主持下所作的优秀的工作。我希望特设委员会在许尔特纽斯大使十分胜任的指导下能够取得突破，为进一步的进展扫清道路。巴黎会议上达成的协商一致，堪培拉宣言以及大会第44/115A号决议都要求本会议加紧进行工作。

谈判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尤其是考虑到美苏双边会谈取得的进展，这应能大幅度减少分歧——我们希望会做到这一点——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公约的完稿。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也认为，未来公约的关键应当是一个充分的核查制度，以便核查条约义务的遵守情况。只有一个严格的核查制度才能在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目前正在研究的各种程序很多，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因素，因为这证明我们有可能做到有效核查，而这又是一致的具体表现，为此，我们认为必须为视察机制提供充分的支援，使之能够恰当地履行使命。这一机制应当具有必要的权力，使之能够就公约准则的遵守情况和向其提交的视察报告所作判断。这项工作的实施和执行应当有一个信任和合作的气氛。负责进行视察的小组应得到受视察国本国当局的谅解和协助。

未来公约的范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了这样一个范围，就可以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特别是1978年最后文件——检验我们做了多大的承诺，并使之具有适当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逐步消除化学武器的生产和储存，并最终将其销毁，

与此有关的谅解是，基本目标在于绝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关于公约范围中的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同21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一样，感到很遗憾，因为在是否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纳入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这一点上还没有达成协商一致。这些要点是缔结公约的真正理由，因此，发展法律制度无疑必须保证在这些基本要求方面毫无例外。当然，我们必须制定灵活的机制，以便有助于各方就公约的整个案文达成协议，但也绝不当致使各方承担的义务遭到削弱。同样也必须一致商定一些措施，以便处理不符合条约基本规定的情况。

国际社会希望完成一项化学武器条约的定稿，能否实现，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意愿问题。必须有这种意愿才能确保有关各方达成协议，特别是实现普遍性，而普遍性又是这个文书的基本特点，否则我们的努力就会不完整。同样，也应当通过这种政治意愿来商定负责监督条约适用的机构的组成，特别是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在概划任命理事会未来成员的一些标准时，也应按照去年的精神，争取使不同的立场逐步接近。未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主要机构应具有必要的权力，以便做好工作。这些机构是国际社会决心的体现，应当平衡而无差别地照顾到所有各方的意愿。这是一种必要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缔约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并使各方都能不受限制地把化学工业纯粹用于民间用途。

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协定是本会议的一项优先目标，但对于本机构来说，其他问题也同样是带有根本性的，同样极为重要。这里我考虑到核裁军，不实现核裁军其他任何成果都将是靠不住的和有疑问的。我们重申，本会议现在必须处理与核有关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本会议的存在密切关系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核威胁。过去20年来毫无节制的核军备竞赛在程度上与所谓的安全要求或威慑要求完全不成比例。显然，本会议目前应该开始谈判制止这种竞赛，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对话为此开辟了某些新的前景，这是值得庆幸的。无论如何，本会议对于这个进程不能采取旁观的态度。

将要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尽管范围较宽，但预计成果仍然是有限的。即便签定了这种协定，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库中仍将含有不少于 30,000 个核弹头。这样，人们仍然会严重担忧核浩劫的危险，并且会担忧国际关系缓和的前景。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停顿地重申，核裁军进程不管多么广泛，假如不是以核禁试为基础，就是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本会议 5 年多来一直在坚持努力，以便就全面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欢迎日本代表团一年来朝着这个方向所采取的行动。我们非常感谢堂胁大使决心继续开展他的前任山田大使开创的磋商，争取就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达成协商一致。我向他保证我们将充分给予支持和合作。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职权范围的措辞并不十分重要，只要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缔结一项条约，其中要有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法律准则，着眼于全面核禁试。如能在今后几周内重新设立这个委员会，必然会十分有助于夏季召开的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四届审查会议取得成功。

把外空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这仍然是国际社会的衷心希望。本会议是国际裁军谈判机构，任务之一就是起草法律规则，保证人类的这个共同遗产不被纳入军备竞赛的轨道。我们必须指出，6 年前为此设立的特设委员会未能满足人们对其寄予的希望。本会议 1985 年就为这个项目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这是一种程序性的办法，未能实现其最终目标，这就是按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80 段拟订一项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的国际协定。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这个文件以及联合国大会的许多有关决议都要求采取新的措施和开始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以便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外层空间问题特设委员会上一份报告明确认识到这方面的编纂工作和谈判工作是需要，且不说是必须的。报告的结论明确认为，对空间适用的法律制度本身不能保证防止在空间的军备竞赛，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巩固和加强这一制度并提高其有效性。既然委员会报告中表现出一致支持这些意见，那么也应一致同意采取适宜的补救办法，特别是要加强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之能够通过谈判采取措施纠正针对空间的法律制度中已发现的缺点。

因此，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十分欢迎空间问题特设委员会重新设立，另一方面也同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的全体成员国一样仍然感到遗憾，这就是目前仍未能一致同意根据大会第 44/112 号决议把谈判职权授予这个委员会。不过，我们虽然表示遗憾，但同时也希望特设委员会在加拿大的香农大使的主持下——我们向他表示祝贺并祝愿他一切顺利——将最终完成研究和明确关于防止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任务。我们殷切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完成，以便使特设委员会从下届会议起能够开始进行谈判。

同我们这个双重论坛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区域裁军谈判正在双边一级继续进行，中导条约等协定已经生效；另一些协定正在缔结过程中，有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的则是在两个军事联盟之间。但是，这种谈判的活力似乎并没有感染本会议，或许关于化学武器的工作是例外。考虑到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并且为了防止本会议陷入停顿，我国代表团同美国、秘鲁、巴西和委内瑞拉等许多代表团一样呼吁进行集体反思，我们认为现在应当认真研究本会议有效性的问题。原先的“智者小组”会议作了值得称赞的工作，应当重新将其纳入议程。当然，七位“智者”提出的建议不可能使所有人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我们从加速谈判这个实际角度来重新研究这些建议，就可大大促进我们的工作。

主席：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的赞誉。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孔吉特·西内乔吉斯大使发言。我在此最热烈地祝贺她晋升为大使级，这是她应得的晋升，我相信本会议全体同事与我有同感。

西内乔吉斯女士（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十分感谢你说的友好的话。

这个月就要结束了，我是最后发言的人之一，我十分高兴不仅能祝贺你担任主席一职，而且能对你在担任主席期间表现出来的干练和有效的领导水平表示赞赏。特别是，我们愉快地注意到，你十分努力，外交技巧娴熟，工作主动，使关于议程项目 2 和 3 非正式全体会议的磋商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这两个项目无疑是我们最为

关切的。我们认为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希望这将促成就有关问题进行有效的多边谈判。我还要补充一句：另一项颇有价值的成果是及早就议程项目 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设立了特设委员会。

我想借此机会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你的前任，荷兰王国的瓦根马克斯大使表示赞赏，他在 2 月份成功地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

另外，请允许我最热烈地欢迎最近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各位新同事，他们是：阿根廷大使、加拿大大使、中国大使、古巴大使、意大利大使、肯尼亚大使、日本大使、墨西哥大使、美国大使和委内瑞拉大使，我愉快地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他们充分合作，使我们的共同努力取得圆满成功。

在刚刚结束的 1980 年代中，国际社会特别关注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并为制定切实的裁军措施作了大量努力。1982 年至 1986 年期间，举行过两次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和一次关于裁军与发展关系的会议。在这个十年期将近结束时，又举行了两个与化学武器有关的重要会议——《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巴黎会议以及政府——工业界反对化学武器堪培拉会议。

1980 年代末期，东西方关系中也出现了广阔的突破。长期以来笼罩着国际舞台的沉重的乌云已经消失，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欢迎。我要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必将有利于多边裁军领域的有意义的谈判，使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光明。

有一点确实令人鼓舞：近几年来，各国在双边一级和多边一级采取了步骤，涉及的领域有：裁减常规部队、改组军事力量、以及其他相关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较具体地说，我们十分满意地注意到，两个超级大国在 1987 年缔结了中导条约之后目前正在两个谈判中取得进展，一个是关于各自战略核军备削减 50% 的谈判，另一个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

我们真诚地欢迎这些发展，因为这是我们希望的源泉，但我们也颇为焦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我们看来——同时在不忽视核裁军工作的极度复杂性的前

提下——如果我们决心要使世界免于不断加剧的军备竞赛的恐怖和不安全的威胁，目前的双边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不仅应当加快速度，而且应当得到足够的多世努力的补充。

就此而言，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关于核问题的前三个议程项目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人们一再提出的，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威胁不仅是核武器国家关注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关注的问题。所有国家，无论是否拥有核武库，都被迫生活在这种可恶武器的威胁之下，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这个唯一的裁军谈判机构必须优先注意各项核问题，以便就这些问题开始执行极为复杂艰巨的多边谈判任务。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应一致认识到：这些问题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必须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接受一种暗示，即：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关注核问题。198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第九届最高级会议宣言中已明确表达了这种意见。宣言除其他外指出：“除非所有国家协力执行，否则有效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从其本身的性质来看是无法做到的。……使用核武器会导致地球上人类生命的毁灭。核战争威胁到生命权，因此防止核战争对所有国家都同等重要。……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当前的裁军进程还可加快，其范围也可扩大”。

如果说本机构的大多数成员国都越来越感到失望，这并不是夸大，因为只要认真回顾本会议迄今的工作就可以看出情况很暗淡，即，在议程的主要问题上的进展极少。事实上，只要看一下议程上的第一项——“核禁试”——的情况就很说明问题：尽管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优先地位，并且国际社会普遍迫切要求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但核试验仍在进行，核武器的尖端化和扩散仍是人类的重大担忧之源。有人往往以缺乏充分的核查机制为由主张推延就此重要问题的谈判，这当然是说不通的。即便如此，尽管已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提出了许多倡议，但裁军谈判会议仍未能为此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更未能开始就全面禁试进行实质性说明。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日本大使堂胁阁下进行的磋商，即，在维沃达建议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这当然是以不减损我们原先的立场为前提的。堂胁大使阁下在1990年3月27日发言时报告了进度，其中提到各集团同意的CD/863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为基础争取达成协商一致，这是令人鼓舞的。具体而言，我们很满意他的一段评估：“这一新的发展是一项重大突破，证实了本会议准备恢复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内的实质性工作”。我们希望这一积极趋向会有助于我们在春季会议结束前设立全面禁试特设委员会。我们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利于这项工作——我们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尽快处理这个问题。

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定于今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正如我已说过的，即便双边层次上正在取得进展，我们也远未充分贯彻这一极重要的条约的主要规定，特别是与以下有关的规定：不扩散核武器、核裁军、保障措施，以及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安全保障。在目前阶段，我国代表团只想表示特别关注上述问题缺乏进展这一情况，我国代表团将在审查会议上阐明自己的立场。

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欢迎去年在法国的皮埃尔·莫雷尔大使干练的主持下取得的重大进展，莫雷尔大使给予了活跃和有效的指导，为奠定公约的坚实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也相信特设委员会今年在瑞典大使许尔特纽斯的胜任和主动的主持下必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对以下情况感到满意：今年商定把最后起草公约的工作纳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因此这个职权范围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清楚地反映出，我们实际上已能够拟出一个有效的、全面的和可核查的化学武器公约。无疑，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从已做的工作来看，我们认为，我们确定了时限，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一个挑战：尽快解决余下的问题并缔结公约。目前普遍乐观地认为化学武器公约即将完成，我们也有同感。

正如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阁下1990年3月8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自己订出同样宏伟的目标，缔结化学武器公约。否则我们在这个变革的世界上成为最不肯变革的人，或者说，成为不能及时变革的人”。

我们同意这种意见；我们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剩下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性质的而不是技术性质的，因此，为了缔结公约，目前最需要的是政治意愿，我们希望各方能充分表现出这种政治意愿。

在我之前发言的成员已充分谈到需要使裁军谈判会议顺应当今国际关系中不断演变的积极气氛。在这方面，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巴西的德阿赞布雅大使阁下表示特殊的敬意和真诚的赞赏，他在今年本会议开始时就提醒我们注意，根据当前现实审查我们的工作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德阿赞布雅大使曾就此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如能及时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必将有助于本会议的有效运行。事实上，正如尊敬的巴西大使所说，“现在，我们不仅应当透彻地重新检讨我们的某些目标，而且应当检讨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关于7人小组恢复活动的建议，我们希望能采取必要措施，使7人小组立即开始工作。

国际社会对我们这个谈判机构寄予厚望，这一点不需要由我来提醒。我们的成果必然要依据这些殷切希望来衡量。毫无疑问，只要总结一下我们的工作就可清楚地看出，我们没有理由感到骄傲，只有化学武器谈判可算例外，这些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然而，即使是化学武器谈判中正在取得的进展也远远落后于期望，原因就在于缺乏政治意愿。从当前有利的国际大气候来看——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认为目前是当代历史中的十分独特的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有利时机，不能顺应全人类的要求，使世界免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浩劫的威胁，我们将受到严厉的裁判。

主席：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加西亚·莫里坦大使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你我各自代表的国家行动一致，目标也一致，这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此外只要提一下，我们两国正在共同努力执行“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化宣言”。南大西洋沿岸各国不久将在拉各斯举行第二次会议。我们感到愉快的是，此次纳米比亚将作为非正式的南大西洋国家集体的一员参加。

主席先生，你的任期即将结束，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极为感激你为指导我们的实质性工作所做的努力。事实上，很多附属机构都已设立，你正在安排对两个重要而紧迫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你继承了另一位伟大的尼日利亚人体现出来的外交传统，这就是阿登吉大使，他为裁军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次发言我要谈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具有重要地位，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几天前，当我来到本机构时，我曾向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转交了梅内姆总统的信件，其中明确提到空间问题。这是有具体原因的，我在此次发言中就想谈一谈某些原因的特点。

承认空间对国际社会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了。因此，此次我不细谈一些国家在空间进行的许多不同的活动，包括军事活动。但我确实认为必须重申，就空间而言，本世纪末的国际形势不同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当时，空间技术竞赛中取得了极壮观的成就，同时还逐步制订了一套关于和平利用空间的规则。今天，除了通常被认为空间大国的国家之外，还有一些国家也正在掌握进入空间的必要技术，有的是直接的，有的则是通过在轨道上放置卫星，这还不包括目前已几乎完全普及的对从外空取得的资料的利用和商业化。从本会议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因素使我们的努力有了现实感和重心。这些因素并不仅仅反映出存在一系列关于为全人类福利而利用外空的一般原则，而且也是越来越多的空间国家的实际存在而引起的。这当然创造了积极的可能性和前景，但同时也引起了重大的问题，从全球战略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

只要作一粗浅的分析就可以使人们看出，在关于限制空间军备的问题中，专有观念和偏向观念仍占主导地位。我们所说的专有观念是指有些人显然不肯前进，不肯拟出能使空间环境较为安全和可预测的多边规则。更严重的是，就空间而言，我们甚至还不具备地球上的裁军已表现出来的令人鼓舞的前景。换句话说，在适用于空间的法律制度需要完善这一点上缺乏协商一致意见，看待这个情况应结合以下事实：双边一级的此类协议看来遇到了严重的、迄今无法解决的分歧。关于禁止反弹

道系统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就是一例，对此我无需多讲，或许只要说一下，这个重要的双边文书目前建筑在极为不稳的基础上。同时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各自正在大力开展战略防御计划，其特点和定义几乎不为人知。我们甚至听说有人竟以所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威胁为某些此类计划辩解，这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

我们不想卷入关于这种言论内容的争论，但我们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十分有利，实在不应当浪费时机，以致不能在防止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取得切实有效的进展。不过，我国代表团也认为，有必要就这个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平衡的对话，并且认为，目前尤宜这样做，因为看待对全球安全潜在威胁的保留意见和判断必须联系到更重要的因素，更直接和消极的影响，这又联系到对航空航天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的具体限制——这种错误的做法几年前已在核技术领域试过，今天显然已不符合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和相互依托气氛。

现在来说一下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承认本会议的这个附属机构迄今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如果详细分析该机构处理的议题的重要性和性质，这种有益的工作在范围上就是极为有限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就防止空间军备竞赛所涉的一般性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这使我们大家对各国在从安全观点出发分析空间问题时选择的优先顺序有了良好的理解。我们研究了适用于空间的法律制度，得出的结论是，单靠这一制度尚不足以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空间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还面对许多关于具体措施的建议，可对此进行多边谈判。我国代表团认为，道路已经扫清，委员会的工作可发生一次质的飞跃。以往的议程上就有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项，审议与此有关的问题可以交换意见，而这又是确定辩论的总体构架所必须的，同时又要处理一些问题，诸如这一领域内多边谈判与双边谈判的关系、为军事目的利用空间的规模和合法性、和平利用空间的范围、当前各项空间方案的特点，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从委员会传统的工作计划中对此项目的讨论情况来看，并且在不影响继续开展此种集体分析工作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应当承认这种工作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仍然订

不出现一种渐进的结构框架，无法有系统地组织和指导谈判，虽然就这种广泛的议题进行泛泛的辩论无疑有一定作用，但其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空间技术的进步使这个议题具有其堪称是独特的运动机理，因而泛泛地讨论这些特点必然会趋于失去相关性，除非能将其纳入一种“滚动案文”的构架。否则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就不可能超越意见交换的层次，而意见交换应是审议机构的工作，不应是裁军谈判会议的特点。

审查与外空有关的现有协定是传统工作计划上的又一个项目，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的出发点是特设委员会已确认的看法：现有制度不论其内在价值如何，本身并不能保证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就这个领域而言，我们也认为讨论必须有一个质变，应当超越重复各方熟知的立场的水平，因为此种重复非但无助于找到达成谅解的共同领域，反而会加深理解方面的分歧，而在分析和阐述受法律准则约束的任何人类活动领域的一套规则时都会出现此类分歧，从我国代表团来看，把现有法律制度说成完善无缺就象把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领域说成绝对的法律真空一样是不正确的。或许在卷入关于现有规则范围的复杂争论之前有必要提醒一下，裁军谈判会议中关于法律制度的分析有十分具体的范围和意义，因为归根结底本机构的任务之一是谈判协定，防止军备竞赛蔓延到（空间）这个环境中。裁军谈判会议首先是一个执行谈判协定任务的机构，不是一个解释已有协定的机构。换句话说，任何对现有规则的分析都必需明确着眼于行动，必须牢记这项工作的目标是查明空白，明确需要拟出进一步规则的领域。

关于现有建议和未来倡议，最大的期望必然要寄托在这一点上。它们反映出各代表团和各集团对于各国如何寻找可接受的方案的不同看法，通过这些方案协调各自的活动，共同目标是争取确定一个可预测和可靠的构架，使之适用于人类已射入了3500多个物体的（空间）环境。委员会已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几届会议尤为如此，我们毫无保留地认为这些进展是实质性的。在本会议的审议中以及在分属各集团的许多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中，空间建立信任措施的能出成果的领域正在逐步增强。这预示着必然会出现协商一致的构架，对之应赋予有意义的内容。

我们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临界质量”，对迄今提交给委员会的各种建议可以采取更系统的办法，建立一个有助于形成空间领域的信任和可预测性的构架。任务无疑是复杂的，但我们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可以坚定地向前迈进，争取制定一种制度，可以将其称为空间问题上的“赫尔辛基——斯得哥尔摩方式”，虽然这样说可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主要分歧和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就此一问题而言，参照谈判的议题和范围，进程不会限于参加了前述颇为成功的东——西方谈判进程的35个国家，而会涉及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国，这些国家必定会共同努力。我们认为，各种主动行动，诸如制订行为守则（“交通规则”）、关于卫星不受侵犯和局部保护的提议、与遥感有关的提议和其他提议，可以作为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可以拟出一整套连贯一致的倡议，有助于在空间开展和平利用方面的公开合作和争取军事利用的透明度及可预测性。

近来人们乐于在本会议发言时称赞当前的国际气氛和令人鼓舞的潜在可能性。这使谈判者产生一种必然的欣慰感，因为这说明已取得了实际进展，并预示着不久还能取得进展。此次我国代表团之所以避而未提这些令人宽慰的情况，是为了提请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注意我们大家都关注的主题领域，这个领域是开放的，同时又需详细阐明。这个主题领域就是空间。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的赞誉。登记今天发言的各位都发了言。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吗？

按照此次全体会议开始时宣布的安排，现在我打算把会议暂停一下，五分钟之后召集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向诸位报告关于本届年会期间处理议程项目2和3的适当的组织构架进行磋商的结果。我们还要审议一个非成员国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

会议于上午11时20分暂停，于上午11时40分继续举行。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547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刚才就处理议程项目 2 和 3 的组织安排举行了非正式会议，根据讨论结果，我想请本会议就下述案文作出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1990 年会议期间以非正式会议形式讨论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项目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这些非正式会议的讨论将充分反映在本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中。”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我刚才朗读的案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想谈一谈另一个问题，涉及以后的非正式会议。根据议事规则，会议主席按照任何会议主持人的正常职责，有责任确保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的讨论能有秩序地进行。因此，我想通知各位，我自己编了一份议题清单，目的是便利在非正式会议上就议程项目 2 和 3 的实质内容进行有条理的讨论。这个清单是我本人提出的，因此对任何代表团都没有约束力。此外，如同本会议通常采取的做法一样，各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与议程项目有关的任何议题。现在，我把这个议题清单朗读一下：

第一，关于议程项目 2：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趋势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50 段

根据最近的国际发展评估核军备竞赛的动态

核军备竞赛的所有实质性方面，以及有关事项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现有国际文书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双边审议工作与多边审议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参加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核裁军的条件；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

与核武器有关的安全概念，在这方面要联系到最近的发展以及现有和设想的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的全球影响

核威慑对于 40 年来维持和平的作用：需要审慎行事并逐步减少对核威慑的依赖

关于核裁军的原则

关于核裁军的各个阶段及措施的建议

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以及采取措施防止把裁军步骤实行后多余的裂变物质再用于武器目的

海军核军备和裁军

旨在巩固和维持当前核裁军进程的并行措施：

不扩散导弹及其他核武器运载工具和与之有关的技术

促进核裁军的建立信任措施

与协定目的、范围和性质有关的核查

现有提案。

第二，关于议程项目 3：

防止核战争问题与防止任何战争的问题不可分割

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措施，特别是：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8 段（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大会 1988 年 12 月 7 日第 43/76 号决议所附案文）

以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禁止使用核武器

建立信任和预防危机的措施：

增强信任和提高军事活动公开性的措施，包括一项防止公海事件的多边协定

防止因偶然事件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以及避免和控制危机局势的措施，包括建立多边核警报和危机控制中心

便利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遵守情况进行国际核查的措施

防御性军事态势的标准和要点；军事战略和理论；预防突然袭击

武器技术的新趋势及其对安全和裁军努力的影响。

现在，任何成员如有意愿都可发言。尊敬的秘鲁大使——德里维罗大使——已登记，请他发言。

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以21国集团名义就议题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作一声明。原稿是用英文起草的，我用英语读一下。

(改为英语)

21国集团十分重视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是众所周知的，21国集团的意见已反映在CD/64、CD/116、CD/180、CD/526和CD/819号文件中。21国集团按照自己的一贯立场于1989年7月27日提出了职权范围草案，载于CD/819/Rev. 1号文件。这个职权范围反映了问题的两个关键方面——问题本身的紧迫性和在裁军谈判会议多边谈判范围内处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尽管前些年就这个议题开展了初步工作，但仍未能为此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21国集团对此感到遗憾。

CD/956号文件所载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中叙述了历年对此项目的讨论，根据这些讨论来看，21国集团认为目前已充分表明迫切需要就停止核军备竞赛采取多边行动。21国集团认为，早就应该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21国集团欢迎双边谈判中取得的进展，但同时重申，双边谈判的范围和参加者都是有限的，因此决不可能替代为寻求普遍适用的核裁军措施的真正多边努力，也不可能使之失去意义。21国集团认为，在核裁军谈判中，各国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核武器的存在以及核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直接从根本上危及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人们已认识到，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危险。因此，必须全面制止并扭转核军备竞赛，这样才能避免核战争的危险。198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九届会议指出，“虽然整个国际气氛是积极的，但在制止军备竞赛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还强调，极迫切需要采取核裁军措施，通过一项有时间范围的方案，争取彻底消除核武器。

很明显，全球安全不能以核威慑理论为基础。相反，核武器的出现要求我们重新检讨军备与安全之间的基本关系。有人认为拥有核武器就可以增强安全，对此必须加以驳斥，因为核武器的积累只会威胁此种积累试图保护的安全。在核时代，唯一恰当的理论是通过核裁军实现集体安全。中导条约是第一项消除一整类核武器的裁军协定，这一条约进一步证明了通过减少核武库逐渐增进全球安全这种意见的正确性。

21国集团认为，核威慑理论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没有起什么作用，它是不断进行的军备竞赛的根源，只会加剧不安全和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况且，此种理论归根结蒂是以使用核武器的意愿为基础，不可能作为防止核战争爆发的基础，而核战争对于参加者和无辜的非参加者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有人认为应当使全世界的安全依赖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说不通的，21国集团绝不接受这种看法。

就争取实现核裁军目标的任务而言，核武器国家负有特殊责任。核武器国家要尊重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不要采取会导致加剧核军备竞赛的行动，同时必须承担义务，采取积极和切实的步骤，争取为实现核裁军制定和执行具体措施。

认识到核战争既打不赢也不能打，这是很有意义的进步，必须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切实的步骤。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提出了一些纲领，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为有效的全面进程提供一个多边构架。21国集团继续坚决执行这一段的要求，并认为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最佳途径。21国集团强调，它愿意接受今年以非正式全体会议的形式讨论这个议程项目，但这决不意味着其原则立场有任何改变，这一原则立场已反映在CD/64、CD/116、CD/180、CD/526、CD/819和CD/819/Rev. 1号文件中。21国集团期待明年在为此议程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的问题上能取得重大进展，这样才与这个项目在全球裁军议程中的重要性相称。

沙赫巴兹先生（巴基斯坦）：我请求今天发言，代表21国集团就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作一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21国集团对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议程项目3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表示遗憾。我们已表明愿在此或在大会就这个议题交换意见。但是，有些代表团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它们的立场似有不同。

本集团十分重视这个项目，对此我不需要强调。我们认为，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核战争的毁灭威胁。因此，消除这种威胁就是当今最尖锐、最紧迫的任务。虽然核武器国家对于避免核战争负有首要责任，但由于核战争会给全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谈判防止核战争的措施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利益。早在1961年，大会就在第1653(XVI)号决议中宣告，使用核武器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且也违背人性的法则，是一种危害人类及文明罪。考虑到这一点，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九届会议1989年9月通过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强调，极为迫切需要通过彻底清除核武器来实现核裁军，并且“强调必需缔结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

自从根据大会第38/183 G号决议将这个项目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单独列出以来，在这个项目上一直未能取得进展，这使出席本会议的所有代表团都感到十分关切。这些年中，军备竞赛加剧了，核武器储存越来越多，并且增添了杀伤力更大的弹头。

联合国大会一再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切实的措施达成协议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关于这个项目的特设委员会。1989年联大会议期间，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了关于这个项目的三个决议。其中两个决议是21国集团成员国提出的，一个是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第44/119 B号决议，另一个是关于防止核战争的44/119 E号决议。

核战争的后果无法补救，显然常规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等同于核战争，因为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这一点而言，援引《宪章》把使用核武器辩解为

对常规武器攻击行使自卫权是绝对说不通的。我们仍然认为，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捷径就在于消除核武器，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应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1985年11月，当时的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告，“核战争既打不赢，也决不能打”，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重申了这一点，我们已对此表示过欢迎。现在应当把这一意愿转变成有约束力的承诺。

21国集团坚持1989年7月27日CD/515/Rev.5号文件中表明立场，其中载有一项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的、不要求进行谈判的职权范围，可据以审议委员会收到的所有提案的各个方面——法律、政治、技术、军事。我们认为，通过这种审议，不仅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议题，而且可为谈判一项防止核战争的协定铺平道路。单靠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的讨论是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我们感到很失望：尽管这个议题十分紧迫，而且21国集团已表现出灵活态度，但裁军谈判会议仍未能履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20段为之规定的职责。不过，21国集团准备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开始审议这个项目，希望对我们提议的职权范围持保留态度的有关方面能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来一次反思。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代表西方集团各代表团发言，我们这些代表团一贯强调议程上的核项目十分重要，刚刚有人提到的那一类要求为这些议程项目设立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多年来一直未能得到协商一致的同意。西方集团各国认为，核裁军问题和防止核战争问题只有在防止一般战争这个更广的范畴内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如果把讨论局限于核武器问题，就不能体现有关目标的重要意义。目前需要的是一种包含军备控制及裁军和防御的通盘办法。因此，必须确保充分考虑到军备控制问题与防御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军备控制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这一目标，西方各国继续积极地、建设性地对待这些项目。西方集团认为，目前仍不宜为项目2和项目3设立附属机构。在目前的情况下，非正式会议和全体会议是继续就重要的核问题开展工作的最合适的构架。

西方集团虽然倾向于在正式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些项目，但仍愿象往年一样——尽管有与此相反的传闻——在关于项目2和项目3的非正式会议上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同意这种辩论的非正式性质，我们认为这样有助于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有意义的辩论。鉴于无法一致商定确立项目清单或沿用任何其他开列清单的程序，我们注意到你（指主席一中译注）在本会议刚才作出决定后针对议题清单所说的话，而你的意见是这些议题应在关于项目2和3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主席先生，正如你所指出的，朗读这些清单仅由你个人负责，不约束任何代表团。我们还要强调，从你的发言中，我们看不出任何关于本会议活动决定的先例。

迪策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以项目2议题协调员的身份，并代表我的同事科斯托夫大使——项目3议题协调员，请求作一发言，表明我们这个国家集团对刚才商定的决定的看法。

我发言所代表的集团对于本会议刚才作出的决定感到满意。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举行全会的非正式会议，这使各代表团有机会就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的裁军问题具体交换意见，从而能为谈判打下基础。

我们认为，现在是沿这些路线行动的最适当时机。国际关系的改善为设计新的安全构想和建立相应的安全结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导条约就是例证，它鲜明地显示出，核裁军是可行的。预计今年年底前苏美之间可达成一项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减半的条约。而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不久将开始常规裁军。

国际社会也期待裁军谈判会议能在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今天的决定就是第一步。我们希望，经过将要进行的意见交换，各方的立场将趋于接近。

本集团愿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使关于这些议程项目的实际工作能够开展起来，本集团也决定暂时不坚持要求设立关于议程项目2和项目3的委员会，虽然我们仍倾向于这样做。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祝贺你十分干练和有效地指导了各集团的磋商，这些磋商已取得了成功的结果。你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确应得到本集团的赞赏和感激。

侯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愿意指出，在你强有力的主持下，通过各方的建设性磋商，终于在本会议的议题2和议题3方面取得了进展，从而使今天的全会通过了分别就这两项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决定。这是本会议3月份内取得的又一个成果。我对你在这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对21国集团表现出的建设性合作精神表示赞赏。我想强调指出，刚才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并理解秘鲁大使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代表21国集团分别就上述两个议题所作的重要声明。

议题2“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议题3“防止核战争及所有有关问题”，是直接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自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也是本会议议程上的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近些年来，裁军特别联大、不结盟首脑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都连续就此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和决议，要求裁谈会对此进行认真的审议和谈判。因此，裁谈会理应以更正式、更富建设性的方式予以深入的讨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裁谈会至今未能这些作。这一点确实不能不令人遗憾。

中国代表团一贯十分重视上述两个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我们支持21国集团关于就此建立特委会的原则立场，我们曾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明确的原则立场和积极的主张，并提出过自己的工作文件。

2月27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在裁谈会全会上所作的重要发言，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积极立场和主张，强调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迫切性，指出核裁军的优先地位，突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对此应负的特别责任，并主张一切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参与讨论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中国代表团将本着这种精神，继续与21国集团和其他各国代表团一道，为推动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先生，今天的会议，是你作为3月份主席主持的最后一次全会。一个月来，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才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愿借此机会对你作出的积极努力和杰出贡献表示敬意，并祝你在今后的活动中取得新的成就。

主席：刚才提到的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议程项目2和3，两个项目分开。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在4月10日星期二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这样，各代表团有时间准备发言。一般来说，我们每周处理一个议程项目，可定在星期二或星期四，但有一项谅解：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而在某日没有时间听取所有登记的发言者的发言，就在下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继续进行。各成员可事先登记，但对此不作要求。

现在来处理另一个议题。请各位看一下CD/WP.383号文件，其中有会议主席的说明，涉及一个非成员国请求参加本会议工作的问题。我提议通过有关的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关于刚才作出的决定，我想正式说明一下，主席在本会议第534次全体会议复会时的声明对刚才讨论的请求也适用。

秘书处今天根据我的请求分发了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是同各附属机构主席磋商后拟出的，同往常一样仅供参考，必要时可改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今天没有其他任务了。现在我想作一个结束发言。

这是裁军谈判会议3月份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作为即将卸任的会议主席，我想谈一谈我们的工作。不过，在谈工作之前，我谨向诸位表示衷心感谢，感谢诸位在我担任主席期间给我的极宝贵的支持。

各位都记得，在我担任主席的第一天，我国外交部长就到这个庄严的机构作了发言。他强调尼日利亚政府十分重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并且保证，尼日利亚将继续在这个讲坛上和在其他讲坛上积极开展工作，并要提出和支持促进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当天我也表示要继续处理仍需进行磋商的所有事项。

我定的优先目标之一是争取尽早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还要就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项目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加紧进行磋商。关于项目 1，我向日本的堂胁大使表示了感谢，感谢他所作的不懈努力，并且表示，只要有必要，我可随时与任何方面磋商，以期有助于就此议题达成协议。我还提请注意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扩大本会议的成员和改进其工作及提高工作的有效性。

以此为背景，我想谈一谈这个月我作为会议主席所做的工作。3月8日，本会议顺利地重新设立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各位都知道，这个特设委员会目前正在就工作计划进行磋商。我衷心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尽快开始工作，这就要有合作和相互谅解的精神。

如前所述，我已就议程项目 2 和 3 举行了磋商。我愉快地向诸位报告：经过这些磋商，现已商定以 1987 年关于项目 2 的安排为先例，以非正式会议的形式处理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项目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实际内容。我认为，这些非正式会议表明裁军谈判会议正在开始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议程项目 1 “核禁试”之下的特设委员会最为重要，如能重新设立这个委员会，我本会感到十分愉快。我相信各位成员都已注意到日本的堂胁大使在星期二作的发言，其中提到他为争取就议程项目 1 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作了坚决的努力。他将继续努力，我希望他取得成功。至少他的磋商已接近新阶段，即起草的阶段。这是 3 月份值得欢迎的发展。

关于其他未决议题的非正式磋商也值得注意。例如，关于扩大本会议成员和改进工作及提高有效性的问题，我期待我的继任会继续进行目前的磋商，希望能就这些议题达成协商一致。

我还要感谢各集团及项目协调员，他们为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作了重大贡献。我也要感谢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和会议副秘书长巴拉萨德克大使，由于他们的协助、合作和友谊，我在履行职责时感到轻松了许多。我还要感谢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口译员和笔译员，他们十分称职，专心工作，我们对此都十分赞赏。

最后，我要向我的继任，巴基斯坦的卡迈勒大使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他成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相信，在他的胜任的指导下，本会议定能以最高的效率开展工作。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会积极支持他。卡迈勒大使4月1日至7日将在伊斯兰堡，暂时由他的干练的副手沙赫巴兹先生主持工作。我也要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会给予合作。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本次全体会议结束。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下午12时3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48
3 April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四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4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沙赫巴兹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48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想代表裁谈会热烈欢迎将在本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两位贵宾。挪威外交大臣谢尔·马涅·邦纳维克阁下代表一个若干年来对我们工作的若干关键领域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在会议中起了杰出作用的非成员国。大臣阁下1973年起当选议员，并且是议会外交事务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此外，他以前曾是内阁成员。

西班牙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六年来一直主持他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工作。他是西班牙的杰出政治家，在他卓越而紧张的公务生涯中，他在西班牙政治进程的重要阶段担负了重任。他的光临表明西班牙继续关注有关和平、国际安全和裁军的所有问题。他来到这四周挂满西班牙著名画家何塞·塞尔特的作品、称为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厅的会议室向我们讲话并非是偶然的。

我还想代表裁谈会热诚欢迎杰出的职业外交家，阿根廷负责核事务和裁军的总监恩里克·坎迪奥蒂大使阁下，他今天正注意着这个全会的议事日程。

按照工作计划，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议程项目7，“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会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国都可以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我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挪威外交大臣阁下、西班牙外交大臣阁下和捷克斯洛伐克、印度、伊拉克和波兰的代表。

我现在请挪威外交大臣谢尔·马涅·邦纳维克阁下发言。

邦纳维克先生(挪威)：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率先祝贺巴基斯坦担任四月份会议的主席。多年来，挪威和巴基斯坦关系很好，我们愿您的重要努力获得成功。还请允许我首先表示：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并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是多么高兴。我想重申，挪威坚决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完成其重要任务的努力。

1989年在我们那个地区是革命性的一年。改革的进程今年仍在继续。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在欧洲建立新的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结构的任务，这个结构不是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的基础上，而是以信任、合作和共同利益为基础。

欧安会进程曾经是并将继续是取代欧洲旧日分裂努力中的关键因素，其办法是在不再分裂的欧洲中建立合作的模式和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欧安会涵盖新的政治结构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人道等方面。它以一整套基本原则与承诺为基础，这套原则与承诺也应作为欧洲今后的指针。它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进程，在盛衰时代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正是由于上述考虑挪威才坚决支持今年召开欧安会最高级会议的意见。最高级会议将为估计欧洲政治形势和指明我们大陆今后的方向以及欧安会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提供机会。它还能为目的的军备控制进程，尤其是维也纳常规裁军谈判提供政治动力。

在军备控制领域，大幅度削减欧洲常规力量的前景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根据目前出现的轮廓，就欧洲常规力量达成协议将促进整个欧洲的安全和每个国家的安全。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突然袭击或大规模进攻行动的能力。它还将巩固已经实现的政治变革，并为新的进展提供舞台。最后，第一项欧洲常规部队条约将为美苏陆基短程核导弹谈判铺平道路。由于上述原因，挪威非常重视今年完成第一项欧洲常规部队条约。

但是在当前进行增强欧洲稳定与安全的广泛努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忽视维也纳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谈判的潜力。建立信任是对裁军的必不可少的补充，能够对巩固欧洲正在出现的新安全结构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最近在维也纳召开的讨论安全概念和军事学说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讨论会对在军事领域增加透明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希望“开放天空”谈判也将导致一项协议，增强各参加国的安全。

我们决不能允许自己偏离早日就欧洲常规部队条约达成协议的任务。这样的协议将是实现欧洲稳定持久安全秩序的重要一步；但是，它不能解决欧洲大陆上所有的安全问题。为此，挪威认为，达成初步协议后，常规军备控制进程决不能中断。在谈判的第二阶段，我们设想进行进一步的削减并将新的装备种类包括在内。总的目标应是，通过增强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以及重新考虑军事学说，使各参加国的军事结构成为防御性的。

我较多地谈了我们欧洲的经验，尤其是欧安会进程的经验，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也对我们的全球裁军努力有关。

本次裁军谈判会议特别集中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我们现在应准备履行去年在巴黎会议上的承诺，加紧谈判，尽早实现全球性的全面和可切实进行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

由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授权的修订和改进，会议能够将《公约》的最后起草工作纳入本届会议的工作范围内。现在应有可能解决余留的技术和政治问题，使1990年成为《公约》的决定性一年。

然而，我们完全承认，敏感复杂的重要问题还未解决。对不生产进行核查的制度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生产两用化学制品的工厂来说，裁谈会必须制订不属于常规视察制度的核查措施。国家试验视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经验和资料，对谈判和与这一工作有关的国家当局和工业都很有帮助。

我高兴地向这一讲坛报告，挪威在今年二月进行了首次国家试验视察。受视察的设施是一家使用表3的一种化学物品生产商业产品的有机化学品工厂。视察表明核查表3化学物品用于合法生产是可能的，而且能够很容易地跟踪并说明表3化学品的流动。提交给裁谈会的关于此次视察以及我们对此的经验报告正在撰写中，将在1990年会议第一期结束前提交给裁谈会。

美国和苏联宣布它们拥有化学武器。所有拥有此类武器的国家都作出同样的宣布并制订销毁计划对谈判是最为重要的。所有化学武器国家应提供化学武器储存的地点、品名和数量的资料。这不仅对建立信任措施来说是重要的，而且还必须被视为普遍遵守《公约》的前提条件。同样，所有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应宣布不拥有化学武器。挪威不拥有化学武器，我们坚定地宣布，挪威领土上不会部署这类武器。

当然，苏联和美国就化学武器进行的双边磋商取得的进展对多边谈判的进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都有特殊的责任，对将会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接受的《公约》作出贡献。

挪威继续进行核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研究方案，由挪威国际研究所实施。该方案以这种核查的现场试验为基础。今年夏天将提出另一项研究报告。在这方面，我想对提倡全面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公约》中必须有适当的地位的国家表示支持。

现在让我谈谈裁军谈判会议的另一项优先议程项目：禁止核试验问题。在去年的会议上，裁谈会未能就这一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授权达成协议。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1988年提出的授权草案可使委员会能够就具体和互相关联的禁试问题开始实质性的工作。不管怎样，必须在禁试条约缔结前仔细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希望，目前就授权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获得成功。

我们认为，一旦缔结化学武器公约，裁军谈判会议就应最优先考虑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这一努力应与削弱核武器在军事学说和防御结构中的作用同时进行。

挪威将继续积极参加科学专家小组，努力建立交流地震资料的现代化全球网络。该小组提议的全球地震学网络将成为今后核查制度的必要部分。近年电脑和资料交流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提高此类全球网络的效率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科学专家小组进行的全球性地震资料交流大规模试验的主要阶段定在今年秋季，我们期待着试验的结果。

挪威积极参加这一全球资料交换试验，提供地震陈列站的资料。挪威两个区域陈列站对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小地震事件监测很出色。如果我们要使大家对遵守禁止试验具有信心，能够提供对弱地震事件有价值分析的全球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挪威提议全球地震学网络应尽可能包括建立这类陈列站的背景。

挪威地震陈列研究所组织准备向对建立这类陈列站感兴趣的地震学机构提供技术援助。这方面的国际研究合作代表了为了解决有关核禁试的核查问题作出贡献的认真努力。我们非常重视继续把挪威地震陈列研究所作为研究设施，向各国科学家开放。

区域地震陈列站的作用以及它们在禁止核试验的核查中的使用是今年2月在奥斯陆由挪威地震陈列研究所和外交部组织的国际研讨会上讨论的问题。来自21个国家的70多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光临研讨会。正在拟订一份报告向今年的第二期会议提交。

现在我谈谈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迄今最深远的国际裁军协议。挪威极其重视该条约，将其视为保障国际和平，增强各国安全和促进和平使用核能源的国际合作的手段。普遍遵守该条约将会最有效地保证实现其主要目标：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和平使用核能源以及致力核裁军的谈判。

消除地面中程核力量的《中程核力量条约》是核裁军的具体步骤，符合两个最大核大国对《不扩散条约》的承诺。我们期待在这方面走出下一步，即大幅度削减各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

今年晚些时候举行《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四次审查会议时双边和区域性裁军进程都已获得了具体进展。取得新进展的前景光明。现在应致力于使审查会议获得积极成果，那将突出说明《条约》仍然具有生命力和意义。

迄今为止，已有141个国家加入了《不扩散条约》。我坚信，如果其余两个核武器国家和其它还未成为缔约国的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那将大大增强不扩散制度并保证《条约》目标的实现。

最后，我再次表示我们希望挪威作为申请加入裁军谈判会议已获批准的西方国家，能够早日成为会议的正式成员国。

主席：我感谢挪威外交大臣阁下的重要讲话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我现在请西班牙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阁下讲话。

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先生（西班牙）：首先我想欢迎沙赫巴兹阁下主持我们今天上午的工作，并诚挚祝愿友好国家巴基斯坦的代表团在本届会议上获得成功。我还想借我在本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之机向其他各国所有尊贵的代表致意。我还必须说，我很高兴能够在悬挂着何塞·塞尔特的画的会议厅里发言，这明确表明和平是一项集体的任务，集体的希望。

在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也许比当代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变化都要剧烈。以合作为基础的其它关系正在取代以角逐为基础的旧关系。东西方关系中采用了一种必然会影响到南北关系的新做法。新的气候也会对裁军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现在我们正处于理想的地位，能够进行变革，以另一种基于合作的安全思想取代被视为对抗的传统安全观念。我们认为，这一新战略的建立必须围绕四个相互关联的目标。我们认为这四个目标是根本，下面我谈谈这四个目标。第一，稳步建立信任的气候。我们经常说，如果存在不信任，一国的安全结构总是以别国的不安全为基础。第二点是，需要重订军事学说和战略，从而使目的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防止战争。这意味着消除进攻能力，消除任何地方存在的军事优势。第三点是，在各种情况下建立较低水平的力量平衡。必须建立这些新的水平，以与信任水平、新的信任水平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相一致，而且必须辅以核查机制，因为没有核查就没有安全。第四点是，需要将裁军的好处用于各国人民的发展和福利。只有在合作性安全、合作维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使裁军、发展和安全的三角关系成为现实。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正经历着政治现实和军事现实的深刻矛盾，裁军进程应使军事现实与政治现实相匹配。这意味着许多不久前还是雄心勃勃的目标现已成为最低目标，我

们曾视为最终目标的，现在已成为中期阶段了。最后，我们不应忘记，问题的各个方面都是普遍性的，本会议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诸请化学武器或不扩散导弹这种规模的问题上的裁军进程需要全球解决办法，世界范围的解决办法，这也适用于建立信任措施和常规裁军。

我现在想谈一下欧洲常规裁军进程，这一进程目前集中于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对西班牙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这些谈判至少应和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政治变革以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认为，必须作出巨大努力，争取在1990年年底前签署欧洲常规部队条约；在有些领域必须达成某些政治妥协。我说的是，例如，战斗机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必需显示出必要的灵活性，以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关于这些谈判，我想补充一句，如果不是建立在广泛的信任基础上，任何裁军协议都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极其重视另一项谈判，即35国在维也纳举行的建立信任措施谈判，它为这一领域的稳步进展提供保障。最后我想补充，可望在今年签署的第一项常规裁军条约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个出发点，是第一步；这些谈判，新的常规裁军谈判，应超越两大联盟的观念，强调对各国各地区的限制，超越寻求联盟间的平衡，并需要一项新的授权，必须就这项授权进行谈判，以在1992年欧安会会议前完成。西班牙认为，上述新的谈判还应集中于更大幅度地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结构改革，以使其布局 and 理论变为防御性的，以及后勤性的限制，以减少大规模进攻和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一旦开始实施常规裁军条约，就将开始欧洲短程核武器的谈判。难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仍可能拥有短程核导弹，更不说核大炮了。因此，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们显然是在走向以合作为基础的安全新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政治因素（即人的尊严、个人和集体权利、社会正义和各国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权利等等）将有助于建立新的安全平衡。我想说的是，我们似乎觉得在这方面欧安会是一个根本手段，将成为或应该成为对话的最合适的讲坛，对话的目的在于建立新的安全结构——应该建立在欧安会结构基础上的泛欧安全制度。

谈到这一新的安全结构时，我想提一下西班牙代表团特别关注的问题，即地中

海问题。地中海盆地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军备集中地之一。另外还有政治问题、严重的人口问题、尊重人的自由问题、生态问题和收入上的差别问题等，而且有必要研究建立地中海合作的框架的可能性，该框架将包括信任、透明度、安全、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及政治和社会自由等各个方面。正如我们谈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那样，地中海的情况与之相似，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地中海设想与欧安会程序相似的东西，有一天我们将有值得一提的地中海最后文件，我希望满意地提及。

具体地谈了上述问题后，我想谈谈军备控制的普遍问题。首先是《不扩散核条约》。我国加入了《条约》，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想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仅支持维护不扩散制度，而且支持增强不扩散制度。但是，核国家还需履行有关和平利用核能源技术转让的承诺，而且这种转让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管辖。

在一些争取使部分禁止试验条约变成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国家的倡议下，1991年将举行修正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会议。我们赞同有全面禁止的可能性，但我们认为，裁军进程的最佳办法是现实和渐进的办法。因此，为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我们必须首先作出必要的联合努力，逐渐裁减我们星球上的核武器，直到消除这些核武器。我们希望，1990年将最终能够批准1974年和1976年关于只限和平利用核爆炸的两项条约。

不扩散问题引人关注：不仅具有常规或化学能力而且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的扩散。西班牙是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参加国，我们希望在技术领域有技术能力的各国（不仅欧洲国家，而且其它大陆的国家）也将参加。我认为，根据最近几天我们在报上读到的和我们直接了解的几则新闻报道，我们今天有理由十分关注在地区冲突中使用这种导弹的可能性，因此，值得最有力地再次呼吁在该领域普遍通过有关导弹扩散的措施。

关于战略核裁军，我们希望今年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签署以及美国和苏联防卫和空间谈判与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的脱钩将使其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我们认为，

在我们讨论的这一裁军普遍问题方面，和欧洲常规裁军以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建立信任措施为基础一样，全面裁军进程需要区域或全球建立信任措施。如果我们接受应该有区域或全球建立信任措施的观点，我们必须强调在联合国范围内一年一度的自愿交换军事预算资料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并建议，全球范围的自愿交换武装部队结构的资料也是有益的，这样就能评价它们是否纯防御性。联合国这一全球论坛适合于谈判和实施这些全球性的建立信任措施。这是这一国际组织的使命，我们赞成它的工作。

我直到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化学武器的严重问题。我已在各国际讲坛上指出过，我希望在此重申，西班牙绝对优先考虑寻求能够在全世界消除这些特别可恶的武器的解决办法。西班牙不生产这类武器，西班牙不拥有这类武器，我们认为，缔结多边公约禁止生产、研制、使用或贮存这类武器是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西班牙知道核查的困难，但这一困难不应作为拖延全面协议的借口，而应作为一种激励，以使各国作出必要的努力。最近在有些冲突中使用了这种武器，说明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在谈到核查时我想补充，化学业和某些国家决不应该将公约所应包含的核查机制的侵入性看作是使对工业保密问题或对为和平或有益的目的而发展化学工业的干涉制度化。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接受向整个国际社会保证已消除了化学战争恐怖的某些措施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欢迎美国和苏联双边会谈所取得的进展，当然，由于该协议完全限于双边一级，它是不够的。西班牙认为，必须继续遵循不扩散化学前体的政策。我们赞成这一补充性的不扩散政策，这是实现消除这一威胁的最终目标的又一办法。西班牙认为，化学武器多边公约不仅可取的目标，而且是当务之急，因此西班牙欢迎在本机构以不拥有或不生产宣言、国家试验视察报告或国家一级当局今后的组成和结构报告为形式提出的国家倡议。在这方面，我想宣布，西班牙政府有意在本讲坛上作出同样的贡献，以使我们已经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出的努力又添一层。

最后我想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本届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具有的重要性和责任是带有根本性的。我们完全支持（这是我今天上午发言的目的）本会议的努力，

我们多年来一直作为观察员积极参加，我们希望能够尽早成为正式成员国，以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对其工作作出贡献。过去几年扩大正式成员国的进程受阻。这妨碍了象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的加入，虽然它们曾在许多场合表明并仍在天天表明它们愿意对该进程作出有效贡献。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将解决象多边裁军这样如此广泛的问题的努力局限于有限的几个国家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也许有必要重新思考裁谈会的结构和工作方法，我们可以从化学武器公约的经验中获益。我认为国际气候有利于这方面的发展。因此我相信，这样的步骤将有力地推动裁军谈判并有助于保证普遍赞成本会议通过的文件，因为总有一天，受局限的裁军谈判会议将面临由于成员国有限而产生的问题，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在发言的开头指出，裁军进程必须使军事现实与政治现实合拍，从而使两者同步发展。政治现实，即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最近发生了急剧和非常积极的变化。其结果是，不同的国际政治背景正在我们面前形成，裁军不再是一项空想和永无止境的任务，而是我们能够实现的现实。

主席：我感谢西班牙外交大臣阁下的重要讲话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我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帕加克先生发言。

帕加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名义祝贺您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四月份第一届全体会议。同时我请您转达我们对艾哈迈德·卡迈勒大使担任1990年3月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最良好祝愿。请您放心，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

各位尊敬的代表已在我以前对瓦根马克尔斯和阿齐基韦两位大使在二、三月份杰出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表示赞赏，因这是我第一次在会议上发言，我也想和各代表一样作此表示。

我们有幸在本届会议上听取的讲话常常反映了世界上，尤其是最近欧洲，再具体地说是中欧和东欧的风起云涌的变化。这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并使人们产生了勇敢

的新见解。我们目睹偏执的旧教条和偏见的衰败。以前由此而产生的安全概念和理论迅即变得不合时宜了，而且正在消退。人们切实感到在国际生活的各领域都迫切需要共同努力。有利的趋势使我们能够制订新的倡议，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而不是在遥远的梦幻中实现的可能性更大。对象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所谓的中小国家能发挥作用。

我国的深刻政治变革以及“旧”大陆的新现实使人们对我们的安全需要有了明确的认识。就建立在尽可能广泛意义上构想的新的全欧安全结构方面，包括其经济、环境和人道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已提出了几项建议。这些新的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结构应逐渐取代现有联盟的职能。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布拉格华沙条约组织外交部长会议（1990年3月17日）正式提出的建立“欧洲安全委员会”是可取的。我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将推动实现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由自由国家组成的统一的欧洲邦联的历史进程。然而，我无意阐述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的新的安全概念，也不详细解释我们关于今后安全安排的建议。在其它国际讲坛和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也许另有更合适的机会。

谈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我想强调我国历来参与的两个领域。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优先事项的领域是禁止核试验和《化学武器公约》。我国代表团赞赏所有能够有利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活动。多诺韦基大使在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提案，即所谓的“维伊沃达案文”（CD/863）为议程项目1的特设委员会的授权草案达成协议一致意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对此深表敬佩。

非常幸运，目前我们的形势是，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所有技术条件有的已经达到，有的在较短期内能够达到。能够应用于今后核查措施的技术最近得到了改进，已非常可靠。因此，由审议探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组组织的第二次技术试验（GSETT-2）目前取得了成效，看到这点令人鼓舞。既然认为要全面实施今后的重要核查制度，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愿意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参加GSETT-2。

至于现场核查，我们认为这也许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该制度将一直限于为人所知的试验领域；只有某些国家的观察员才能参加，可能时间也有限。另一方面，GSETT-2使人感到有希望产生一项向各国开放的制度，该制度每天24小时独立运转，检查整个地球表面。目前在测量技术和全世界资料传送方面的进步应保证其运转情况良好。在这方面，我想说，我们高度赞赏瑞典和加拿大代表团的的活动。在进行GSETT-2的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愿意与所有国家在技术、资料和经验交流方面进行合作。

我们恢复禁止与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是受到了巴黎和堪培拉会议的有利影响，也参照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双边谈判。在莫雷尔大使的主持下加紧了工作，并由于技术法律专家的积极帮助，我们在制订所谓的“滚动”案文方面获得了重大成果。我们相信，在许尔特纽斯大使的熟练指导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最终将着手进行《公约》的最后起草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一贯坚持早在1925年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欢迎去年联合国秘书长专家小组完成的工作，专家小组为及时有效地调查可能使用化学、细菌（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报告拟订了技术方针和程序。

在对第44/115B号决议的要求作出答复时，捷克斯洛伐克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如果要检查可能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报告，它准备提供2名顾问、15名合格专家和5个实验室，以备检查和分析。挑选出的专家在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生物学、病毒学和毒物学方面十分称职。他们准备采取步骤解决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问题，包括给予协助。我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要求会议秘书处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文件（CD/980）分发上述名单，现正在分发。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可能对专家和实验室名单感兴趣，因为它准备将这些专家和实验室都用于执行今后的公约，特别是参与今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各机构的工作。此外，若干国家提出这些资料可能导致科学家之间更多的交往，这

将促进广泛的意见交流、科学出版物或科学家本身的交流。从而可以讨论不仅反对化学武器而且反对一般性的剧毒物品，包括保护环境的更有效措施。

我们认为，发表关于今后化学武器公约的化学物质和设施的资料可能有助于我们裁谈会在此的讨论。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将如同第一次提出 CD/949号文件时那样，继续提供其化学工业的资料。

我们还欢迎质疑视察领域中的新贡献。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国家一样，已进行了一次国家试验视察并打算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第二次。

有人雄辩地说，历史已加快了步伐。当前的政治观察家肯定能够证实这一夸张的说法。但是谈到这一强有力、无所不包、充满不可预见性的进程中的安全安排时，人们可能会怀疑其对裁军谈判的影响。他们是否适应了这些风起云涌的变化？他们是否在响应由于当代世界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也许维也纳会谈确是如此。美苏双边谈判范围之内我们希望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应对裁军谈判会议应作什么样的评价？人们普遍强烈地感到裁谈会应更有作为。近来一些国家的代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效力提出疑问。本届会议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重要的是已开始了讨论。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讲话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夏尔马大使发言。

夏尔马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近邻巴基斯坦主持4月份的裁军谈判会议。我想转达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主席的祝贺并向您保证我们在您履行职责中给予合作。我还想借此机会赞扬您的杰出的前任尼日利亚的阿齐韦大使和荷兰的瓦根马克尔斯大使，他们极为能干地指导我们完成了第一期春季会议。

我祝愿我上次在裁谈会发言后离开我们的同事一切顺利并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阿根廷、加拿大、中国、古巴、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美国和委内瑞拉的代表。我们期望今后与他们紧密合作。

最近几年发生了许多有希望的政治事件，我们正是怀着由此而产生的关切与期待进入了1990年代的。我认为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已到了一个关系重大的转折点。除了近年政治气候的显著缓和外，我们还必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时认真解决人类的宿愿，亲手使之成为现实。虽然世界不是一个同一的整体，但必须更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各国是休戚相关的。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将在其努力中越来越多地反映这一健康的多边主义。

可以看到，当今存在的使人类摆脱灾难边缘的动向，建设性对话已开始。对此，我们必须赞扬美国和苏联领导人的贤明；他们认识到了核升级的愚蠢并已开始描绘裁军格局的轮廓。我们认为，《中程核力量条约》的意义不在于规定将拆除几千枚导弹，而在于它开创了历史性的开端，我们希望摆脱设法治理军备竞赛的陈旧办法，走向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在第一次消除整个武器种类方面，《中程核力量条约》是历史性的起点。虽然形式有限，但它表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增强安全的道路在于通过核裁军而不是通过积存核武器。我们期待今年下半年美国和苏联签署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希望它为各国参加核裁军进程铺平道路，从而使世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除核武器。应将某一领域内的核裁军进程和逻辑积极推广到其他领域。例如，《中程核力量条约》以及即将达成的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逻辑要求，仍然存在的数千件战术武器（以及所有核武器）也必须走上消除的道路。当今政治事件所带来的积极势头不应减弱；应该有目的地抓住使我们星球摆脱核武器末日来临般威胁的历史性机会。

不能根据核威慑理论和核武器在战后年代中维护了和平的说法为核武器的作用寻找理由。不能以核武器使我们希望摆脱的摩擦时代稳定为由相信核武器。相

反，核军备竞赛恶化了摩擦，使之达到了死亡笼罩整个人类的地步。 如果可以将来带来末日的武器视为救世良药或使之合法化，那么世界实在是太荒谬了。 核军备竞赛所代表的角逐对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我们不要把现已证明将带来彻底毁灭和全球放射性冬天的一类武器看作任何形式的灵丹妙药。 面对世界面临的贫穷与发展、环境恶化、经济与技术的相互依赖、为共同目标而节约使用资源的需要以及世界面临的所有艰巨任务的相互联系等的挑战，世界正开始认识到制订明智的全球性政策的必要性。 我们希望，这一对全球关心也将成为全面消除核武器对话的特点，全面消除核武器应是这个多边谈判论坛优先考虑的领域。 我们从40年前发出的工业军事集团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预警中得知，由工业界、军事界、科学家、工程师和官僚组成的一大批赞成者是理论上支持并维护核军备竞赛的关键的和起催化作用的既得利益集团。 它为更为复杂、更具毁灭性的系统和设施造就理论家、研制专家和部署人员。 我们必须相信，有了持久明智的政治意愿和对话，这一混乱状况是可以改变的。 《联合国宪章》给予所有成员国以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但起草这些基本保障条款的人不会想到，虽然《宪章》应将世界引入开明的新时期，而这些条款却被赋予含有威胁世界生存的权利的意思。

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对我们目前的困境进行集体反省的时间已到。 无核武器世界应用我们的双手去缔造，因此需要认真考虑无核武器世界所需的态度、政策、理论、体制和方法。 尤其是需要迅速抛弃核武器维护和平增强安全的错误认识。 在本阶段，我们的乐观和希望只能是谨慎的。 最近我们看到的具有转折点的迹象非常脆弱。 在不管是以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形式的统治或分裂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这些迹象是不能得到培育的。 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印度以行动纲领的形式提出了无核武器和平世界的大纲，要求国际社会谈判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承诺，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裁军。 核裁军是纲领各阶段的主旨，它由附属措施和其他措施配合，以全面推动这一进程，增强世界安全。 它包括禁止化学武器

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利用科技发展造福人类和将常规军备和武装力量裁减到防御所需的最低水平等建议，并为无核武器世界中进行国际交往制定了准则。行动纲领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以1988年8月15日CD/859号文件提出。我们认为，在国家关系中探求新结构的世界上，行动纲领将总是有其作用的。

我们是以这样的眼光和背景来看待联合国谈判裁军协议的唯一论坛——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的。我国代表团最重视议程上前三个核问题。我们对这几个项目的审议记录令人失望。我们仍然无法就议程项目1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关于急需一项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问题，大会多年来一直在绝大多数的支持下通过决议，重申本会议谈判达成这个协议的责任。部分或逐渐的办法回避问题，不能为这一普遍关注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在四年前以第CD/723号文件分发的《墨西哥宣言》中，六国倡议的领导人提出与美国和苏联合作监测禁止试验。第二十九届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会议刚结束。很快就要进行第三阶段的GSETT-2，以发展地震资料交换的全球系统。现在应该建立这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以提供必要的政治框架，审议GSETT-2的重要结果。日本的山田中正大使和他的继任者多诺瓦基大使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深入的磋商，试图解决该委员会的授权问题。我们赞赏他们的努力。看到分歧缩小令人高兴。如果今年要建立特设委员会，除了裁军谈判会议大多数成员国表示灵活性外，其他国家也应如此。项目2和3——“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情况大致相同，我们不得不以非正式全体会的形式再次讨论这些应是裁军谈判会议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我们欢迎双边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时，核武器国家应根据尊重无核国对安全的关注，承担义务，为采取和实施核裁军的具体措施迈出积极、切实的步子。使用的理论模式不管有什么分歧，所有专家都有明确的协商一致意见：即使是有限的核战争也会对我们的生物层带来灾难。常规战争根本不能与核战争同日而语。只要使用核武器，谁首先使用是无关紧要的，这现在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很明显，核武器不能用作任何形式的防御。在

实现全面核裁军前，消除核屠杀威胁的唯一途径是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取消核武器作为强权货币的合法性的公约。

由于固执己见而无所作为的顽症也妨碍了就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开展有益的工作。尽管再次建立了没有谈判权的特设委员会，如工作方案等的程序问题阻挠了我们在这一极重要领域的工作，而在这一领域中已对武器系统加紧质的研究。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无休止地辩论这一问题。为免再次陷入这种辩论，裁军谈判会议应就具体建议开展工作——防止外层空间成为再也熟悉不过的陆地军备竞赛的新领域。各国代表团已提出了六、七项具体建议。应优先考虑制止研制反卫星武器，拆除现有系统，禁止在外层空间引进新的武器系统，保证充分尊重现有的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根据技术新发展的要求加以扩充。今天，核查问题十分复杂。如果部署反卫星武器和其他空间武器，这一问题有可能无法解决。

关于上述议程项目谈判进程的停滞不前并非由于裁军谈判会议固有的缺陷所致，因为裁谈会是我们时代的机构，受制于组成裁军谈判会议的政府的政策。如果裁军谈判会议辜负了随其建立而产生的期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各自和集体的弱点。在我们努力的积极方面，我们有争取制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去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法国的莫雷尔大使的努力，在今年向制订公约进展的时候其能干的继任者瑞典的许尔特纽斯大使又再接再厉。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关于销毁其化学武器储备及其生产设施的双边协议，它无疑推动了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缔结一项全面和可有效核查的公约，以保证消除所有现存化学武器储备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禁止发展、生产、获得、转让和使用这些武器。如果我们要的是一项能吸引大家普遍遵守的公约，它应该是非歧视性的，应规定各国不管是否拥有核武器，不管是否拥有大规模化学工业，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公约应保证缔约国享有不受阻碍地为和平目的研制、生产、使用、交换和转让化学

制品和技术的权利，不应妨碍或阻挠在化学工业发展和平领域的国际合作。如果拟议中的公约要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它应能够废除在公约生效后还存在化学武器期间（即10年销毁期期间）进行报复性或第二次使用这些武器的“权利”。否则，我们在这个期间的制度将是脆弱无效的，将破坏吸引普遍遵守公约的可能性。第十条关于援助的规定应足以遏制任何可能侵犯公约缔约国的侵略者。遵守一项国际协议不能强制。但能通过显示裁军提供的集体安全制度的好处而加以敦促。同样，关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第十一条应保证，一旦条约及其附属核查制度生效后，不对另一缔约国任意实行限制或出口管制。化学武器公约的意义不但在于国际社会成功地废除一类可憎的武器，而且在于它将为普遍办法提供一个成功的例子，这种办法也应是裁谈会其他审议的特点。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我们仍然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利用政治势头，规定完成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期限。

第四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定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虽然印度由于其歧视性而没有签署不扩散条约，不是缔约国，但不妨回顾一下印度在1965年与其他七国就这一问题在大会提出了最初几项决议中的一项。该决议确定了一套原则，以指导未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谈判，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其中一项原则是，条约应没有任何漏洞，以免核大国或无核大国能进行扩散，并且条约应包含核大国和无核大国之间能接受的相互责任和义务平衡。不幸的是，《1968年不扩散条约》都没有反映上述两项原则，结果充分证明了对纵向和空间扩散的担心。即使按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正在谈判的数量进行削减，所存在的核弹头仍将接近1968年的两倍。《不扩散条约》本身不是目的，其用意在于导致停止核军备竞赛，回想这一点是有用的。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印度的行动计划要求谈判达成一项新条约，“使核武器国家在2010年前消除所有核武器和所有无核武器国家不越过核武器门槛的有约束力承诺具有法律效果”。我们希望，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将利用1990年会议，回顾该《条约》的起源，采取决定性步骤，努力制订一项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制度，作为全面和平与安全制度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引用联合国秘书长 1989 年 12 月 27 日年终贺词，它总结了
我们面临的各种选择：

“尽管当前的不稳定和最近发生的暴力行动，1989 年仍是历史性的
划时代的一年，这一点现在已获得了普遍承认。……无疑，这些事态发
展使笼罩世界数十年的恐惧和敌意冰释。它们使停止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
有了切实的希望。……它们因此显著推进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如
果不利用这些新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来解决过去与冷战无关的棘手问题，
便将仍然只是模糊的或是局部的。……因此，国际行动的议程丝毫没有
减轻。现在它倒是要求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贯注，密切注视它”。

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在行使职权时反映这一意见。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伊拉克代
表凯塔尔大使发言。

凯塔尔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说我们见到您非常高兴。您代
表巴基斯坦，一个穆斯林友好国家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因为大家都了解您的能力。

又有机会在本机构发言，我们感到尤为高兴。伊拉克去年和今年出席了裁军
谈判会议并参加了裁谈会的工作，这清楚地表明伊拉克政府关心裁军谈判并支持所
有国际努力，找出控制核军备的有效办法，将其裁减到保护国家完整和安全所需的
最低水平，彻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使我们的世界摆脱由于核武器和其他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集结而带来的毁灭性威胁。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同时正努力保证
在世界上实现以《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和通过有关方面直接谈判解决双边和
地区冲突为基础的关系。我国政府已对国际和平努力作出了积极反应，并尊重

1980年9月以来通过的要求伊拉克和伊朗停火并谈判解决冲突所有安全理事会决议，以此表示我们坚信这些原则。伊拉克首先接受第598号决议，决议通过仅两天后它就通知秘书长表示接受。

为使裁军谈判制订能获得广泛支持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必须有利于各国安全和利益。在这方面，伊拉克一直努力与伊朗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消除使该地区各国进行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的原因，从而使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努力重新集中到国家建设上来。

要充分保证各国的安全，采取区域性措施是不够的。武器已研制出来了，现在不管国界和区域边界都能达到其目标。同样，使用核武器将对其他国家造成毁灭性影响，即使对于没有直接卷入冲突的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仅集中力量于世界某一地区的安全而不注重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是不明智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没有得到象发达国家那样同等的注意，因此它们对安全的关注是有道理的。为在世界上明确建立和平，必须鼓励裁军措施。以相互威慑而不是以平等和正义为基础的和平是不能持久的。

核武器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和平与安全，是该地区各国深为担心的原因。伊拉克和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起要求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禁止在该地区各国扩散此类武器，不管这些武器是否属于这些国家并受它们的控制还是受地区外第三国的控制。但是，以色列坚持反对和拒绝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放弃其核武器，并拒绝象该地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伊拉克和其他国家那样将核设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这阻碍了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立。目前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不利于采取有效的裁军措施。相反，它将在该地区导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

自巴黎化学武器会议以来，我们的会议继续讨论全面禁止这些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库存的问题。在这期间，就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几次会议和学术讨论会，包括1989年12月举行的堪培拉会议。凡是参加这些会议的观察员都

不难承认下列在该领域构成国际努力特点的事实。第一，巴黎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上尤其是裁军谈判会议为起草一项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条约所作的努力。然而，谈判的缓慢进展、障碍的继续存在以及许多未决问题削弱了巴黎会议产生的势头。第二，虽然在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草案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去年裁军谈判会议在谈判中进展有限。此外，一些参加谈判的国家更重视不扩散化学武器，而忽视消除它们已经拥有的武器。一些国家选择了更加严格限制转让各种产品和技术，以防止其被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政策。这种措施不仅违反了各国获得发展所需的技术和材料的不可辩驳的权利，而且还违反了这些国家自己起草的一项宣言——关于化学武器的《巴黎宣言》。第三，自美国和苏联签署《中程核力量条约》以来，尽管东西方关系有了明显的进展，尽管欧洲最近几个月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核武器国家还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控制核武器或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

我们出席裁谈会是由于我们希望根据我在发言初概述的概念和原则认真参加裁军领域的所有国际努力。但是，我们不会同意参加使化学武器谈判成为阻止发展中国家获得化学技术和产品或妨碍在这一领域转让技术的借口的任何努力。因此，我们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就技术转让、产品和信息采取明确的立场，不允许其努力被用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我有几句话要说。起草的公约应能够普遍接受。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有发展中国家实际合法需要，主要是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障。如果公约载有核武器国家采取核裁军措施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作为化学裁军的必然结果，公约将获得广泛的支持。它们还应参照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毒气的《日内瓦议定书》作出承诺，不诉诸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由于一致同意召开会议审查部分禁止试验条约以检查拟议中的修正案，我们的努力前进了一步，对此我们表示满意。我们希望修正案将最终使该条约转变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对这些措施的支持并不表明我们对可能产生这种结果的过早

乐观，因为这取决于审查会议期间核武器国家所采取的态度。这些国家迄今为止所表示的态度使我们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在这些谈判中尤其不能允许的是，仍不集中注意核裁军，从而使这一问题悬空和得不到解决。

(以英语续)

我现已结束我的书面发言。但是，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再说几句话。

我指的是一部分在美国、一部分在联合王国并由其他集团响应的最近对我国的捏造和诽谤浪潮。第一，我要说，伊拉克政府对所有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都已予以否认。第二，我不想详细谈论这些指控：各使团都将收到伊拉克使团的一份载有事件所有有关细节的通报。你们将发现，这一闹剧的第一幕在美国的电视上开场，美国电视通过播放几张空中拍摄的照片毫无根据地声称这些照片是伊拉克的设施。电视网接着说，这一设施用于铀，那一设施用于这用于那等等，而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如果有人对播放这一节目的时机有疑问，希思罗机场上很快作出了回答。这是闹剧的第二幕。第三幕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对我国，对我国的科学工业设施进行新的侵略铺平道路的行动，类似1981年以色列的侵略。为此，我想声明下列几点原则。第一，伊拉克是主权国家，有权利和义务根据国际法取得自卫和保障安全所需的手段。第二，伊拉克作为主权国家，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获得它认为工业、科学和社会发展必需的任何技术。和平核能源也不例外。第三，这一反伊拉克浪潮的目的是，为对伊拉克的工业和科学设施进行新的侵略奠定基础，挫伤伊拉克人民社会发展的合法愿望。第四，如果目前这种对一个《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伊拉克—的歪曲浪潮继续下去，这将使人对《不扩散条约》作一项国际条约是否有用产生怀疑。这也将对即将进行的《条约》审查会议产生影响。第五，《不扩散条约》载有核查的方式和程序。它把核查和视察的任务委托给国际原子能机构。一个国家无法无天，企图擅自担当监督别国执行《条约》义务的

角色将严重损害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并严重破坏其保障制度。第六，裁军是各国为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裁减军备而进行谈判的一个问题。偏离这一公认的准则以及企图以单方面行动取而代之对裁军谈判将是个打击。顾名思义，谈判是在平等者、享有同样权利的平等者之间进行的。歪曲和诽谤的浪潮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是建立信任的措施。

主席：我感谢伊拉克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发言。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的代表团担任本月裁谈会的主席。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对您的努力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合作。我想感谢您的前任主席、尼日利亚的阿齐基韦大使和荷兰的瓦根马克尔斯大使，他们干练地指导了我们的审议。还让我借此机会欢迎最近加入的所有新同事并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他们积极合作。我想请他们向其前任转达我们对他们新的任命和个人生活的最良好祝愿。

我饶有兴趣地倾听了挪威和西班牙外交大臣阁下所作的非常重要和非常有启发性的讲话。

我今天的发言只想谈谈改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我这样做是受到了本届春季会议期间许多先于我发言者的鼓舞人心的讲话的启发。巴西的阿德赞布雅大使在工作一开始就发起了这一系列活动。我赞同他的观点：“我们现在不仅必须彻底重新检查我们的有些目标而且必须检查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当我们根据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看待我们许多议程项目效率低下，停滞不前时，这一点就特别确切。世界许多地区有和平解决冲突的明显进展。成在这方面，

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正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取得地位。许多领域的谈判正在产生显著结果。中欧和东欧正在发生深刻的根本性的政治变化。正如我国外交部长在渥太华“开放天空”会议上所说的，“虽然两大多边联盟依然存在，但两种意识形态的欧洲以及以这两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对峙正在成为历史”。同时，这两大军事集团都在进行深刻的内部变化。过去的神话和幻想正在日益消融。非黑即白的敌人形象正在让位于伙伴的多彩形象。这些政治进程直接影响了苏联和美国的 bilateral 会谈和欧洲裁军谈判的有力动向。使其有希望早日获得丰硕成果。必须进行有效核查和采取各种建立信任措施，这已深深扎根，成为裁军协议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在这种背景下，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的谈判进展缓慢，在相当程度上停滞不前，以及我们的裁谈会未能取得具体成效，使许多政府和公众舆论越来越无法理解。我们越来越频繁地问：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些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今后它能起和应起什么作用？是否有必要使它好好地适应新形势？怎样才能增强这一论坛的工作效力？提出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在本论坛的讲话中说：“九十年代将是机会与挑战、希望和危险并存的年代”。

我们认为，正确回答这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最有效的途径，避开危险，尽量利用现有的和正在出现的机会，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并不是说裁军谈判会议的目标和任务简单容易。但同时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如和十年前相比，今天裁谈会的目标和任务是容易多了。如果我们未能找到这种答案，裁谈会的威望可能进一步受到损害，裁谈会本身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尽管过去10年里裁谈会的工作成果有限，但我国政府仍坚信，本讲坛仍然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和实际上不可缺少的机构。做个简单的试验就能证明：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不存在裁军谈判会议。无疑，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必要性将立即成为国际审议安全问题时的优先考虑的问题。裁谈会是关键的论坛，特别对中小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波兰便是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我们完全承认大国负有重大和全球性的责任，但我们认为裁军领域的问题不应都留待大国作出决定。

裁谈会成员国，由所有核国家和各地区的代表组成，它们都强调对裁军的普遍责任。裁谈会是寻求全球解决办法的必要论坛。当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以及裁军努力中似乎正在出现的新需要将进一步增强本论坛的作用和价值，并增加其对国际安全与稳定的潜在贡献。其中一些要求似乎为下列：苏联和美国、华沙条约和北约国家之间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是重要的，但这仅仅是裁军努力的一部分；国际制度的变化，尤其是世界两极化趋势的明显下降将使其他大国和地区起更大的政治作用并需要它们更大地参与裁军努力。如果上述假设正确，那么它们为我们讨论怎样使裁谈会的工作更有效和更好地适应当前和将来的现实提供了又一根据。

让我就裁谈会的组织工作和议程谈谈我国代表团的几点考虑。就工作方法而言，我们的主要目标应使其更灵活，更能对现实的需要和机遇作出反应。如有进展的机会，只要必要和值得，我们就应集中并继续不断努力处理这一问题。决定我们工作速度和节奏的应是机会和取得进展的愿望，而不是在其他情况下建立的谈判格局，或是会议例行的开幕闭幕的时间框架。就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合理的问题：怎样避免旷日持久地讨论每年同一时间不断重复的建立辅助机构问题。人们要问，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制定使各机构能继续工作到任务完成的总授权容易而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代表团似乎感到，在决定我们努力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能更好地适应挑战和机遇的途径和方式时，我们应更加灵活。我国代表团已对这个难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让我简要说一下。无疑，制订新协议，使各国承担法律义务，是而且应该是裁谈会的主要任务。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基本方针不必妨碍裁谈会采取其他措施，特别是在谈判或其他审议达到了采取这些措施是合适的而且只有这些措施才可行的情况下。事实上，不同情况可能需要不同的办法和反应。例如，我们为什么不应就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设想一种中间安排或谅解议定书或联合建议或宣言？这些文件不是正式法律文件而是具有政治义务性质的文件，可以适当载入我们的年度报告。

我们认为这一对裁谈会的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的更灵活态度能使裁谈会更有成果。不同的中间措施能在建立安全中起独立的作用并同时能逐渐发展成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或成为其组成部分，从而有助于裁谈会的缔约努力，让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应继续是它的主要职责。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安全观念的逐渐形成以及各国和各联盟战略政策的实际变化都似乎使拟议中的做法更加可行和可取。

最后，让我们记住，根据议事规则，每年总是由我们自己制订会议的工作议程。我们有机会，事实上也有义务在必要时参照我们的经验和现实对其进行审查和调整。我们应谨慎大胆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进行这种重新评价。我们应经常问自己：是继续试图达到几无成功机会的宏大目标更好呢，还是将努力集中于其他或更有限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更有取得积极效果希望的目标更加有效？作出这个选择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至少不应忘记，有时存在这种选择，我们有责任作出合适的决定。

在讨论议程时，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了解我们在触及真正敏感的问题。对这类变化的讨论未必会带来迅速、积极的实质性成果。剧烈的变化也未必可取。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的似乎倒是一种“演变的”办法，逐渐适应新形势并考虑其他的事态发展，包括其他裁军谈判的成果。正如巴基斯坦的卡迈勒大使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不应为变革而变革，而应由于看到新机会而进行变革。

如果本机构其他成员国接受，我国代表团也愿意考虑关于裁谈会议程的任何建议。我们注意到已提出的建议。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其中之一是，裁谈会的议程除了裁减和限制武装力量和军备外，可包括有关的措施，如有关“组织”国际安全，换句话说，巩固国际安全的措施，如世界预警系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以讨论此类措施。它们可以成为重要的“技术”安排，成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补充并使之更有效。它们也能促进有些裁军协议的讨论。

这些只是关于裁谈会今后工作的一些考虑和想法。但我们希望它们成为其他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的补充。但对于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也许我们之中谁也不清楚。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集体智慧，以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并确定恰当的反应。

尊敬的德阿赞布雅大使——允许我再次引用他的话——强调得对：“这一难题至少可以在初期由少数最有经验的成员国来处理”。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恢复非正式七国集团或其他一些非正式小组是十分可取的。应委托这个集团通过一系列磋商收集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所有想法和建议。我国代表团准备向这一小组提出具体建议。

我们还需在各国和参加本机构工作或对此感兴趣的¹国家集团间就提高裁谈会的工作效率进行深入的磋商。它们都应积极参加这些磋商。这些磋商应在日内瓦和我们各国首都之间进行。但它们不应妨碍裁谈会的工作，这是极为重要的。这是我国代表团对此次辩论附加的唯一条件，不管辩论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如果我们增强裁谈会效率的讨论反而使其工作瘫痪，这确实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可悲的。

记住就裁谈会今后工作的辩论已不是第一次，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有由中国的范大使为首的七国集团的努力和该集团提交的文件做我们的后盾。上届和本届会议上都提出了关于裁谈会工作原则和议程的有趣的新意见。

我国代表团建议，裁谈会秘书处应对这些想法和建议进行登记或汇编。这将对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大有帮助并可能成为在一个被授权深入分析问题和制订适当建议的机构中进行辩论的良好起点。不言而喻，这些建议只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后才能由各代表团遵守。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今天的发言名单到此结束。还有其他成员国要发言吗？我准许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索尔斯比小姐（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您的代表团担任主席。我很高兴看到担任主席职务的是一个我国与之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国家。我们无疑都很幸运，我们的领导权掌握在外交能力如此之强，经验如此之丰富的代表团手中。

我要求发言就尊敬的伊拉克大使对我国，尤其是最近的希思罗机场事件的提及作出反应。我先向各国代表团提醒一下事实也许有用。事实如下：

3月28日，联合王国海关官员阻止一些美国公司制造的非常尖端的电容器从希思罗机场出口到伊拉克。电容器是按军用规格设计，用于核武器的点弧回路的。这是联合王国和美国海关当局几个月来对总部设在联合王国的EUROMAG公司采取联合行动的高潮。向伊拉克航空公司驻伦敦站站长奥尔马·拉铁夫先生发出了驱逐令，其他一些人员被捕并将在联合王国受审。这些是事实。

我认为尊敬的伊拉克大使还揣测我国和其他国家可能有什么目的。我只能代表联合王国说：我们的目的直截了当，即维护我们根据《不扩散条约》，更具体地说，根据该《条约》第一条作出的承诺。我不妨向本会议提醒一下这一条的内容。

“每个有核武装的缔约国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接受国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并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

我们行动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履行上述义务。同样，我们期待《不扩散条约》的所有无核武器缔约国严格履行《条约》第二条的义务。第二条指出：

“每个无核武器的缔约国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的转让；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也不寻求或接受在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方面的任何协助。”

我们认为，对履行这一承诺可能产生疑问的活动应受到各《条约》缔约国和各不扩散原则支持者的谴责。

主席：我感谢索尔斯比大使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还有别的成员国要发言吗？我准许尊敬的美国代表发言。

布雷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祝贺您担任主席，并保证在本月我们大家面临的工作中给予合作和充分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我们尊敬的联合王国同事刚才说的话。关于今天上午尊敬的伊拉克代表就核扩散问题说的话，我要作以下简短的评论。

美国在最高层对最近可能损害《不扩散条约》目标的事实表达了深切的关注。让我重申，这是严重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会因为有人指责它别有用心或败坏别国名声而退避。美国坚持它就这一问题发表的声明并将追究这一问题。美国的行动支持了不扩散制度，而丝毫没有损害不扩散制度。如果有令人信服的材料说明，最近暴露的证据并不损害《不扩散条约》目标，那我们是欢迎的。这比对《不扩散条约》制度进行威胁建设性得多。在这方面，让我再次提请大家注意布什总统在今年3月5日《不扩散条约》生效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在这巨大变化、充满希望和军备控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代，国际大家庭必须更勤奋地合作努力，防止核扩散，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最大威胁。……我呼吁所有《条约》缔约国和我们一起努力，保证《不扩散条约》的完整，因为它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讲话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伊拉克大使发言。

凯塔尔先生（伊拉克）：我想简单说几点。伊拉克充分认识到自己对《不扩散条约》的承诺，我要求在我前面的所有发言者拿出一项证据，证明伊拉克没有履行《不扩散条约》的承诺。他们很清楚他们所说的电容器有多种用途，而不仅是一种用途。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戈德布拉特教授就此在瑞士电台发表讲话，我听了，他列举了这些电容器的多种用途。其中之一是用于石油勘探和生产。其他人也说这种电容器可以用于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尊敬的大不列颠代表提出的这种观

点我们称之为指责和捏造的浪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这些电容器将用于引爆核装置？伊拉克所有的核活动，所有核材料都在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因此要这种引爆装置引爆什么？除了引发对伊拉克的新侵略之外，没有别的。

主席：我想通知你们，下次4月5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发言结束时，审议探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组组长奥拉·达尔曼博士将介绍该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的进度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以文号CD/981分发。如往常一样，愿意发言的成员们可对进度报告和主席讲话发表评论，按照裁谈会的惯例，我们将在4月12日星期四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对进度报告第9和第13段的建议采取行动。

我还想通知你们，由于联合国秘书长在日内瓦访问期间将举行磋商，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理事会会议厅不能使用。因此，定于今天下午在该会议厅举行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会议将改在三号会议室进行。定于明天上午举行的21国集团会议将在五号会议室进行。

今天我没有其他事情了，我想现在结束本届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届全体会议将于4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下午12时4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49
5 April 1990

CHINESE

第五百四十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会议于1990年4月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沙赫巴兹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49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工作计划，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项目7“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代表如愿意都可提出与本次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埃及和阿根廷代表以及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达尔曼博士将介绍特设小组的进度报告，进度报告今天以CD/981号文件散发。现在请埃及代表埃拉拉比大使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主席先生，看到巴基斯坦担任裁军谈判会议4月份主席实在令人高兴。埃及和巴基斯坦多年来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关系。主席先生请你放心，在你履行职责时我们将通力合作。你的前任，尼日利亚埃梅卡·阿齐基韦大使卓越地领导了3月份的工作，对他所作的贡献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9年欧洲政治舞台发生了不曾料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会对世界各地产生深远影响。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新的安全结构正在产生。这种正在出现中的安全结构会对裁军谈判会议产生什么影响应成为我们讨论的首要议题。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裁军谈判机构是肩负着责任的。我们应当以开通的态度对待新的现实：为增加贡献，很可能需要调整、更新议程，审查工作方法。好几位代表正确地强调，为更好地反映现在发生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全球性新问题，必须全面修改议程。我国代表团衷心赞同这一意见。

值得多加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区域安全。在这种相互依赖的时代，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寻得安全。所以今日世界安全等于全球各个地区安全的总和。归根结底，国际安全立足于区域安全。

1981年联合国发表的《对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的研究》第143段指出：

“必须一贯地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区域裁军概念。区域裁军尽管不能取代全面彻底裁军，但却可以有效补充全球性措施，并且可以成为逐步实现

全球性裁军的重要因素。区域裁军尤其可在应采取世界性行动的某些特定方面促进谈判，并有助于采取其他可能的裁军步骤来增进区域的稳定、互信和合作”。

美国莱多格大使在3月13日的发言中强调，需在欧洲范围之外探讨讨论区域安全问题和军备竞赛问题的可能性。斯里兰卡拉萨普特拉姆大使在3月22日的发言里也论及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有许多独自提出的区域性倡议值得予以注意。其中之一便是我国自1974年以来向联大提出的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提案。有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编写有关此问题的报告。秘书长将于今年秋天把此报告提交联大。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作点贡献吗？联大过去还通过了一系列关于非洲无核化的决议。迄今为止，裁军审议委员会未能就这个重要的区域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认为非统组织所有成员国都有权期待裁军谈判会议对这项重要的区域裁军措施给予审议。

往年，区域裁军问题一般在议程项目8下审议。今年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没有建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因此为纠正这种情况，应设置一个论坛，适当审议区域性问题的。我国代表团提议，在裁军谈判会议里对区域裁军问题进行全面讨论。

我现在谈谈化学武器公约。首先，我向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前任主席皮埃尔·莫罗尔大使以及五个工作组的主席表示敬意，他们为加速公约草案的起草作出了不懈、专注的努力。我还向新主席瑞典海尔特涅斯大使表示欢迎，祝他工作顺利。

自上次1989年8月我在全体会议上就化学武器问题发言以来，国际大事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反对化学武器政府——工业界代表会议在堪培拉举行，美苏在怀俄明州签署谅解备忘录，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第九届会议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举行，苏美1990年2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然而缔结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之事目前似乎仍难有突破。我们承认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承认离最后完成公约还相当遥远。这可能部分是由于，1989年的会议解决的

主要是“技术”问题。我们十分清楚解决这类技术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本届会议能在公约草案的政治问题上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今天我要向会议谈谈我国代表团对上述一些剩余问题的看法。

从另一个角度看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未来化学武器公约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我们的理解是，按照一般国际法规则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的规定，化学武器公约作为后来产生的关于同一事项的法律文书，自其生效之时起在效力上超过关于同一事项的现有任何国际文书。如果根据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单方面宣布的“权利”可以移过来，因而以某种方式在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中永久固定下来，那么我们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将化为无有。为了制定一项一视同仁的、含有单一性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的公约，应抵制这类企图。

我国代表团过去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现在我们不揣冒昧地建议，有关代表团应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磋商。我们的确希望海尔特涅斯大使在他就不受削减的安全问题进行的磋商中成功地得出有关这一议题的结论。

对公约的修正是另一个主要问题。这是个实质性事项，而不是程序性事项，涉及高度政治性和法律性的考虑。这个问题是公约缔约国在必要时如何对基本义务进行更改的问题。记住这一点后，关于修正问题的条款不管如何拟定，都绝对不应产生一个对缔约国歧视性的制度，因而造成双重或多重法律承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一般规则可作为这方面的指导原则。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制裁”问题。我国代表团密切地注意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初步讨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具有高度微妙的政治性质。应指出，制裁的概念远远超过在公约里载入有关刑事或惩罚措施的规定。我们应追求可靠的安全保障。毫无疑问，同此问题有关的一些材料已经散见于本公约草案各项条款。然而，在纠正违反和不遵守公约情况的措施问题上，最终产品不应是软弱

无力的、支离破碎的建构。应单独另设一款，订出明确可信的规定，其细节和具体内容可转述于有关条款里，象目前好几条案文草案所写的那样。在制裁问题上，未来组织应与安全理事会直接挂钩，建立联系，因安全理事会这个机构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保密性问题不能和核查问题分开。我们至今未能解决核查与保密性这两者如何平衡的难题。试验性视察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保密问题和视察的指导原则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一定进展。然而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还遥遥无期。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应以财产权和资讯的不可侵犯原则为基础。

我们认为，质疑性视察取决于保密性问题工作的结果。质疑性视察问题是很敏感和政治性很强的问题，因为涉及公约每个缔约国的国家安全。质疑性视察这个办法的成败关键要看能否确保不滥用。

关于公约的组织方面，我想强调执行理事会的作用。理事会的大小和决策制度应视职能需要而定，也就是说，理事会应能迅速召集会议并能及时作出决定。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应有机会在理事会担任理事。另外，我国代表团不赞成创立永久席位的任何想法。

我国代表团认真研究了苏联和美国提出的建议，即“销毁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原则和顺序”。我们赞成该建议第2段(a)所表达的观点，即“每个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最迟12个月开始销毁……所有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并应在公约生效后最迟10年内销毁完毕”。我们认为对这样的义务不应有任何保留。

有人请裁军谈判会议作出决定，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里另设一个小组，叫作“特设委员会主席的技术支持小组”。我国代表团研究了这项建议，也理解这项建议的理由。然而我们也认识到面临的实际问题。问题之一是这个小集团所涉的财政问题。实际后果之一是，设想建立的小集团将造成属于一个国家集团的专家的单向对话，

而没有适当照顾公平的政治和地理分配。我们倾向于让一切工作都通过特设委员会的附属工作小组进行。

在我结束有关此议项的发言之前，我想提及斯里兰卡大使3月22日所作的发言。他指出：“现在必须作出新的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以期作出决定。有些事项只适于一个筹备委员会来处理，把有限的时间花费在这些事项上只会造成力量分散，势头减弱。”我认为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我们的目标是缔结一项将得到普遍遵守的公约。实现此目标的一个办法是考虑如何在某一阶段让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介入公约的实际制订工作。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并在其前或其后建立不限成员资格的筹备委员会可能十分有助于实现我们都期望获得的普遍性，该委员会可作为帮助实现对公约普遍遵守的有用工具。

主席：感谢埃及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加西亚·莫里坦大使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看到你主持我们的讨论，我尤其感到高兴。你所在的代表团是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过贡献的代表团。我记得阿赫德大使1983年曾成功地主持过当时的裁军委员会。我知道你和卡马勒大使——我和他有着特别友好的关系——为使我们的会议再作努力施展了你们的外交技巧，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即将结束时我们在这个谈判机构里是必须再作努力的。

裁军谈判会议是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大洋洲都有国家参加的唯一裁军谈判论坛。这种地理上的普遍代表性使本机构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具有缔结普遍裁军条约的有利地位，但这种有利地位至今并没有充分利用。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以实例说明了本会议具有的特性，也说明只要有政治意愿，在多边方面就有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尽管敏感的和复杂的技术和政治问题仍在讨论之中。如果我们还记得该公约的结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中开始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就尤其显得重要。

起初，化学武器领域的主要军事强国，无论是否属于某个军事联盟，都坚持源于安全认识的立场和观点，而这种安全认识产生于对抗的气候。毫无疑问，这些情况影响了工作进度，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情况并没有阻止进展。最初的工作以小心翼翼为特征，并反映在谈判上，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明白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今天还应继续使用同样的逻辑，因而我可以清楚的想象到，一位即使初出茅庐的观察家，只要审阅一下CD/961号文件中的案文，便有可能提出众多的疑问。就公约草案的某些方面来说，似乎有一点被完全忘记了，即公约是需要在未来几十年付诸实施的，因而不能依据过去的认识看待它。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是因为某些关于安全的理论仍被坚持，好象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好象我们并没有允许现实的光线照亮我们的会议室。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引起一整套规定，其复杂性与我们所追求的信任度相比，增加了多少倍。

为了避免起草一项公约方面的困局，即公约所依据的认识与使它可行的国际趋势不符，或许我们应当作出重要努力，把人人享有安全的概念放在与时代更合拍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简化公约所规定的繁琐笨重的机制和程序。恐怕最有效的信心保障莫过于良好的国际气候带来的明朗度，这种国际气候以理智的谈判、工业技术和科学利益集团网的形成以及国际合作为特征。我国代表团确信我们正在朝那个目标前进。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维持禁止化学战的国际努力的势头。

1989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使这个问题受到国际上的重视。自1984年——即第一次谈判授权生效之时——以来，本会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而有关公约的多边谈判是这些工作的继续。在增加接触和了解的气候中，产生了双边协议和主动行动，给裁军进程带来了新的生机，这尤其突出反映了美国和苏联朝着公约所定目标前进的愿望。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认为应由也只能由裁军谈判会议唱主角。就化学武器领域来说，1989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我们希望看到创造此种业迹的名人在1990年也能聚汇于这个会议室。

此会议桌旁就座的我们每位代表各自往往强调公约草案的不同方面,这也完全合乎逻辑。我国从未拥有化学武器,现在也没有化学武器,从我们这样的国家的观点出发,这项公约的效力基本上取决于它能否创造不危害构成公约安全认识的全部要素的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应考虑不可分割的政治性、经济性和技术性因素。

1987年8月,阿根廷当时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马里奥·坎波拉大使曾说:“化学武器公约,如我们迄今所指的那样,将是一个不带歧视性的条约,因为一旦销毁化学武器和现有生产设施的过程完成后,所有缔约国都将处于同等地位。到那时该条约将成为一项样板,因它和《不扩散条约》不一样,《不扩散条约》在法律上规定有两类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起草一项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不具有歧视性的条约。从经济和技术角度看也不能具有歧视性,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公约从开始生效起必须在权利和义务两者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例如,我们应开始考虑把应给予赔偿的要素列进去,应开始考虑在销毁现有储存的十年期间减少各缔约国之间现存的不平衡情况。另外,这段话意味着必须就明确地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以及核查此项要求的遵守情况两事达成协议。缔约国可能在销毁期间保留报复的权利,但据我们的看法这种可能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既使从军事角度看也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宣扬化学威慑概念的人越来越少。公约若要基本上有效,就必须建立快速和明朗的销毁办法。我们也对环境担心,我们认为必须寻求科学界的帮助,以便找到不污染环境的办法,使我们能够大大减少迄今毫无松动的十年期限。我们如果不尽一切可能努力最大程度地缩小公约在这段期间的法律弱点,将是不可饶恕的。把销毁全部化学武器同某些国家加入公约联系在一起,似乎同样对公约的稳定性不利。在我们看来,有意以这种方式鼓励加入公约,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可能促使产生某些绝对无利于创造一个没有化学武器的世

界的倾向。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努力防止有些国家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以等待为上，直到储存销毁期结束时再研究参加公约的必要性。

大家都知道，公约草案所规定的核查办法在多边和双边裁军条约中没有先例可循。争取一项充分的核查制度显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考虑成本和效益，使核查制度不构成过度的财政负担。例如在这方面有必要考虑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宽泛定义——把所有有毒化学品都包括在内而不仅是在附表所列的化学品——这样做是否合适，因为这样作意味着一般性的化学活动都要受控制和核查。实行充分视察制度的必要性，和管制整个化学工业活动的目的，这两者必须区别开。为了使公约有效可行，需要制定一项这样的核查制度，即应能防止不符合视察目的的干扰。在这方面，“有管理的接触”概念提供了一个实际可行的基础，因为它要求有保护正当利益的权利。

关于正在谈判的公约的各个方面，一些代表团试图强迫我们接受“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概念。1989年期间进行的有关一般核查制度的辩论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追求的目的各有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倾向于暂时不作任何结论。然而，我们认为必须指出，为了公约目的把拥有武器储存的国家和拥有一定规模的民用化学工业的国家同等对待不是特别明智的。按照公约的规定只有两种国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和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另设任何新的类别，目的似乎更多地是支持少数者垄断的做法，而不是促进实现公约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应放弃从苏美联合声明继承过来的概念，即“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这一提法。

在设计执行理事会时，我们应吸取过去40年的经验，应对那些并非总是理想的模式加以改进。这个机构的代表必须对客观的指导原则负责，这个机构的大小也应符合实际需要。其成员资格应按公平地理分配来决定。而且，为了有效地实行公约，理事会应能足够地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如果我们考虑其他国际组织的执行机构的组成时，它们大概有50个成员。最接近的例子是原子能机构，其理事会有35个成员，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其效率。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如果有人再次对联合国在

处理问题时把各国分成五个区域的做法提出评价，我们不会感到惊奇。铭记其他代表团已说过的关于赞成考虑工业因素的话，我们不反对在区域一级考虑工业因素。这样就可以实现一种均衡的做法，避免明显地偏向高度工业化国家。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提及公约立即生效的问题和各国为促使这一目标实现而可以采取的措施。1987年我们曾提到在区域一级就加入公约的安排达成一项政治协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支持委内瑞拉代表阿特亚加大使在3月15日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举行一次会议，对公约草案加以宣传，以便为公约的尽快生效创造必要条件。我们希望还没有这样做的区域也会这样做。

为了促进对公约的信任，区域措施可以和全球性措施携手并进。在这方面我们提倡这样的想法，即对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持有保留意见的国家应将保留意见撤回，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89年所做的那样。这样，禁止化学战的国际法律制度将得到加强，而与此同时，各国的国际行为也将有更大的明朗度和可预测性。本着同样的精神，对化学品出口实行管制的那些国家必须发布声明，说明这些管制规定不适用于公约缔约国。一项要在下一世纪实行的普遍性公约需要有一项政治谅解，即为了参加化学的和平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除了公约里已经议定的那些要求外，应避免单方面或由几国提出额外要求。

现实中不断地发生着令人惊奇事件。我们希望这种气候也会扩展到裁军谈判会议中，希望在1990年里一件最令人惊奇的事件是公约草案最后完成。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善之词。

在介绍和审议进度报告之前，我想问有无代表愿就会议审议的任何其他事项发言。似乎没有。

现在请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奥拉·达尔曼博士发言，介绍CD/981号文件所载的专家小组第29届会议进度报告。

达尔曼博士（瑞典）：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报告专家小组最近于3月19至29日举行的会议的情况，并介绍这次会议的进度报告，该报告载于CD/981号文件，今天你们已经收到。这次会议是专家小组第29届会议，27个国家和世界气象组织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享受了秘书处提供的卓越服务，对他们的努力我们表示十分的感谢，另外他们及时圆满地处理了会议的大量技术材料，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专家小组的第二个大规模技术试验即我们所称的GSETT-2的第二阶段从1990年1月16日开始。此阶段的目的是为整个系统的试验作逐步的积累，将一直持续到夏季会议开始为止。此阶段的第一步是对全球系统的现有设施进行初步试验，每星期一天，连续8个星期。专家小组最近开会有两个主要目的：审查初步试验的结果并为GSETT-2的剩余时间作规划。

这是第一次对全球地震观测系统现有设施进行协调试验，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参加的国家、机构以及专家小组全体都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次试验的成功与GSETT-2协调员加拿大彼德·巴沙姆先生的精心计划和全球各参加机构的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认真工作分不开的。

实际操作一种系统远不同于在概念上设计一种系统。诸位中或许有人还记得，在1984年专家小组进行的技术试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地震观察站收到一条讯息，说“没有资料可提供——测震仪被盗”。这一次，资料传输遭到严重中断，原因是某一试验性国际资料中心的一台通讯计算机也被盗窃。

21个国家通过建立和操作国家资料中心，参加了这次全球试验的第一步工作。这21个国家资料中心提供了从总共46个地震观测站收集到的资料。各观测站这次提供的资料数量远远超过1984年的试验，那次只提供参数资料。在这次8天试验期间，交换的资料总量相当于60,000页打印的材料。这大约等于《大英百科全书》的一半。这些资料包含的有用东西是否和半套百科全书一样多，只有以后才知道。

管理国家资料中心、收集并编排地震资料、把这些资料传输给试验性国际资料中心，这些都已有的程序。设法建立并操作国际资料中心的所有国家，在这方面都做得十分成功。这应鼓励更多的国家参加试验。

更多的国家参加，覆盖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这对于实现 GSETT-2 的目标不可缺少。大家或许还记得，这些目标是对 CD/903 号文件所载的专家小组第五个报告阐述的现代资料交换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类组成部分在实际环境中的相互作用进行测试。也就是说，试验是为了证明该系统能够处理在全球各地观测到的所有地震事件。

专家小组满意地注意到另有 10 个国家为参加试验并建立国家资料中心正在进行努力。为鼓励更多的国家参加，专家小组决定减少对参加试验提出的技术要求。专家小组仍然坚持 GSETT-2 的首要目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例行交换和分析二级或波形资料。但同意今天仍不具有例行交换数字波形资料的设施的国家可只提供一级或参数资料。现在从技术上讲每个拥有地震观察站的国家——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已拥有地震观测站——都能参加 GSETT-2。我们真心希望这一措施会使更多的国家参加，尤其是南美洲、非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今日参加试验的国家寥寥无几。

特设专家小组多年来与世界气象组织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利用该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进行全球资料交换。专家小组和世界气象组织代表都一致认为，为在 GSETT-2 期间也利用这一通讯系统，需作进一步的准备工作。

世界气象组织建议专家小组派代表参加该组织基本系统委员会全球电讯系统工作组将于 1990 年 3 月 21 日至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以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专家小组对此表示欢迎。专家小组提议在一项谅解的基础上让加拿大的彼德·巴沙姆先生在日本末广重二先生的协助下代表专家小组参加这次会议，依据的谅解是此二人参加会议牵涉不到裁军谈判会议的财政问题。

试验性国际资料中心，我们一般称之为试验资料中心，分别设在堪培拉（澳大利亚）、斯德格尔摩（瑞典）、莫斯科（苏联）和华盛顿特区（美国）。这些中心是 GSETT-2 期间所试验的系统之关键部分。这四个中心为建立充分有效的通讯设施并开发、引用履行难度颇高的任务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波形资料进行例形交换和分析，使得试验资料中心的工作任务增加许多，但预计也会大大提高整个系统所获结果的质量。

常言道实践出真知，这也适用于作科学试验。你通过试验学到了舍此之外就无法得到的新知识。试验性国际资料中心最近进行的试验获得了这种宝贵经验。据发现，工作量之大远远超过预想，要使这些资料中心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续运作，内部操作程序需要进行合理调整。为了充分发挥波形资料的潜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试验地震观测方法和程序。这些资料中心为求得共同的解决办法而相互进行合作——这个过程我们一般称之为调和——是资料分析程序的重要部分。但这次初步试验没有测试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各资料中心的工作负担过重。

工作组根据迄今为止积累的经验，修改了 GSETT-2 原订的初步计划和操作规程，并固定了经订正的时间表，后者见进度报告附件。

在专家小组下届会议开始之前这段期间，GSETT-2 第二阶段将继续进行若干活动，逐步过渡到所设想的对系统的全面试验操作。这些活动包括在新加入 GSETT-2 的国家里建立国家资料中心，并建立和测试连接这些资料中心和试验资料中心的适当通讯线路。工作还包括改进试验资料中心的地震观测程序以便这些中心能够更好地分析波形资料并检验这种程序。1990年6月初美国将邀请主要来自这四个试验资料中心的专家举行非正式会议，审查这一工作的结果。还将进行一项预备性运作试验，即所有参加试验的地震观测站进行资料交换，然后在6月底由试验资料中心对这些资料进行四天的处理。

小组还讨论了 GSETT-2 的主要阶段即第三阶段的安排。为了拟订出适当的分析程序，使报来的资料特别是波形资料得到充分利用，也为了使新参加的国家作出

必要的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小组决定对初步安排加以修改。小组现在计划把第三阶段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今年8月底——也有人建议在11月中旬——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整个系统持续运作试验。第三阶段的第二部分系是主要部分，是整个系统在1991年4月和5月进行约二个月的持续运作试验。

按照这样的安排，既能进行集中试验，又能进行认真分析和评价。小组认为这样的安排提供了最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完全能够对提议的系统进行科学的可靠的评估。

特设小组建议，下届会议经裁军谈判会议批准后可于1990年7月30日至8月10日在日内瓦举行。

主席：感谢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对CD/981号文件所载报告的介绍。现在哪个代表团想就特设小组的进度报告发表意见吗？

依照本会议惯例，我将在4月12日星期四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进度报告第9和第13段所载的建议，由会议批准通过。第13段的建议涉及特设小组下届会议暂定的日期，即1990年7月30日至8月10日。关于第9段，秘书处今天分发了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写给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信的草稿，涉及地震小组一名成员参加世界气象组织基本系统委员会全球电讯系统工作组下届会议一事。我这样做是为了遵守议事规则第11条。按照第11条，主席应在与会议充分磋商后并在会议的权力之下代表会议参与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在4月12日星期四全体会议之前如果无人反对该信的草稿，该信将依原样发出。

我现在想谈另一件事。秘书处今天按我的要求散发了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开会时间表。在拟定时间表之前曾与各附属机构的主席磋商过，时间表和往常一样，只是指示性的，如必要，可加以修改。大家可以看到，4月10日星期二，在

紧接该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之后拟安排第一次有关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内容的非正式会议，此事已由裁军谈判会议在其第547次全体会议上取得协议。我还应告诉各位，4月13日星期五和4月16日星期一是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正式假日，因此这两天不能提供任何技术性服务。所以4月13日星期五没有安排任何会议。如果无人反对，我就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这个会议时间表。

会议通过了该时间表。

主席：今天没有其他事项，我现在打算宣布暂停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4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0
10 April 1990
CHINESE

第五五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4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艾哈迈德·卡迈勒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0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我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职务的时候，我愿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作如下发言。

就任最重要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裁军谈判会议1990年4月份主席的职务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件荣誉。

当今国际政治气候的特点是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明显缓和，相互谅解日益增进并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取得了进展。国际政治形势的改善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采取重大的裁军措施带来了希望。

在欢迎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同时，我们还愿希望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将会鼓励朝着区域和平和裁军的方向发展。有必要使缓和和相互谅解扩展到全世界所有地区。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当全力支持和鼓励所有朝着区域裁军方向的努力，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所有国家在最低的军备水平上获得同等和不受损害的安全。

巴基斯坦欢迎东西方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进展。《中导条约》的达成和在1990年达成一项大幅度裁减战略武器协议的前景是朝着核裁军这一最终目标迈进的重大步骤。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维也纳会议的成功结束和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会谈和关于欧洲常规军队的会谈的开始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欢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和两大联盟之间关于裁军问题的会谈，然而，我们仍旧认为它们不能取代由联合国组织的多边谈判，这种谈判对中小国极端重要的安全利益也给予考虑和保护。裁军谈判会议为这一目的提供了最恰当的论坛。我们必须最好地利用这一多边论坛，以便在裁军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鉴于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对威胁认识的重大改变，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必须特别注意早日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和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裁军谈判会议还必须审议日益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问题，例如区域裁军和裁减海军。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必须重新致力于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并把它作为未来国际和平与安全结构的重要基础。为了使这一目标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同时作出努力。

裁军是人类自我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每年因军备而花费巨额开支，而同时人类的大多数却仍然遭受贫穷的煎熬，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愿呼吁所有国家将用于军事用途的物力和人力资源转用于改善人类的现有经济状况，特别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目前良好的国际气候有希望导致采取全球和区域性的重大裁军措施从而把省下的资源用于人类的进步和繁荣。

我们确信需要打破不安全、军备和不发达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真诚和忠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并谋求保障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或政治倾向如何——的安全和独立的真正裁军，这一点是能够作到的。巴基斯坦将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没有战争威胁、饥饿、贫困和疾病的未来而努力。

按照工作计划，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8，“综合裁军方案”。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 30 条的规定，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按照会议在第 547 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今天我们在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就议程项目 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问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今天我收到的发言者名单上有奥地利、瑞典、南斯拉夫、埃及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现在我请奥地利代表策斯卡大使发言。

策斯卡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让我在发言的一开始先表示我满意地看到你担任主席，同时，我要说我特别乐意通过你转达我对巴基斯坦就任裁军谈判会议 4 月份主席的最良好的祝愿。我相信这对裁军谈判会议今年春季会议的结束是一个良好的预兆。

今天我的发言不涉及化学武器问题；然而，我愿指出，奥地利已经定稿并且将在春季会议结束之前向本会议提交一份奥地利国家试验性视察的综合报告。

核武器是几十年前发明的并且已经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核武器确实存在着，因此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希望回到以前的状态。然而，在目前的条件下重要的是不

扩散以及逐渐裁减核武器。核武器总是包含着危险，即使只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也是如此。因此，使尽可能少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是符合逻辑的。任何进一步的扩散都会增加危险，并使世界变得更不安全。

从全球战略角度看，第二次打击能力迄今发挥了威慑的作用并且的确是一种稳定的因素。这种威慑是否防止了本来会发生的重大军事冲突是一个谁都不能给予肯定答复的有趣的问题。只要这一系统不能为任何更好的方法取代，就没有必要消除它。

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威慑作用和裁减战略武器，这二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概念最主要的在于它的可预见性，其含意是对方完全明白发动第一次打击将立即招致反击。然而，这并不一定需要现有数量的核武器。实际上，第二次打击力量可以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与核武器固有的风险相联系的不仅是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的数量，而且还包括这种武库的大小。所以低数量的核武器意味着风险小——这是全世界所共同关心的。

在我们最终面临最低标准——保持可信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所需要的水平——之前，削减战略武器是有极大潜力的。达成关于削减战略核力量50%的协议肯定不会削弱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系统，但却会相当大地减少危险——这是任何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均包含的危险——和费用。

在欧洲我们面临着一种略为不同的局面。《中导条约》通过完全消除一类陆基中程核力量而从根本上降低了核升级的潜力。剩下的只是短程核力量，但是随着军事理论的变化，即使短程核武器也逐渐变得不重要了，同时，鉴于这一区域内正在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对于有关国家来说这类武器也变得不能接受了。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

奥地利作为一个中立国对于很容易将后果扩散到没有卷入军事冲突的领土的核武器特别感到关切。奥地利十分重视全球范围——同时由于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以及特别是欧洲地区的核裁军，并完全有理由关心这一问题。我们鼓励有关国

家大力作出核裁军的努力，从而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方面，奥地利将特别欢迎消除陆基短程核导弹和核火炮条约。

具体说到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我愿谈一下将于今年8月20日至9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第4次审议会议。这次审议会议将再次为评价这一条约的执行情况提供一次机会。

条约的存在使所有国家都受益处，这样说肯定是对的。这就更有理由进一步加强这一条约。该条约不仅总的防止了核武器的扩散，而且还极大地有助于和平利用核能领域中的合作。在这方面，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所进行的工作及其安全保障制度需要给予赞扬。

关于将条约延期到1995年以后，奥地利——在此我愿提到联邦外交部长阿罗伊斯·木科先生1990年2月6日在本会议上的讲话——赞成在1995年以前尽早达成这一协议。这样一来就会使需要召开两个会议的情况很明朗，即一个是定期的审议会议，另一个是将条约延长到1995年的会议。在这方面，我愿强调奥地利完全赞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条约到1995年以后仍不失效的法律意见。

奥地利十分重视全面核禁试条约。自1979年以来，奥地利参加了肩负着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制定一种可行的核查制度任务的特设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这清楚地表明了奥地利热衷于积极解决所有有关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奥地利了解现阶段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将作出最大的努力加强在这一领域中的贡献。然而，由于详细制定一项全面核查制度构成缔结这样一种条约的先决条件，这有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方面，我要说，对为什么全面和满意的核查是不可行的论点听了二十年之后，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发现我们已经能够宣布它实际上是可行的了。

财政开支方面的论点似乎并不妨碍核查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因为按照目前所设想的形式，全面核查系统的年度开支仅相当于一次核武器试验的费用。因此，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这种核查系统作出必要的财政捐款，作为首先和最符合逻辑的“和平红利”的表达方式。

就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而言，我们希望，对1990年和1991年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实际试验所设想的工作计划将能得出最终结论。在这方面，由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对于提高全球各国的认识和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这样一种核查制度似乎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通过修改部分禁试条约进而完成一项全面核禁试制度的倡议，我要说，奥地利认为即将召开的修正会议不足以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特别是在最终解决悬而未决的技术和政治问题之前修改现有的条约不能认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由核武器国家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概念，在我们看来，决不会达到其目的。在一种政治上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可能完全不需要这种保证，而在出现国际危机的情况下，除非核武器受国际监督，否则即使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也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还有涉及到诸如“核武器国家”这类术语的定义和可行的核查制度等问题。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期望取得真正的进展，更不用说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了。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可以得出结论说，最初期望在这方面的谈判会很容易，结果证明是不现实的。因此，至少在短期内最后制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是不可能的。从狭义上说，禁止放射性武器涉及到许多困难，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这种武器并不存在。而对这种不存在的武器进行核查似乎超出可行的解决范围。禁止袭击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至少按照目前的作法，还引起了其它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禁止袭击任何核设施，才能导致满意的解决办法。而对定义标准加以区分，例如用于军事目的或为军事总部的使用，不可能带来充分的核查。

我愿总地概括一下我所说的话。在裁军会谈中，特别象本会议这样的多边论坛上，我们最关心的是在一个仍旧敌对的环境中进一步加强稳定，目前正在发挥作用的变革力量使人有理由感到乐观——也许比战后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并希望能够逐渐消除制度间的敌对。如果我们都能信守共同的理想，致力于全球范围内的分工，进而接受作为其结果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那么冲突的起因就会减少，全世界的日子就会更好过。届时裁军将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主席：我感谢奥地利代表策斯卡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瑞典代表许尔特纽斯大使发言。

许尔特纽斯大使（瑞典）：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说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主持本会议的工作。你所代表的国家在本会议和在21国集团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瑞典和巴基斯坦多年来同属于这一集团。你本人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的工作，我相信，由于你的尽人皆知的技巧、经验和对裁军工作的献身精神，我们将会在你作为主席的任期内取得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我还愿对你的前任，尼日利亚的阿齐基伟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激，他曾以很成功的方式指导了本会议三月份的工作。

核武器问题是本会议的优先项目。在今天的发言中我要集中谈谈议程上的这些项目，其中包括放射性武器和消极安全保证。我还愿借此机会简要谈一下即将召开的《不扩散条约》的第四次审议会议。

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一再呼吁刻不容缓地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它构成了对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全面禁试条约工作的权威性的支持。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去年由日本的山田中正大使所作出的、并且由他的继任者堂胁光朗大使今年继续作出的努力，为就全面核禁试条约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问题的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希望会议能够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态度，商定一个合理的、照顾全面的职权范围，从而最终使我们能够着手制定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工作。应当立即设立这样一个特设委员会，不要再拖延了。

早在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中，拥有核武器的缔约国就已经表示决心争取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提出通过召开一次目的在于将这一条约转化为全面禁试条约的修正会议、从而对这一问题给予推动的倡议是对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问题上没有结果作出的沮丧表示。

苏联和美国即将就双边《极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安排达成协议。15万吨的极限规定并没有对核试验做出有意义的限制。如果与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联系在一起，把当量限制降低到一千吨以下将是朝着条约方向努力的重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商定削减现有的核武器贮存量将会是确实有效的。

关于核禁试条约核查这一重要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特设科学专家小组通过建立密切的国际合作已经发展了一种全球性的地震核查系统。现在正在对这一系统的最新设计进行试验。这一试验正在圆满地进行，但需要更多的国家参加试验，以使地震台站的分布更具全球性。事实上，许多国家拥有使它们能够参加这一全球性试验的技术条件。重要的是，更多的国家需要做出更广泛参加的政治决定。它将为发展全球性的地震核查系统做出有效的贡献。

在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其它核查措施中，可以提一下对大气中放射性物质进行监测的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场合下对它作过讨论，瑞典曾建议应当为此建立一个全球系统。现场和在该国的监察台站以及以卫星为基础的探测系统在核查全面禁试条约中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一项扩大的职权范围，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也应当着手详细审议这些核查技术，并吸取该小组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

在这次全体会议之后，裁谈会将召开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召开非正式全体会议是作为三月份会议主席的尼日利亚大使阿齐基伟成功协商的结果。对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其中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以后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审议。瑞典代表团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讨论这些问题，并希望在裁谈会明年的会议上能够设立特设委员会继续这一工作。

我国代表团曾建议对议程项目2的审议应当包括海军的核军备和裁军的问题。海军的核武器作为军事防御结构整体的一部分基本上被排除在核裁军审议范围之外，这是不应该的。现有的核武器当中，每4件就有1件是用于海上部署的。

人们对于海上核武器造成的意外核战争的危险普遍感到关切。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在议程项目 3 下审议这一问题。在该议程项目下，应当处理涉及在核事务中增加公开性、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瑞典曾建议，应当在这一范围内制订一项防止海上事故的多边协议，因为这种事故有可能在升级为核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不祥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在议程项目 3 下由非正式全体会议审议的另一个议题是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它似乎符合正在形成的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准则。两个核武器大国宣布的核战争决不能打的声明为从法律上取缔核武器这一进程提供了支持。我国代表团认为，以一种适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探讨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时机已经成熟。

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方式的讨论贯穿于《不扩散条约》的始终。消极安全保障是这一辩论的核心。瑞典一贯强调在实现全面核裁军之前作出这一保证的重要性。瑞典还对这一辩论徒劳无功和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缺乏成果感到遗憾。应当认为，通过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义务放弃核武器的国家有天然和正当的权利得到核武器国家向它们承担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种武器的同样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不要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复杂。无核武器国家早就要求并期望核武器国家做出这种直率、毫不含糊的保证。现有的带有保留和模棱两可的保证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考虑到不扩散条约的审议会议，核武器国家在今年的裁军谈判会议上就消极安全保障采取主动行动将会是非常及时的。

保护核设施不受军事袭击本身已成为议程上一个项目和谈判的主题，目的在于缔结一项条约。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悲惨教训使我们多少了解到了如果一个大型核设施受到袭击并被击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然而，必须指出，切尔诺贝利的情况并不是最坏的例子。例如，1986年在该工厂以外并没有人因强辐射而暴死。

例如，精心策划和执行的对中欧人口密集地区的核电站进行的袭击完成可能使数千人在早期因辐射而伤亡并使数十万人尔后死于癌症。不仅如此，大面积的土地

将受到污染并且长期无法使用。这些由各国当局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禁止对该设施袭击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1985年一样，《不扩散条约》的审议会议将处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在过去的5年中，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在这方面取得什么进展。

B轨工作小组已开始关于范围问题的讨论了。它所具有的根本的重要性使这一深入讨论完全合情合理。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讨论将不只限于重复众所周知的立场，而要力争克服现有的差距。B轨组的工作现在应集中于起草一项基于可行和现实的前提并具有现实和实际目的的条约案文。该条约的内容已经载于B轨的“滚动案文”中了。

瑞典政府十分重视不扩散制度的未来生命力。瑞典政府认为，《不扩散条约》的第四次审议会议是一次重大事件。随着《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的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在本月末的召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筹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到目前为止，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组织事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就绪，已经产生了有价值的背景文件并且进行了讨论。我认为，各缔约国都存在着一种尽最大努力使这次重要的审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的普遍和真诚的愿望。

《不扩散条约》还不是一项普遍加入的条约。虽然一些新的国家先后加入，加强了条约的效力，但是一些拥有核设施但却没有安全保障措施的重要国家迄今仍拒绝加入。两个核武器国家也不属于《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不扩散制度的可行性仍然受到威胁。

人们常常提到《不扩散条约》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贡献。在政治发生剧烈而迅速的变化、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有希望的事态发展的时期，该条约作为一种稳定的积极因素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条约》。我国代表团认为，放弃核武器的积极决定有助于加强作出这种选择的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瑞典对此作出的决定和随后加入《不扩散条约》正是基于认识到没有核武器对它的全最有利。正如当时的瑞典首相所说的：“对我们起保护作用的东西同样可转变为

对我们的中立和和平的最大威胁”。该条约已有140余个缔约国，瑞典再次呼吁所有尚未加入这一战后裁军领域中最重要条约的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

只要核武器存在，就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它的破坏力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有能力决定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以及那些计划获取这类武器的国家——不仅拿自己国家的生存作赌注，而且致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它们对我们这些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负有责任，这一点应是十分清楚的。3个核武器国家现已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它们保证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真诚进行谈判。这些诺言是否得到履行？

苏联和美国几年前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中导条约》。有希望不久产生一项削减美苏战略核武库的协议。瑞典欢迎这些努力。但恰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不久前在日内瓦这里指出的，当今世界的核弹头数量超过了《不扩散条约》及其第6条达成协议时的1968年。

为了找到削减核武器的新方法，必须探讨所有的途径。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一项具有实际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优先措施，即由这里的裁军谈判会议成立一个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特设委员会。瑞典还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建议，应当通过该机构的安全保障措施核查所有将武器材料转用于和平目的的过程。如果核材料不能立即由和平计划使用，原子能机构的规约为在其监护下进行贮存提供了一种手段。

同样，所有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新的核材料生产，都必须停止。这个想法并不是新的。从1956年到1969年，美国就一再建议这种“中止”。一项由许多国家发起的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由绝大多数国家通过了。如要使停止生产的保障得到人们的信赖，就必须是可以通过视察和不断的监视进行核查的。一种可核查的“中止”的先决条件就是在核武器国家中将和平和军事核活动分开，从而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措施毫无例外地用于和平核活动。因此，瑞典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核问题涉及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实际上涉及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它占据了我们的议程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本会议想肩负起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现在就必须严肃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关于如何改进本机构的职能，现已提出很多建议，我国代表团打算以后再谈这个问题。然而，任何程序和组织安排方面的改进都不能取代这样一个事实，即本会议的真正问题在于缺乏就某些最紧迫的议程项目举行谈判的政治意愿。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许尔特纽斯大使的非常全面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科辛大使发言。

科辛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说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友好国家巴基斯坦的尊敬代表主持本会议四月份的工作。我确信在你的干练指导下，我们的工作将会产生丰硕的结果。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尼日利亚大使埃梅卡·阿约·阿齐基伟先生阁下表示祝贺，他在组织我们的审议工作方面成绩卓著并付出了极大努力。

在今天的裁军谈判会议上，我愿介绍一下载有我国今年二月份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情况的 CD/982 号文件。

早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谈判的一开始，南斯拉夫就支持所有有关核查措施的建议。我们认为，核查制度一方面应是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另一方面应当包含一套统筹兼顾的核查措施并且应当维护公约所有缔约国的主权。特设委员会迄今的工作使人乐观地认为这些要求将会得到满足。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既不生产也不拥有化学武器。然而，我们认为，去年的和今年仍在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活动，正如在本会议上已多次指出的，是在公约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和为多边视察创造先决条件的重要步骤。

早在1984年的CD/482号文件中，南斯拉夫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国家核查的范围和国家视察团的作用、任务和组成的建议。1985年7月10日的CD/613号文件载有一项关于大型化学工业生产设施应受到国家核查措施监督的建议。许多国家已通过其国家现场视察表明了对这种程序产生的问题可以采取的解决办法。它们表明，这项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明确的定出有待完成的工作量，视察团每个成员的任务和设施代表的作用，这在处理复杂的行动中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由于我们不生产附表2列举的化学品，我们根据多次国家试验性视察取得的经验，对生产根据公约草案第6条附件中的附表3需要宣布的化产品的工厂组织了一次例行视察。组织这次国家试验性视察目的是核实该设施是否生产未申报的化学品以及产量是否与申报的数量相符。这次视察还对公约草案的有关条款是否适用进行了考核。

所涉及的设施是生产有机化学产品的PIB公司的一部分——Baric-Beograd基础化学工业。作为视察对象的化学品是附表3所列的光气。试验性视察分两步进行。首先在初始查访中，视察小组对设施进行了巡视以便熟悉生产计划。初始查访进行了两天，随后商定了视察的细节。试验性视察的第二阶段进行了一天；视察的实际程序并没有干扰设施的正常运转。该阶段完成之后视察小组起草了报告。

无论是在初始查访还是在例行视察阶段，视察小组均由5名成员组成。该小组包括一名化学工程师（小组长）和一名物理和化学分析方法专家，他们两人均为研究机构的代表。此外，联邦外交部、联邦国防部和经济委员会所属化学工业部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例行现场视察。

视察员根据提供的资料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设施的各项特点与连续生产光气的标准特性相符。他们认为，可以根据原料和产品的自动记录（物料平衡），或者根据对也是自动记录的技术参数的视察，视察这一过程的数量。

由于该设施是专为生产光气而设计的，所以不是多用途设施，因此能否利用这一设施生产附表 3 或附表 1 和 2 列举的其他化学品是值得怀疑的。此外，还得出了一些结论。为使视察圆满成功必需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除其他外，首先应准确描述设施所处的位置，其中包括各种建筑物的布局并附一份设施说明。还要附一份设施的工艺流程和操作的概要。

第二，应当对视察的化学品的合成工艺加以说明。应当提供关于工艺流程的物料平衡、技术参数和原料和产品质量管理的分析方法的数据。取样的地点和方法、分析方法和采取的所有保护性措施都应当在工厂人员的协助下加以说明。现已肯定，通过视察各种化学品和原料的库存能够确定设施生产其它化学品的能力。视察小组应当包括化学工程师、监测和测量仪器和自动化的专家、物理和化学分析方法的专家，但至少应有一名军事专家。

第三个要求是对技术参数的分析加以限制。某些生产流程的数据可能具有机密性质。然而，如果必须将某些数据资料定为机密级，就应逐案确定。成功视察所需要的一套最起码的技术参数也需要在该设施人员的协助下决定。

第四，需要就在报告中提出工厂数据的标准格式提出建议。尽管生产同一种或类似化学品的工厂和生产工艺流程显然各有不同，但我们认为，为了圆满进行视察必须在就有关某一设施中的化学品和设备提出申请和在提交给视察小组的报告这两方面都提出标准的格式。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科辛大使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埃及代表埃拉拉比大使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并高兴地在巴基斯坦任主席期间再次发言。你的广泛的阅历和外交才干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我相信这些才能将有助于你引导春季会议的审议工作取得圆满结果。

我今天谈的主题是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自1982年以来，裁军谈判会议就开始研究这一重要的问题了。1985年就职权范围达成了协议，这使我们能够设立一个处理这一问题的附属机构。然而，这一职权范围未能满足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非谈判性的职权范围，希望通过使特设委员会工作进而产生一种与该项目理应得到的重要性相符合的不断扩大的势头。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有人故意削弱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并妨碍它取得任何形式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进展。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年复一年成为裁军谈判会议最后设立的附属机构。必须避免这种不平衡，为了就所有有关的问题进行系统和坦率的讨论，在会议的初期就应当设立这一特设委员会。

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并且为子孙后代带来了希望。必须使特设委员会能够从事实质性和严肃的工作。大会44/112号决议在第7段中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参考所有有关提案和倡议，包括1989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和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在特设委员会中提出的提案和倡议，加紧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有关方面的问题。

众所周知，联合国活动的出发点是为了造福所有国家而探索外层空间这一概念。换句话说，将外层空间宣布为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并且不能由某国家占用是自1967年以来就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求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进展只限于和平目的，这也是人们的普遍看法。

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普遍认为是管理各国外空活动最基本和最有权威性的国际法律，它仍是有关外空法律制度的核心。在分析它的一些有关条款之前，应当指出几个要点。首先，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是60年代空间技术的副产品。现在我们已即将进入21世纪。第二，自该条约通过以来技术发展的步伐和数量是惊人的。60年代被认为是科学幻想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或不久将要成为现实。第三，作为普遍规则的法律准则不应当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

条约中与我们目前讨论有关的条款是第4条，它明文规定缔约国不应当“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或在天体上安装这种物体，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设置这种武器”。该条接着规定“本条约所有缔约国应专为和平目的使用月球和其它天体”。

我愿先就此提出下列看法。第一，第4条明确含有一个内在的限制。其范围并没有包括在外层空间禁止所有类型的武器，只是特别禁止放置、装置或设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其条款中并不含有确保使外层空间只专用于和平目的明确禁令。专为和平目的使用的原则仅适用于月球和其他天体。对各缔约国施加的限制只涉及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它的含意是，在条约的同一条款中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其结果是同时产生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法律制度；一种适用于外层空间，另一种则仅限于月球和其他天体。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1987年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准确的描述了目前的形势，其内容如下：

“为外层空间本身和为月球和其它天体订立了不同的规则。就前者而言，所涉及的只是一种有限的禁止，例如并没有禁止在轨道上放置非核的反卫星武器或反导弹武器。就后者而言，专为和平目的使用带来了更多的实质性限制，但又没达到全面非军事化的程度。由于范围上的限制，《外层空间条约》为把核武器或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外的武器，特别是反卫星武器和天基反导弹武器系统引入空间留下了可能性。”

从另一角度看，对于“和平目的”一词提出了几种解释。和平目的可指“非军事”或“非侵略性”。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彻底禁止所有非和平目的使用外层空间。1966年12月联大通过《外层空间条约》时，许多代表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埃及一贯主张这一观点。

在临结束这一问题之前我还愿谈一谈另外一个方面，即与进攻性使用相反的对外层空间的防御性使用。一些国家争辩说，使外层空间防御性地军事化应是可以允许的。我国代表团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和当代国际法中有关外层空间的规则出于几种理由都不能证明这一论点。首先，《联合国宪章》并不是这样处理什么是防御，什么是进攻的定义的。《宪章》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其它形式，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其次，《宪章》承认一旦发生武装进攻各国具有自卫的正当权利，这一事实已得到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承认。再者，外层空间与地球空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外层空间属于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一特殊性质。国家享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为军事目的使用其领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外层空间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不受国家管辖。由此可见，各国应不将属于全人类的加以军事化。

即使为了争论我们假设在进攻性使用和防御性使用外层空间的概念上有模糊之处，也不能因此而纵容各国以违反为和平目的使用外空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原则的方式扩大在外层空间的军事活动。

正是出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进行的审议和所作的工作。因此，关键的是委员会应当通过详细研究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实质性讨论，以期提出具体的建议。每年拖延我们工作的有关程序的争吵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加拿大在外层空间问题上一向发挥着十分建设性的作用，我国代表团愿向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拿大的香农大使保证我们将给予全面的合作并预祝他的努力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埃拉拉比大使的重要发言和他对我本人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吕德金先生发言。

吕德金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担任四月份的主席。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主持会议本月份的工作。同时，我国代表团愿向你的前任、尼日利亚的阿齐基伟大使表示感激，他以有效的方式在三月份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

核查遵守的问题在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全球性公约中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性。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通过过去几年中的深入谈判，已制订出了一套严谨的核查制度，目的在于向所有缔约国作出公约的各条款得到了遵守这一可靠的保障。这一严密的制度有3个基本部分组成：对申报的化学武器库存和生产设施及其销毁情况进行核查；对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核查，即监测化学工业中有关的不受禁止的活动；和在是否遵守的情况不明朗和有疑问时作出澄清和核查的程序。这套核查制度的思路是正确的。去年关于核查方式的讨论就是证明。这些讨论还显示出这一方法得到广泛的接受，人们认为它为可靠和有效的核查奠定了基础。

去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讨论还侧重于补充我们的“滚动案文”中现有措施的可能的额外核查措施。早在1988年1月我国代表团就曾提出过关于临时检查的建议，这一核查措施的目的在于补充现有核查不生产的例行措施。我们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对化学工业能够比较容易地秘密生产化学武器所表示的关切。

临时检查的目的在于为技术秘书处提供能够对所有可能被滥用来生产化学武器的化学工业设施进行灵活、易于执行和无侵入方式的核查。在我们最初的建议之后——它在尔后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参见1988年9月6日CD/869号文件），其它代表团也提出了加强现有核查制度的建议。在这方面，我愿具体提及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临时视察的十分令人感兴趣的重要建议。

提出的各种建议思路各不相同。然而，背后的关切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有关临时核查的讨论还没有得出结论，但它们有助于提高对需要由临时核查处理的核查问题的认识。我们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许尔特纽斯大使争取尽早解决谈判中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决心表示欢迎。

昨天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会议上，澳大利亚提出了一份讨论文件，其所建议的临时核查方法将联合王国代表团和我国代表团建议的内容结合了起来。这一新的建议有可能为我们今后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奠定基础。它可能还有助于为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临时核查问题找到一种解决方法。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在未来的几周内深入审议临时核查问题。昨天由澳大利亚提出的建议勾画出了一个轮廓，还必须加以充实。

自去年春季会议进行的广泛讨论以来，我国代表团进一步探讨了国家登记这一问题，以期提供一种可行的和有效的解决方法。我们取得的结果载于一份工作文件，今天早晨已经分发了这一文件的预发件。我在今天的发言中不打算进一步讨论我们在这份文件中所提出的国家登记的概念。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国家登记是任何例行临时核查机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它将为具有约束力的申报提供必要的基础。就其本身来说，它可以为化学工业的有关部分提供全面的情况，并将可能被滥用来生产化学武器的所有工厂的地点都列举出来。我们在设计建立国家登记制度的方法时目的并不在于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考虑到了这一方法必须对缔约国来说可行和容易执行这样一种要求。此外，还必须保障机密资料能够得到保护。我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够提供一种良好的工作基础。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本届会议的早些时候我国代表团在发言中谈到了对质疑核查的看法。在同一场合我们还提交了一份对一座军事设施首次进行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告。今天我愿介绍我们关于第二次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告。这份报告今天早晨已经作为 CD/983 号文件散发了。这一试验性质疑视察也是在军事设施内进行的，其具体目的在于就核查方法和设备提供实际经验。结果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有的便携式测试和分析设备在质疑视察中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希望这一研究结果能够有助于今后对质疑视察问题的审议。我们将继续进行一系列试验性质疑视察。我们将继续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我们通过试验性质疑视察所取得的实际经验。

为了促使化学武器谈判取得进展，我国政府打算今年6月14日至15日在位于下萨克森州的汉堡和汉诺威之间的芒斯特举办一次针对核查问题的专家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将侧重于核查的技术方面，特别是仪器和设备的使用。届时我们将展示在试验性质疑视察中成功使用过并在我今天提出的报告中作了详细介绍的视察设备。此外，这次讨论会还将为熟悉以安全和对环境无害的方式销毁化学武器的程序提供一次机会，联邦武装部队位于芒斯特的销毁工厂正在使用这种程序销毁我们发现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留下的老的化学武器库存。

我高兴地代表我国政府邀请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所有代表团团长以及感兴趣的观察员国家出席这次专家讨论会。除代表团团长以外，还邀请每个代表团另派一名成员出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将派出专机，并且还提供旅馆住宿和饮食。按照计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提供的专机将于6月14日早晨从日内瓦起飞，预计回程的飞机将于1990年6月15日下午5时30分抵达日内瓦。我们将尽快提供一份附有本次讨论会详细安排的书面请柬。为了对本次讨论会作出必要安排，谨请各代表团于1990年4月23日以前通知我们是否参加这次讨论会，如果参加，请告知参加者的姓名。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慷慨宣布的芒斯特的讨论会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今天登记的发言就到此为止。现在还有其他成员要发言吗？看来似乎没有了，我愿提醒各位，我们将在4月12日星期四举行的本会议全体会议上，研究CD/981号文件所载的关于审议监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进度报告第9段和13段中所提出的建议。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拿大的香农大使通知我，他将在今天下午特设委员会会议之后举行一次由各小组协调员和任何其他感兴趣的代表团代表参加的人数不限的磋商。磋商将在国联议事厅旁边的C.108会议室举行。

正如早先宣布的，本会议在这次全体会议结束 5 分钟之后将就议程项目 2 的内容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鉴于今天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现在我打算宣布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4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1
12 April 1990

CHINESE

第五五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4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艾哈迈德·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1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工作计划，裁谈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8，“综合裁军方案”。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裁谈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中国、大韩民国、日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现在请中国代表侯志通大使发言。

侯先生（中国）：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4月份的全会上作首次发言。首先，我愿以中国代表团名义，热烈欢迎和祝贺卡迈勒大使先生阁下担任本届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份主席的重要职务。我们深信，你作为中国友好的邻邦、不结盟国家巴基斯坦的杰出代表，以你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外交才干，一定能卓有成效地主持本次会议的工作，推动我们的审议和谈判取得新的进展。我愿在此表示，中国代表团将与你和各国代表团进行充分的建设性合作。

同时，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尼日利亚大使阿齐基韦先生阁下表示敬意，感谢他如此干练地主持了3月份裁谈会的工作，并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和成就。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一直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自然也是裁谈会深入谈判的一个优先议题。这一谈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春季会议开始以来，我们认真听取了各国代表团就此议题提出的各种看法、主张和建议。今天，中国代表团也愿对此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与大家共同探讨，以深化和促进谈判进程。

首先我要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裁谈会关于禁止化武公约的谈判，并寄以厚望。3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就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问题取得进展”。不久前，中国外长钱其琛首次来访裁谈会，并在全会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包括禁止化学武器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裁军问题的

原则立场和主张。这再次表明我国政府对推动裁军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积极态度。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中国代表团将为推动早日达成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国一贯坚决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使人类永远摆脱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害和威胁。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无化武国，既不拥有、也不生产化武。在历史上，我国人民曾深受化武之害，至今在我国领土上仍不时发现战时外国侵略者遗存的化武。因此，中国人民对化武和化学战深恶痛绝，决心为早日实现无化武的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重申，化武公约的目标，应是确保无条件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化武及其生产设施，确保完全、永远禁止化武的生产和使用。我们还主张：在公约缔结和生效之前，所有拥有化武国家无条件地保证不使用和不再生产化武；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发展、不生产和不获取化武。

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近年来国际裁军领域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禁止化武方面，国际社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努力，出现了良好的势头。

1989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关于禁止化武的国际会议，通过了《最后宣言》，重申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有效性，并敦促禁止使用化武，加速化武公约谈判。9月，又在堪培拉举行了“政府和化工界反对化武国际会议”。这也是对促进实现禁止化武目标的有力政治推动。我国政府和化工界的代表积极参加了这两个会议。我们对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主动行动，以及各与会国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第九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第四十四届联大也就此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广大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积极推动和历任特委会主席的干练主持下，裁谈会在化武公约的谈判中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未来公约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对不少条款已取得很大程度的一致，谈判进程正在加速和深化。在此应该提及的是，上届化武特委会在莫雷尔大使充满活力的主持下，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今年，新的一届特委会又得以顺利成立并迅速地开展工作。本届特委会的职权范围也有了更新和改进，删除了1984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不进行最后起草”的规定，并采用了巴黎会议《最后宣言》中“早日”达成协议的积极提法。这是令人鼓舞的，我们予以积极评价。现在，重新建立的化武特委会，在新任主席——经验丰富的瑞典大使许尔特纽斯先生的杰出领导下，正在积极推进和深化谈判工作。我们希望并相信，本届特委会将把谈判导向一个关键阶段，取得新的进展。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上仍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动荡和不稳定因素，国际和平与安全仍面临一些威胁，人类仍生活在各种野蛮的杀人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威胁的阴影之下。

尽管禁止使用化武的“日内瓦议定书”已存在65年之久，但其权威性和有效性仍不时遭到挑战和破坏。少数军事强国手中掌握着令人生畏的化学武库，而且还在继续生产化武和推行化武现代化计划，这无疑化武公约谈判的一大障碍。

我们面临的严酷现实是：关于化武公约的谈判究竟能否和何时取得突破，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庞大化武武库的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切实履行它们的特殊责任。无须追溯过久，至少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就一直敦促超级大国的双边化武谈判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实际行动促进多边谈判的进程。国际社会期待它们保证不使用化武，全部销毁它们现有的化武武库及其生产设施，并彻底停止生产和发展化武。

我们相信，只要它们能无条件地保证做到这些，就必将对多边谈判产生最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武的目标。这才是谈判合乎逻辑的进程。

近年来，人们听到的关于双边化武谈判的乐观声明有所增加，如果确实取得对多边谈判有利的实质性突破，那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欢迎。时至今日，美苏两国经过多年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表示愿意削减它们的庞大化武武库。这是它们早就应做的事。但是，人们除了听到关于它们要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削减意分化武的粗略意向性表示之外，似乎没有看到更多的进展：它们既没有共同保证禁止其化武的生产和改进，也没有表现出愿意不使用化武的共同诚意。这与裁谈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还相距甚远。

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不仅未承诺全部销毁自己的化武，而且还为保留其化武提出一种新的论据，大意是：即使参加了公约，但只要某一个缔约国单方面主观地认为任何一个被视为“有化武生产能力”的国家未加入公约，它就有权继续保留自己的一部分化武储存；而且有迹象表明，它们还想使其化武生产设施保持在随时可以恢复生产的状态。

这种论据的作者还声称，似乎这样做将有助于实现“公约的普遍性”目标。其实，这是为谈判设置了新的障碍，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切和反对。原因很简单。公约草案“滚动案文”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公正地载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武及其生产设施的义务，对一切缔约国都是无条件的。倘若任何国家可以任意按照自己的需要对这些根本性义务附加自己的条件，就会动摇我们整个谈判的基础，改变公约的性质。那将使公约充其量只是一个限制数量的公约，或者是不扩散化武的协定。若按照这种主张行事，允许任何一个拥有化武和生产设施的国家以此为借口，继续保留一定数量的化武及生产设施，同时却置绝大多数无化武国家于永远受其化武威胁的地位，很明显，其结果只能是：或者排除了缔结公约的可能性；或者搞成一个歧视性的不平等条约。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禁止使用化武问题。

众所周知，禁止使用是未来公约的最根本的内容之一，舍此就毫无“全面禁止”可言。正因如此，从1985年起，公约草案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对此各方均无异议。我们注意到，最近美苏“联合声明”中也采用了“不使用”的提法，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与此同时，在这里关于化武特委会职权范围的多边磋商中，却仍然拒不同意采用同样的措词。这不能不使人们对这种做法感到费解。

如果我们把这一情况与前述关于保留部分化武储存及化武生产设施的主张联系起来看，其含义就更加令人严重不安。鉴于上述事态发展，不结盟和中立的21国集团于3月15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未来的公约自生效之日起，应当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所有化武及化武生产设施应在十年销毁期内予以销毁，不得有任何保留”。

在这里，中国代表团也愿强调，21国集团的上述合理主张与我们的原则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完全支持。我希望，这个人为设置的新障碍能够很快消除，使我们的化武谈判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关于化武公约的核查、包括质疑性核查问题，是我们谈判中普遍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涉及各国的主权和重要权益，也关系到公约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生命力，因此，必须通过认真深入的磋商和谈判，寻求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方案。

中国外长钱其琛在2月27日的全会发言中已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我们“赞成公约建立有效、合理、可行的核查制度，包括质疑核查；同时主张质疑核查不得超出公约的宗旨目标和范围，必须严格防止质疑核查被滥用的可能。在具体规定中应当保证提出质疑核查要求的国家与被查国之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的平衡，并充分发挥多边机构的作用”。

这首先表明，中国代表团赞同公约应有适当的质疑核查制度，它应公正、合理、切实可行，既对可能的违约行为起到慑阻作用，又在一旦出现违约行为时，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这样的质疑核查制度将增强公约的有效性和人们对公约的信心。

其次，我愿指出，公约的根本宗旨是，通过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来增进国际和平与各国安全。核查制度，包括质疑核查，唯一的目的是为实现公约的宗旨与目标服务，应严格地在公约范围内有效地保障公约得到遵守。但是，如果这种入侵性很强的质疑核查被滥用，被不当地用来介入与化武公约目的无关的缔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安全利益领域，则会损害各国的权益，并危及公约本身的存在。

因此，这里强调一下1988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一致通过、并经当年联大认可的关于核查问题的原则是必要的，在那些原则中明确规定：“核查的要求应仅限于为弄清遵守情况的目的而提出，要慎重行事，防止滥用”，应“避免不当地干涉缔约国或他国的内政，或损害它们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这些重要原则，无疑完全适用于一切国际裁军协议的核查，对入侵性很强的质疑核查更不能例外。

再次，鉴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质疑核查本身的入侵性和敏感性，人们既不能排除违约的可能性，也不能否认质疑核查被滥用的可能性。这两种情况都有损于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因而必须同样予以反对。为此，就必须规定适当的具体措施，以防患于未然；一旦有违约和滥用的情况，则需及时予以发现、纠正，直至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

第四，应强调指出，全球性多边条约中的质疑核查，是国际法律实践中迄无先例可循的新事物，更应慎重处理。在无先例的情况下，我们更应严格地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关于核查的三条原则，以及联合国裁审会通过的16条原则作为我们工作的基础和准绳——这些原则是世界各国代表仔细研究拟定的，它们照顾到了各方的利益和关切——而不应违背这些原则。

还要指出，即使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或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控协定中，包括有关化武的协议和声明中，也从未出现过那种绝对的、包罗万象的规定。何况，也不能把双边协定中的做法全盘照搬到多边领域中来，因为双边协定与多边公约的差别很大。双边协议中的任何规定都是以双方平等和对等为基础的，或可叫作一个铜钱的两面；而多边的情况远为复杂多样，未来化武公约的缔约国包括东、南、西、北各方，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科技发展阶段和水平上千差万别。如何防止歧视性，确保一切国家的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和义务，如何确保不同类别国家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平衡，都是极为困难、但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否则，公约的“普遍性”就只是一句空话。

正因为如此，上述联合国裁审会通过的核查原则中明确规定：“核查应是非歧视性的”，“所有国家均有平等权利……参加国际核查过程”。所以，许多不结盟国家要求，不仅应承担被核查的义务，也应获得平等参加核查的权利，以及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和手段。这种要求是合理的。

第五，我们认为，质疑核查只是在提出核查要求的最初阶段具有一定的双边性质，而一经提出请求和发动，就成为一个严肃的多边国际关系行为。因此，对其不能采用纯粹双边的途径和手段来处理，而必须通过多边国际机构，采用通常的多边国际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就化武公约的质疑核查而言，就是必须依靠公约组织及其适当机构在核查的全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只有这样，才可能正确地处理和纠正违约行为，尽管防止滥用，才可能公正、合理、平衡地处理各缔约国之间的关系，包括质疑国和被查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特别是在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今天，在多边国际关系争端中，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成为全能的仲裁者：既充当原告和检察官，又充当法官和法警；而置其他国家于注定被判罪、而又被剥夺任何申辩权的被告地位。这样的做法既为任何国家的国内法所不容，更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相背，因而是行不通的。

当然，要把上述这些原则，以及许多其他代表团提出的一些好的想法，体现到公约的有关具体条款和实施细则中去，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磋商和进行细致的起草工作。

关于外国在受害国遗存的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也是未来的公约中必须正确解决的一个原则问题。一国，在他国遗存化武的情况，不仅涉及过去和现在，将来也仍有可能发生。自然，这个问题也涉及将来任何可能的遗存国和受害国，也就是说涉及所有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这是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因此，化武公约作为一项无限期有效的永久性国际法律文件，当然必须对此作出公正的原则性规定，至少必需明确规定应由使用化武和遗存化武的国家承担销毁其所遗存化武的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处理国际间武装冲突和战争责任的公认原则之一。这一点必须在公约中作出明确的原则规定。当然这样的原则规定，并不排除有关国家通过协商谈判寻求适当的具体解决办法。反之，如果本末倒置，要求由受害国承担销毁别国遗存的化武的责任，这是不公正的；而且，这只会鼓励使用化武，鼓励侵略，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我还愿重申我国对公约草案“滚动案文”的第十条“援助”和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这两个重要问题的原则立场。公约应当明确规定，对受到化武攻击的缔约国应当提供必要的国际援助。这不但对于这些国家的安全必不可少，而且也是对使用化武的威慑和制裁。同时，公约应鼓励和促进民用化工的发展，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代表团理解和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这两个条款直接涉及实现各缔约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和保证公约的普遍加入等重要问题，因此必须在谈判中得到妥善的处理。

实现全面禁止化武的目标是异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一些复杂难题有待解决。我们坚信，我们的目标必须达到，也能够达到。中国代表团愿一如既往，与各国代表团一道，为早日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李相玉大使发言。

李先生（大韩民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4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祝你在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过程中一切顺利。巴基斯坦和大韩民国享有友好合作关系，你本人又曾出使我国，对增进两国关系作过积极贡献；因此，见到你主持裁谈会，我感到份外高兴。我国今年又被邀作为非成员国参加全体会议和裁谈会的两个附属机构，即，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我国代表团感谢这一邀请决定，并期待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中欧发生的改革和变化促成了冷战体制走向解体，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局面，有利于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而进行坦诚合作。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中，我国代表团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感到乐观。这一发展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带来了好兆头。最能让人体会当前这种温暖气候的就是去年12月两个超级大国在马耳他的最高级会晤了，它为采取一系列积极步骤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重大裁军问题开了头。

2月份于莫斯科举行的美苏外长会谈在一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使得进行中的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圆满结束双方协议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签署一项化学武器双边协定，也被视为谈判取得进展的一个迹象。

在渥太华举行的“开放天空”会议表明东西方裁军谈判的各方为探索和确立新的建立信任措施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该会议上，美国和苏联还就裁减中欧军力达成了协议。由于达成了此一协议，欧洲常规力量谈判看来已有可能在年底前结束。我国政府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是可喜的，希望它们对裁军谈判会议进行的谈判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各方为此一谈判作了很大

的努力。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进行的工作促进并补充了今年的谈判。我国代表团希望和解互让的精神继续成为缩小余下分歧的指导力量。

去年在堪培拉举行的政府—化工界反对化学武器国际会议为确认化工界在化学武器谈判中负有重大责任提供了良机，并表明把政治理想 and 实际目标结合起来，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如我国代表团在堪培拉会议上所强调的，为和平目的研制化学品和保护机密是应继续给予充分考虑的两个重要问题。

国家试验性视察推动了制定统一核查办法的努力。我们对实现多边试验性视察以消除剩余障碍寄予厚望。

第四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将于今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由于即将召开的审查会议是不扩散条约规定举行的最后一次此类会议，它将对不扩散条约1995年之前和之后的前途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不扩散条约的起源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但条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普遍承认和赞赏。

不扩散条约要求实现纵向和横向不扩散，而这也是条约得到普遍遵守必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只有普遍遵守才能保证条约的成功。我国自1975年以来即为条约缔约国，一直严格遵守条约的各项义务，包括国际保障。鉴于保障措施是不扩散的必要条件，未履行保障措施义务的国家应彻底履行其承诺，将核设施置于全面国际保障之下。

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是不扩散问题的另一方面。安全情况因地区、国家而异，难以制定共同方案。但是，在进一步完善这一办法前，由各核武器国家作出消极安全保证的单方面声明，加上1968年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规定的积极安全保证，可作为切合实际的有用基础。

无核武器区概念的情况也一样。某一地区建立了无核武器区，并不一定表示另一地区也可以照样建立。只有在区域有关各国达成协议而且充分照顾到区域特点的情况下，这一办法才行得通。

走向开放和解的世界性趋势日益有利于国际对话和谅解。然而遗憾的是，朝鲜

半岛的形势仍未改善。冷战时代的残余还没有消除，敌意和紧张依然不减。我们今天目睹的东西方关系的改善及其裁军会谈的进展无疑是长期以来致力于建立信任的结果。但是，目前的南北朝鲜关系缺乏必要的信任，没有此种信任，任何此类和解进程都谈不上。

我国就朝鲜双方交往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求增进双方的相互信任。为此，在各级进行了南北朝鲜会谈。主要的会谈有：双方红十字会就朝鲜战争时期离散家人团聚问题进行的会谈、议员之间的会谈和南北朝鲜贸易会谈。我国政府真诚希望尽快恢复现已中断的南北朝鲜会谈。

在非军事已建立“和平城”的建议也是我们作为在实现朝鲜双方积极交往前建立信任措施的一项重要倡议。我们还在今年初建议早日缔结南北朝鲜旅行和通讯的协议，以促进相互开放和交往。然而，对方没有报以相应的措施，这显然是由于对方不能摆脱孤立，顺应当今世界的变化。我们坚信，朝鲜双方建立信任是任何有意义对话、包括裁军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我们将继续为此努力。尽管对方总是提出争议，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我国作出的安全安排证明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与和平的最现实有效的途径。鉴于朝鲜战争的起因，此一安排是必须的；只要敌意和紧张不减，就需维持基本的防卫结构。

我们每年都与盟国举行称为“团队精神”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备战，以防朝鲜半岛重新发生战争。今年，演习的规模有所缩小，并邀请了北朝鲜和中国以及监督军事停火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四个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派员观察演习，以提高防卫性演习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北部进行类似的军事演习时，也采取相应的步骤。

我国正与过去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等阻碍因素的国家稳步改善关系。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是重要的建立信任努力，也为消除朝鲜双方和解障碍加强了全球影响。如果由于相互信任而消除了障碍，南北朝鲜人民即可找到办法，使朝鲜半岛实现持久和平，并使分裂为二的国家和平统一。

主席：谢谢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并衷心感谢他对主席及我个人说的非常客气友好的话。

最后两位发言者将谈及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进度报告。在我们开始审议前，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代表团现在想就任何其他问题发言？看来没有，现在就请日本代表渡边先生以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西方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发言。

渡边先生（日本）：看到巴基斯坦主持四月份裁军谈判会议，我们非常高兴。多年来，巴基斯坦和日本享有极好的关系。在您履行职责时，我们一定会给予充分的合作。

今天，我想代表西方国家集团谈谈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二十九届会议的进度报告。该报告载于 CD/981 号文件，4月5日由瑞典的奥拉·达尔曼博士作了介绍。

我所代表发言的几国代表团十分赞赏专家小组根据 CD/46号文件规定的职权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出色工作，“为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拟订指令和规格…这些措施日后或可列入一项议定书中，作为禁止核武器试验包括和平用途核爆炸条约的组成部分，用以促进地震数据的国际交换”。

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专家小组于 1990年1月16日成功地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技术试验的第二阶段。达尔曼博士说，“实地操作一个系统与构想这个系统大不相同”，但我们相信，按照第二次技术试验剩余活动的订正时间表进行更好的准备；将使预定于明年上半年进行的第三阶段全面试验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还有大约 10个国家正在准备参加试验，建立国家数据中心，对此我们象专家小组一样感到满意。我们欢迎专家小组的决定：只能提供一级数据的国家现在也可参加第二次技术试验。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决定的作出以及今后活动时间表的修订，可鼓励尚未参加工作的国家、尤其是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参加专家小组的工作。

最后，我想对世界气象组织为科学专家小组提供全球电信系统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它的继续合作是第二次技术试验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代表西方集团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迪策大使发言，他将以议程项目1社会主义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发言。

迪策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看到你主持本月份裁军谈判会议，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高兴。我深信，在你的有效指导下，裁谈会春季会议将产生鼓舞人心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在即将举行的夏季会议上有个良好的开端，作出实质性的进展。我还要对你在不同领域为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进行的努力表示赞赏。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离任主席阿齐基韦大使在过去这段工作期间全力以赴，处事干练，值得赞扬和感谢。

我有幸代表发言的集团非常重视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专家小组通过设计和试验一个全球性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对建立核查未来全面禁试条约遵守情况的科学技术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属于裁军谈判会议职责范围的核项目的工作。

我们对二级数据交换实验迄今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在这进程中取得了广泛的经验，对继续发展和成功结束很有价值。在此，我要感谢和赞赏第二次技术试验所有参加国的科学家所做的有意义工作，特别是达尔曼博士（瑞典）和巴沙姆博士（加拿大）在这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奥拉·达尔曼博士1990年4月5日在本讲坛上表示，科学专家小组在春季会议上进行了各方面工作，以解决与此项试验有关的种种组织问题和科技问题。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计划进行一些活动来解决几个未决问题，尤其是与处理数量出人意料之大的传送数据有关的问题。气象组织的合作将有助于为数据传送方面的未决

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同意修订第二次技术试验的暂定时间表以及科学专家小组第二十九届会议进度报告的第9和第13段。

社会主义集团认为各国尽可能广泛参加第二次技术试验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有助于改善实验条件，从而得以在现实情况下测试科学专家小组第五份报告中阐述的全球性数据交换系统的构想。迄今已有21个国家成功地参加了试验，其中有些国家在科技、人员和资金方面的起始条件差别甚大。目前已有更多的国家，其中有本集团的成员国，表示要参加未来的第二次技术试验活动，而且正在为此做准备，对此我们表示欢迎。特设小组决定降低参加试验的技术要求，这对鼓励更广泛地参加这一重要试验来说是合适的。

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已处于较后的阶段，这为裁军谈判会议考虑扩大未来全面禁试条约核查办法的审议范围提供了机会。这包括：拟订现场视察、卫星遥感和大气放射性监测等程序。我所代表发言的国家认为，应由特设小组的专家根据扩大的职权着手进行实质性工作，或者另设一个职权范围超出地震学问题的适当机构。

最后，请允许我就建立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问题再讲几句。各集团都同意在不妨害自己所主张的职权范围草案的情况下，以CD/863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为基础力求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这表明各方更加愿意恢复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的实质性工作。我们希望夏季会议一开始即可就这一议程项目设立一个委员会。正如全体会议辩论时所强调的，该委员会将成为审议第二次技术试验重要成果的必要政治机构。

主席：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他的友好的话。现在请中国代表侯志通大使发言。

侯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认真听取了关于第二十九届特设地震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对会议的圆满结束表示高兴和欢迎，中国代表团对专家小组的建设性工

作表示赞赏，对小组主席——瑞典的达尔曼博士——和协调员——加拿大的巴沙姆博士——作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表示赞赏。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国的有关部门和专家正在积极考虑参加国际地震数据交换试验。我们注意到，专家小组会议决定推迟第三阶段全面试验。这将使试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取得更好的效果。

主席：各位应记得，我曾在上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今天将就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进度报告第9和第13段所载的建议采取行动。

关于第9段，本主席在4月5日的全体会议上分发了一封本人以主席身份写给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的信稿，其中谈及特设小组一成员出席气象组织基本系统委员会全球电信系统工作组下届会议的事宜。我在上次全体会议上说过，如果在今天的全体会议前无人提出反对意见，将以草稿为准发出该信。由于没有收到反对意见，我将照此行事。

特设小组进度报告第13段所载的建议请我们通过该段落，以确定该附属机构下届会议的会期。特设小组建议下届会议于1990年7月30日至8月10日举行。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裁谈会通过该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与各集团协调员和中国就裁谈会1990第二期会议开幕日期问题进行了磋商。通过磋商，议定于6月12日星期二开幕。因此，我建议现在作出有关决定。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裁谈会同意6月12日星期二为第二期年会的开幕日期。

就这样决定。

主席：应我的要求，秘书处今天分发了裁谈会及各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时间表。时间表是与各附属机构的主席磋商后拟订的，但按照通例，它只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以修改。早先已宣布过，4月16日星期一没有会议，因为这一天是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例假日。时间表规定，4月17日星期二，全体会议之后将紧接着举行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我还不妨向各位代表通一下消息，我们初步考虑于4月20日星期五下午就改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问题进行完全非正式的、可以自由参加的磋商，但要视一位协调员的初步反应而定。开会通知将在下周初视一位协调员的反应发出。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裁谈会通过分发的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今天没有其他事项了，我现在打算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下次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将于4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我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上午11时2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2
17 April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五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4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艾哈迈德·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2次全体会议开幕。

按照工作计划，裁谈会今天恢复对未决问题的进一步审议。还有一项谅解，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同裁谈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的发言已全部结束。还有没有代表团想现在发言？

由于没有代表团想发言，我想通知各成员国，各集团现在已表示同意我提出的建议，于4月20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裁谈会关于改进裁谈会工作和提高其效率的可以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根据此类会议的惯例，我们将在只装有扩音设备的本会议室举行磋商。

根据裁谈会本周举行的会议时间表，今天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我们将立即举行关于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实质性问题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

今天没有其他事情了，我现在准备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1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3
19 April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五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4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艾哈迈德·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3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今天继续审议未决事项。和往常一样，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都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所以我高兴地告诉诸位，今天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双边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在本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介绍这些谈判的现状。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因为这会加强本会议作为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所起的作用，我相信所有代表都会赞同此点。因此我要热烈欢迎理查德·伯特大使和尤里·纳扎尔金大使，同时也向戴维·史密斯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他今天也要发言。

我还要提到，今天第一次到会参加我们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尤拉伊·克拉利克大使曾在日内瓦工作多年，我很高兴代表全体与会者向他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保证我个人及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合作。

我还想告诉各位，今天在登记发言的人讲完之后，我打算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上周收到的两个非成员国要求参加本会议的申请。非正式会议之后，全体会议马上复会，使非正式商定的任何意见成为正式决定。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塞内加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代表。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莱多格大使发言。

莱多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你已经欢迎过美国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理查德·伯特大使和美国防御和空间谈判首席代表戴维·史密斯大使。我仅补充几句：伯特大使担任过好些高级职务，如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不久前曾任美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在核军备控制领域以及一般的政治、军事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他拥有长期的高级别经验。史密斯大使多年来从事防御和空间问题的工作，成就卓著，来日内瓦担任现职前在美国参议院办公厅担任高级职务。他曾于198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任职两年多，所以对这里并不生疏。

经我们提议，伯特大使将向本会议介绍去年8月他向本会议通报以来我们认为美苏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所取得的进展。他讲完之后，史密斯大使将向会议介绍防御和空间谈判的现状。美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很乐于提供这些谈判的情况。这是我们为使本会议随时了解这些重要的双边军备控制谈判的进展而作的不断努力一部分。

谢谢主席先生。蒙你准许，我现在请伯特大使发言。

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感谢莱多格大使的热情介绍。我认识史蒂夫已有多多年。他不但经验丰富，而且极有才干，由他领导美国代表团参加裁军谈判会议，是美国感到自豪的。的确，由他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正说明我们对本会议的高度重视。我也要向主席先生致意，感谢你所说的友好的话和给予我向裁军谈判会议通报情况的机会。我祝你在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获得最大的成功。

我十分高兴再次向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介绍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的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现状。史蒂夫·莱多格刚才已说过，同我一起来的还有美国防御和空间谈判首席代表戴维·史密斯大使，过一会儿他将介绍防御和空间谈判的情况。

八个月前，我曾到会说明美国在裁减战略武器会谈中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一项能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促进稳定并从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条约。我当时说过，乔治·布什总统认为，没有任何工作比缔结一项能够加强和平的公平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协定更为重要了。

自我上次来访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印证了我所说的话。首先，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在马耳他会晤，两人表示要在下次首脑会议即5月30日起于华盛顿举行的首脑会议之前解决谈判中的主要问题。其次，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2月在莫斯科会晤，目的是推进在马耳他确立的目标和重要工作。在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方面，这次会晤不仅充分交换了意见，而且在一些重

要领域达成了一致意见，下面我会详细介绍。第三，我们同苏联就布什总统去年6月首次提出的某些试验性核查措施达成了协议。大家或许还记得，去年6月布什总统建议，美国和苏联作出特别努力，商定并执行一系列实际核查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促进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核查并有助于战略稳定。这些措施将能为缔约双方提供核查程序方面的实际经验。最后，国务卿和苏联外长两周前在华盛顿再次会晤。这次会晤尽管有令人失望之处，但两位部长商定了一项出色的议程，可供美苏首脑会议解决裁减战略武器会谈中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

由于这些因素，关键的主要问题已取得重要进展，谈判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势头。举例说一下我们谈判的步调。我星期一上午从华盛顿回来后，已同尊贵并富有才干的尤里·纳扎尔金先生会过七次面。现在我简要地介绍几个取得进展的领域，以及日内瓦会谈正在讨论的另外几个问题。

首先，因史密斯大使将介绍防御和空间会谈的状况，我只想说，去年在怀俄明州举行的部长级会谈上，苏联就“挂钩”问题迈出了重要的积极的一步。在2月举行的莫斯科部长级会谈上，苏联进一步澄清了其立场，表明苏联尽管主张在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列入一项议定声明，即一方背离或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时，另一方可退出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但这一点不是达成裁减战略武器协议的先决条件。这就消除了达成并实施裁减战略武器协议的一个基本障碍。

达成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应作什么，这也是纳扎尔金大使和我讨论的关键议题。在今年早些时候的莫斯科会谈上，国务卿贝克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授权我们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对话。苏联为这种讨论提出了建议——一些人开始把这种讨论称为“第二阶段核武器和空间武器会谈”或“NSI II”，虽然这种后续谈判的细节情况目前还不清楚。

巡航导弹问题证明是一个十分困难和恼人的问题。在今年早些时候的莫斯科部长级会议上，双方为解决空射巡航导弹和海射巡航导弹问题作出了巨大努力。在日

内瓦以及在上周华盛顿会议上，又继续进行了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但我一直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尚存的技术性分歧有希望得到解决。关于空射巡航导弹，双方已快要就一揽子办法达成协议，这一揽子办法包括了空射巡航导弹的弹头配备规则和区分空射巡航核导弹与空射巡航常规导弹的规定。空射巡航导弹的射程级限是我们仍在努力解决的一个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还解决了海射巡航导弹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就一种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公布”办法达成了一致意见。但诸如海射巡航导弹的射程以及“公布”的范围是否仅包括海射巡航核导弹还是也包括海射巡航常规导弹等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关于未部署的弹道导弹及其附属弹头的数量限制问题，双方在莫斯科商定只对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施加这种限制。因此，未部署的、以发射井发射的弹道导弹、未部署的巡航导弹以及未部署的重型轰炸机武器都不受数量限制。另外，双方还同意就所有未部署的弹道导弹的位置和移动事宜建立一项制度。这些协议的细节也正在日内瓦谈判商定中。

纳扎尔金大使和我还把弹道导弹飞行试验期间不隐瞒遥测数据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以便我们两人对此问题多加注意。这是核查的一个方面，将决定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能否通过提高双方的透明度而促进我们的安全和战略稳定。尽管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已经就一项制度的主要要素达成了一致意见，这项制度就是要保证能够得到这类数据。这些规定将收在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里，但它们将在条约签署时经过换文予以实施。

今天我要向你们报告的另一点是，双方还在条约期限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华盛顿会议上，双方达成了总的一致意见，即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有效期为15年，除非被一项新的协定代替或双方同意予以延长。剩余的细节正在日内瓦商定中。

在日内瓦的两国代表团还就一系列其他重要的、更具技术性的问题进行着工作。例如，我们正就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查问题、分阶段削减问题、未来类型的弹道导弹的弹头配备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自1月底第十三轮谈判开始以来，纳扎尔金大使和我以及我们两国的代表团一直加紧努力，改进条约案文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求实现两国的愿望，即在6月的首脑会议上把所有主要问题都解决。

在上周的华盛顿部长级会议上，国务卿贝克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商定了一个问题清单，并指示日内瓦的代表团努力在首脑会晤之前将这些问题解决。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条约不得规避；以及一个健全的核查制度的细节——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现场视察。关于条约不得规避这一问题，纳扎尔金大使和我目前正在继续我们上周在华盛顿与部长们一起进行的讨论。我可以这样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双方都表现了灵活性。第二个问题是核查制度，双方都同意应建立一个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核查制度。历史学家们将来回头看这个条约时很可能会发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实行了非同一般的视察程序。视察人员将访查另一方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战略军事设施。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可能对美苏之间建立信任和增加军事透明度产生深刻的影响。我认为，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对建立信任和增加透明度所起的作用将有助于改进两国之间的关系。目前，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里已包含了13种不同类型的视察方法。

在某些问题上，布什总统的试验性核查措施和苏联提出的类似建议已将若干障碍清除，特别是那些因对视察的执行和程序产生误解而使协议无法达成的障碍。去年9月，国务卿贝克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签署了这些措施中的第一个，即关于通报有重型轰炸机参加的重要战略演习的协定。除此之外，我们还就其他这类措施达成了协议。“关于早期再入运载工具视察的核查和稳定措施”以及“重型轰炸机的展示”即为这样的两个步骤。例如，根据我们的再入运载工具视察的建议，双方应提出各自的视察程序，以便核查具体类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载有的弹头

不超过分配给它们的弹头数目。事实上，第一次这样的试验性视察将在下周进行，届时美国和苏联官员将赶赴美国怀俄明州的渥伦空军基地，以验证用于检查MX导弹弹头数目的程序。

最后，每一方还向对方演示了为弹道导弹装上独特识别器的技术方法，这个过程被称为给导弹贴标签。两国的专家汇集到这里参加了这一演示。导弹上的“标签”实质上相当于导弹的指纹，这样就可保证双方拥有的每一颗导弹都能被准确地识别出来。

大家可以看出，美国和苏联现在已实施了一系列这类措施。这些措施将大大提高军备控制过程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过去几个月里活动很多，双方日益接近共同的目标。我在结束发言之前，还想说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意义。

很明显，我们现在正处于东西方政治大变化的时期。由于这些变化的影响，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认为，美国的广泛威慑战略对于东西方关系和世界和平起了稳定作用，这是很清楚的。苏联和东欧内部正在变化的形势毫无疑问提供了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新的机会，但就修正现行战略而言，我们还须持建设性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在政治大变革时期，随意修正美国的安全战略和广泛威慑理论有可能会削弱稳定。

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将是有史以来第一项实际减少战略核武器数目的军备控制协定。而且，这个条约的条款允许采取一种有条不紊地削减核武器的办法，这有助于促进稳定。鉴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化十分迅速，我们应以条约形式巩固我们的协议和这些协议所提供的稳定，这是十分重要的。铭记这一点，美国以十分乐观的态度，并怀着一种历史成就感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与苏联之间的首脑会晤。

史密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对我表示的欢迎，也感谢莱多格大使对我表示的欢迎。重回裁军谈判会议的确令人感到愉快——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如今回到熟悉的环境，实际上还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确实让人高兴。所以，今天能和各位在一起，我不仅认为是一项荣幸，而且认为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

我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我们对防御和空间谈判的看法。我的前任库珀大使去年8月向你们介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了好几项积极的进展，尽管关键的分歧仍没有消除。

防御和空间谈判已进行了整整五年，在这五年里美国的目标始终是一贯的，这就是：努力以合作的方式过渡到更稳定的威慑，而这种威慑越来越依靠针对战略弹道导弹的非核防御——假如证明这种防御是可行的话。今天的战略平衡几乎完全依靠进攻性核武器来维持。现在由于非核技术的发展，已有可能更多地依靠先进的防御手段，再加上起稳定作用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可以进一步减少战争危险。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在防御和空间谈判中抱持向前看的态度。我们寻求确保对先进防御技术进行试验的充分权利，这是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即ABM条约所允许的。我们寻求使天基反弹道导弹雷达及其替代物摆脱《反弹道导弹条约》过时的限制。按照美国的建议，必须就合作性过渡的具体措施与苏联进行认真透彻的讨论，在此之后，双方才可超过现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而部署先进的防御手段。美国的建议还要求确保在谈判之后双方有权进行部署。最后，美国寻求通过可预测性措施，即建立信任措施，鼓励双方提高战略弹道导弹防御领域的活动的公开性，以免将来出现令人措手不及的技术突破。

美国所提办法的核心内容就是我们提出的防御和空间条约，这项条约的目的是便利合作性过渡。美国提出的草案经去年12月修订后，保留了1987年华盛顿

首脑会议上达成的主要谅解，并考虑到了国务卿贝克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1989年9月怀俄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在那次会议上，苏联放弃了就双方在一段时期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一事达成协议的要求。另外，苏联原先曾要求把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和实施与达成一项有关防御和空间问题的新协定联系起来，结果苏联也放弃了这项要求。美国欢迎苏联迈出的这一步。

美国提出的条约草案规定了某些程序，任何一方均可按照这些程序宣布它有意部署战略防御手段，只要该方事先发出通知并提出实现合作性过渡的具体措施。对于提出的具体措施以及新的防御手段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双方需进行三年的深入讨论。其后，除非另有协议，如果一方决定开始部署而此一部署逾越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则需再给六个月的事先通知。

提出的这种办法与现有的办法相比，为部署先进的防御手段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途径，现有的办法就是按照《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最高利益”条款退出该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一方仅提前六个月通知就可退出并部署。我们提出的新办法有助于确保就如何实现稳定的合作过渡而及时进行有益的对话。

美国提出的订正条约草案还反映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缔约国根据该条约充分有权研制并试验先进的天基反弹道导弹系统和组件。为建立信任并防止对这类试验产生误解，美国在1988年10月提出了“空间试验保证”。美国向苏联保证：美国进行的不受《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的天基反弹道导弹试验不会成为防御手段的违禁部署。美国保证，它只从数目有限的反弹道导弹试验卫星上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一个组件进行试验，而这个组件所依据的是其他物理原理，能够替代反弹道导弹截击导弹。这种试验的目的是截击正在飞行中的战略弹道导弹或其组成部分。同一时间在轨道上运行的美国反弹道导弹试验卫星的数目远远不会达到任何实际部署能力所需的数目。为了进一步建立信任，美国还提出应事先通报反弹道导弹试验卫星的发射、试验、轨道变化、脱轨等情况，作为一项可预测性措施。

美国还提出，双方应可研制、试验或部署天基反弹道导弹雷达及其替代物，不受任何限制。这就能避免未来由于先进天基技术的发展而可能出现的定义和核查问题，还可鼓励起稳定作用的天基传感器的发展。

美国的条约草案中的另一个主要构想是确保美苏战略关系的发展具有可预测性，以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这一目标是在1987年华盛顿首脑会议上商定的。1988年美国提出了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可预测性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每年交换方案资料，举行专家会议，介绍情况，互访实验室，观察对战略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行的试验。这些措施将在自愿、对等和程度相当的基础上付诸执行。目的是使双方能够在对方的研究阶段就对其弹道导弹防御活动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先进防御手段实际部署的多年前就能了解。

在怀俄明部长会议上，国务卿贝克开始探求能否将双方就可预测性措施达成协议的范围加以扩大，以至于双方都有利。为了使苏联同事更好地了解美国提出的关于“访问实验室”的可预测性措施，国务卿贝克提供了第一手的实际验证机会。他请一个苏联专家小组访问了正在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研究的两个美国实验室。这次访问在去年12月进行，结果十分成功。我的朋友尤里·纳扎尔金大使带领着这个专家小组进行访问，他说，这次访问是一项有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苏联专家听取了情况介绍，亲眼看到了硬件，并有机会向从事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提了许多问题。安排这次访问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并促进关于可预测性措施的谈判。在这次访问之后，我们高兴地得知苏联接受了访问实验室的构想，同意把这作为一项可预测性措施。

在国务卿贝克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本月早些时候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建议双方就可预测性措施缔结一项单独的协定，不与《反弹道导弹条约》联系在一起。美国提出的协定草案要求双方实施我刚才叙述的可预测性措施。为了说明这项协定如何起作用，也是为了促进谈判，美国上个月在日内瓦建议双方各自选定一个项目对美国的可预测性措施进行实施试验。美国选定的项目是“红外线背景特征研究”。我们已经请苏联选定一个苏联项目进行实施试验。美国的想法是，在实施单独

的可预测性协定之前，双方应先进行一番试验。就这一点来说，这种试验类似于其他谈判中进行的试验——美苏核试验谈判的联合核查试验、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中的核查与稳定措施、美苏化学武器双边谈判中的双边资料交换和核查试验。最近在可预测性措施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双方都认为应进一步扩大并加强这些措施。

关于谈判中的其余问题，要达成一项防御和空间条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由于新技术打开了减少弹道导弹所造成危险的道路，这样的条约如能达成，将可为未来的岁月提供更大程度的稳定。实现这一目标将有助于增进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将是美苏战略关系史中的第一次合作性过渡。

刚才我说了我们如何作出外交努力以实现合作性过渡，从而更多地依赖对战略弹道导弹的防御手段，我认为现在应简要地说一下美国致力于这种防御的决心以及这种防御可以作出的贡献。2月7日，布什总统在劳伦斯·利佛莫尔国家实验室说：“到了1990年代，实行战略防御的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得多”。后来，他同一天又在旧金山说：“我们要说清楚，这一纯属防御性的构想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如果不得不使用，也只针对导弹，不针对人”。

要理解为何总统如此强调防御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这些防御手段对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国际安全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有效的防御之所以能带来更加安全的世界，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防御核战争须永远是最基本的目标。能够幸存的切实、有效的战略防御手段可加强威慑力量，减少战争危险，因为它会给依靠战略进攻性力量策划并发动第一次打击带来巨大的困难。其次，在美国和苏联大幅度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同时，先进的防御手段可对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约、背约和欺骗的后果起越来越大的预防作用。第三，新的威胁正不断出现，而针对这种威胁，有效的非核防御手段可提供相当可靠的保护。随着更多的国家研制弹道导弹以及化学、生物与核武器，国际社会受到的威胁将会增加。第四，有效的防御手段可针对弹道导弹的意外发射或未经授权的发射提供保护。一旦发生这种灾难性事件，用防御手段拯救的人命的价值将是无可估量的。考虑到这些目的

及其现实意义，美国决心维护这样的选择：以有条不紊的步伐和合作的方式，研制有效的先进防御手段，并在研制成功后加以部署。这就是我们在防御和空间谈判中的目标。

今天能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深感荣幸。我衷心祝愿春季会议取得圆满的成果，并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到这里发言。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刚才所作的介绍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同时我也感谢美利坚合众国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双边谈判代表团团长理查德·伯特大使以及戴维·史密斯大使，他们在刚才的发言里向会议介绍了谈判现状。我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巴查诺夫先生发言。

巴查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于这是苏联代表团4月份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想首先表示，由主席先生你来领导本月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使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原已熟知你卓越的外交才能、你的机智敏锐和你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现在我们又高兴地看到你的所有这些才能在本月份又十分明显地展露出来，而这个月又是裁军谈判会议1990年春季会议的最后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本会议的工作又扩大了许多。在你的指导下，会议已开始就议程项目2和3举行非正式会议。我们还感到高兴的是，明天我们就要举行第一次关于如何加强本会议工作这一关键问题的非正式讨论。苏联代表团理所当然地祝愿你这个月的工作自始至终一切顺利。同时，我们希望再次感谢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阿齐基韦先生在3月份对本会议工作的指导。我还想借此机会向即将离任或已经离任去担任新职的尊敬的大使们——即尊敬的巴西代表德阿赞布雅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

我也衷心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今天首次参加我们工作的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克拉利克大使。我祝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万事顺利。苏联代表团还高兴地得知我们的多年同事埃塞俄比亚的西内乔吉斯女士最近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驻裁军谈判会议大使。

各位代表刚才听了尊敬的伯特大使和史密斯大使的发言，他们介绍了苏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双边谈判的现状。我现在请苏联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纳扎尔金大使发言，向你们通报这方面的情况。本会议的大多数成员都熟悉纳扎尔金大使，他曾担任两年苏联驻本会议代表团的团长，直到去年4月底才离任。在那以前，纳扎尔金大使曾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担任和平利用核能与空间司司长。多年来他在纽约和日内瓦积极参与了裁军问题，尤其是多边领域的裁军问题。蒙主席先生许可，我现在就请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对今天能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裁军领域的重要多边谈判论坛发言表示感谢，我在不久前曾有幸参加了本会议的工作。令我高兴的是，在这个会议厅里既能看到过去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中相熟的许多老同事和朋友的熟悉面孔，又能欢迎被任命为国家代表的各位新大使，即肯尼亚代表、荷兰代表、中国代表、日本代表、加拿大代表、委内瑞拉代表、美国代表、墨西哥代表，尤其是今天首次参加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尤拉伊·科拉利克。我想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向他们的前任团长西蒙·布勒特大使、罗伯特·范斯海克大使、范国祥大使、山田中正大使、德蒙蒂尼·马尔尚大使、阿道弗·劳尔·泰尔阿达特大使、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以及弗拉吉斯拉夫·瓦伊纳尔大使转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他们未来生活和工作如意。对于即将离任的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保罗·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我想表示我的遗憾之情，由于他的离开日内瓦，我和我的妻子不再

那么容易同他和他的妻子卡罗拉保持亲热友好的接触了。我祝他在新的重要职务上一切顺利。我还得知巴西代表马科斯·德阿赞布雅大使即将离开日内瓦担任新的重要职务。除了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外，我还要请巴西代表团向德阿赞布雅大使转达我衷心的祝贺。今天在这个会议室再次见到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维森特·贝拉萨特吉先生也使我感到很高兴，他为本会议的工作作了非常有用、非常称职的贡献。

我刚才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听取了我的同事和朋友，参加苏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理查德·伯特大使以及戴维·史密斯大使的发言。

八个月前在这个会议室里，我曾有机会介绍了截至去年8月3日为止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情况。今天我打算叙述自我上次发言以来在拟订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去年12月初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在马耳他举行的会议对谈判的进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在1990年夏季首脑会晤之前解决与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关的一切主要问题，并在同一年签署该条约。他们达成的这项协议使谈判出现了新的根本变化。苏联总统和美国总统还通过互致信函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交换了意见。另外极有意义的是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与美国总统布什去年9月下旬和今年4月初举行的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贝克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今年2月初举行的会晤。这些会晤是在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华盛顿和贝克访问莫斯科期间举行的。

在苏美外长去年9月22日和23日在怀俄明州举行会晤之前，苏联领导人和美国新政府都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以求相互适应。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确定了政治优先目标，并拟订和选择了各种方案。在这整个过程中，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了联系，包括最高一级的联系。因此，当双方到怀俄明州举行会晤时，他们已先进行了大量的联系，并一致认识到他们可以并且应该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怀俄明州进行的讨论标志着苏美对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双方已从相互谅解走向相互行动。今年2月7日至9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按照马耳他首脑会议发出的指示尽可能地努力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以便为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做进一步的建设性准备工作。

会谈的中心是与起草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关的问题。会谈期间在若干重要领域取得了进展。大家知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的日期（今年5月30日至6月3日）是在今年4月4日至6日苏美外长于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确定的。这次首脑会议将是世界政治的重要里程碑，并将导致在最广泛的国际关系和苏美关系领域达成重要的协议。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动荡和复杂的变化，各个国家的内部形势也在急剧发展，在此情况下，苏美关系的建设性发展是一项特别有助于促进稳定的因素。

华盛顿会谈集中讨论限制和裁减军备问题，尤其是与最后完成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关的问题。因戈尔巴乔夫总统向美国布什总统发了一封信，使讨论在政治上获得了有力的推动。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信就促进战略稳定的一般措施和如何解决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重要构想。双方都重申了在马耳他共同表示的意向，即努力在今年底之前签署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并牢记此一目标而在戈尔巴乔夫这次访问美国期间草签该条约。参加华盛顿谈判的两国官员集中力量寻求就未来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中一些未决的关键问题——即与空射和海射巡航导弹有关的问题——达成协议。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还不可能把所有分歧通通消除，但双方同意在首脑会晤之前仅余的时间里为此尽最大努力。

在空射巡航导弹和海射巡航导弹的问题上正在认真寻求一揽子解决办法。对这些一揽子办法的某些内容仍然存在着分歧，尽管在其他内容上协议已经露出端倪。但这些毕竟是一揽子解决办法，在两方就整体达成协议之前，不可能就某一部分达成最后协议。这是正常的谈判程序。

在华盛顿会议上，双方就今后的裁减战略武器谈判深入交换了意见，此一谈判将在拟订中的关于削减50%的条约签署之后立即开始进行。苏联方面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项联合声明草案，该草案可能在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我们把

该声明看作一项意向声明，表明两方在签署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还要做些什么。我们同美国方面有一项共同谅解，即在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双方必须确定在裁减军备和军队并克服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方面所应努力的主要方向和领域。在这一整段时间里，苏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几乎不间断地在日内瓦举行，力求商定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及其附属文件的实际细节。去年9月底刚开完怀俄明部长级会议之后，第十二轮会谈就开始了，到12月8日结束。今年1月22日开始第十三轮，目前仍在进行。鉴于工作的浩繁，我们尽可能使谈判做到紧凑而广泛。尤其是，日内瓦的谈判进程并没有因莫斯科或华盛顿部长级会议而停顿下来，尽管两国的代表团团长都参加了部长级会议。

我现在谈一谈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现状。反弹道导弹和空间问题在谈判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的立场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即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这就是说，建立大规模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尤其是天基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进攻性战略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的提高。苏联和美国1972年谈判《反弹道导弹条约》时就已确认存在着这样的客观联系。在为目前进行的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制定任务授权时也曾考虑到这一点。苏联赞成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加强其制度。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遵守是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直到不久前，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还阻碍着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取得进展。在苏联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去年9月在怀俄明举行的会议上，苏联方面提出了新办法，为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完成打开了道路。苏联表示，即使在完成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前双方来不及就《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达成协议，苏联仍准备签署并批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仍须继续遵守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随后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的外长会议再次确认了这一办法。我们认为应该有一项谅解，即一方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或违反该条约，另一方就有权退出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同时，为了避免纠缠于何种情况下才算遵守

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苏联建议进行谈判，以便对哪些活动为《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准许、哪些活动受禁止求得共同的认识，并在谈判中就此问题为《反弹道导弹条约》提出了一项议定书草案。苏方还赞成在谈判中拟订范围广泛的建立信任和可预测性措施，我们认为这样的措施可促使双方相信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下承担的义务会得到严格履行。我们为此提交了一份协定草案，其中订有一系列这类措施。应当指出，尽管在某些可预测性措施上达成了某种协议，但双方从概念上讲仍有重大的分歧。

今天史密斯大使提到美国提出的合作性过渡措施协定草案，这里所谓的过渡是指过渡到未来战略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阶段。关于此事，我想说明如下。我们认为，这个草案的目的实质上是要取代《反弹道导弹条约》，并使美国有机会按照战略防御计划研制并试验《反弹道导弹条约》所禁止的系统和组件。草案还使美国有权随时决定部署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包括在空间部署此一系统。美方声称，部署这种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会带来战略稳定。对此我们不能苟同。研制并部署这类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及将武器安置在外层空间中，只会削弱战略稳定，降低安全水平，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防御性战略武器和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竞赛——换句话说，只会导致新的和更危险的军备竞赛。这也无可避免地会使军备控制领域的基本国际协定遭到破坏。我们时代的稳定和安全只能是对等的，不是通过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不断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并同时严格限制战略防御系统以及扩大建立信任和可预测性措施和禁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来实现的。

我已经提过建立信任和可预测性措施。然而听了戴维·史密斯大使的发言之后，我想再作几点评论。虽然双方都承认拟订并实际执行这类措施是重要的，但对于这些措施所应起的作用，双方存在着根本分歧。我们无法赞同美方的说法即这类措施旨在促进过渡到一个更严格地以防御为基础的制度，因为这种过渡本身就会导致战略稳定被破坏，安全受削弱。我们的看法是，这类措施如果目的在于增进双方的相

互信任并使双方确信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下承担的义务正得到遵守，则可发挥有益的作用。很明显，如果双方没有这种信心，则反弹道导弹领域的可预测性是根本谈不上的。

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双方对于具体的建立信任和可预测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意见正趋于一致。这使我们能够在这里的谈判中继续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并谋求达成协议。至于刚才史密斯大使也提到过的美国最近提出的有关试验性可预测性措施的建议，我们目前正在审议这些建议。我可以初步的说，虽然在拟订裁军协定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提到试验性措施的构想，但就目前来说由于双方对可预测性措施的主旨存在根本分歧，很难在这个领域实施任何试验性措施。我们认为首先须使双方在可预测性措施的主旨上的立场比较接近，然后才考虑实际执行这类措施。

史密斯大使提到1989年12月我作为苏联专家小组的一员对美国圣胡安—坎比斯特拉诺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的访问。我们认为这种访问是苏联和美国相互之间建立信任的一个办法。在访问这两个实验室期间以及在就反弹道导弹问题的具体方面进行非正式讨论期间，苏美两国专家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是有益的。另外我们认为这次访问再次证明，双方与反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不应超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设定的范围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其现在谈谈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起草情况。这项工作继续按照华盛顿首脑会议（1987年）和莫斯科首脑会议（1988年）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所确立的主要范围进行。两国代表团现在集中精力谈判条约正文及其附属文件的联合草案案文，即：包含苏美进攻性战略武器基本资料的备忘录和有关进行视察、改装或消除等事项的程序的多项议定书。这些草案包含了已充分达成协议的一些条文和规定，但在一些措词上尚未充分达成协议。谈判中正在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采用何种措施来核查未来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遵守情况的问题。当然，这方面吸取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实施过程中获得的实际经验。然而新条约的主题和范围——战略武器——

要求采取范围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的措施。大家知道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只规定对战略系统加以限制，而不是彻底消除。双方剩余的军备必须受到有效的核查。这就是说正在拟订的核查措施必须更为复杂和广泛。核查制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现场视察进行的视察活动，既有例行性的视察，又有“可疑地点”的视察，即质疑视察。此外还需要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生产设施进行不间断的监测。目前，条约草案规定了13种办法——就是说，13种活动范围和类型——以进行各种不同的视察活动。这些活动的大致详细的程序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单独载于一份文件里，即关于视察的议定书联合草案。草案中规定了各种安排，涉及各个方面：视察组的组成、地位、如何到达视察地点、订有提前多久发出视察通知的视察程序、视察设备和用品的运输、视察人员的住宿及医疗服务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等。

在努力谈判以制定条约的核查条款和议定书中有关视察程序的规定的时候，双方还想方设法使核查制度不至于过分复杂，但又不致削弱条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双方对未来义务得到遵守的信心。在未来条约的核查制度中，每一方都可使用本国的核查技术手段，而且不得干扰另一方使用其本国核查技术手段。特别是，禁止对弹道导弹试飞期间发射的遥测数据进行加密。双方对如何处理“可疑地点”视察仍有一些分歧。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存在的，但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大家知道，在去年9月怀俄明州部长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一项关于实施试验性核查措施的原则协定。这类措施正在拟订、商定和执行中，尤其是用于进行一系列现场视察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保证双方对于正在拟订的核查制度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具有最大的信任。在日内瓦这里，苏美两国专家已经进行了一项为进攻性战略武器加标签的试验。根据议定的计划，昨天苏联让美国专家看了看重型轰炸机，过了一段时间后还要看一枚SS-18型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部分和一枚SS-N-23型潜射弹道导弹。美方则将让苏联专家观看一枚MX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重型轰炸机以及一枚三叉戟-2型潜射弹道导弹。

在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问题上双方立场相互接近。双方最后都同意对这些系统施加限制。剩余的分歧主要涉及实施这类限制与核查遵守情况的方法。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需要寻求并议定下列两方面之间的最佳平衡：一方面是维护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考虑对有关这些系统的限制的遵守情况进行可靠的核查。当然，核查机动系统要比核查固定系统困难得多，然而不能为了保障有助于提高生存能力的机动性而使核查过于繁琐。我们目前正努力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办法。

两国代表团还集中精力为确保双方遵守不规避未来公约这一义务而拟订一项办法。在这方面，必须把能够规避条约从而削弱其效力的所有可能渠道都严密堵死。看来，现在也快要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

悬而未决的问题中还包括不在本国领土外部署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以及这方面的核查问题。消除应予削减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间表正在谈判中。主要的考虑是如何确保削减平稳地进行并在削减的每个阶段保持均势。

双方将在未来条件下承担的一项主要义务是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到议定的水平。很自然，这项义务要求有一项切实的保障，即上述削减是真实的、不可逆转的。所以，需要就条约所适用的系统的改装或消除制定出适当的程序。对于这类程序的一项主要要求是，它应使所削减的系统根本无法恢复原状或重新变回原先的样子。应指出，双方已就这些程序的大部分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技术性问题，尚待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质是，苏联和美国的某些类型的武器各有其特点。尽管如此，相信不久以后总可以想出办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我所提到的只是一部分问题，并没有全面论及所需要做的全部工作。应考虑到的一点是，重要的政治协议达成后，仍需正式形成为条约文字。所以，谈判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我还要提一提另一项必须加以克服的困难。谈判现在已进入最后的阶段。两方作了这么多努力后，应可清楚地认识到每一项备选方案的实际意义，它们对国家利益可能有何影响，是否稳妥地排除了可谋取单方面优势的情况。我们需作的

选择是很艰难的。就苏联立场而言，我必须说一个日益迫切的背后主要考虑是，需要确保苏联议会能够批准未来的条约。我们曾多次听到美国同事说，他们如接受某一条款，就会使条约的批准出现困难。苏联进行政治改革后，现在采用的是一种类似的检验标准。我们和美国现在实际上处境相同。这个因素的出现造成了一些困难和一些复杂的问题。这种新形势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本国的新的政治现实出发对条约的某些条款再三加以审查。现在需要对所有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审查，以免将来出现困难。这样做才能确保所拟订的协定具有稳定性。我相信这样不仅符合美国和苏联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条约将在明显低很多的核均衡水平上带来更稳定的安全，核战争的危险也将减少。条约将成为促使苏美关系改善的主要因素，因而也会成为促使全球政治气氛改善的主要因素。最后，条约将成为一个跳板，在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削减和质量限制方面促成更重大的协议。

离首脑会议召开，时间已经不多了，离苏联和美国外长的会晤（5月16至19日举行）则时间更少，在这之前必须找到相互接受的解决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悬而未决问题的办法。就苏联代表团来说，它已接到指示，将尽一切努力加快这一工作。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巴查诺夫先生的介绍性发言和他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我也感谢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双边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我们的老朋友和同事尤里·纳扎尔金大使刚才所作的关于这些谈判现状的发言。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阿利翁·塞内大使发言。

塞内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这是我在裁军谈判会议1990年春季会议期间第一次发言，我愿首先祝贺你担任这个联合国重要机构的主席。我们深知你的杰出外交才能和你对国际问题的深入了解，相信你一定会有效并顺利地领导我们的工作。我还要对你的所有前任包括我的同事阿齐基韦致以同样的祝贺，他们都为议

事工作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自1988年8月25日我上一次在这个庄严的会场发言以来，许多尊敬的同事都已经离开，他们杰出的继任者继续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献身于这项崇高的事业。在离任的同事中，我们难以忘怀德高望重的老友加西亚·罗夫莱斯，这位墨西哥杰出的外交人物，拉丁美洲人文价值的体现者，《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缔造者，充满活力的希望化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本世纪末的历史见证人。我们恳请他的卓越继任者马林·博什大使向他转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敬仰和祝愿，希望他健康愉快，精神旺盛，享受一个充实丰富并硕果累累的退休生活。最后我要感谢本会议秘书长米利扬·科马蒂纳大使、副秘书长维森特·贝拉萨特吉大使及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所给予的热情而有效的合作。

今天，在冷战四十年以后，我们正目睹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变化。欧洲的急速变化甚至使最明智的政治观察家都感到意外。面前的这种变化，其结果还不得而知，但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欧洲大陆。不论怎么说，这些变化所将带来的新的政治军事秩序还没有最后形成。它正在出现，正在形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以东西方两极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目前正在解体之中，但由于我们今天正经历着缓和，我们可以说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将成为政治领域和裁军领域重要的一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核武器国家同意在双边基础上消除一整类核武器。我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们的尊敬的代表刚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战略武器的双边谈判为迎接首脑会议的到来而努力作出的进展。我们祝贺首脑会议取得成功。

以此类推，欧安会范围内在欧洲和维也纳紧张谈判中的裁减常规力量和建立信任措施的情况以及为和平解决区域性冲突而进行的努力也都清楚地显示，安全的概念已超越了力量均衡，意味着国际合作时代的开始。

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适应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以便在其职权范围内取得具体成果，提高其信誉。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裁军谈判会议自去年以来为制定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而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欢迎。由于去年初巴

黎会议的推动，消除现有储存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彻底禁止生产、获取、储存、转让或使用这种武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可废止的共同事业。总之，参加巴黎会议的所有国家都承诺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加倍努力，争取早日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去年在莫雷尔大使的杰出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莫雷尔大使具有深厚的学养，为重新界定“滚动案文”中的各个概念作出了贡献，调和了各种观点。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提到新拟订的化学品附件，关于视察程序的议定书，有关公约所建立的核查制度的方法的工作，最后条款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有关执行理事会议成员数目的案文——这些都是化学军备控制的重要方面。接着，去年在堪培拉举行的政府和化学工业界代表会议也表明，要实施任何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就必需争取化学工业界人士的合作。我国代表团深信，特设委员会在瑞典的许尔特纽斯大使的领导下以建设性的精神展开工作，一定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现在美国和苏联已同意逐渐削减其化学武器，这一点令人欣慰。尽管在某些方面还附有条件，但双方公开作出的承诺表明，两个拥有最大化学武器储存的大国认识到它们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方面拥有特殊责任，应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结之前把储存降到同等的低水平。这的确是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多边谈判的积极推动，也是可促使广大国家加入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一项保障。

我国代表团在巴黎会议上已说过，塞内加尔没有化学武器，也无意获取任何化学武器。塞内加尔愿尽其所能为早日缔结化学武器公约作出其微薄的贡献。

不用说，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并不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唯一重点项目。彻底禁止核试验也是一个优先问题。在这方面令人遗憾的是，本会议还未能就负责审查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如此，日本山田中正大使去年曾努力制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这是应给予赞赏的。希望继续作此努力的堂胁光朗大使最后能成功，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

美国和苏联作出了进展，几乎完成了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制度的拟订工作，但事实上自这两项条约签署以来我们不得等了将近十年才看到核查制度快要拟订完成。核查制度的完成毕竟说明了有可能为核禁试的遵守提供保障。另外有人提议举行一次会议，由全体国际社会参加，把部分核禁试条约变成全面核禁试条约。这项提议当然很有意义。即使像某些人所认为的，在这个领域没有捷径可寻，但我们还是应制定出这个问题的谈判范围，以便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拟订一个可靠而持久的制度。无论怎么说，同核武器有关的所有多边问题都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职权范围。所以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今后应不遗余力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禁止核试验、停止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必须承认在后两个问题上，裁军谈判会议也没有真正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无论从有系统地开展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讨论看，还是从谈判并拟订核裁军的原则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角度看都是如此，而核裁军当然还与防止核扩散不可分离。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四次审查会议预定不久将在日内瓦召开，为各国提供一个详尽分析可提高条约可信度的各个因素的机会。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该条约已证明是一个有用的手段，因此，维护并加强该条约的制度理应得到支持。该条约的基本目标是削减并随后消除核武器。为此，利用可裂变物质的技术的扩散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人们已多次疾呼要警惕这一问题。

不扩散条约第四次会议将审议条约在1995年之后的有效性问题。塞内加尔将参加即将到来的这一审查会议，希望各方就1995年之后的条约有效性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样就有可能加强该项裁军条约的普遍性，增进和平与世界安全。事实上，停止并禁止核试验是实现不扩散核武器的最好手段，特别是因为真正的核裁军进程已经开始。同时，无核武器国家要求通过一项国际文书或一种对所有方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办法得到消极安全保证。自核武器国家单方面宣布给予消极安全保证以来，裁军谈判会议还未能作出适当形式的法律安排，尽管存在着广泛一致的意见，而这种一致意见又以习惯国际法中关于除自卫外禁止诉诸武力的规则作为基

础。的确，核武器国家通过宣布给予消极安全保证而承认，诉诸这种武器与诉诸常规武器相比，只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加以考虑。至少应可期望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制定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安排或措施。

另一个同样令人关注的问题就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听了十分详尽的说明。很自然，在卫星时代，空间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所提供的服务已使卫星成为通讯、信息和数据传输的基本媒介，而这几方面又是当代世界的重要事项。但在为利用空间而建造的系统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军事技术的扩散，既有战略一级的技术，又有战术一级的技术，这一点也并非秘密。然而根据得到

110个国家批准的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第一条，外层空间的利用必须为所有国家谋福利与利益，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并且这种利用也应是全人类的事情。

1969年，这项条约诞生两年之后，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并在那里记录下登月之举是为了替全人类争取和平。自那时起，武器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无疑导致了新一代可部署于空间的武器的出现——而我们刚刚已听到了这种武器存在的证明。象外空这样的领域，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就科学进步而言，但如果日益加深的军事化导致在这一环境中出现军备竞赛，就有可能重新引发大国之间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对抗。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外空不致成为新的对抗领域。从这一点出发，在裁军谈判会议里提出的各种建议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注意。不论这些建议是要求加强《登记公约》，还是要求加强卫星的核查与保护，这里尤其指的是那些对气象或地球具有遥感和远距离观测等科学功能的卫星，总之即所有用于维护共同安全并使国际环境更加安全的设备。简言之，建立一个国际空间监测机构无疑会有助于核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条约的遵守情况。

我的结论是：在目前的缓和时期，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呼吁在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负有特别责任的大国以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表现出政治意愿，采取紧急措施，以期停止军备竞赛，避免战争危险，防止使用武力或进行干涉，以便使安全关系从一个以对抗为基础的时代转变到一个以合作和信任为基础的时代。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透明的气氛中，通过专家们目前所说的“开放的天空”，详细了解彼此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探讨具有危险性的不平衡情况和进攻能力。这是因为，如果要克服偏见、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就必须触及防御战略和最低威慑等概念。

当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以便在全世界防止战争，使军事侵略成为任何一国政府都不敢设想的选择，使军事力量只起到保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作用。毫无疑问，今天欧洲的事态发展使我们感到振奋，因为这标志着人们的心态和地缘战略格局的根本改变。同时我们知道，这一过程从很久以前，也就是从1975年的《赫尔辛基文件》诞生时就开始了，而且覆盖的范围很广，从经济合作一直到人权，然而东西方之间正在开始的这个令人欣慰的对话与合作时期会把这里和那里由于历史、政治、民族、宗教或社会经济原因而产生的紧张情况都消除掉吗？我们认为会的，因为我们相信今天的人类智慧已足以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公平、更繁荣、更亲善、更团结的新秩序。然而，在欧洲建立一个我们十分渴望的稳定持久的和平秩序，不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分割开来，因为其他地区的战略不平衡会对世界安全与稳定产生影响。众所周知，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仍然饱受着战火肆虐，根据某些消息来源，我们甚至注意到邻国之间的紧张地区出现了核武器的积累，构成了新的安全问题，更不用说受管制的核扩散的危险大为提高，同样的消息来源还指出了装有化学弹头或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扩散以及关键生产技术的扩散，因此，需要寻求范围尽可能广泛的有效解决办法，以保障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使这些政治假设不致成为现实。

世界裁军与防止战争，不论是核性质的还是常规性质的，其目标都必然要求各国相互谅解，并在政治和安全、经济和贸易、生态和文化、人权和人道主义行动等领域通过创造性合作组织起来，以响应各国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基本愿望。在区域一级，我们必须支持实施限制军备的措施，停止军备竞赛，缔结裁军条约，建立有助于加强各国之间信任和稳定的无核武器区与和平区，通过谈判解决主要国际问题特别是世界各地的区域性冲突。

总之，我们想再次强调，在这个历史性时期，超级大国正在核裁军与禁止化学武器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同意把核查作为任何限制或裁减军备的协定的基本要素，很显然我们今天正在脱离冷战与恐怖平衡的现实，脱离得越远越好。因此现在必须冷静地依据新的国际形势深刻地思考裁军谈判会议的结构问题，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国际形势更和谐更和平，以利于发展。这是因为现在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绝对武器的时代，即原子弹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放射性武器的时代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毫无疑问，我们在争取实现裁军事业的优先目标时必须抛开老路，这正是巴西的德阿赞布雅大使十分恰当地指出过的，他的意见是那么权威，高瞻远瞩，令人豁然开朗，振奋无比，这一点是我们都熟知的。我们祝愿他在新职务上一切顺利。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适应国际形势的演变，通过对话与谈判来化解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并扩大相互谅解与意见一致的基础。

最后，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谈判制度化的时代，两个拥有最大、最先进武库的超级大国正在裁军领域负起特别责任，裁军谈判会议理应像今天这样趁势利导。正如几分钟前尊敬的苏联代表和美国代表所说的那样，有了建立信任的愿望，就能立即创造一种有益的气氛，通过核查实行透明化，灵活地、切实地制定出具体的措施和持久的协定，以解决问题。美国和苏联为消除其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以及为谈判削减其战略武器50%的问题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但为了树立更好的榜样，还应把这种努力建立在双方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储存及停止军备竞赛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是巩固目前的积极趋势的最好办法，这将有助于加快限制和裁减军备的进程。就此而言，苏美之间的双边谈判和联合国主持下的多边裁军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应互为补充，相互加强，以便共同建造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世界，维护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对这样的和平，我们今天已有了初步的体会，看到了希望。总之，这是一个克服战争与野蛮的问题，这是为了更好地武装人类以便同今日地球上的生态失衡作斗争，同贫困和文盲现象作斗争，同饥饿和疾病作斗争，应付生存和发展的挑战。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塞内加尔代表，我的朋友、同事和兄弟阿利翁·塞内大使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科辛大使发言。

科辛先生（南斯拉夫）：请允许我向尊敬的理查德·伯特大使和戴维·史密斯大使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尤里·纳扎尔金大使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对美苏战略和空间裁军谈判的现状所作的全面的实质性介绍。我希望我们能更经常地在本会议听到他们的发言。我要向来到我们中间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尤拉伊·科拉利克大使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祝他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切顺利。我国代表团一定会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要借此机会向离任的同事巴西的德阿赞布雅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表示感谢，他们对本会议的工作做了许多贡献。我祝愿他们在新的 important 岗位上一切顺利。

尽管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没有正式列入议程或工作计划中，我仍想就这一问题发表几点意见，因为人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注意希望能找到办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本会议的潜力。

早在1985年，南斯拉夫代表团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我今天的目的是想更进一步，如果做不到详细地阐述这个复杂的问题，也至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无庸说，一个系统的效率并不取决于技术性和组织性的安排，也不取决于最终修改结构上的缺陷，而是取决于系统内主要角色的政治立场和行为。尽管如此，本会议还是可以通过不断地检讨其履行职责的方式来提高其效率，至少改善其形象。然而，我国代表团坚信，这种检讨应从本会议是唯一的全球性多边谈判机构这一点出发，如果它改变目标，就有可能失去它存在的理由。当然，本会议为履行其谈判职责，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辨明并整理了种种安全与裁军的概念。这个过程能以多快的速度走向真正的谈判，有时恰恰取决于为履行其谈判职责而作的准备如何。

为了使方向明确，改进工作和提高效率的问题应在三个不同层次上加以处理，尽管其中至少有两个层次是相互重叠的，尤其是当我们谈到设立附属机构、延长任务期限、非成员国参加会议等等事项的必要时。

第一个层次仅涉及本会议职能的技术性和程序性方面，正如 CD/WP. 100/Rev. 1 号文件所论述的。在这方面，我们还可加上文件问题、会议时间安排问题等。

第二个层次涉及的问题与议事规则的规定部分相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七人小组在 CD/WP. 341 和 CD/WP. 286 号文件里恰当地提出了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意见。遗憾的是，对这些文件没有进行更为彻底的讨论，那些改进意见本来有可能促使注意力转移到实质性问题，可惜却被忽视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要继续特别强调下列几点。第一，放宽决策程序中有关非会议成员国参加会议问题的手续，例如，可简单地提前通告某一非成员国有意参加本会议，甚至可由本会议主动邀请某一非成员国参加磋商。第二，更经常地请科学技术专家参加本会议的工作。第三，制订措施，容许根据一项独特的一般性职权，或甚至无需特定的职权而设立工作机构，只要牢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120 段规定了本会议的基本宗旨，并牢记工作机构不是独立于会议外的机构而只是本会议进行工作的形式。第四，审查在技术性和程序性事项上谋求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等等。

复杂得更多的是第三个层次，涉及本会议如何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这些问题显然是政治性的，涉及本会议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性质、作用和职权的实质。

迄今为止进行的辩论表明，我们现在都在思考国际关系的改善；思考冲突危险的降低；思考如何重新审视安全结构的概念和建立新的概念；思考不论哪一级进行的具有全球影响的裁军谈判的作用。这些趋势正在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多边、双边和区域谈判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工作中采取更灵活更现实的态度。我不妨顺便提一下，过去这几年，特别是 1989 年，使我们大大改变了

关于何为现实、何为不现实的看法，因为最近的发展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连最大的未来学家也感到意外。尽管我们都感觉到新的积极因素和新的可能性，但对于本会议在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如何提高其效率仍然有不同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认为，调整本会议的工作不应改变本会议的谈判作用，剥夺其讨论某些裁军问题的权利。最重要的问题不论其性质如何，是不可能完全在双边的范围内解决的，而确立稳定的安全秩序只能经由广泛的国际合作实现。

因此，调整只能是对本会议作用的加强，是实际确认它有权处理每一项基本的裁军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本会议才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现有的谈判起到充分的促进作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议程上那些仍然无法通过多边谈判加以解决的问题采取具有实际成效的分层次渐进处理办法。这意味着为了促进谈判本身，就必须考虑到讨论性阶段、谈判前阶段以及其他阶段，包括采取“中间性”和“附带性”的建立安全措施。为了使这种渐进的做法成为可能，以取代那种非是即否的做法，同时不使本会议沦为单纯议论的场所，我们必须着手修改并一致接受本会议的各项职能。

换言之，本会议不能自认为是唯一的真正民主的谈判机构，也就是说，自认为多边谈判是唯一真正裁军的方式。同时，本会议也不能一味地拣拾其他谈判桌上的残余。换句话说，其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谈判任务需与其真正的可能性相符合，其活动不必受制于有没有工作机构、职权范围或正式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说，它应利用一切可能性对所有问题进行各个层次的实质性审议，讨论各种方案和提案，即使这些方案和提案由于观点上的分歧显然还不适于立即开展谈判。归根结底，对每个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事实上就等于谈判的某一阶段，而当然不可能谈判的每个阶段都是起草阶段。所以本会议有一项重要的进行准备和提供信息的作用，即在寻求共同要素和概念的长久过程中起催化剂的作用，对这些要素和概念不断地加以扩大和整理，最终缔结协定。

因此，调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基本上是加强准备，随时处理议程上的所有问题，视情况随时更新工作方法，以便更快地朝着裁军协定谈判的最终目标前进。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该围绕议程开始进行更活泼、更具体的讨论，使议程更接近于“十诫”。我们应开始更具体地考虑是否有可能增列一些新问题，是否有可能把议程上的某些项目合并起来，或是否有可能按照意见趋于一致的程度而给某些问题排定顺序。这样，在不忽略任何项目的情况下，我们更易于集中讨论眼看可顺利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目前的化学武器公约问题。由于现有的议程已经相当详尽，不论增加什么内容都应随之确定真正的而不是表面上的优先目标，至少是中期或短期的优先目标。

南斯拉夫代表团愿以建设性的精神研究至今提出的所有新提案，以期加快本会议的工作，并同时考虑到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形势发展。除了已经提交的提案外，另外如不结盟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问题也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已在形成的新的安全秩序基本上没有超出发达世界的范围。正由于本会议是唯一的全球性多边谈判机构，它更应开展对所有裁军和安全问题的讨论，并指出解决办法。

本会议应利用它所具有的一切机会，从全体会议和特设机构到非正式会议、开放性的主要磋商、专家机构和科学圆桌讨论等等，以维持长久的实质性意见和提案交流，为谈判寻求共同的基础，对项目1（核禁试）的职权范围采取的灵活做法以及首次同意就议程项目3召开非正式会议，都说明本会议已开始采取一种略为务实的工作方法了。

虽然严格地说，这不是议题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对增加本会议成员数目的问题采取一种创新的办法可使本会议更能适应正在变化的国际社会结构。例如，不妨考虑对政治平衡的标准重新加以审定。由于这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得出具体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我们确实应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不论是在什么层次上寻求可开展讨论的新构想和新问题，都应当持续不断地进行，而重新评估和检讨本会议履行职责的方式也必须如此。本会议必须对任何政治变化加以留心，必须注意并利用任何机会来扩大谈判的可能性和在其活动的客观条件下发挥其作用。如果我们对当务之急力不从心，则至少应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

学会分步骤的做法，逐渐前进，同时绝不忽略真正的目标。任何步骤，不管多么微小，都有助于使本会议更能利用较前广泛的可能性，成为谈判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基里拉先生发言。

基里拉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告诉你，看到你如此干练地主持裁军谈判会议4月份的工作，罗马尼亚代表团极为快慰。也请允许我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克拉利克大使表示欢迎。

我国代表团在2月13日本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已有机会叙述了罗马尼亚立场的一般特点和它的希望，尤其表明它完全愿意支持和参与各项努力，以求在各个层次全面实现广泛而持续的积极裁军进程。由于你和你的前任，荷兰的瓦根马克斯大使以及尼日利亚的阿齐基韦大使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有了具体的工作环境，可以进行我们都认为非做不可的工作——也就是在裁军领域开展谈判尤其是在多边一级缔结具有普遍性的协定和措施了。我们的辩论和谈判特别突出了这样的事实，即今天的比较有利的政治气氛提供了条件和希望，但同时也提出了在裁军领域尤其是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内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而需要具备的条件、需要履行的责任和需要作出的额外努力。讨论还表明核问题仍然被视为本会议的优先问题。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特别是由于堂胁光明大使所做的努力，现在已具备比较有利的条件，有可能就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实质性职权问题进行更具体的对话了。我们希望会议不久就可产生所急需的灵活性和一致意见，达成一项合理的、均衡的职权范围，从而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便对这个议题进行实质性的、目标明确的审查。

在禁试条约的核查这一重要问题上，已取得了很大进展。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拟订了一个全球性地震核查系统。我国代表团尤其感到高兴的是，从本届会议起，罗

马尼亚参加了特设小组，并将把其技术力量贡献给将于1991年产生结果的全球性国际试验。我们认为，为便于各国就参加这种国际试验一事作出其他的政治决定，应想方设法，尤其是在迄今尚未充分注意的领域，提供基本的技术援助和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我们认为，已建立的用于进行全球地震核查系统试验的四个国际中心可进一步牢记此一需要和可能性。

就核裁军这个领域来说，对于已开始围绕议程项目2和3进行具体的非正式讨论，我们也同样感到高兴。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主张就这两个问题设立工作和谈判机构——甚至特设委员会。我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满意地听取了苏联和美国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双边谈判代表团团长在本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情况介绍。我们相信，两个代表团的实质性发言内容将为本次会议议程项目2和3的非正式讨论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提供重要的参照点。我们重申，希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的即将到来可鼓励在整个核领域作出努力，特别是促使产生成果，包括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重新建立，使我们有理由期望可在今年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尤其是集中努力达成具体成果，这也是人人企盼的。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转入实质性的审议虽然越来越紧迫，却迟迟不能开始。

我现在想就消除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谈判发表几点意见。我国代表团曾在2月13日本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表达了罗马尼亚愿为尽快缔结这项公约作出努力的政治愿望。这种愿望仍然存在；我们赞成缔结一项具有恰当的核查制度的有效的普遍性公约。我们明确地声明过，罗马尼亚没有化学武器，也无意生产或获取任何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职权加强之后，使我们相信为缔结一项禁止这类武器的普遍性公约而进行的谈判现在可以说已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这方面，就未来公约的结构问题取得的进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十分赞赏为具体入微地解决所有问题而作出的努力，但正如许多其他代表团已经在这里强调过的，我们也认为就纯粹技术性或文字问题而进行漫长的讨论、磋商及谈判，可能会转移对基本的实质性问题的注意。对基本的实质性问题，我们认为应按照一个总的办法

直接加以处理，同时避免不恰当地拘泥于某一细节。我们十分赞赏特设委员会主席许尔特纽斯大使的努力，他专心致志地促进实质性的工作，以求澄清“敏感”的问题，从而为公约案文的最后拟定扫清道路。在讨论和谈判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未来的公约能否具有普遍性。我们认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谈判过程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最后通过公约案文是使公约顺理成章地具有普遍性的必要条件。罗马尼亚愿意成为经由这种过程产生的公约的最初签字国。

最后，我国代表团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听取了会上表达的关于改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甚至重新审查其活动基础的评论和意见，正如苏伊卡大使在本会议所强调的，这种正当的关切不应盖过实质性工作，即本会议应履行的谈判职责。许尔特纽斯大使不久前在这里正确地强调，归根结底，进行谈判和达成有效的裁军协定和措施的先决条件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政治意愿。我们希望——而且相信——这种政治意愿会在我们的工作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主席：我感谢尊贵的罗马尼亚代表格奥尔基·基里拉博士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波兰代表吉佐夫斯基先生发言。

吉佐夫斯基先生（波兰）：我们已经就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而向贵国代表团表示过祝贺，但愿意再次祝你在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过程中一切顺利。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理查德·伯特、戴维·史密斯和尤里·纳扎尔金大使表示感谢，他们提供了关于美苏双边谈判现状的值得注意的情况，美苏双边谈判对于裁军，尤其是对裁军谈判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还要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的尤拉伊·克拉利克大使参加我们的工作，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同他及他的代表团进行充分的合作。

我今天的发言是就今天散发的一份工作文件（CD/985）作出介绍，该文件提供了同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波兰的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1989年年底波兰的情况，是由波兰各有关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的，它们提供资料时参照了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1988 年 4 月 12 日提交的 CD/828 号文件中建议的格式。波兰生产、加工或消耗化学品的详细情况是按照 1989 年 8 月 18 日 CD/952 号文件所载的暂定化学品清单提交的，同时还以下列阈值作为根据：附表 1 — 每年 100 克；附表 2 — 每年 1 吨；附表 3 — 每年 30 吨。

通过提供这种资料，波兰希望加入已经提供这类资料的为数众多的国家行列中，因为波兰也同样认为多边资料交换对于我们的谈判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汇编参加谈判的各方所提供的同公约有关的资料会有助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签署公约之前提供这类资料是对公约提供支持的一系列建立信任措施中的一项措施。

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议的是，如果能获得有关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及其拥有国的广泛而全面的资料以及同公约有关的其他资料，谈判就有可能更快更容易地取得进展。这种资料使我们能更好地预见未来在执行公约时需注意哪些方面，切实有效地设计出适当的核查制度以及未来组织的形式。各国之间，尤其是直接参与谈判的国家而无论是本会议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之间做到相互开放，相互信任，不仅可创造有利的气氛，而且会切实地表明各国真正愿意看到公约的工作完成，真正愿意为公约具有普遍性而作出贡献。因此我们请其他国家也尽快地参加这种自愿交换资料的活动。

我愿借此机会就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现状发表一些意见。从春季会议期间专门关于化学武器的许多发言中，我们听到，1990 年应成为这项工作的关键一年。我赞同这一意见。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这种意见具有坚实的基础。这不仅仅是因为巴黎会议和堪培拉会议以及苏美在这方面的谈判取得的积极进展创造了有利的气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多年来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和所积累的材料使我们终于完全有可能最后完成这项工作了。

特设委员会在许尔特纽斯大使的干练领导下从本届会议开始到现在所取得的结果还证实，只要所有各方都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和达成一致意见的愿望，即使在最复杂的问题上也可以取得进展。我尤其是指围绕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

毁顺序所取得的进展。同时这是双边领域的发展对多边谈判产生有利影响的又一个积极例子。然而总的来讲，参加谈判的所有各方都愿意在如此复杂艰难的问题上共同寻求相互可接受的解决办法，从而促使了最后结果的产生。

另外，就临时核查的问题开始进行更认真更具体的讨论，现在又有了可能。我们认为，这一核查制度如设计得当，可以照顾到许多代表团对于“能力问题”的正当关切。除了特设委员会主席继续努力争取在质疑性视察的确切形式上取得进展外——莫雷尔大使先前曾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此一努力，还希望最后制订出未来公约的一般核查形式。就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销毁顺序达成协议以及完成一般核查形式的设计，可为解决其他困难的、仍有争议的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在目前阶段，采用“主席之友”的形式似乎是最有效的工作形式，可使我们集中精力缩小对某一问题特别重视的各代表团在立场上的分歧。我的看法是，应该更多地利用小型的正式或非正式工作组，负责拟订有关如何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建议并提交给委员会。我们希望这种工作形式能够很快地产生具体和良好的成果。

我们也赞赏由特设委员会主席安排的对“安全不受减损”问题进行的广泛讨论，这种讨论使人们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审视公约的一系列政治方面，特别是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在寻求解决办法时无疑需考虑到这种更广泛的背景。

1990年第一期会议正接近尾声。由于特设委员会主席所作的新努力，我们在制定公约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几步。我们的谈判正日益深入，每个参加者已必须从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直接利益出发更清楚地审视我们已走过的路程和前面尚余的路程。随着权利和义务在公约草案里得到越来越明确的界定，各国代表已需要考虑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否与各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和技术利益相符，并从这一角度对条文进行实质性的分析。

波兰作为一个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对待销毁顺序、安全不受减损、核查机制等等问题的态度自然与化学武器拥有国不同。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谈判所持的态度是比较一般性的、间接的，而对于化学武器拥有国来说这些问题具

有直接的、特别的意义。另一方面，对另一类问题的谈判例如化学工业的核查、援助或合作，我们具有特别的兴趣。与“具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相比，波兰因参加公约而承担的义务的程度也不相同。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区域性的以及个别国家的利益将越来越显而易见。对这些利益我们必须适时地辨别出来，针对它们而寻求恰当的折衷解决办法。依我们之见，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既已进入高级阶段，就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做法，以求更精确更具体地辨别以下三方面的利益：普遍利益，即全球性利益；特别利益，即区域性利益；以及个别国家的利益。我们应努力为未来的公约建立一种适当的机制，在权利和义务之间确保适当的平衡。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非常重要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今天的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别的发言者。还有其他任何代表想发言吗？既然没有，我现在打算暂停全体会议，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审议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两项请求。

下午 12 时 40 分停会，下午 12 时 43 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 553 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会议将就秘书处以 CD/WP.384 号文件散发的主席的说明采取行动，该说明涉及两个非成员国参加工作的请求。我看无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主席：关于我们刚才作出的决定，我想指出，会议主席在第 534 次全体会议续会上所作的说明也适用于我们今天所审议的请求。

我现在要谈另一个问题。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下星期头几天，也就是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休会之前拟举行的会议的简要时间表。和往常一样，该时间表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以更改。我可否认为这份非正式文件得到本会议接受？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结束这次全体会议之前，我有两件事要宣布。首先我想提醒各代表团，今天下午3时将在五号会议室放映一部录象片，介绍联合王国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质疑视察。我还想提醒各位，裁军谈判会议将于明天下午3时在本会议室举行关于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的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有扩音服务。关于此次磋商，我得知秘书处就此问题收集的提案汇编将于明天中午放到各代表团的文件箱里。我们期望明天下午的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能够产生具体的成果。

今天已没有其他事项要处理了。我现在打算结束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也是今年第一期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2时4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4
24 April 1990

CHINESE

第五五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4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艾哈迈德·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554 次全体会议开幕。

按照工作计划，这是裁谈会本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与裁谈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正如早些时候所同意的，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如果有时间，裁谈会今天将立即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2 的实质性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西、美利坚合众国、埃及、加拿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墨西哥等国的代表。在今天发言的代表中，有三位是将要离开裁谈会并将于今天发表告别讲话的朋友和同事。我说的是保罗·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马科斯·德阿赞布雅大使和卡马莱什·夏尔马大使，他们三位都对我们裁谈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等他们各自发完言后，我想代表裁谈会向他们告别。我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保罗·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在你主持下的这个重要机构作最后一次发言，我感到尤为高兴。我不想也无须赞扬你或你的指导是如何如何的称职，因为我们很久以前就彼此认识了，无法说清楚相互有多尊重，友谊有多深厚以及我对你的特殊才能的认识又到了何种程度。四月份通常不是主席使人能够感到他存在的月份，但即使在四月份，你也总是能使人感到你的存在，而且感到你干得很好。由于有三位同事在同一天离任，你甚至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二、三月份是主席较容易做出成绩的月份，我认为尼日利亚的阿齐基韦大使和荷兰王国的瓦根马克斯大使做了榜样性的工作，受到大家的赞赏。我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要归功于这两位大使。

来此已近四年，现在要离开了。当然，我也象许许多多其他先于我离任的代表一样感到遗憾：没有机会多留几年，成为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虽然我对如有此机会

我会做的事情了解很广泛。但我们任期最长的二位同事，蒙古的巴雅特大使和摩洛哥的本希马大使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克制精神和明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也许对我们的工作更为有利。

我国现在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处于十字路口；它已跨过了长期来存在的路障，走向新生活；我们希望德意志前途更光明，我们邻国的前途更光明。要达到这一点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很高兴地承认东西方各国政府的决定性帮助、指导和承认。首先当然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在使历史改变方向中起了作用。还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的崇高大胆的重要决定，允许那些愿去自己国家的另一边的德国人离开这些国家。我们的其他欧洲邻国，首先是欧洲共同体国家，随后自发地对我们德国人表示同情，这将有助于我们继续执行负责任的政策，用裁军谈判会议的话来说旨在建立欧洲新的有效的安全秩序。

这一古老的大陆有了新生的希望。我们多灾多难的大陆实现持久和平和统一再也不是一种空想。公正的和平秩序现在呈现了现实的前景。围墙已倒，铁丝网已破。欧洲重新开始记起其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军事威胁的现实起了巨大的变化。即使武库和部队至今仍很少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东西方也决不能再互相视为仇敌了。但经验告诉我们，裁军总是跟随而并不改变威胁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也希望世界其他国家——的裁军活动现在有机会得到有力推动的原因之一。选择自由、民主和欧洲统一道路的所有人民的任务也是本机构的任务。在欧洲道路上德国人走过的路应有助于促进新的欧洲和平与统一政策。

让我回到裁军谈判会议的本题上来。这些年来我在这四方桌周围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凝视着四周墙上的画时，我在想这些画和我们有何关系。这些画作自暴力时代，因而也充满暴力，特别残酷。在它们产生的时代，人们认为只有用破坏和平的同样方式才能实现和平。我感到我们今天懂得的多了。“革命”一词至少在欧洲有了不同色彩。我希望，我们不再生活在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世界上，我们已脱离了连天使也持刀执棍的精神状态。

如果对世界上的问题有新的办法，我们在两个月前曾瞥见过。二月份，尽管有成见，但我们的裁谈会还是就接受30多个非成员国参加的问题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当时我对这一发展表示了感谢，今天我想重复我的谢意。同时还有，政治文化获得了胜利。

现在轮到我感谢所有协助我们取得进展的人了。首先，我必须感谢我们孜孜不倦工作的秘书长，卡马蒂纳大使，他迫切而耐心地主持我们的辩论，干练地指导我们，并总是在他的助理贝拉萨特吉大使的协助下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贝拉萨特吉大使是裁军谈判会议的记忆库，应很好地利用。我想感谢整个秘书处给予的良好合作。多年来，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从中得益匪浅。我要特别提一下帕斯夸林女士，她总是能回答别人不清楚的问题，以及瓦斯克斯-菲舍尔女士，她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向新闻界通报了我们的活动；还有罗贝尔-蒂索女士，她在提供文件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总是中肯合适的。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提及以担负特别重要职位的本·伊斯梅尔先生、玛尔凯罗小姐和达比女士为首的化学武器公约全体工作人员。在我的整个任期内，我一直称赞我们的口译员，他们译出了我们有时很糟但牵强附会的英语词汇。但由于我们的流动机构也需要裁军事务部纽约分部的帮助和理解，我要在此感谢该分部的明石康副秘书长并通过他向他的忠诚的国际职员致谢。我特别记得他们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三届特别会议期间的有价值工作，这次特别会议开始时充满希望，但最后，所有这些希望在一夜之间破灭粉碎。纽约的事态有时富有戏剧性，这是其中之一。

我在日内瓦办事处的任期内最为关心的是化学武器问题。这不只是因为我国政府最优先考虑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的、全球性的、可以确保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良机，裁军谈判会议决不能失之交臂。为使用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说几句话，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对人类负责，这样说并非夸张。迫切需要现在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缔结一项全球禁试条约转为一项有效的公约。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时不我待。意在对迅速传播化学武器引起警觉的报告确实令人毛

骨悚然。我们必须防止这些恐怖的武器成为公认的战斗手段。必须采取相当坚定的行动。象出口管制那样的旨在甚至有效地应用于防止化学武器扩散的临时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同样，《日内瓦议定书》也是一样，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建立全球公认的准则的唯一途径是使拥有化学武器成为非法。只要化学武库继续存在，放弃获得化学武器的选择就不是充分的激励办法。

近四年来，我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尽早缔结一项公约，我的希望不是建立于幻想，而是建立于对我们谈判工作情况的估计。我总是相信对我们谈判中的问题达成协议的共同决心。我相信这应该是可能的。让我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他讲坛所表现的并且我们感到可喜的雄心壮志来对待我们缔结公约的任务。正如我于3月8日上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否则，我们在变化的世界上有可能成为落伍者，或成为很不及时改革者”。

我认为，我们都知道目前存在着及时完成起草一项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全面的全球性公约的任务的必要政治和物质条件。我禁不住要说，我们在许多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同样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些问题，试图进一步阐明某些方面。我多次感到记忆幻觉”。对问题作过多的说明不一定是找到更好解决办法的良方。相反，我们实际上存在着纠缠不必要的细节但忽略我们任务的紧迫性的危险。我们最近已开始了广泛的起草工作，我认为，在完成必要的主要工作前，这是一项相当崇高的任务。但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双边谈判中存在的紧迫感和决心广泛传播，以使我们也能获得某些具体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努力早日缔结全球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将再也不能表明多边裁军能够在其他水平上和国际发展、裁军和军备控制努力并驾齐驱。

说到此，我对我们的裁谈会议程上其他项目的旷日持久、精力充沛但又毫无效果的辩论多次感到疑惑不解。虽然完全明白我们此刻不能缩小现有分歧，认真谈判这些项目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我们仍然坚韧不拔、一直兴致冲冲地仔细研究这些项目。至少就化学武器而言，我们有149个国家在巴黎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对议程

上其他问题来说，当然协商一致较差，进展的希望也较小。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谈判讲坛，实际上是唯一的国际谈判讲坛，应该在证明有可能的地方认真谈判一项国际法文件。如果裁军谈判会议甚至在具有协商一致意见的领域未能完成这一委托给它的任务，它面临的不止是信誉的重大损失。

请允许我最后就似乎指导我们工作的一些标语说几句。我们如何理解我刚说过协商一致概念？我们凭协商一致意见工作。否则，我们当然不能就谈判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又以谈判者的某种灵活性及其谈判能力为先决条件。一方的极端态度引起另一方的极端。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无法谈判一项职权范围。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缺乏工作计划。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照原来样子来进行谈判，我们在谈判进展最快的领域内也可能对自己、对本会议室外的世界造成信誉问题。我经常在想，在许多领域内，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寻求协商一致意见，或者持有的主张是否恰好填补空缺。

我们工作的另一指导原则是我们所代表的国家的安全。安全是任何政府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问题是：如果其他所有参数都变了，安全概念能不受影响吗？本会议室的大使们在此不是创造政治，而是执行政治。但如果我们不能在几乎每一个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似乎证明世界和区域政治还没有足够的改变，以使我们能有所成效。但这并非如此。世界政治和区域政治已大有改观，我们在本会议室是否真正感受到了？本会议室的音响设施似乎不允许有正确的回音。

平等是我们工作应考虑的另一基础。事实上，我没有看到对任何代表团在有可能表达意见时给予任何歧视。但是，我经常要问，有些代表团的意见是否和其他代表团要求它们的一样得到尊重。本机构真正民主到何种程度？我认为答案是：和任何其他国际会议都差不多。有人曾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尚未证明是事实。

我们的工作中为什么如此缺乏紧迫感？裁谈会秘书长每年告诉我们损失了多少时间，这些时间给我们用于这种乌烟障气的行政事务工作。其他组织都是有期限的，因为人民必须看到作出具体决定。他们需要这些决定，以求生存或维持生计，他们

要求作出这些决定。而在此，我们没有期限，如果提出，也往往被认为是虚假的。我认为期限大有裨益，“虚假”这一词并不能降低期限的效力和引人注目的程度，也不减少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应该有的就是期限。

声称缺乏“政治意愿”，几乎总是意味着“政治意愿”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立场。因此，在堪培拉，荷兰代表团创造了“实际意愿”的概念，以使我们超越这陈规陋习。我怕我们经常缺乏的不是政治、也不是实际、外交或行政意愿，而正是有所建树的意愿。因此，让在我们的字典里加上“有所建树的意愿”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我们有时缺乏但应总是努力争取的东西。

另一件事是敌人的形象，几十年来，这种形象无论在区域或是全球范围一直未变，而且在我任期的最初几年还被描绘得有声有色。今天，由于发展了新观点、新思想的创造力甚至是最难令人相信的地方推动了进程，我们有了改变的机会。派有代表出席本会议室的各国几十年来一直对自己的敌人有明确的形象，这确定了它们进行外交的方式。但是，世界各国人民似乎对外交家描绘事物的方式感到厌倦了。我认为，我们应努力使自己懂得：我们可以在没有传统敌意环境的情况下生活。我们应根据与我们所理解或甚至所认为的安全要求有别的变化，全心全意地努力找出我们真正的客观安全需要。历史不仅要惩罚那些姗姗来迟的人，而且还要惩罚那些迟迟未找到自己的实际安全需要的人。

我知道我讲得太长了，但我的心是充实的，你知道我还要说的话。我要离开你们了，我亲爱的同事们，衷心祝愿你们个人幸福，并期待有一天你们能一起完成我们至今无法完成的重大任务，希望你们的成功将为你们大家增光，给你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主席：我要感谢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告别讲话和他对我本人说的非常友好和热情的话。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在本裁谈会出色地工作了近四年。他是我们 1988 年 3 月的主席。他在裁谈会方面的外交经验、渊博知识、深刻见解和才干在这几年里受到了我们大家以及他本国政府的赞扬，他的政府现已任命他担任新的重要职务。他在日内瓦忠心恳恳、精明干练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他交了许多朋友，留下了许多崇拜者，其中特别有我。我们大家将想念他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夫人。我代表裁谈会祝他们俩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生活幸福，我相信他将为自己的国家再立奇功。保罗，我们期望在这儿或其他地方，并总是在外交桌的同一边再次见到你。

我现在请马科斯·卡斯特里奥托·德阿赞布雅大使发言。

阿赞布雅先生（巴西）：我十分高兴和激动地回到这无疑是多边外交的重要会议室，充满历史、声望和荣誉的会议室，就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说几句话，并向亲爱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道别。我不得不说，我在这儿和老朋友一起感到非常无拘无束，珍藏了我过去三年在这儿工作的美好记忆。

先生，你担任主席，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满意。你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目光闻名遐尔，久经考验，这使我们在整个 4 月份保证了出色的指导。我不必加上我个人的感情和对您的高度尊重，我认为我们是极为亲密的朋友，并将永远是亲密的朋友。我想就裁谈会议秘书长米利扬·科马蒂纳大使和副秘书长维森特·贝拉萨特吉大使说几句话，我不仅应对他们在本月份的工作，而且对他们在我任职本机构的整个期间给予的不断帮助和指教表示赞扬和感谢。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秘书处所有成员以及口译和笔译人员耐心作出的贡献、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我已与纽约的明石康秘书长联系过，告诉他我将非常想念他，我非常重视联合国在我们的共同工作中给予的合作。我还必须说，我很高兴同一天和履行同一职责的二位亲密朋友——保罗·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卡马莱什·夏尔马大使——一起向裁谈会议道别。假如我自己选择了他们，他们就可能是我最好的伙伴和最亲密的朋友。

1987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裁谈会时，不信任和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幽灵仍缠绕着世界。自从那时以来给我们带来许多政治变化的风只是刚开始徐徐吹起。中程核力量协议宣告两个超级大国缓和的新世纪的到来，为寻求裁军的共同努力开创了更广阔的途径。今天，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希望不久的将来在欧洲常规裁军领域内达成全面协议：两个超级大国裁减百分之五十的战略进攻性核武器，以及缔结普遍的、非歧视性的永远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上述非常可喜的前景并不足以驱除我们所有的担忧和疑虑。核武器仍然太多。化学武器仍然存在并已被使用，而且有可能被再次使用的威胁。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危险尚未消失，海军裁军仍没有进入任何人的议程。许多国家似乎还没有放弃以军事武力解决与其他国家的分歧的手段。

虽然最近传来了好消息，国际社会还是必须前进一步，放眼全球，处理好这些无疑是全球性的问题。这样做的较好途径是通过更多地使用多边机构，因为在这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代表，或能够使别人听到它们的意见。一位曾在裁军谈判会议很积极的巴西外交部长阿鲁霍·卡斯特罗大使多年前就他所称之为的“3D”——裁军、发展和非殖民化（Disarmament, Development, Decolonization）——发表了令人难忘的讲话，“3D”是当时联合国议程上的主要项目。纳米比亚最近的独立翻开了非殖民化史上最有一意义的一页，这3D中有一个D现已差不多得到了解决。但相反，裁军和发展仍将长期伴随着我们，并将在90年代国际社会议程上占有相当大的部分。

本讲坛是裁军领域唯一能够谈判制订措施的多边讲坛，在全球裁军进程中将起重大作用。我和你们一样赞同一些总的方针，我国政府认为，如果综合裁军进程要得到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接受，必须要遵循这些总方针。

首先，裁军应是基于销毁概念的对称裁减进程。拥有较多武器和较尖端武器系统的国家有裁军的特殊责任，应对整个进程起推动作用。

裁军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是必要的，因此，每个成员，即使是最小最穷的，也有权对与自己生死存亡紧密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

裁军必须从最有威胁性的武器到威胁性最小的武器，并作为最优先考虑事项，着重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裁军决不应被用来作为不让发展中国家或其他国家获得科学技术的借口，假定如果新来者掌握了文明先进技术，必将会把这种技术转为军用，如有些（虽然不是全部）发明这些技术的国家所做的那样。

无论在军事、科技或经济领域，裁军都不应被用来作为永久维持国际系统不均衡的借口。

裁军不应将在高度重叠和昂贵的核查制度方面削减军费腾出的资金闲置起来。

裁军如环境保护或联合国议程上其他普遍性项目一样，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除了常规武器外，不应由某一区域单独来处理裁军问题。不管怎样，在一个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和海军力量能使其拥有者达到地图上的每一个角落的世界上，仅采取区域性解决办法似乎显得幼稚或带有歧视和不公正。

最后，裁军应与建立以法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更加普遍的进程同时并进，因为，如我们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这将使其成员能够进行裁军。联合国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的作用有所增强，这对解决冲突和裁军进展这一对互为促进的事物来说是一种大有希望的途径。

今年2月我在本裁谈会上的发言中，在需要使本机构在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更有效和更起作用这一问题上和你们的有些观点相一致。我不能再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日常工作了，但我相信，本讲坛将为通过裁军实现和平的最终目标作出重大贡献。我希望早日缔结你们为之付出了许多辛勤劳动的化学武器公约，以证实本机构在协助建立安全领域的新秩序中的能力。我将永远关心着你们的努力，给你们以最好的祝愿，并希望经常回到本会议室，与你们交流思想，向你们的集体智慧和关注学习。

我的好朋友和尊敬的同事鲁文斯·里库佩罗大使将成为巴西在本裁谈会的代表。你们大多数人都认识他，因此不需介绍了。我非常高兴他这样有才能的人将成为我们的发言人，并在与巴西极为相关和引起争论的议程的各方面，确保它的利益不受损失。

愿上帝保佑本裁谈会的努力并给你们大家带来幸福。

主席：我要感谢德阿赞布雅大使的重要而崇高的讲话和他对我本人和主席所说的非常友好的话。德阿赞布雅大使极其出色和出色和称职地在本裁谈会工作了将近三年。由于他杰出的外交能力和高度的战略洞察力，他最近被任命为巴西外交部对外政策秘书长。他比任何人都积极地不断敦促我们考虑改进本裁谈会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我向他保证，虽然上星期愉快地开始了这一工作，但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非常宝贵的建议。我相信，德阿赞布雅大使将和他在裁军谈判会议一样，在他的新的重要任务中获得成功，我愿代表裁谈会祝愿他和德阿赞布雅夫人前程远大。马科斯作为秘书长，你将继续监督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因此我们希望今年在本会议室再见到你，我欢迎你的发言中为我们大家指出希望的话。本会议室的孩子迟早总要回来的。我们这儿有山田中正大使的出席作证，我也要对他出席会议表示欢迎。我们祝你，马科斯，一切顺利，再见了。

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莱多格大使发言。

莱多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我发言前首先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克拉列克大使参加裁谈会的工作。大使，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期望与你和你的同事一起工作。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我们的三位离任承担新的重要职务的同事——巴西的德阿赞布雅大使、印度的夏尔马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正式告别。让我向你们对裁谈会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并祝愿你们在担任新职时一切顺利。主席先生，最后，我以我个人名义对您在本月份任期内明智并有效地指导裁谈会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们都是受益者。

由于今天的全体会议标志着1990年届会春季会议的闭幕，我来发言是为了向裁谈会报告美苏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第十五轮磋商的情况，磋商现在正在进行中，将于后天结束。我的发言经苏联代表团团长谢尔盖·巴查诺夫部长的同意，是他3月8日在裁谈会上发言的补充。

自3月8日第十四轮磋商结束以来，美苏禁止化学武器的讨论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着。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4月4日至6日在华盛顿会晤时回顾了磋商的进展，并为我们两国代表团作了进一步指导。

在这一轮磋商中，两国代表团在缔结一项多边公约、包括特别是销毁它们的大部分化学武器储存，使之降至同等低水平前，特别致力于就美国和苏联在相互义务基础上达成双边协议。已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但磋商还在继续，以期尽快努力解决其余的问题。

在讨论中，双方都强调，在根据双边协议销毁的活动中，应最优先考虑的是人的安全和环境保护。他们还同意，根据协议，双方的化学武器储存将削减到5,000吨的水平（即约等于美国目前储备的20%）。双方同意，一俟多边公约生效，其条款将优先于双边协议的条款。

第十五轮磋商期间另一优先考虑的事项是执行怀俄明谅解备忘录。双方继续努力，在美国和苏联就对方的化学武器能力方面建立信任。在这方面，两国代表团交换了详细资料，准备在6月份对核武器储存设施进行互访。计划在8月份和1991年初继续进行访问。总的来说，各国将有七次访问，涉及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工业化学生产设施。双方预期，除了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信任外，上述访问将对多边公约的条款如何适用于这类设施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在第十四轮期间非常有益的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两国代表团在目前这一轮磋商中就销毁化学武器领域的双边合作加紧了工作。这种合作的目标是促进安全和迅速消除化学武器。在这些讨论中，两国代表团得到了专家的帮助，这些专家直接参与了美国和苏联的销毁方案。举行了多次专门讨论销毁化学武器的会议。专家们就各国正在实施的方案交换了详细资料，包括所使用的技术和需解决的特殊困难。

由于两国希望加速缔结多边化学武器禁试条约，两国代表团还为此进行了讨论。在这轮磋商中，向有关工作小组主席转达了修订附表1的定义和准则的建议。双方还讨论了促进多边公约普遍性的途径。

第十五轮双边磋商将于4月26日结束。预定在5月中旬举行的部长会晤以

及乔治·布什总统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总统之间的最高级会晤将继续进行禁止化学武器的双边讨论。两国都表示希望最高级会晤将签署新的化学武器协议，并在全球性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方面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我首先要感谢加拿大大使让我先发言，因为我得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今天，我很高兴发言，请裁谈会注意1990年4月16日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给秘书长的信，建议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这封信载于CD/989号文件，已于今天分发。

此项建议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使一个充满紧张局势的地区免受可能使用任何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祸害。因此，有必要回顾早在1948年常规军备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建议，它认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界定应包括原子爆炸武器、放射性材料武器、致命性化学和生物武器和今后研制的任何武器、只要其毁灭效果的特性相当于原子弹其他上述武器”。这一界定似乎仍然有效。我们认为，发射方式也应包括在提议的禁止中去。这一崇高的目标需要制订可靠的和可核查的区域性措施，以保证在中东全面消除所有这类武器。

自1974年来，埃及每年向大会建议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国际社会已作出决议，核武器是致命性和破坏性最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它将消除核战争威胁的任务列为最优先的事项。自1980年来，我们的建议得到了大会协商一致同意。秘书长任命的一个非常合格的专家小组现在正在对报告进行定稿，随后将由秘书长递交给大会。

但是，埃及认为，必需将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在内，以增强无核武器区的概念。在生产和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进展速度很快，因此必须采取一种更加综合的办法。为了保证我们区域后代的和平与安全，埃及认为现在必须宣传扩大无核区范围、把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都包括在内的重要性。

埃及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应迫切注意并认真研究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建议。今天分发的文件不解自明。我认为仔细阅读其内容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建议。我们热切地希望，这一提议的综合办法将得到所有有关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纳比勒·埃拉拉比大使的发言和他发言中所谈的重要建议。

现在请加拿大代表香农大使发言。

香农先生（加拿大）：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第一次正式出席裁军谈判会议。首先，先生，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在上个月的领导的高度赞赏，以及对你在此后裁谈会休会时将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的满意。我在此还要感谢你的前任，他们在本届会议的前些时候的任期内都作出了特殊贡献。

其次，我想说，得悉我将参加这一担负重任、极为精干的小组，和本裁谈会各国代表团团长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相对来说，我自己也是新成员，因此，我不宜欢迎也是1990年来的其他成员。但是，我想特别祝贺我们的同事，裁军谈判会议代表中任期最长的埃塞俄比亚的西内乔吉斯大使最近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大使兼常驻代表。我还要对即将离开我们的三位同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巴西的阿赞布雅大使和印度的夏尔马大使担任新职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我还想指出，加拿大裁军大使，马格雷特·梅森大使今天又出席了裁谈会。

我们的春季会议即将结束。今天的发言名单很长，因此，我不想详细回顾或记录加拿大有关裁军谈判会议全部工作的所有意见。我们是积极参与裁军谈判会议活动的代表团。在已经建立特设委员会的领域内，我们都发表我们的意见。在我们认

为其他议程项目的讨论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进行可以更有效地获得进展时，我们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支持加拿大所属的西方集团的集体意见。然而，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确实希望谈谈若干更广泛地引人关注的问题。既然你们集体委任加拿大担任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主席，我就从这一问题谈起。

我必须深有感触地说，我作为主席对多边裁军外交的复杂问题经验肤浅。就外层空间而言，既无话可谈，也大有可说。我说“无话可谈”，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已花了三个月时间，先是试图建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后又在工作计划和安排上达成协议。就这样，我们迄今还未开始实质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大有可说，是因为在促进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目标方面，委员会有大量工作要做。

如我在3月13日特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提到的，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对委员会的工作兴趣浓厚并提供了大量资金。正因如此，我才对我们本次春季会议期间未能集体开始实质性工作感到极为失望。我希望，我们的夏季会议将会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在庄严载入委员会名称的目标方面有更大的进展。

作为委员会主席，我向它表明，我对如何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方面有一些明确的意见。委员会成员都知道这些意见，我今天在此就不详述了。但是，我要强调，我将既以加拿大代表的身份，又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竭尽一切努力保证我们的工作富有建设性、有成效、有益处。我认为我们必须集中探讨我们面前问题的所有复杂方面，并寻求我们意见一致的方面。探讨过程中出现的分歧也必须加以解决以期找到共同的基础。

在给予本委员会谈判的职权范围问题上，裁谈会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是，这不应妨碍我们收集我们需要的技术和其他资料，如果本委员会被事实上授权进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多边谈判。正因如此，加拿大才经常向委员会分发载有全会发言和工作文件的外层空间简编。自1985年起每年分发这些简编，其中汇编

有包括 1962—1988 年时期的文件。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正在以裁军谈判会议文件分发 1989 年的简编。今天下午，我们将在特设委员会内部分发过去四年里提交的工作文件简编。我们希望各国代表团将利用这些材料来推动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下面我想谈谈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这是一个我们大部分人为之费时最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观点正开始日趋一致。

在谈这一问题时我先要祝贺（虽然迟了一点，但仍是诚恳的）我们的瑞典同事卡尔—芒努斯·许尔特纽斯大使被任命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瑞典代表团，尤其是罗尔夫·埃克尔斯大使本人在带领我们拟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努力中一直起着显著作用。我国代表团和我期望与许尔特纽斯大使和他的代表团在这项最重要的工作中进行充分合作。

如果我说化学武器公约谈判是裁谈会 1990 年会议期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我并没有夸大。好象几乎每天都有人提醒我们，化学武器的存在所形成的威胁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有增加的危险。尽管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莫雷尔大使富有启发性的和朝气蓬勃的领导下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巴黎、堪培拉和怀俄明的杰克逊谷地分别举行的但又密切相关的会议，使 1989 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情势依然如故。因此，我国政府认为至关重要是，在不断受到化学武器的威胁下，上述发展所提供的势头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必须迅速加以转化为具体进展，以解决其余的分歧。

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注意到，我们的正式会议才开到一半就已有一些明确的迹象表明，一些未决问题正在接近于解决。各工作小组在处理他们面前的技术、实际和法律难题时特别勤勤恳恳，我向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席所作的努力表示祝贺。

工作小组 B 制订了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和化武生产设施顺序的关键问题的有关案文，这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和苏联代表团的重要贡献，我们正在逐渐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个较难对付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脱离困境，需要进一步努力。

工作小组 C 在我们审议制裁、修正和解决争端等问题中顺利地处理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我国政府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并感到特别高兴。就在一年前，粗心的观察家还可能觉得这些问题难以解决，但由于各国代表团的积极互让精神，现在似乎正在找出解决办法，以解决所有谈判国关注的各种问题。

工作小组 A 还在继续进行并完成去年开始的有关视察程序议定书的工作方面取得了进展。我国政府特别注意到最近对审查指控使用的程序问题给予的认真注意，加拿大长期来一直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也许可以告诉大家，我国代表团正在向秘书处分发由一名专家编写的报告，报告就“有关指称使用新式化学战剂的非常事件的核查办法、处理和评价”向加拿大外交部和国际贸易部核查研究股提出建议。该报告阐述了调查指称使用化学战剂的办法，并着重论述了关于流行病学研究的需要以及对今后建立的加拿大国家当局监督此调查适用的国家基础结构的类型。由于报告的普遍应用可能对长期目标特别有关系，我国当局希望它也能证明有助于我们在谈判新式化学战剂问题中正在进行的讨论。

我希望在此注意到的另一具有特别意义的发展是，工作小组根据我们的澳大利亚同事里斯大使本月初提交的讨论文件，最近就特别核查问题开始了工作。我国政府认真考虑了这一领域的各种办法和建议，认为特别核查概念必须成为我们正努力发展的结构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以确保公约的有效核查。我们认为，特别核查是除质疑视察外保证有关公约目标的设施受到适当核查的最令人满意的办法。因此，我们特别希望工作小组 A 将在夏季会议初期就这一建议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换意见，以酝酿适当的条约语言。

在 1990 年会议上我突出谈了最近的一些发展，但我非常清楚，需要既不轻视已经发生的其他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也不轻视其余的重要任务。我谈论上述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指出 1989 年的势头仍在继续，我们正在为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取得重大的进展。这是由于谈判各方对他们的工作采取了认真和积极的态度。我国政府充分希望，如果在夏季会议期间保持并增强这一态度，我们将在解决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遗留的未决问题方面起很大作用。

也许我不必再说我国政府完全承诺竭其所能帮助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但在结束评述这一项目前，我应说明，我国代表团还将为此通过秘书处分发一些其他文件，供各国代表团工作之用。过一会儿我将讲一下其中有些文件，但我现在应说明，和前几年一样，我们分发的是载有1989年会议全体会议发言和工作文件的最新简编。

我今天上午还很高兴地提交了一份阐述加拿大第一次国家试验性视察的报告，该报告编号为CD/987号文件。由于加拿大目前没有大量生产附表2的化学制品，现在没有合适的工厂可以代替，因此加拿大不能参加早期的工作。但是，根据将国家试验性视察扩展到如质疑和特别视察等其他领域的步骤，加拿大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小规模模仿视察最好地提供附表1化学品的设施。

试验在防卫研究所有机合成实验室的一个设施中进行，该设施有时为防卫目的研制少量研究用的附表1中的化学品。“暂定案文”中视察程序是否切实可行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和改进的书面建议。此外，还发现载于附录二的单一小规模设施的设施示范协定更加适合于较大的专用设施，需要作些改装以用作实验室。我们希望，这种试验的结果将证明是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有益贡献。加拿大正在考虑进一步的国家试验性视察，一俟有了结果将予以报告。

我们还请秘书处将其他两份报告分发给你们。第一份是我们原来于1989年9月在堪培拉政府——工业界反对化学武器会议期间分发的。该报告题为“国家当局在执行化学武器公约中的作用和任务”，由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罗纳德·苏塞兰德博士拟订。报告回顾了不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对化学武器公约的义务。它试图估计这种缔约国如何才能利用现有组织表示遵守，还提出了可能涉及的费用。我们希望该报告将不仅有助于“暂定案文”的进一步工作，而且还有助于打算建立国家当局的政府。

最后，我们已请秘书处分发定期出版的第五期核查小册子。该小册子题为“加拿大和国际保障“核查不扩散核武器”，提供了加拿大支持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的背景资料。它还阐述了加拿大保障措施支持方案的

成就。小册子是为一般公众撰写的，因此是目前我们核查研究方案促进加拿大和其他人了解有关军备控制核查问题正在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成员中较有专业水平的读者也可能对此感兴趣。

如我在发言开始时所表明的，我今天不谈议程上一些其他项目，如项目6和7，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但我必须承认，奥地利的策斯卡大使在最近的讲话中谈及了上述两个项目，他对这两个项目的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态度和我们的观点十分相近，我对此感到满意。我这次也不谈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禁止核试验”，但表示强烈希望，我们许多人显然也同样希望，多诺瓦基大使对职权范围问题的不断耐心探索将很快获得成功。

但是，对另一个问题我定要发表我们的意见，此时此刻这样做似乎是合适的。该问题是改善裁谈会的工作并提高其效率，主席先生，您已经就此举行了可自由参加的磋商会。阿赞布雅大使明智地建议，我们应认真考虑裁军谈判会议如何才能紧跟过去一年半左右的重要时期中出现的国际新形势，我们对此深受触动。虽然我们都能同意阿赞布雅大使的话正确无误，但我今天要指出的是，改进工作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方面。有充分的理由非常认真地重新审查我们的问题单，我赞赏我们应细致入微地处理基本议程和工作计划的任何改变。我们在本裁谈会上审议的问题反映了对这些问题实质的深切关注。然而，我们坚决支持至少取消或改变我们的有些议程，并以与目前更有关系的问题取而代之。第二方面也是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较易于同意对时间表作某些改动，以使我们所有代表团能更有效地、效率更高地工作。虽然加拿大代表团相对来说较小，但还有其他更小的代表团。我们甚至发现，现在每次长会结束时，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我们的时间太少，无法适当审议和成熟地考虑议程上的所有问题。我们坚信，在不改变我们整个工作时间的情况下，重新改进时间表的安排，以规定三次短期会议的时间，并同时使闭会期间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考虑、磋商以及拟订政策，这对我们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今天只是有选择地谈了我们面临的若干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更详细地来谈，我打算在夏季会议上再谈这些问题。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加拿大代表香农大使的重要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韩昌彦先生发言。

韩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干练地主持了当前裁军谈判会议上月份的工作，使会议圆满结束。

在迎接1990年代的第一年时，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当前十年将是一个世界各地没有核武器和战争危险的裁军的十年，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十年。并非由于1990年代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的时间概念，而是由于最近国际舞台的变化，这一愿望对他们来说就更加珍贵了。

许多代表已谈到了世界性的变化，特别是裁军领域通过双边或区域多边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因此我就不再重复了。

裁军和稳定不只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事。应该在所有区域和世界各地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如果通过各种谈判而对此采取措施，世界和平与安全就能得到保证。在集结有大规模致命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庞大军事力量，以及军事行动频仍造成对抗和紧张局势严重的地区，应特别加速缓和与裁军进程。

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目前军事和政治形势来看，亚洲和太平洋急需采取裁军与缓和措施，以维持和平与安全。就是在亚洲大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干涉内政而爆发了最频繁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在亚洲大陆，正在维持着核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并正在加紧大规模军事行动。

众所周知，朝鲜半岛是最有可能爆发核战争危险的地区，正在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温床，新战争的潜在摇篮。军事分界线地区是世界上屯兵最重的地区，在不到250公里长的分界线上，一百多万军队在半战争状态中相互对峙。虽然都知道在局势紧张的朝鲜半岛部署有45,000外国军队、军事基地和1,000多件各类核武器，但没有充分注意到核战争的危险达到了何种程度以及有多严重。在南朝鲜部署的1,000多件核武器——即每100平方公里有一件以上核武器，

密度是北约组织的四倍，总爆炸力为 13,000,000 吨梯恩梯当量——足以杀死 1.6 亿人。那里部署了早已很现代化的核武器运载设施，营建了专用核仓库。

危险的是，建立了作战指挥系统，可在任何时候使用核武器，而且在加紧核战争演习。称之为“协作精神”的联合军事演习始于 1976 年，其规模逐年扩大，演习的性质成为进攻性的。就在此时，200,000 多名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正在实战气氛中在南朝鲜进行代号为“协作精神 90”的联合军事演习。鉴于其特点或主要使用核战争设备，如 E-4B 核战指挥机、核航空母舰、潜水艇和巡洋舰、B-52 战略轰炸机、F-15 和 F-16 战斗轰炸机以及各种核导弹，军事专家和世界舆论一致认为“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是进攻性核战争演习。

无人能证实，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实战军事演习的 200,000 核装备精良的部队不会进犯北方。

去年对巴拿马内政的公开武装干涉增加了我们的担心。

朝鲜南方不象北约组织，有 15 国组成的核顾问委员会，制止横蛮地任意使用核武器，就在南朝鲜部署和使用核武器而言，它完全被排除在外，没有发言权。此外，驻南朝鲜美国部队野战军司令完全有权在任何时候使用核武器。1982 年来，朝鲜半岛不断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最近说，如果现在世界上有争端可能转化为战争的地方，那就是朝鲜半岛。

所有事实表明，在朝鲜半岛，任何偶发事件都可能触发战争，而且这将是一场核战争。如果朝鲜爆发核战争，亚洲、整个世界以及朝鲜将遭受可怕的核灾难。因此，在朝鲜半岛防止战争、实现裁军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1985 年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提出了一项在朝鲜半岛建立无核区的建议、一项分阶段裁减军备的建议和多项裁军与和平的建议，并为实现这些建议倡导谈判，以消除核战争危险。但由于对方的消极立场，朝鲜半岛连裁军谈判也没有举行。军备在增加，局势更加紧张。

在无核世界中和平生活是人类的一致愿望。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

构，有实现人类愿望的重大职责。但遗憾的是，就核武器各项议程的讨论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任何人都会猜测，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彻底废除核武器。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防止核战争最紧迫的一项优先事项是早日建立一项国际法律制度，防止并禁止使用核武器。由于使用核武器被视为一种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和违背人类的罪行，因此亟需通过此类立法。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核裁军使核部署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建立和扩大无核和平区。

今天，部分裁军正在进行，激烈的区域争端正在通过外国军队的撤离得到解决，因此没有理由在无核武器国家或地区继续部署核武器和军队。如果部署在外国的所有核武器和部队都撤回原国，各大陆都建立提议中的无核区，核裁军进程将迅速加快。

我要强调，任何地区都不应允许引进各种核武器和任何核武器国都应不受阻止地自行决定建立核武库。应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和管理制度，禁止在无核武器国家或地区部署即使是一种外国核武器；任何当局，如果不能控制在自己的土地上引进外国核武器和加剧核战争与核扩散危险的，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8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次不扩散条约会议将是一个重要机会，使国际社会集中注意力于综合核裁军，特别是消除对无核武器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和撤出所有外国核武器和部队。为此，我国代表团将在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支持尼日利亚和其他无核武器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在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正在进行裁军谈判和采取裁军措施，这是积极的事态。亚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应这样做。令人遗憾的是在欧洲削减的武器正在令人吃惊地涌入其他大陆；有几位代表在本次会议上已对此表示了关注。据2月25日《纽约时报》报导，通过欧洲常规力量谈判应从欧洲撤出的装备中，有价值300亿美元的装备将出售给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价值35亿美元的20架F-18战斗机将转手给南朝鲜。如一大陆的缓和引起另一大陆的紧张，缓和将无意义，世界和平与安全将无指望。这将是对于我们裁谈会的又一严重挑战。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裁下的所有军队应回原国，其装备应销毁或还给这些国家。

迅速全面裁军的解决办法所需的是建立信任，今天各国际讲坛，特别是区域性会议正在积极讨论建立信任的问题。1月份在尼泊尔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建立信任区域性会议上，审议了紧迫的区域性问题。

在旨在进行裁军的建立信任中，必须抵制将建立信任与裁军割裂并使其成为先决条件，从而无限期拖延裁军的倾向。重要的是通过大刀阔斧的裁军增强建立信任。尤其在朝鲜半岛的形势下，和平没有法律保障，各级的对话和交往受到高度军事紧张局势的限制，因此，只有缓和军事对峙，建立信任才会有所突破。

如果谈判并执行了我们南北政治——军事高级会谈的建议、将沿军事分界线的非军事区变成和平区的建议、制止同外国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的建议和撤出外国军队和核武器并将各方武装部队裁减到不超过100,000人的建议，朝鲜半岛问题决不会再成为国际问题。

今年年初，我国政府建议推倒建于军事分界线南面地区的240公里的水泥墙，开放北南自由旅行的所有门户。这里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建立充分信任的一般办法。自由旅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开放所有门户能具体了解对方的政策；这些是我们能提供的最好的建立信任办法。至于朝鲜南方，推倒阻止思想和实际自由旅行的水泥墙是他们对建立信任的最好贡献。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背景下，裁军谈判会议给今年的工作中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所有参加国都希望最迟将于明年提出化学武器公约草案。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期望。化学武器公约草案。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期望。化学武器之所以前景光明，是由于莫雷尔大使及其同事大力解决技术难题以及召开如巴黎和堪培拉等重要国际会议。我对这些努力再次表示赞赏。我相信，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今年的主席、瑞典的许尔特纽斯大使的指导下，最后的工作将获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夏尔马大使发言。

夏尔马先生(印度)：我的发言实在称不上告别发言。如果是的话，也异常枯燥、技术性很强，而且由于我们讨论的裁军范围很广，又几乎有点深奥莫测。但是，自从上次几星期前，也是在你的国家的主持下我在裁谈会发言以来，我和别人一样，一直在会后考虑我们在裁谈会内所进行的关键工作。

我国代表团今天发言提出CD/988号文件，内载有印度按照提议的化学武器公约进行国家试验性视察的结果。试验性视察于1989年8月在孟买的印度塞尔公司进行，该公司是生产各种药品的多种经营单位。为了拟议中公约的目的，该设施正在从二异丙基甲醇中生产磷酸二异噻酰胺，二异丙基甲醇首先转化成盐酸二异丙基甲醇(DIPC HCL)，然后转化成氯化噻胺甲苯磺酸。另一种产品——溴化丙胺太林——也通过基耳酸与盐酸二异丙基甲醇的酯化过程产生。化学品盐酸二异丙基甲醇列于目前“暂定案文”的附表〔2〕中。

视察按照CD/CW/WP.213号文件所载的规定进行，以确定有效的办法，核查化学品的生产、制作、消耗和转化与拟议的化学武器公约未禁止的目的相一致。试验性视察的意图是制订适当的核查制度，并在保护商业机密的同时确定所需的侵入程度。视察得出的经验对此很有用。

在拟议的公约中，核查是最复杂的领域之一。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核查的规模使问题更复杂。我们对核查问题的态度以某些原则为基础。我们认为，这些原则为解决有关不生产问题和那些与质疑视察有关的问题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指导方针。印度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所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分发的CD/988号文件中不言而喻，因此，我想重申，普遍性和非歧视原则是任何国际协议中最重要的部分。化学武器公约要增强国际安全，就必须建立在普遍多边主义的基础上。

核查制度必须是适当和充分的，不应不适当地干涉合法活动。“适当”和“充分”之间的平衡是很微妙的。如与化学工业有更大的相互影响，是应该能找到合适的平衡的。发达国家重视核查活动不应无端侵入或干涉正常的商业活动，特别是研究和发展的敏感领域，还应维护敏感资料的机密性，这一点受到了赞赏。对

发展中国家来说，另一与自然有关的问题是，核查措施决不应该破坏和平化学工业的发展，它在国民计划和国民经济中起着关键作用。更大程度的开放和透明度将成为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并导致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和平合作。以上述原则为基础制订的核查制度能使我们获得大家都能接受和都将受益的制度。

有一相似的办法也能有助于促进我们质疑视察的工作。如果所有其他措施都已试过并发现不足，很可能作为最后一着采取这种措施。因此，程度中应增强这一结论。质疑国有广泛的权利，但必须受不得滥用的义务制约。受质疑国有义务接受公约规定的此类侵入性视察，并有权满意地表明其通过备选措施遵守公约。鉴于这一活动的政治性质，必需平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视察后阶段的程度最终得到增强，上述拟订的原则就使我们能制订有效的办法，反映真正客观的多边性。

因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有机会就裁谈会工作有关的所有问题紧密合作的所有同事。这一经历很有价值。我祝愿裁谈会工作顺利，愿它所审议的与国际社会利益攸关的各个项目尽快获得有效成果。

主席先生，我尤为珍视我们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友谊，因此，我很高兴在你担任主席的裁谈会作了最后一次发言。我们赞赏你在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期间干练地指导了裁谈会的工作。我还想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科马蒂纳和贝拉萨特吉大使对裁谈会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以及秘书处和口译组的出色支持。我也对阿赞布雅大使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他们和我一起，在裁谈会作最后一次发言，我对他们个人都极为尊重。他们对裁谈会作出的杰出贡献，非常明显地表现了他们的非凡才能和献身精神，无疑，他们在今后担任的重要职务上也将发挥这种才能和精神。

主席：我感谢印度大使，卡马莱什·夏尔马大使的发言。来到这儿一年半后，由于改革进程和中欧事件的吸引力，夏尔马大使马上要离开我们了。他去担任一项非常重要的职务，那里的事态正以真正历史性的规模发展。他将有幸成为这些

事件的见证人，因此，他的得就是我们的失。在较短的时间里，夏尔马大使不仅参与了裁军谈判会议，而且参与了他监督的大量联合国机构，他以他的尊严、他的谦逊、他对明智原则的支持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他和夏尔马夫人将留下许多朋友，我本人和我夫人也有幸列入其间。卡马莱什，我们都将想念您，我们期待早日见到你。

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维斯约·卢伊斯大使发言。

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表示我国代表团赞成前几位发言者说的话：我们不胜荣幸地看到你，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与之一直享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代表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是我们春季会议这最后一天在你名单上最后三名发言者之一，因此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说你的能力、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在指导四月份的审议工作中是多么宝贵。此外，还应该指出，你担任主席时还正好是斋月，这对你本人来说无疑是很艰难的。我国代表团还想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尼日利亚的阿齐基韦大使在担任三月份主席期间不倦的献身精神和积极努力表示感谢。对刚参加裁谈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尤拉尹·克拉列克大使，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并保证愿意和他及他的代表团密切合作。我还要热烈祝贺孔吉特·西内乔吉斯女士荣升为常驻代表兼裁军谈判会议的埃塞俄比亚大使。还请允许我对巴西的阿赞布雅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我的邻座，印度的卡马莱什·夏尔马大使的离任表示遗憾。我们大家都将惦记他们的智慧和他们对裁军事业的贡献。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祝愿他们在新的非常重要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我们在过去三个月里听了知名人物以及裁谈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尊敬的代表的许多发言。所有发言，包括我国代表团的发言，都提到了最近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情况。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指出，表达的所有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裁谈会需要更加有决心地处理其议程。

各个发言者在本春季会议期间表达的意见证实对我们审议工作关键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其中之一是，裁谈会需要保持其国际信誉。我完全同意裁谈会除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展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意见。

我也赞成下述观点：本讲坛外发生的划时代变化应进一步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而且这种变化应导致产生与新的国际环境要求相符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概念。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狭隘观念适合根深蒂固的两极对抗，这是常识。它破坏《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因为《宪章》强调，制订和执行军备管制和裁军措施的目的是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今天，当冲突和对峙让位于对话和谈判，当政治和解与调停看来超越了意识形态边界时，这种观念也许需要重新进行彻底检查。

主席先生，我极其同意你最近任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时的讲话，你提到在当今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单独协议限制武库和裁减部队不足以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实际上，如果我们自认为世界上所有冲突都归因于东西方的敌对行动，我们是自我欺骗。因此，我们只有制订将下列忠告考虑进去的纲领才能保证通过裁军建立新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的努力。首先，应该承认大量参加多边裁军讲坛的军事上无甚影响的小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中有合法作用。因此，决不能将它们的参加及其要求视为过眼烟云而不予重视；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国的狭隘利益也不能使他们有充分的反应。第二，应该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非军事和军事方面以及全球日益相互依赖作为多边协作行动的相互关联现象来对待，以避免在今后十年里再引起严重紧张局势。第三，不应回避多边和集团外交，最明智的行动方针是使多边和集团外交尽可能有效和平等。

为保证获得具体成果，避免过去造成长期僵局的坎坷，多边讲坛的谈判不应以一个国家集团的要求来进行。在这个日趋多极化的世界上，民主的做法应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包括我们的审议中占更重要的地位。这样，裁谈会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和任务才能得到加强。

一些代表团对改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准备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是令人鼓舞的。由于国际积极气氛的出现，我们应继续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作出努力。因此，我愿欢迎作为机构内部组织的非正式会议的做法，检查改进裁谈会工作和提高其效率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关于裁谈会议程，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提出的项目无隙可击。虽然我们欢迎任何改进议程的建议，但我们应记住，提出的改进办法不应分散裁谈会对有关本会议室内外大多数国家利益的项目进行深入研究的注意力。

尊敬的新西兰裁军和军备控制部部长、尊敬的瑞典大使以及主席先生你本人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都提到了非常有关的海军军备和裁军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一直特别重视这一问题。由于印度尼西亚地理上位于两大洋之间以及形成我国海貌的地缘政治因素，印度尼西亚对海军核军备的集结尤为敏感和关注。我们也对新式海军武器系统，包括海军核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感到特别关注。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因素总的来说使军备竞赛增加了新的和危险的因素，增加了对区域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可能对国际海上贸易以及和平利用海洋资源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如果在本区域的海洋发生核冲突，或甚至核事故，象我国这样的无核国只能受到消极影响了。我国代表团认为瑞典的许尔特纽斯大使所表达的观点有价值，他认为应考虑防止海上事件多边协议的问题。我认为，还应提出如海军核裁军等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裁谈会议程项目 3 包括上述问题可能是合适的。

我国代表团对一些代表团提到的区域安全与军备问题特别感兴趣。也许我应先承认，在许多区域具有在常设机构中进行区域性合作的悠久传统，以及为推动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争端而创建的模式。在东南亚地区，通过东盟的国家间合作对减少冲突根源有所帮助，并加强了区域和平与安全。由于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带来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事态发展能产生区域和平与安全，因而着重强调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础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而不是强调军事方面。

在和平与区域安全方面，东盟成员国认为，各国都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颠覆或胁迫的情况下生存。还承认，应谴责在处理国家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因此，东盟建立了就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进行磋商的机构以及准则和办法，这已证明对其成员国既有利又有效。因此，我想说，在处理区域和平与安全、军备和裁军中，需要详细阐明有关促进各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由于每个区域的安全、所关注的事和条件各不相同，区域团结程度不同，区域外军事介入的程度也不同，

这确实是一项相当微妙的任务。因此，提出区域和平与安全和军备问题是否可行，需要三思。

谈到核问题，我要欢迎核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双边努力所取得的进展，最近几年，这些努力有所成效。还有迹象表明裁减战略核武器将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获得成功，这将使六月份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最高级会晤取得圆满结果。我们对这种发展感到振奋，我们期待着这一协议的签订。

关于议程项目 1，我国代表团赞赏多诺瓦基大使的不懈努力，试图解决在建立处理这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方面的困难。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建立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问题上已找到了意见一致的途径。因此，我希望在夏季会议的初期能建立特设委员会。

大多数国家期待着裁谈会在该领域的工作取得具体成果。部分禁试条约原缔约国在近 30 年前通过《条约》的序言宣布了它们的承诺，因此很自然，我们，特别是无核武器国家，急切地等待着履行这一承诺。并不是无核武器国首先开始承诺寻求实现永远停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爆炸并决心为此继续进行谈判。因此，大多数国家，几乎都是无核武器国，渴望看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产生具体成果，这是完全可也理解的。

第四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定于今年 8 月举行。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一直在极为关切地注意春季会议期间就有关执行该国际法律文件的问题所作出的评估。但是，我国代表团的观点和有些发言者的观点一致，他们重申，《条约》根本没有成功地制止核武器纵向扩散。

虽然有可能重复我说过的话，但我希望重申，根据该文件第六条，核武器国家就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承诺进行诚意的谈判。今年将纪念该《条约》二十一周年，因此我国代表团只想表示深切希望该承诺将在不久的将来产生更切实的效果。

《不扩散条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所依赖的奠基石之一。虽然应继续多边努力，但必须指出，不扩散问题主要是政治意愿问题。各国应相信，

在不扩散制度内，而不是在其外，它们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只有建立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不扩散制度才能得到尊重。我认为，如有此愿望，裁谈会就能进一步推动实现核不扩散的努力，更好地为条约国的利益服务，并吸引非缔约国加入《条约》，从而加强不扩散制度。

我已谈了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核武器和与目前国际气候有关的提高裁谈会工作效率问题。现在判断裁谈会的工作也许为时过早。但是，我似乎认为，裁谈会有可能落后于国际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尤其是东西方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事件。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和欧洲常规力量谈判方面有所进展，因此我认为，裁谈会应配合它们，自己确定期限，早日（如果不想落后的话）缔结化学武器公约。

现已消除了过去在技术上长期妨碍制订核查制度工作的许多障碍，我国代表团为此感到高兴。这一形势促进其他政治问题的解决。现在阐明更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如普遍加入这一关键问题等的时机已成熟。

如果我们希望缔结一项能吸引普遍加入的公约，有许多方面的问题要考虑。除了上次发言时提出的几点外，我国代表团还认为，首要的是，公约应该是非歧视性的。特别是，它不仅应保证拥有国而且应保证不拥有国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许多发言者在春季会议期间提到了有关裁减、援助和防止化学武器的条款以及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至关重要性。我国代表团赞成其他代表团在这方面发表的意见，即公约应列入照顾到不拥有化学武器国利益的条款。我认为，这将导致普遍加入公约。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全面发言和他对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迪策大使发言。

迪策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已得到机会热烈欢迎所有新同事来到我们中间。今天我还要特别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列克大使。但另一方面，向即将离开我们的同事道别就并不那么感到愉快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德阿赞布雅大使和夏尔马大使准备马上离开日内瓦。由于他们个人的献身精神、丰富经验和外交

才能以及众所周知的建立个人联系的能力，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向我们的三位同事告别时，我祝愿他们新的工作岗位上身体健康、幸福和成功，并由于双边原因，我特别向夏尔马大使表示这一祝愿。

今天，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将结束其本年度的第一轮会议。繁忙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本次会议期间许多事物的发展令人鼓舞。另一方面，我们也完全清楚，我们对本年度会议的春季会议的期望没有完全实现。

我国代表团同意几乎所有代表团，包括裁谈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春季会议上所作的评价，即国际形势的巨大激剧变化为不久的将来能实现广泛的裁军步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1990年成为真正的裁军年度。

我们相信，双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中迄今所获得的进展需要通过多边的有目的的行动予以增强和支持。在这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召集世界上所有军事大国的唯一讲坛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此值得提及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观察员在本年度会议春季会议期间积极参加裁谈会的工作，从而推动了寻求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今年春季取得了进一步进展，这就是我们的评价。我们将第四条和第四条附件以及第五条和第五条附件等案文的起草看作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苏联和美国的密切合作产生了成果，对就有关销毁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重要条款达成协议作出了贡献。此外，调查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程序已经拟订，视察议定书和附件也更加精练。一些法律问题，如修正案、解决争端以及补救形势和保证遵守的措施等正在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尤为显著的是，今年的成绩不仅限于程序性的规定，而且还延及实质性问题。

由于其他实质性问题，如通过解决特别视察和要求视察问题使核查制度趋向完善仍有待解决，因而这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应利用休会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澳大利亚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供的材料将对此有帮助。我们认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关于第九条的报告特别值得注意。应视其为打破僵局的勇敢尝试，这种僵局长期来阻碍了这一重要问题的进展，严重影响了关于公约的整个工作。我们希望所有代表团，特别是在该领域迄今仍未赞同现有概念的代表团，将以开放的思想对待主席报告中的意见。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这就是今年工作乐观的开端将

会产生进一步成果。我国代表团将尽力推动对我国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工作。

即将举行的第四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突出了本讲坛需要在核裁军领域加紧努力。我国对此会议也特别重视。春季会议期间，裁军谈判会议所有40个成员国终于就对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的基本办法达成了协议，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期望初夏时就建立该委员会，从而使裁谈会能够在长时间的——请允许我说——不太令人鼓舞的休会后，开始全面核禁试的实际工作。虽然在议程项目2和3方面仍缺乏此种基础，但我们将裁军谈判会议就这些项目举行一系列非正式全体会议的决定，看成是确定今后可能进行谈判的领域和主题的有益的途径。我相信，由于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普遍重要性，这种共同关注的领域将会找到。

此时，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加强不扩散制度还需要裁军谈判会议就议程项目6和7作出进一步努力。虽然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我们认为，迄今所完成的工作为夏季会议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是我国代表团给予优先考虑的另一个项目。我认为，尽管不断出现程序性的困难，但在多边审议某些建立信任措施的重要性方面仍有进一步的一致意见，尽管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广泛。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促成更全面的协议。

春季会议期间，就需要使裁谈会的工作适应世界发生的新的事态发展问题开始了认真有趣的讨论，我国代表团对此也表示欢迎。阁下，上星期五在你的干练主持下就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开始了可自由参加的主席磋商进程，我们希望这将导致作出具体的决定，使裁谈会能在裁军领域起更重要的作用。这样，裁军谈判会议将能够不辜负国际大家庭1978年对本讲坛的期望。

如你们已知的，经自由、平等和秘密选举后，一个新政府执掌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先生4月19日在人民议会发表的政策讲话触及了裁谈会工作的许多方面。因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将他讲话的一些要点向你们转告。

德意志位于中欧，但它决不能再想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我们不想站在欧洲各

国人民之间，而希望成为理解之桥的支柱。德意志必须成为和平的因素。德意志的统一是为促进欧洲稳定，推动建立全欧的和平、民主和合作秩序。我们要对统一的德意志促进对内部和平意义的认识。因此，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首先向我们的历史妥协。决不能再发生一方承担一切过错，而另一方则所谓历史清白的事了。我们也承认我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的蠢事有自己的责任。德意志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欧洲人的礼让。其主要条件是保障欧洲各国的边界。这包括，我们的邻国需要保证其与德意志边界的永久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之间的《格尔利茨条约》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波兰之间的《华沙条约》规定承认波兰西部边界，这种承认具有国际法的约束力，是无可辩驳的。两个德意志国家统一后，未来的德意志宪法将删去《基本法》第23条。德意志对其他国家没有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由于世界范围的缓和与东西方冲突的结束，统一已成为可能。德国的分裂是东西方冲突的反映。人权和裁军是缓和的中心问题。在目前缓和进程阶段，防卫和裁军政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方面，我们还记得我国民主复兴的根源，和平运动在此起着根本的作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奉行促进用超越同盟的结构取代军事同盟的做法的政策，以此作为实现全欧安全系统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我们在谈判中的目的是促进实现欧洲安全系统，同时不断缩小军事作用。我们认为，将“安全”这一词扩展到经济、环境、文化、科技领域是我们时代所赋的使命。

在过渡时期，除苏联武装部队外，在今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还将有国家人民军队存在，但其兵力已大幅度裁减，而且严格用于防卫，其任务就是保卫该领土。忠实于华沙条约组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今后的谈判中，我们将总是要考虑到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安全利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争取大幅度裁减德意志的所有武装部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生产、不转让、不拥有、不发展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并希望统一后的德国采取同样的立场。此外，它还支持今年年底前全球禁止化学武器。核裁军进程必

须继续。我们希望苏联和美国战略核武器削减50%的裁减战略武器谈判在今年年底以前圆满结束。

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秩序能为废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对柏林和整个德国的权利创造先决条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上述权利应在“二加四”会谈的范围内加以废除。这些会谈也属于欧安会创建全欧和平秩序进程的整个范围。

对我们来说，欧安会尤为重要。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支持建立欧安会安全机构，以核查裁军和结构改革安排。同样，它倡议建立欧安会仲裁机构以及外交和国防部长常设联合理事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想在裁军进程中当先锋。我们将立即采取限制措施作为第一步，而后在可预见的将来完全停止生产和出口战争武器。根本不能向危机地区出口武器。我们将带头改组国家人民军队并逐渐减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义务。与此相对照，将加紧在《华沙条约》内的政治合作。为此，我国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将与华沙条约国家政府进行接触。本着这一政策讲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将继续工作，以取得促进各国人民的安全与稳定的成果。

马林·博施先生（墨西哥）：墨西哥代表团想对你主持我们四月份工作表示祝贺。我们感谢你的努力和献身精神。还请允许我对阿齐基韦大使在三月份的工作表示赞赏。墨西哥代表团欢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克拉列克大使。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巴西的鲁文斯·里库佩罗先生同意在日内瓦他已经相当繁重的外交职责中增加裁军任务。我们还要向今天已向我们告别的三位同事道别。我们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普纳格尔大使和印度的卡马莱什·夏尔马大使坚定地致力于寻求解决我们议程上的各种问题。我们祝愿他们和他们尊敬的夫人个人和工作一切顺利。

巴西的马科斯·德阿赞布雅大使今天出席我们会议使我们尤为高兴。尽管他担任了新的要职，但他还是很客气地回到日内瓦向他的许多朋友告别。我国代表团感谢他对本裁谈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给予他和他尊敬的夫人良好的祝愿。祝你们好

运。我们还要赞赏莱多格大使今天上午代表美国和苏联就第十五轮消除化学武器双边会谈向我们通报了情况。

春季会议即将结束，因此我们想就有关全面禁试的项目作些评论。《莫斯科条约》签署以来二十七年过去了，《不扩散条约》也已生效二十年了，这两项文件的保存国保证缔结的协议不仅没有缔结，而且这一谈判裁军协议的唯一讲坛连就这一问题的谈判也没有举行。如果我们的议程上有一个项目值得列入罗伯特·勒鲁瓦·里普利的一览表，那无疑就是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项目。不管信不信，1963年，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宣布它们“决心继续谈判”，以实现“永远停止所有核武器试爆”。不管信不信，1968年，还是这三个国家在《不扩散条约》序言中重申了同样的“决心”。什么了不起的决心！我们不知道里普利是否曾对“决心”这个动词下过定义，但字典告诉我们它的意思是指“确立什么事物的界限”，或“决意”。换言之，自1963年以来，这些国家决意结束所有核武器试验，只是尚未如此做。

国际社会多年来将全面核禁试条约定为最重要优先项目。去年12月大会第44/105号决议重申了这一点。该决议回顾道，这个问题“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一个基本目标，而大会审议这个问题已超过三十年，并通过了五十多项决议”。它还回顾：五年前秘书长——我继续引证第44/105号决议，似乎它正如有人告诉我们的那样，是一部圣书——“强调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多边协定能对限制进一步改良核武器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全面禁试条约是考验达成核裁军的真正意愿的试金石。”去年秋季裁军周时，秘书长亲自指出，“如果目前关于各种核问题，包括急需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双边谈判中出现的积极势头没有马上转化为具体努力，纵向和横向扩散的危险性将更严重”。

自1963年缔结《莫斯科条约》以来，本裁谈会未能在拟订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多边协议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从1984年起，它甚至未能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审议这个问题。本春季会议期间，我们得悉，如果各集团愿意接受载于CD/863号文件中的所提议的职权范围，此类特设委员会就有可能建立。这是一个月前的事，尽管米苏罗·多诺瓦基大使加紧作出努力，但由于西方集团有些代表团的反

对，我们拟议中的职权范围尽管很适度也仍未能建立特设委员会。裁谈会其他成员国，包括墨西哥所属的21国集团表现的灵活态度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显然，我们不打算继续无限期地等待某些方面接受它们自己提出的建议。

60年代期间，我们不断听到部分禁试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保证立即停止一切此类试验。这一直是此地和大会审议该项目的基本工作前提，也是无核武器国家为一方、核武器国家为另一方平衡承担《不扩散条约》义务的一部分。《不扩散条约》并不单涉及横向不扩散；它规定的禁止纵向扩散措施也显而易见。而全面核禁试在这方面是关键性的措施。《莫斯科条约》和《不扩散条约》都没有谈到部分禁止地下核试验，也没有提到将此类试验限制到某一级限，更未提到150,000吨梯恩梯当量的级限或限制，或者将此类试验“降至最低点”。美国和苏联在《1974年条约》中双边协议的级限等于1945年炸毁广岛的炸弹爆炸力的十倍以上。什么级限！关于试验数量的情况也同样令人沮丧。自1945年至1963年8月《莫斯科条约》签署为止，两个超级大国每年平均进行28次核试验。自1963年8月至1974年签署级限禁试条约为止，每年平均约48次。从1975年到1988年，平均每年约为36次。简言之，赞成六国和平与裁军倡议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在1988年1月21日《斯德哥尔摩宣言》中指出：“为继续试验留有余地的任何协议是不能接受的”（A/43/125-S/19478，附件）。

不扩散制度，或者正是不扩散的概念正遭到《莫斯科条约》和《不扩散条约》保存国本身的损害。如果《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保存国政府首先停止完全遵守其规定，拉丁美洲或世界其他地区将会作出什么反应？几个月前，2月1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博士在日内瓦国际问题高等研究院的讲话中说，“我应公平地指出，虽然‘横向扩散’有可能发生，但‘纵向扩散’已是一种现实”。他又说，“核武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防止进一步扩散非常积极。核武器国家拼命要求无核武器国家不要去做它们自己似乎觉得必须继续做的事，即发展核武器，这或许有些自相矛盾”。

坦率地说，几年来所听到的有些讲话、所发生的有些事件令人沮丧。1987

年9月，美国和苏联同意进行“核试验会谈”。会谈的目的不是禁止一切核试验，而是探索“逐步”谈判核试验及其核查的延伸方案。美国政府1988年宣布并几次重申的立场，包括去年10月18日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主任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重申的立场，是将全面禁止一切核试验视为长期目标，因为他的国家及其盟国的安全依靠并将继续依靠其核武库的威慑能力。同一天在同样的大会第一委员会上，联合王国代表重申了他的政府的一致立场称：“立即进行全面禁试为时过早，甚至可能影响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联合王国的安全部分将依赖以拥有核武器为基础的威慑。这将意味着继续需要进行地下核试验，以保证我们核武器的有效和现代化”。

今年1月初，美国宣布，关于核试验会谈，它认为进一步限制核试验（除了级限禁试条约已经规定的限制外）不利于国家安全。苏联1月30日的反应是，美国的新态度可能损害对“逐步”停止核试验的支持。

上个月是《不扩散条约》生效二十周年纪念日。按照《条约》第10条第2段，1995年“应举行一次会议，以决定本条约是否应无限期地继续有效或应延长一段确定的时期”。这条说，“这种决定应由过半数缔约国作出。”因此，1995年会议将与按照第8条第3段每五年一次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大有不同。在这些会议上，缔约国审查《不扩散条约》的实施情况，“以保证本条约序言的宗旨和本条约的各项条款正在得到实现。”继每次审查后，缔约国试图——但并非总是成功地——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一项宣言。1975年、1980年和1985年都这样做过，今年夏季的第四次审查会议上也可能会这样做。但是，1995年，142个缔约国的大多数——而不是协商一致意见——必须决定是否延长《条约》的有效期。因此，今后五年，国际社会，特别是《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将必须在不同讲坛上审议目前核不扩散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前途。此类讲坛之一是几个月后将举行的《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昨天开始了其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筹备会议阶段。同时，几个星期后，《莫斯科条约》修订会议将在纽约开始。它将成为审议各方面核试验问题，以找到将其变成全面禁止的方案的另一讲坛。

最后，本裁谈会关于全面核禁试问题的情况越来越微妙，对其信誉来说，今后几年可能是特别困难的时期，虽不说是决定性的时期。如果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没有开始看到全面禁试的具体进展，这将进一步损害许多国家对《不扩散条约》的信任。显然，1995年，当要求这些国家作出决定是否延长《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期时，它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马林·博施大使深刻的讲话。我今天的发言名单到此结束。还有代表团要发言吗？我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李先生（大韩民国）北朝鲜代表在春季会议即将结束的本阶段向全体会议作了引起争议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遗憾。如果我要回答北朝鲜代表提出的每一点，我将必须重复我国大使在4月12日讲话中已经提到的各点，但我认为这没有必要。

北朝鲜代表的发言再度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从他发言的片面性、强硬性的语调中看出，他们的确脱离了实际。世界在迅速变化，而北朝鲜则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无视这一现实。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澄清几点。

北朝鲜代表指称，非军事区南端建起了水泥墙，并将其比作柏林墙，从而把阻碍朝鲜南北旅行的过错推到南方身上。所谓的水泥墙只不过是为保卫目的而修建的反坦克障碍。此类军事障碍在非军事区的北端也存在。北朝鲜代表说水泥墙延绵240公里。这个数字从何而来？非军事区本身的总长度为250公里，而非军事区本身又是“不许越过”的地区。那么，有何必要建造如此长的障碍？

在当前不通邮、不通电话，更不用说自由旅行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朝鲜双方相互开放和交往。此类措施至关重要，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在朝鲜之间的旅行和通信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朝鲜之间开放和交往道路上的障碍不是有形障碍，而是思想障碍。为消除这一心理障碍，对话和交流是最高优先事项。

北朝鲜代表说它于1985年加入了《不扩散条约》，但他还没有遵守原子能机构的国际全面保障措施，这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北朝鲜为军事目的发展核武器的潜在危险。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促请北朝鲜履行不扩散的义务，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措施之下。

由于一方墨守教条、热衷宣传，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是极其困难的。对话和合作的国际趋势对我们克服面前的障碍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将继续努力把不信任和敌意转化为信任与和解。

主席：我感谢大韩民国代表。在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前，我想指出，行使答辩权不是裁军谈判会议的程序或传统。我们来此基本上都是听取发言，当然，场内任何代表团，不管是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可以随时要求发言。我说完了，现在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韩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先生，对不起，再次请你让我发言。但我想请你在美国代表发言后让我发言。听了这两个发言后，我将作简要回答。

主席：我是否可以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澄清？我希望他听到了我们没有答辩权的制度。如果要发言，我的理解是，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时，他就可以发言。如果这样，阁下，现在请你发言，因为我们没有答辩权的概念、程序或传统。因此，你是否借此机会发言还是放弃这个机会？

韩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不起耽搁了裁谈会的闭幕。但是，听了南朝鲜代表的发言我感到很遗憾。这不值得辩论，因此我不想这么做。我是否可以澄清一个问题？有关水泥墙，我们愿意请任何有疑问的人到该水泥墙所在的现场察看。第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准备签署《不扩散条约》保障协议，我们已

与原子能机构进行了两次谈判，因此，他们不必对此担忧，混淆世界舆论。

布雷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很意识到你所说的话，不想拖延今天早上的会议。我仅简要谈两个问题。

我认为我国代表团有义务说明，我们对朝鲜半岛美国驻军的问题不作辩解。相反，正如今天早上在此引证的国防部长切尼的讲话中所说明的那样，美国认为朝鲜半岛潜伏危机。我们相信，美国的驻军和我们与大韩民国的防务合作减少了战争危险，有助于稳定。

我还想说，我们反对那些诋毁可以开始采取步骤以便在该地区建立信任和缓和紧张局势的言论。我们促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再看一看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并认识到，找到现实途径，缓和与时代明显格格不入的军事对峙局势的时间已经来到。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

如果没有别的人要发言，我现在想请你们审议裁谈会及其附属机构在第二期会议第一个星期举行会议的时间表。按照惯例，时间表的拟订是经与特设委员会各主席磋商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裁谈会通过了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的春季会议闭幕了，但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在口译员的允许下暂停几分钟，审查并估量一下自年初以来我们的进展有多大。即将到来的休会也能使我们思考第二期会议的今后行动方针。

本年度会议是在超级大国关系改善的背景下开始的。显而易见，辩论和对话取代了对抗和不信任，谅解精神取代了怀疑。因此，我们今年的会议开始时感到有一种乐观的气氛。我将在这一背景下非常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议程上的项目。

我们议程的前三个项目涉及核问题。对项目 1，禁止核试验，我的理解是，多诺瓦基大使正继续进行磋商。我们期望他在夏季会议上积极的东向我们报告。

对分别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与“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项目 2 和 3，我们已有所进展，举行了非正式全体会议处理这些问题。这是良好的开端和前进了一步。我希望，在今后国际气氛改善时，我们能就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更有组织的讨论。

关于化学武器，今年我们扩大了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我希望特别在谈判的某些政治问题上，我们在国家立场中能采取合理的灵活态度，以尽早缔结化学武器公约。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我认为使委员会工作进度减慢的程序障碍已得到解决。这是令人高兴的事，虽姗姗来迟，但聊胜于无。我希望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能够在实质性问题取得进展。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由于今年在核裁军议程方面有一些重大事件——《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和部分禁试条约修订会议，我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将取得进展，特别是签于大会对此有很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

关于放射性武器，已作出努力，缩小各国代表团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虽然近期可能还会得到圆满解决，但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辩论在继续进行。

春季会议的一个重点是美国和苏联对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和外层空间会谈的简况介绍。这是值得欢迎的。它使本多边裁军谈判讲坛的成员国能跟上事态的发展。我们希望今后将继续定期进行此类简况介绍。我们还期望早日圆满结束谈判。

裁谈会还在春季会议上通过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的进度报告。专家小组的作用得到了各代表团的承认，我们希望它能按计划圆满结束第二次技术试验。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现在普遍认为需要审查我们的方向和程序。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已开始，我希望这些磋商能使裁谈会明确方向，使我们能够在今年夏季会议结束时看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裁军谈判会议与外面现实世界的事态发展和发生的变化相互配合。

因此，总之，春季会议有所进展，但仍有许多事要做。

在全体会议闭幕前，我要感谢大家。我要感谢秘书处，我要感谢口译员的合作。我期待着秘鲁担任六月份主席，但在这之前，我对任何所要求的临时性管理工作将随叫随到。

在我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前，我有两项通知。第一项通知是，由于我们已用完今天所分配的时间，原定本次会议后立即举行的关于议程项目 2 的非正式会议不再举行。下次非正式会议现定于 6 月 19 日星期二举行，将专门讨论今天遗留下来的议程项目 2。原定于 6 月 19 日举行的关于议程项目 3 的全体会议也因此推迟一星期，将于 6 月 26 日星期二举行。

第二项通知是关于改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可自由参加的磋商。下一次可自由参加的磋商将于 6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 30 分举行。尽管提前很多时间通知，但如能在你们的日历上适当记下日期和时刻，我将不胜感谢。

我今天没有其他事项了，我现在打算宣布本次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6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5
12 June 1990

CHINESE

第五五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6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5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要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代表冯·瓦格纳大使今天参加本会议的工作。我怀着愉悦的心情祝贺他就任这一职务，并祝愿他在执行其重要使命时一切顺利。我还要高兴地热烈欢迎刚刚就任的挪威新代表韦尔纳大使。大家知道，挪威不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但它对我们工作的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我们向他表示欢迎。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的惯例，我想在秘鲁就任6月份会议主席之时向会议致开幕词。

我有此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恢复工作之时对你们讲话，使我倍感愉快。对于能在本月份担任这一著名讲坛的主席，我个人及秘鲁代表团感到十分欣慰和荣幸。我要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对本会议的工作给予高度重视，而且我们将始终不渝地竭尽所能继续致力于实现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共同目标。

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期间，我们不应忽视当前的国际气氛和国际关系中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诱发了一种新的国际安全概念，扬弃了完全以国家军事和战略因素为基础的传统的安全观。现在，安全已开始具有一种全球性的共同意义，包含了经济内容和粮食安全的内容。这一新概念还包含环境保护、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保护人权和发展民主等等。裁军已成为这一全球性的各国共同安全的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全球性共同安全的发展应当是对载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概念的新解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必须尽力促使这一基本概念的新解释能够反映今日国际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使我们能够超越过去那种仅从每一国特定战略利益出发的单方面安全概念。我们必须为小小的地球奋力创建一个立足于全球性共同安全的新体制。

这一新的趋势甚至反映在欧洲军事联盟的行动方针中。北约和华约都开始认识到应当对政治方面给予更大的重视，并且两方都在抛弃军事干涉主义，而在裁军领域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正如我们在春季会议上多次听到的那样，裁军领域内已经产生一种特别有意义的积极倾向，使我们有理由期望在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度会议结束时能够看到实质性的进展。应当指出，1990年期间设立的所有附属机构均已开始工作。我们已经就议程项目2和3举行了初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对于议程项目7和8的工作程序，各方也已达成了协议。因此，在第一期会议期间，裁军谈判会议已能够就如何处理所有实质性的议程项目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有议程项目1除外，而该项目的重要性和优先地位是得到普遍承认的。我希望，各方所表现出的而且也体现在美苏双边谈判中的肯于妥协和合作的精神能够促使本论坛取得具体进展。

今年的裁军谈判会议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因为我们正处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的前夕。毫无疑问，本会议的工作同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工作中表现出的积极气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这促成了具有巨大核力量的不扩散条约非成员国愿意以观察员的身分列席将于8月份举行的会议。本论坛应当促进和鼓励这种气氛的发展。据此，我认为，我们应最优先地考虑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审议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这一议题是本会议的工作争取逐步取得进展的基石之一，而自1984年以来我们一直未能在本会议的一个附属机构内就这一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辩论，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从本论坛解决其组织问题的明显能力来看，至今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是十分奇怪的，尤其是考虑到各方在附属机构职权范围问题上的立场大体上已趋于一致。基于这一理由，我认为，我们应刻不容缓地就全面停止核试验问题特设委员会开始工作这一点迅速通过一项实质性决定。这一个月内，我决心尽一切努力，务求堂胁光朗大使干练主持下的磋商能取得成功。我吁请堂胁光朗大使加倍努力，以求在本届年会余下的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这一重要议程项目合力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不言而喻，任何时候只要堂胁光朗大使认为有必要，我都愿意给予合作。

然而，可以说本会议也有自己的“家务事”。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务求裁军谈判会议变得更为有效，使我们的工作具有更大的连续性，抛弃那种只不过是空话

的立场，把我们的工作同双边进展实际联系起来，并且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有理由期望取得具体成果领域，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应放弃各自国家在裁军问题上所追求的目标。简言之，我认为我们应辛勤地工作，使裁军谈判会议的效率在短时期内得到真正的提高。为此目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最适当的决定莫过于推举卡迈勒大使来主持这一必要的、需全力以赴的为本会议注入活力的工作。

本会议取得最大进展的谈判无疑是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就此而言，许尔特纽斯大使作为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干劲和效率是值得称赞的。在目前情况下，尽早缔结公约是整个国际社会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当用事实来表明我们能够在多边一级取得具体和有效的成果，以补充拥有最大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最近达成的积极协议。现在迫切需要拟订出一项统一而全面的公约文本，其中规定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并在议定的过渡期内彻底销毁现有的储存。这一文本应满足所有国家的愿望并应订有一种普遍适用而无歧视性的消除化学武器的制度。关于目前政治局势的双边方面，在对其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前，我要正式指出，几天前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苏两国总统最高级会晤所取得的成果普遍得到各国的欢迎。这两个大国的战略武库各削减35%无疑会对本会议处理停止核军备竞赛问题的方式产生影响，而且我们希望，紧接这一步骤之后还会采取其他的步骤，朝着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目标迈进。还应特别提到有关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双边协议。按照协议应销毁的比例相当高，而且该协议还把销毁剩余的比例同本会议谈判中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联系起来，这应当激励各国在本会议中表现出最大的政治决心。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不能不对曾在本届会议期间担任过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荷兰大使瓦根·马克斯、尼日利亚大使阿齐基韦和巴基斯坦大使卡迈勒正式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希望我也能够师法这几位尊敬的外交官和朋友在前几个月所做的杰出贡献而有所作为。

我的开幕词到此结束，现在我打算请登记今天发言的代表们发言。名单上有瑞典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我很高兴瑞典代表泰奥林大使又回到本会议，现在我请她发言。

泰奥林女士（瑞典）：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在关键的6月份担负起领导本会议的重要任务。我相信，由于你的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得益不浅。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巴基斯坦的卡迈勒大使表示感谢。我感到遗憾的是，有几位同事已离开了日内瓦和裁军谈判会议。他们是巴西大使德阿赞布雅、印度大使夏尔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我祝愿他们在新的重要岗位上一切顺利，我还要衷心地祝贺西内乔吉斯大使当之无愧的晋升。我十分高兴看到另一位女大使被任命为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我还想利用这一机会欢迎本会议的几位新大使：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克拉利克，巴西大使里库佩罗、印度大使查达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冯·瓦格纳。此外，我还要欢迎我的朋友，也是邻邦挪威的尊敬的代表奥斯卡·韦尔纳大使来到日内瓦。

核导弹现在快要变成艺术品了。美国的潘兴II式导弹和苏联的SS-20式导弹将一并陈列在华盛顿的史密斯森尼亚国家航空和航宇博物馆和莫斯科的中央军事博物馆。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时代。裁军正在加速其进程，通过单方面承担义务，通过双边协议，通过多边谈判。过去30个月在裁军方面取得的进展可能比过去30年更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过去30天取得的进展似乎又要比过去的30个月更多。

若干年前，两个超级大国同意消除其陆基中程核导弹。今天它们正按部就班地销毁这些导弹，稳步地朝向最终消除这些导弹的目标迈进。但是，还不真正是彻底的消除。他们一致同意为后代保留两对这一类型的导弹。每个超级大国的博物馆中将各陈列一对，以便后代人来参观和反思。这些导弹终于有了适当的归宿，适当的用途，就象是后现代的雕塑或者博物馆的陈列品一样，说明了人类的疯狂。

1980年代末期裁军方面的进展是出人所料的。然而在1990年代，我们只等待了五个月，超级大国原则上即就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裁军协定达成了协议。10天前的华盛顿首脑会晤决定着手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核裁军。两个主要大国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受到了一切国家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应回顾，两个超级大国原先曾一致同意，它们的双边谈判最终“应导致彻底消除一切地方的核武器”。进行核试验爆炸是为了进一步改进核武器，而核试验仍在继续进行。使核武器现代化是进行试验的主要动机。但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数量方面的裁减被质量方面的改进所抵消。

全面禁止核试验仍将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最为有效的措施。它可有效地促进数量方面的削减，并可制止质量方面的改进和核武器的横向扩散。

由于8—9月即将召开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禁试问题在今年尤为突出。而且，1991年1月还将召开部分禁试条约的修正会议。这些发展终将产生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动力，促使裁军谈判会议就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最终达成突破。

将近27年前，拥有核武器的缔约国在部分禁试条约中承担义务，谋求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决心为达到这一目标而继续进行谈判。20多年前，在不扩散条约中，它们又承诺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它们所采取的循序渐进的缓慢态度成为继续进行试验的借口，从而支撑着核军备竞赛。超级大国之间的两项临界禁试协定在技术和军事上是毫无意义的。临界安排只有同早日缔结全面禁试条约和迅速停止核试验挂钩，才能对核裁军作出真正的贡献。

一项各国普遍参加的有效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必须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多边机构中加以谈判。几份完整的条约草案文本已放在谈判桌上了。有五个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裁军谈判会议即为最适当不过的谈判机构。所需要的是启动这一谈判进程的政治决定。

必须进一步指出，国际舆论强烈反对主要的核试验国家继续进行核试验。在当前的国际气氛下，这些国家应宣布暂停核试验，以准备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

这几年来，裁军谈判会议在禁试核查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已拟订了一个全球地震核查系统，并且正在对这一系统进行试验。其他核查技术，诸如监测空中放射性强度和对基础结构进行卫星监测等，也可加以发展，并可

委托科学专家小组加以审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可靠的数据交换是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

核查问题再也不能作为不谈判核禁试的借口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看来，裁军谈判会议的各方均表明愿意审议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只要各方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特设委员会是可以在今年夏季会议开始时设立并且具有合理的职权范围的。这将是对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在大会多次呼吁裁谈会采取行动的一个建设性的答复。仅仅这一项措施就可大大有助于两个月后的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取得成功。

防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扩散的努力与发展这种武器的技术可以说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了。这种努力未能成功地防止核军备竞赛。这种努力也未能成功地防止少数国家获得核武器。尽管如此，20年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时，这种努力还是取得了很有意义的局部性成就。

今天，140多个国家加入了这一条约。两个月后将在日内瓦召开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我想借这个机会就不扩散条约的某些重要方面和即将举行的审查会议作一些评论。在这一审查会议上，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还会聚于一堂。

筹备委员会已经在建设性的气氛中结束了工作，这使我们有理由期望审查会议产生具体和积极的成果。瑞典认为，该会议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所有缔约国都应尽最大的努力，使第四次审查会议圆满结束。极为重要的是，作为国际不扩散制度基石的不扩散条约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为了促使1990年的审查会议取得成功和在1995年延长条约的有效期，我极力敦促核武器国家继续进行核裁军并致力于禁止核试验。

我们必须承认，不扩散条约还不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条约。两个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几个拥有不受保障的大型核设施的国家至今仍选择不加入这一条约。尽管如此，不扩散条约已有140多个缔约国，是战后裁军领域最重要的条约之一。瑞典再次

敦促所有尚未加入该条约的国家加入条约。如果所有国家合力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国际安全就会大为加强，我们的地球也会变成一个危险性较少的居住地。

在此方面，我想强调以下几个问题。通过遵守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义务而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各国理应有权得到核武器国家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此种武器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现有的保证作了一些保留，而且不很明确，是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鉴于第四次审查会议即将召开，瑞典欢迎核武器国家就消极安全保证问题采取建设性的主动行动。在此方面，我还想提请注意尼日利亚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

应当停止为武器目的而进行的一切新型核材料的生产。为了使这种停产做到可信，未来的可裂变物质的一切生产都须置于保障之下。可核查的“停止生产”的先决条件是将所有核武器国家中的民用核活动与军用核活动分开。因此，瑞典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采取这样的措施。

禁止袭击核设施方面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鉴于审查会议即将举行，参加这方面谈判的各方应重新审查各自的立场，以便达成一项切合实际的谅解。所有其他国家也应当支持为达成这一谅解而作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在迅速改善的国际气氛下，裁军谈判出现了新的契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契机已经露出端倪，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和这几个月中。极为重要的是，应使裁军的各个方面都感染到目前这种建设性的气氛。虽然陆基中程核导弹现在正在削减之中；虽然超级大国双边削减战略核武器的问题原则上已达成协议；虽然两个主要军事大国已就消除其大部分化学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虽然常规裁军措施的前景已大为改善，但海军核裁军至今尚未开始。

海军是整个军事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决不可排除在裁军努力之外。据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核武器划归海军使用。大量的战术核武器部署在游弋于我们的共同财富——公海之中的舰艇上。有人可以辩称海上战略核武器可能有助于稳定，但这种说法不适用于战术核武器。海上战略核武器可能是核武器国家将来最后放弃的核

武器，但海上战术核武器则应迅速加以消除。

核武器国家进行的范围广泛的海军活动令许多国家感到不安，因为海军的机动性容许灵活和迅速地进行部署。

海上核武器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因而应当迅速纳入裁军进程。在这方面，可拟订一系列措施——通过单边、双边或多边方式进行海军的战术核裁军；重新考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舰艇上载有核武器的原则；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已提议，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将海军核军备和裁军问题列入其审议范围。瑞典还进一步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应当从防止核战争的角度审议与海上核武器有关的危险。

瑞典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已经对海军军备和裁军问题进行了重要的审议工作。瑞典进一步欢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议海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各项建议，包括可通过联合国的军事预算标准报告制度提供有关海军的资料。

许多国家在裁军审议委员会内积极参加了有关海军军备和裁军的主席文件的磋商。这一文件明显地促进了就海军问题进行公开和富有成果的对话。我知道，并非出席本会议的所有国家都接受这一文件。但我仍然希望现在能够就海军问题继续进行有所有主要海军大国积极参加的对话。

瑞典长期以来就对海军核裁军十分关注。无论在军界还是非军界，也无论在各个裁军论坛之内还是之外，参加海军问题辩论的人都越来越多。至于瑞典，我们仔细地听取了各种正反意见。

我国政府的观点是，为了谋求较低军备水平上的安全，所有军事力量都应在适当的论坛中加以处理，任何一类武器，不论是核武器、化学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均不得排除在外。有些人在某些领域主张裁军和公开性，而在另一些领域却不赞成这样做，对于这种有选择性的逻辑，瑞典是要提出质疑的。不仅如此，时间将会证明，有必要防止通过改变海军力量的结构来规避在其他领域内达成的协议。或许，在这

方面可以乐观一点。现在看来，即将缔结的双边协定有可能包含海射巡航导弹。这可能是一个突破。

另一个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是分享在国际水域内和在国际水域上通过各种手段取得的资料。从全球角度来看，与通过观察国家领土而取得的资料的分享相比，就这类资料的分享达成协议甚至有可能更为容易。此外，看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就防止海上事故达成协议的重要性。我希望，这类协议能够在裁军谈判会议中通过多边谈判尽快予以标准化。

应积极争取通过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提高载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舰艇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里包含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已造成严重不信任的这种舰艇的航行问题。核武器国家应放弃自己那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任一舰艇在任一时刻载有或不载有核武器的过时做法。

既然海军专家现在能够同意水面舰艇所载的战术核武器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假定核武器还谈得上任何军事意义的话——则为什么不力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呢？解决海上核武器不信任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禁止一切类型的海军战术核武器。事实上，我们所指的是部署在一切军舰和潜艇上的除有关协议具体规定的类型以外的其他一切核武器。所有带核弹头的海射巡航导弹也应在禁止之列。瑞典政府认为，现在已可在这个问题及其他密切相关的裁军问题上开始谋求更广泛的支持了。

这些问题确实具有全球性。所以，应当在全球论坛上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我们相信，联合国范围内进行的讨论和分析将有助于在海军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所以我们想同其他各国政府商量如何以最富有成效的方式来继续进行这一讨论。进行这种磋商之后，瑞典打算以决议草案的方式或以其他有助于取得进展的方式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与海军核裁军有关的问题。

瑞典欢迎美苏两国缔结的关于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和开始销毁大部分化学武器储存的重要协定。按照道理，它们应当承诺销毁其全部化学武器储存。所以，当我们知道首脑会晤之后仍继续坚持原来那种在所有具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均参加化学武

器国际公约之前保留其2%化学武器储存的想法时，我们感到有点失望。只有在明确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及彻底销毁这类武器的情况下，日内瓦的化学武器公约谈判才能取得成功。

去年秋季，联合国大会指出，1990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年会对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有好几个理由使人们可以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今年会议开始时改进了谈判的职权范围。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了谈判，而且在所有的工作组内都取得了进展。两个主要军事大国对本会议拟订多边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提出了若干案文，最近的案文是关于化学武器销毁顺序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极为重要的是，它们今后仍应积极参加这些谈判，并为这项工作付出更多的努力。

令人感到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了试验性视察，以测试滚动案文的有效性，并为公约生效做好准备。在此方面，我想指出，瑞典不久前在一个军用设施进行了一次第九条范围内的试验性视察。瑞典代表团将尽快提出一份有关这次视察的报告。

特设委员会主席进行的磋商清楚表明所有代表团均对各国普遍加入给予极大的重视。我国代表团欢迎就这一重大问题举行区域性会议的主动行动。上个月在约旦马因举行的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着重讨论了化学武器公约对中东地区的具体影响。

今年，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集中于政治问题。现在至少应就其中某些问题达成协议了。例如，在第十条“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和第十三条“修正”上达成协议不应十分困难。至于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第九条，主席已提出一项综合性的案文草案，以求在历任主席所做的有益工作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如果能够接受这一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那这将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与此同时，还可就公约核查的一切方面平行进行工作。这样就有可能在今年常会闭幕以前完成这项工作。

公约离最后完成已经不远了。现在需要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绝不允许任何因素妨碍各方就一项确保全面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彻底消除此种武器的无歧视性公约达成协议。必须探讨一些可确保各国普遍加入公约的途径。所有参加裁谈会谈判的国家都应考虑单独地或集体地发表一项愿成为未来公约原始缔约国的意向声明。瑞典愿意成为公约的首批缔约国之一。为此，我建议召开一次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部长级会议，以保证所有国家同时签署公约。

美国和苏联决定把两枚中程核导弹并排陈列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博物馆，这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武器日后快要消除殆尽之前，何妨也保留几枚导弹陈列在博物馆里。我还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会议上把最后一批化学武器送给博物馆。博物馆才是这些武器的适当归宿。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名单上的第二位登记发言者保加利亚代表科斯托夫大使发言。

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在至为重要的夏季会议第一个月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不但因为你是秘鲁的代表，而秘鲁多年来即积极致力于裁军事业，还因为你是一位受尊敬的同事，你的卓越才干和个人品德使我深感敬佩。我祝你在履行职责时万事如意。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卡迈勒在4月份十分积极和称职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对不久以前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举行的首脑会晤印象颇深。虽然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高级别接触近来已不再是非同寻常的现象，但每一次这种新的会晤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最近一次也不例外，尽管在我看来，新闻媒介这一次没有象以往一样大加报道。我相信，我们的苏联和美国同事会慷慨地帮助我们弥补信息的不足，而这种做法在裁军谈判会议内也渐渐成

为司空见惯了，特别是因为受到大家衷心欢迎的裁军领域会谈的结果对裁军谈判会议具有直接的影响。化学武器协定的情况尤其如此。我们希望这项协定有助于加快本会议正在谈判中的多边公约的缔结。

裁军谈判会议自己也应当作出努力，仰赖他人是不行的：无论是首脑会晤、维也纳谈判还是“开放天空”会议。所以我们要一再考虑提高会议工作效率的问题。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春季会议期间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重视，而且就审议这一问题的组织形式通过了一项决定。卡迈勒大使接受了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深知他的外交才干、灵活手腕和工作热诚，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一定可就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和注重成效的磋商。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应与七人小组的审议有所不同，七人小组所进行的主要是概念上的讨论。

不久以后我们将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四十五周年。《联合国宪章》是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签署的，表明各国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之战祸”。

尽管人类不永以前遭受了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恐怖战祸，但又制造出自我毁灭的武器，即现代的恶魔——核弹。用歌德的话来说，最后大家全受制于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恶魔——核弹赋予“战祸”一词以新的含意。联合国的创建者们假如知道几星期后将发生的事，那么在草拟《宪章》时，一定会找出更有力的措辞，例如：浩劫或灾难，甚至可能用世界末日。当然问题不在于用词。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意识到，在核时代，军事力量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安全保证了。军备竞赛是没有赢家的，反而随时有可能点起那要命的星星之火，引发一场全球性的，也是地球上最后一次的战祸。国家安全不能与国际共同安全对立。

爱因斯坦曾告诫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式思维。然而，我们学会了吗？“相互确保毁灭”、“恐怖平衡”、“威慑”——这难道就是我们的新思维吗？把恐怖感作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这算什么思维呢？我希望不久以后这些名词将一去不复返。我认为，检讨战略概念和理论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到全人类的需要和价值。

有人经常说，过去的45年中，核武器维护了和平，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种说法根本未被证实，因为提不出反证来。谁也不能担保说，如果没有核武器，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威慑理论是同疯狂的军备竞赛、大量积累最精良的杀人武器和毁灭性武器密切相关的。我们还确切地知道，跟着威慑及军备竞赛而来的，是紧张、不信任和不稳定的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极难推行合乎理性的政策。结果永远是：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不安全感越来越严重。奥洛夫·帕尔梅曾把这种情况比做毒瘾，所需要的剂量越来越大。核武器是我们最沉重的共同负担，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所以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谈判中，核裁军理所当然地应当占有优先的地位。

我完全同意已离职的同事夏尔马大使的意见，他曾在4月3日指出，“我们应当直接探讨人类在21世纪快到来前怀抱着什么样的长远期望，我们必须努力把这种期望变为现实”。我们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一切必要的教训，能否避免过去的幻想而不重蹈覆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详细评述了世界的政治局势，而在不久以前这一局势还是不能令人感到鼓舞的。

现在的世界局势是战后以来所仅见的。在短短的时间内扭转了消极的倾向，并开始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国际关系。我们最近看到，人们对战争和军事力量的态度有了改变。我们感到，人们已更加认识到绝不允许发生战争，有必要制止军备竞赛，而且各国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苏美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敌人的形象”正在消失。看来，论战式的攻击、互相指责和埋怨已成为历史。现在，显然双方都决心争取大幅度裁减核武器。中导条约是一个转折点。它在你来我往的军事措施和对抗措施以及相应的政治论争的恶性循环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一条约证明了核裁军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尽管如此，前面的道路依然很遥远。

我们必须共同合作，建立一个集体的、全面的安全体系。这方面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彻底消除核战争

的手段。所以我们欢迎超级大国销毁其大量核武器的决心，这种武器好象一把悬挂在头上的利剑一样威胁着全世界。我们有权要求武库较小的其他核武器国家也承担起与其作为此种可怕的武器的拥有国的身分相当的义务。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每一国一致而明确地放弃使用核武器。我们还有义务通过种种途径来维护不扩散制度，例如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禁止一切类型的外空武器、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以及其他措施等，本会议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不致辜负广大公众对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的要求和盼望。

这是我在本会议厅以保加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的身分所作的最后一次发言。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将离开日内瓦。自我就任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政治变化。我在这里任职期间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由衷地感到愉快。为此，我要感谢大家，各位亲爱的大使和同事。我同各位的密切交往，不论是业务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是令我十分珍惜的。我从你们的经验、知识和智慧中受益匪浅。我祝愿各位阖家健康、美满、如意。我还不会离开多边外交和裁军工作，希望今后我们还会再次见面。

最后，我想热烈地感谢我的好朋友科马蒂纳大使、贝拉萨特吉大使、裁军事务部秘书处的全体职员、笔译员和口译员、文件科、会议事务司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以及与本机构工作有关的全体人员，感谢他们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便于开展和进行得更加有效而做的一切努力。

主席：十分感谢你，科斯托夫大使，感谢你的发言和你对大家及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科斯托夫大使刚才说，这是他在本会议的最后一次发言。过去两年中，科斯托夫大使积极参与了我们的工作，以其公认的外交家素养和职业才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他极为称职地代表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曾在1988年担任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有机会表现出他的长才。我要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及我本人向科斯托夫大使及夫人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们个人幸福、事业顺利，并希望今后能再同大家见面。

名单上的最后一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布雷肯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布雷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值此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夏季会议开幕之时，我要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一职，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工作中给予充分的合作。同时，我想感谢巴基斯坦的卡迈勒大使今年4月份担任会议主席时所做的出色工作，尤其是在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所作的贡献。由于你所做的努力，我们已开始要改进我们的工作，而这是大家都认为有必要的。最后，我也要对新同事们表示欢迎，他们是巴西大使里库佩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瓦格纳和挪威大使韦尔纳。美国代表团期望同他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进行密切合作。最后，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保加利亚大使科斯托夫道别，感谢他对本会议的工作所做的重大贡献，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万事如意。

在今年夏季开始工作之际，我愿向本会议介绍5月底和6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会晤所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其他人已经提到的而且与裁谈会所关注的领域有密切关系的一些结果。这一说明是美国代表团征得苏联代表团团长巴查诺夫公使同意后作出的。

4月24日莱多格大使向各位报告第15轮美苏化学武器双边谈判的结果时曾表示，我们两国都希望在首脑会晤时签署一项新的化学武器双边协定，从而促进全球范围内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努力。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一愿望已经实现了。

6月1日，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签订了一项双边协议，其中规定要销毁美苏已宣布的绝大部分化学武器储存，并要进行现场视察，以核实确已完成销毁。为了促进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两国商定自双边销毁化学武器协定生效之时起不再生产化学武器，而且它们将鼓励一切具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也这样做。

销毁化学武器双边协定的关键条款如下：在1992年底之前开始销毁已宣布的绝大部分储存；在1999年底之前至少销毁已宣布的储存的50%；在2002年以前将已宣布的储存削减到5000物剂吨；两国同意自这一协定生效起即不再

生产化学武器，而等全球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在销毁过程之中和之后进行现场视察，以核实确已进行销毁；每年交换有关储存量的资料，以便利对已宣布的储存进行监测；1990年12月31日之前将制定出视察程序的细节；两国将进行合作以拟定和使用安全的、不损害环境的销毁方法；美苏将采取步骤鼓励一切具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成为多边公约的缔约国。两国在1989年12月通过交换已宣布化学武器储存的资料而在这一方面走出了第一步。

美苏双边协定还旨在推动全面的、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全球性公约的早日缔结。为此目的，两国同意根据全球性化学武器公约加速销毁其化学武器，以便在公约生效后的第八年底之前将美苏已宣布的储存削减到500吨以下。此外，美苏将建议在多边公约生效后第八年底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确定公约的参加情况是否足以确保在随后两年内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储存。在这一方面请大家注意，我们将对第八年底召开的会议所适用的程序提出具体的建议，以确保与参加公约有关的目标得到实现。

美苏两国在首脑会晤期间还发表了一项不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该声明阐述了核武器、导弹技术和化学武器方面的不扩散问题，表明双方一致同意相互之间以及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密切合作，以制订和实行旨在防止上述武器扩散的具体措施，声明中还呼吁其他国家共同致力于采取有效的不扩散措施，以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全世界对核武器、化学武器、导弹和导弹技术施加有效的限制。对裁谈会来说特别相关的是，联合声明重申美苏两国认为全球性可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是解决化学武器扩散问题的最好的长期办法。在这一声明中，美苏进一步承担义务要加速化学武器的谈判，以求早日完成公约草案的定稿工作。

最后，我还想指出，首脑会晤在其他一些相关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具体的成果。但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我只介绍与本会议今后工作直接有关的一些领域。在这一方面，我同巴查诺夫公使将请主席把美苏化学武器双边协定和不扩散问题联合声明的全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散发。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布雷肯先生刚才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以及所表示的合作态度。我一定会督促秘书处分发他所提到的文件。

名单上的人都已发过言了，我现在问一下还有没有代表团要发言？既然没有，那么我就谈谈以后几天我们的工作安排。你们记得，本周的会议时间表中安排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审议1990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由于无法事先举行磋商来着手审议这一问题，我认为最好将这一非正式会议推迟到星期四上午举行。我已请秘书处散发了CD/WP.385号文件，大家手头应当有这份文件，该文件载有工作计划草案，以便各集团能够在自己明天上午的会议上研究这一问题，使主席能够在明天下午的协调员会议和磋商会议上了解各集团的意见。我不妨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草案与1989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二期会议通过的草案完全一样，并与今年第一期会议通过的草案基本上相同。全体会议审议各议程项目的次序、分配给各项目的的时间以及全体会议活动方案之后的段落都是相同的。

各成员会注意到，草案中没有列明本年度会议的闭幕日期。这是因为，在4月份举行的协商会议中，绝大多数代表团认为最好按照1985年的先例而在8月24日星期五结束工作，这也是考虑到最后一周除了两次全体会议之外没有其他的会议，而最后一次会议的任务是通过报告。但当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认为，最好能让大家尽早知道闭幕日期。所以我建议各集团明天也讨论这一问题，以便在星期四审议工作计划时能够作出决定。如果能够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就这些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就将在星期四非正式会议结束之后恢复举行全体会议，以正式通过所达成的协议。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这样做。

没有其他事项要处理了，我准备结束这次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6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3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6
14 June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五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6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6次全体会议开幕。

根据我们刚刚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结果，现在我将CD/WP.385号文件阐明的裁谈会1990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提交会议。如果无人反对，我就认为工作计划已获得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正如我在非正式会议上已提到，今天会议上没有要发言的人。然而，根据裁谈会惯例，我想知道有没有任何代表团希望发言。没有，那么我现在谈另一问题。

今天，秘书处应我的要求散发了裁谈会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时间表。就全体会议而言，我要提醒诸位6月19日星期二我们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继续进行非正式会议。此外，4月份已经决定，裁谈会6月21日星期四下午3时30分将进行非正式不限名额协商，讨论改善会议职能和提高效率。在这方面，我愿告知各成员此前已决定秘书处将于6月18日中午把载有有关该主题的提案的修改后的非正式文件放入各代表团文件箱。

按惯例，时间表仅供参考，并可能根据我们工作的进展修改。如无人反对，我将认为裁谈会通过了提议的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没有其他事情了，本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2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7
19 June 1990

CHINESE

第五五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6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7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和2，分别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代表如愿意，都可就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我要提醒各位，在本次全体会议之后将围绕我刚才提到的议程项目2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巴查诺夫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巴查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达苏联代表团在看到您此时担任主席职务所产生的满意之情。我期待着与您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这种合作将反映出我们两个代表团和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当然我们感到本会议的工作现在是由能人领导着。与此同时，我们向您的前任卡迈勒大使表示感谢，他在前两个月里令人钦佩地担当了本会议主席的重任。

这是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第一次发言，所以请允许我欢迎新到任的代表团团长、我们的新同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道夫·里特尔·冯·瓦格纳大使，印度查达大使，西班牙华金·佩雷斯-比利亚努埃瓦大使。同时我们也十分遗憾地注意到卡马莱什·夏尔马大使和伊瓦涅斯大使最近离开了我们，迪米塔尔·科斯托夫大使、伊什特万·沃尔高大使和鲁夫桑道吉·巴雅特大使，以及陈亮大使，奉命担任新职，不久也将离开裁军谈判会议。我们祝他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分发了《华沙条约》缔约国1990年6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一份宣言，以及关于此次会议的一份公报。我们这样做是尽此次会议召集者之职责，也是遵循过去的惯例。据我所知，秘书处明天正式印发这些文件。

我想介绍一下这份宣言。

这份宣言的诞生主要是由欧洲及整个世界迅速变化的形势所引起。由于东西方国家作出的联合一致的努力，战争的威胁已成为过去，在“冷战”年代形成的以军

事对抗和实力对立为基础的安全体系已开始解体。战后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独一无二的机会，即有可能建立一个不以集团为基础而以欧洲安全和普遍安全的联合结构为基础的崭新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往日的《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所包含的对抗内容已不符合现时代的精神。这些联盟的性质和职能应该改变，在过渡时期它们应能执行与裁军和建立全欧洲安全体系有关的新的迫切任务。这种军事——政治联盟应逐步转化成政治——军事联盟，最后变成纯政治性的组织。

本着这种认识，在莫斯科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对《华沙条约》的性质、职能和活动进行审查，使之变成建立在民主基石之上的、拥有平等权利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华沙条约》缔约国建立了一个政府全权代表临时委员会，由它在今年10月底以前向政治协商委员会提交适当的具体建议。在今年11月底以前政治协商委员会将对这些建议加以审议。

宣言对北约的变化趋势和该联盟最近采取的若干具体步骤持肯定看法。我们期望这些变化将更迅速，更彻底，该联盟的活动也会随之出现适当的实质性变化。

《华沙条约》缔约国也愿意同中立的和不结盟的国家进行建设性合作。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华沙条约》缔约国在宣言里还表示，希望关于常规武装力量和欧洲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的维也纳谈判取得成功，以便有关这些问题的协定可以在今年年底欧安会国家领导人会议上通过。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想知道其他代表团有无想发言者。好象没有，由于现在没有其他事情可议，我打算结束这次全体会议，紧接着举行关于议程项目2的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6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举行。

上午10时2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8
21 June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五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6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58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代表本会议以及我本人，向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印度代表辛德拉吉特·辛格·查达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很高兴地向他表示我对他担任新职的祝贺，祝他履行其政府赋予他的职责获得成功--欢迎你，大使先生。

今天本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和2，分别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委员们如果愿意可以就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其他任何议题发言。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和阿根廷代表。我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迪策大使发言。现在请你发言，大使先生。

迪策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已经有机会向来到我们中间的印度查达大使以及阿道夫·里特尔·冯瓦格纳大使表示过热烈欢迎，也曾向已于昨天离开日内瓦的迪米塔尔·科斯托夫大使表示过对他担任新职的良好祝愿。

请允许我利用今天的机会向即将离开我们的两位杰出的同事道别。蒙古鲁夫桑道吉·巴维特大使和匈牙利伊什特万·沃尔高大使为实现本会议的目标作出了重要努力。他们的丰富经验，娴熟的外交技巧，以及培养个人关系的卓越能力，为我们人人所熟悉。我们不仅失去两位同事，我们还失去裁军外交团团长--巴雅特大使，他在任期间为本会议提供了杰出的服务。

在与我们的同事告别的时候，我祝他们今后工作一切顺利，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主席先生，我今天的发言涉及本会议议程项目4，即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许多其他成员国一样，对于早日完成关于普遍、全面并能有效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给予优先注意。为了推动关于化

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加速进行，并且把公约中已经拟定详尽的条文变成实践从而获取经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试验性视察，并且是试验性质疑视察。我今天要介绍的三份工作文件就是根据在一座化工厂进行的这种视察的经验基础上编写的。关于在军事领域进行的一项视察的报告大概不久也将提交给会议。

我想就手头上的文件作一些说明。视察是今年3月在比特费尔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WOFA-TOX工厂进行的，这是生产有机磷农药对硫磷甲基的工厂。这次视察的目的是研制并试验对工业工厂进行质疑视察的方法。视察程序和时间不是试验的主要目标。

试验结果和初步结论载于大家拿到的CD/996号工作文件，题为“关于在一家化工厂进行的试验性质疑视察的报告”。

第二份文件，CD/997，题为“工业化工厂质疑视察办法”，详细描述了探索出的视察办法。我们进行的试验性质疑视察所采用的办法是“分层次视察办法”，即分步骤视察的办法。前面进行的低侵入性视察的结果引发后面的较高侵入性的步骤。采取这种办法是考虑到，可以使视察小组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制订实际视察战略。这种视察办法共分四个阶段。

第三份工作文件，CD/998，涉及有关化学分析的问题，和一件测量仪器原型，即有微机辅助的便携式离子淌度谱仪，为核查目的对该仪器进行了试验。该仪器先在试验室进行的试验中使用，然后在实际视察中使用。目的是验证为识别先前生产的痕量遗迹而在化工厂利用记忆效应的可行性。

多亏劳蒂奥女士的支持，本星期二向仪器技术小组展示了该仪器原型，并向尊贵的专家们作了详细介绍。

方法问题成为我们调查的核心，并非偶然。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其工作文件CD/CW/WP.198和208中继续叙述在这个问题上已开始的工作。我们这样作所根据的认识是，健全的视察办法，尤其是健全的质疑视察办法，首先有助于

- 使这种视察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可信度；其次有助于，

- 排除不恰当地披露机密资料的可能。

我们认为这种建立在客观标准基础上并根据具体情况而应用的视察办法能够确保化学武器公约核查制度的稳定性，这一点是很有用的。这种核查办法的详细拟定、改进以及合理化当然是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技术秘书处的责任。通过手头的工作文件，我国代表团希望促进对质疑视察的性质的更好了解，帮助解决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看到你担任主席，主持这个唯一的裁军谈判机构的讨论，感到满意。对于你代表的国家阿根廷尤其钦佩，尊敬，并怀有深厚感情。我们祝你取得最大成功。

主席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夏天重新开始讨论，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借此机会可以就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同本会议有关的方面发表意见，可以就本会议如何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刺激作出反应，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为何没有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作出反应发表感想。

自从今年第一期会议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势头没有松懈——远没有松懈。我们目睹的事件往往证实，现在正是变革时期，旧的格局正在修正，而这些曾似乎是现实中不可更动的要素。在此期间，拥有主要核武库、化学武库和常规武库的两个大国的总统举行了另一次首脑会议，这标志着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最高级对话仍在继续。

从报界公布的结果看，人们大致可以猜测，两个超级大国对于进一步削减核武库的目标继续作出合理的承诺。然而我们看到的材料很少；我们承认多少令我们吃惊的是，两位国家元首在如此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中扮演了主角，而其代表团却没有向裁谈会全体会议通报这次首脑会议的结果。

我们被告知，缔结了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协定，通过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导弹技术的联合宣言。除此之外，裁军谈判会议知之甚少。这个事

实的含义不容忽视，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常常提到的多边谈判和双边谈判的互补关系，而且是因为--或许更加如此--我们看到的首脑会议讨论和达成的文件涉及核试验等领域，大家不要忘了核试验仍然是本会议议程的首要项目。

对于核武器，也可以这么说。这个项目已列入我们的工作计划，本周就要讨论。显而易见，这种双边谈判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怀着一定的忧虑注意到，在限定的时间内实现所期望的目标面临复杂的困难，在此情况下，演员们自己宣布的目标看起来往往自行缩小。

所以--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美国和苏联经常重申的关于削减战略武库50%的承诺现在实际上只是个初步的协议，其范围实际上只限于30%，这要看我们以哪一位人士或哪一位军事分析家的话为准，现在甚至还能听到更低的数字。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一致意见：对于应包括在削减范围内的系统的地理范围计算原则，以及核查程序。这种程序甚至要比中导条约即《关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约》的核查程序更完善。

毫无疑问，谈判正在继续，这一事实是个积极的进展，我们欢迎这一进展。因此我们希望，参加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们象在第一期会议期间一样再次向本会议提供他们对这些双边讨论的发展和前景的分析。同样，我们相信这些代表团将继续向本会议提供各个谈判论坛的正式文件，以保持这个绝对必要的传统。

在不妨碍我下次更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的前提下，我认为必须指出，在同一问题--化学武器--上出现两个谈判机关，一个在多边框架内，而又同时存在另一个双边的，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之间，这种情况已开始显示出一定的龃龉不合来，我不揣冒昧地称之为令人不安的情况。

谁也不会怀疑，两个超级大国就消除武器达成协议乃属妙事。然而就化学武器这个具体问题来说，现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多边工作，我们许多国家正为此拿出巨大的政治精力和心甘情愿地作出努力。鉴于这一现实以及存在着的滚动案文--滚动案文现在只要加上必要的政治意愿就可成为条约--必须指出，正在出现的双边协

议和安排犹如为公约的一般案文另外加上法律假肢，造成双线谈判方法，各国一只眼盯着40国(另加上观察员)谈判桌，另一只眼注意着其他更小的谈判场合可能谈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提到的这种趋势是有害的，因为这最终使隐含的否决权合法化，这种否决会把在多边裁军谈判中我们认为已结束的事情再提出来，会给国家确定类别--称之为等级或许更恰当--所依据的是看它们是否拥有拟待消除的武器。我们认为，如果寻找的是普遍参加的公约，这种做法就不应优先采用。

主席先生，所有这些平行进行的谈判，包括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以及维也纳欧洲区域性谈判，尽管表面上不相关联，但从全球角度看，确实有其内在逻辑和一致性，不能忽视。这从正在谈判中的各种武器系统之间现存的许多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如果要找一根共同的线，把这些谈判串联起来的话，这从如下事实中可找到：即所有谈判不论其结果如何，其目的都是重新界定国际安全结构。

已经无可辩驳的是，随着对欧洲范围的安全关切不象过去那么重要，随着超级大国的相对优势--核优势--越来越与变革过程无关，维护建立在两个军事联盟基础上的安全体系必成为过时的行为。目前的结构可能还要存在一段时间，或长或短，取决于有关演员的政治意愿和勇气，但我们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国际社会正面临一项艰巨的挑战，它涉及所有国家的利益，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主席先生，现在的任务是在安全领域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网络结构。这绝不意味着要毫无顾忌地凭空想象。相反，新的体系肯定要容纳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在的体系的重要内容，但毫无疑问它肯定会有新的内容，因而会产生新的现实。

正是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有一个共同目标；正是在这方面裁军谈判会议需要发挥有关作用--而不是象有些人说的，它已呈日落西山之势。

这个论坛，因南北国家，东西国家--你的国家，我的国家--相聚在此，在目前这一时刻具有巨大的潜力。在目前两极对抗大大削弱的世界形势下，要找到有能

力恰当地解决共同安全问题的机构，恐怕非本会议莫属。

新的欧洲安全体系的蓝图不应排除对综合安全的谈判。继续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的眼光看待国际安全，必然导致我们重复玩弄教条，划分政治边界的错误，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实力格局的特征。

主席先生，现在是为建设一个更完整的世界而朝前迈进的时候了。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共同问题要比那些使我们分裂的问题更重要，更大：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科学技术合作；人权和环境；以及就我们的领域来说，新的裁军标准。

主席先生，核裁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海军武器，裁军与发展的关系，这些都是国际社会面对的现实要素，在对付这些问题时裁军谈判会议应起到特别的作用。

在目前国际宏观形势中这些要素的相互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看一些例子。

就说海军核武器吧。前几天泰奥林大使提到过此问题。我们认为它说明了我们提到的新趋势。我们同意瑞典提出的许多论点，也认为这个问题尤其相关，因为它与我们清楚看到的替代战略相关--这种战略在削减中程和短程核武器的同时，把重心转向了海上发射系统。

对于战略升级，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怀有正当的关切。除此之外，海军核武器问题包含着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即这种武器具有的机动性和几乎完全无法侦查的特点。再加上其射程、性质和能量，这种武器便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严重关切的事项。

核武器的部署似乎正经历地理上重新分布的变化；核战略制定者们正把海岸环境视为这种武器的最佳存身之地。主席先生，阿根廷代表团在不到一年以前，当海床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该条约时，曾提到某些这类关切。

那一次，我国代表团曾大胆地提请注意我们视之为不断增长的不平衡的现象：现在，抑或将来，陆基武器系统的裁减与海基或空基武器系统的裁减呈现出悬殊的差别。

有关此问题的双边谈判结果以及在多边场合处理这类问题而遇到的困难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看法。

关于空基系统，我们再次面对一堆难题，这些难题在双边的谈判中构成严重困难，也使多边谈判在这方面的进展几近于无。尊敬的伯特大使和纳托尔金大使曾向本会议清楚地介绍了双边谈判遇到的困难。自那时以来情况似无改观。

多边领域显见也不能取得任何进展，这在我们看来更使情况恶化。我要详细谈谈这一点，因为正如我在发言开始时已说过的，这一点把全球问题与裁军谈判会议对外界形势刺激的反应方式联系起来，而外部形势无疑需要在多边水平上作出具体反应。

五年前，裁军谈判会议建立了一个附属机构，专门处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这样做毫无疑问是对本会议成员共同意见的回应，这个共同意见是，有必要以比全会讨论可能更具体更详细的方式讨论与空间军事化相关的问题。

自那时以来，本会议没有动作或者说几乎没有动作。我不想重申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就此问题发言时已说过的意见，我只是想说这种情况不完全是由于各代表团视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源于下列让人惬意的结论，即从军事观点看空间不会有可能导致不稳定的任何活动。

依我的看法，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协商一致的领域未加利用，即适用于空间的建立信任措施。尽管这个领域在范围上不完整，但还是很有意义的。

遗憾的是，本会议倾心于原地转圈的似乎不乏其人。特设委员会最初的几次会议意欲证明，1990年还须重复前几届会议令人沮丧的经验。

主席先生，另有一个议程项目，其会场外的现实与会场内的谈判活动恰成对比，是核试验问题，尽管这次还是弹的不相关老调。

在双边一级，美国和苏联终于就70年代初期的级限协议的核查细节达成了协议。这应使各自的立法机构能够批准这类协议。而这类协议对军事战略的真正影响我们认为等于零。

在此期间，裁军谈判会议伴随着这一过程，但没有就一项职权范围达成协议，该职权范围的特点无论如何是要确保缔结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绝非当务之急。

同时，莫斯科条约修改会议的进程正在推进，进一步以实例证明，裁军谈判会议如何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旁观地位。

主席先生，任何观察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和现有的其他许多制度性机构一样，必须根据出现的戏剧性和迅速的变化，和其工作基于的前提发生的演变，克服目前迷惑无措的状态，为自己确定清楚的路线。

现在的国际裁军议程似乎从反面意味着要求裁谈会今后发挥或许更有意义的作用。

不偏不倚地审视我们的议程也很可能是件应当做的事。对诸如禁止核试验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等议题必须给予适当的处理。其他议题无疑也可以加上，不论是从“十诫”，还是出自我们自己的集体愿望。我们刚才提到过海军裁军问题。

在对议题进行这种快速审查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也应当提及裁军与发展的关系，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可视为与裁军和军备控制协议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普遍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今天军事和经济分析家大谈“和平的红利”之时，裁军谈判会议产生的任何集体分析都具有特殊意义。

主席先生，在这个较长的发言里，我们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尽力指出--虽然没有什么条理--裁谈会应采取的路线。

裁军谈判会议的无所作为当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既不符合我们中间不属于军事大国的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那些拥有核子和化学武器或有能力把空间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的利益。

在发生历史变革和两极对抗减弱的时候唯一的关于安全和裁军的多边谈判机构徒有名，无其实，这是绝应避免的事情。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这一信念能取得在座的40国代表的共鸣。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和主席本人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没有。

本会议各位成员，秘书处应我的要求散发了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开会时间表。和历来一样，此时间表是在与各特设委员会主席磋商后拟定的。关于全体会议的工作，除了两次正常全体会议之外，裁谈会将在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项目3的实质性方面。正如开会时间表写明的那样，关于使裁谈会改善并有效发挥职能问题的不限名额非正式磋商6月28日下午3时30分在本会议室继续举行。当然，所拟定的时间表只是提示性的，如果有必要还可更动。如果无人反对，我就认为裁谈会通过了这份提示性的时间表。

会议就这样通过了时间表。

主席：今天没有其他事项，我打算结束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于6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50分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59
26 June 1990
CHINESE

第五五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6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瓦洛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5 5 9 次全体会议开幕。

首先，请允许我以大会以及我本人的名义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他的国家所遭受的灾难表示我们深切的慰问。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特别是大量的人员伤亡，震惊了国际社会，使我们所有的人在这场影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严重突然事件中加强了人道主义的团结精神。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团结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还通过物质援助和合作减轻这场灾难的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落实到行动上。

现在将进行我们的工作，首先向今天会议发言人名单上的芬兰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阿尔诺·卡里洛大使阁下表示热烈欢迎，这是他第四次出席裁军谈判会议。感谢他对我们的努力所表示的关注，也感谢芬兰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特别是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的贡献。在特设委员会中，芬兰主持了仪器配制问题技术小组的工作。

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1 和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2，但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都可以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

我想提请成员国注意，今天，裁军谈判会议将就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3 的实质方面的问题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议。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芬兰和联合王国的代表。下面请芬兰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阿尔诺·卡里洛大使阁下发言。大使先生，请发言。

卡里洛先生（芬兰）：主席先生，裁军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变化。裁军谈判会议肩负的艰巨复杂的任务是要使整个国际社会都来关心涉及国际安全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

应加紧努力解决地区冲突和争端，因为是这些冲突和争端造成了我们今天在许多这种危机地区看到的令人震惊的军备竞赛。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信任，以加强不扩散制度，制止化学武器的扩散并就禁止这类武器达成一项全球性的协议。我们希望这些措施会有助于停止军备竞赛，实现有效裁军。

一个真正的裁军进程正在欧洲顺利进行。两大敌对集团之间的巨大裂痕正在缩小，正在被新的安全结构所代替。欧安会正在成为真正的全欧安全机制的中心。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欧安会35国“最高级会议”，将成为以和平与稳定方式在欧洲建立更好的政治秩序这一连续不断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主席先生，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这些变化迟早会对被认为是国际安全持久因素的事情产生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核武器促进了两大集团体系之间的稳定。随着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恐怖均势不再是帮助人类生存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我们能否问一问自己，被委婉地称作“核和平”的时代是否即将结束？似乎人人都认为，核军备在未来的作用将减少。如果真是这样，核武器国家对这种前景该作何反应呢？国际社会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和促进核裁军呢？

四个星期前，美苏两国采取了另一个重要的步骤，发表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第一个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在年底前问世又重新引起了希望。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还证实，它们将进一步坚定不移地削减自己的战略武库。芬兰对主要核大国谈判中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

另一类核武器也需迅速进行谈判。维也纳关于常规部队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东欧和中欧出现的政治变革，使短程核武器成为过时的东西。我们希望，关于撤出或不再更新这类武器的单方面决定表明这一进程不会再逆转。

海军方面的核裁军前景似乎不那么明朗。芬兰也认为，海基核系统绝不能成为在另外领域逃避裁军协定义务的手段，军事问题上日益增加的公开性也不应将海军力量排除在外。自从大规模部署远程海基核武器的苗头刚刚出现，芬兰就呼吁彻底消除这类武器。鉴于最近对海上战略核武器所具有的危险和军事价值不高所得出的调查结论，芬兰认为核大国应认真考虑消除整个这一类武器。

主席先生，《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代表将于不到两个月时间来日内瓦审查该条约的执行情况。芬兰认为，这一条约仍是多边裁军努力的奠基石。不扩散制度需要各缔约国的不断支持，这样才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他们应该将这一制度看成是

符合自己今后的安全需要，同时应为接受新的国家参加创造条件，从而使这项条约成为真正的全球性条约。

埃及提出应同非缔约国进行对话，我在此对埃及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主席先生，我对你提出的关于在1990年到1995年间安排进行磋商，以保证不扩散条约的延长和普遍性的建议表示欢迎。芬兰完全同意这些目标。

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将讨论该条约的各个方面，包括扩散问题，和平利用核能以及裁军问题。不能否认，扩散的危险仍然存在，但也同时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项条约，我们面临的会是什么。

然而，在进行审议期间，核裁军显然是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核武器国家将提出这方面的成绩作为证明。不扩散条约是为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制订的，尽管它有许多缺陷，但是大大地加强了国际安全。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条约。

主席先生，核试验爆炸仍然是国际裁军谈判中一个有分歧的问题。主要核大国用了15年时间才就如何核查“临界”条约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无核武器国家作出的使全面禁试这一普遍赞同的目标更易实现的努力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任务艰巨，挫折更多了。

芬兰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这是国际社会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我们认为，全面、普遍和可以进行核查的核禁试是减缓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的最可靠的手段。我们认为，部分禁试条约的修订会议应加以利用，这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共同走上禁试之路是一个良机。从现实考虑，这条路不是一条快车道，但是这样可以重新确定共同的目标，立即开始谈判。来自各方的新建议将有助于缓解甚至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芬兰认为，核试验绝不仅仅是核武器国家的事。环境方面的考虑也是促使签署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一个因素。新的证据表明，就环境而言，安全的地下试验是不存在的。担心遭受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微粒影响的国家对试验场的安全措施提出了质疑。芬兰认为，消除疑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邀请特任专家去了解试验场的安全措施。

在裁军谈判会议地震专家小组内，建立和试验用于核查地下核试验和检测各种地震事件的地震网的工作将继续进行。目前正在进行的地震专家小组第二次技术试验的结果将在如何进一步制订检测地震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传输方面提供有价值的资料，这是核查核禁试的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方法。但同时也应注意辅助性的核查和控制方法是否有助于提高禁试监察的可靠性。

主席先生，美苏两国在华盛顿最高级会议上签署的大幅度削减化学武器的双边协议是一项适时的条约。拥有最大武器库的国家自然应该首先开始裁军进程。这两个国家正通过开始逐步消除化学武器认真承担义务，以使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获得圆满成功。

美苏两国关于早日缔结全球性的化学武器公约并使公约的条款优先于双边条约的条款的承诺，对我们的努力会起到推动作用。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应予确信，优先考虑全球性公约实际上有助于为更迅速地而不是更缓慢地销毁全部现存的这类武器。

芬兰一贯强调，在十年内销毁所有化学武器的承诺应该是无条件的。我们还认为，试图确定哪个国家具有化学武器能力哪个国家不具有是徒劳无益的，要圆满解决问题只有使所有国家都参加。除非从一开始就让各国普遍参加，否则，如果要把销毁化学武器同这十年即将结束时召开的会议得出的调查结论联系起来，人们会对最后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安。如果各国都参加公约，那么对此进行的调查将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工作，各缔约国从一开始就能得到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保证。这样看来，普遍原则及其实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我们在讨论具体细节时应记住这一点。

无论对芬兰还是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化学武器公约主要是一项关于武器而不是关于化学品本身或工业发展的安全条约。对于这些国家，这一公约必须加强或至少不能削弱具体或普遍意义上的安全。然而对更多国家来说，化学武器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当他们一旦加入公约，将同样得接受侵入性的检查，并支付维持该组织所应分摊的费用。假如我们要实现普遍性原则，就必须使公约也能够吸引这一类

国家。公约中也应列入第十一条这样的部分，这为各国加入公约提供了必要的鼓励因素。对一些将安全因素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来说，第十一条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新的鼓励因素，这点也不应忽视。

对芬兰而言，它希望成为公约的创始缔约国之一。

主席先生，现在我想较详细地谈谈未来公约的一些具体方面的问题。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芬兰参加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核查分析和仪器配制问题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左右，对这些技术性问题的关注在迅速地增加。仪器配制问题技术小组的会议似乎已成为工作计划的一个正常部分，而不再是独立于计划之外的事情，各国用于研究核查化学武器方面的资金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

人们通常说，现存的政治问题一旦解决，其他事情将会易于解决。但同时，解决其他问题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拟建立的核查制度在技术上的可靠性。许多技术上的细节问题可以而且的确应该留待筹备委员会去讨论。但是，在此之前，必须清楚地了解公约在技术上的需要以及如何有效地适应这些需要的方法。

作为试验和可能提高核查制度所依据的分析方法的可靠性的第一个尝试，十所实验室于去年秋天组织了一次国际实验室间比较试验，也就是所谓的循环试验。芬兰的核查化学裁军工程在那次试验中发挥了协调作用。有关试验结果的总结（CD/CW/WP.288），今年四月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散发。所有的调查结论的全面报告已编写好并将很快在蓝皮丛书上发表。今年晚些时候将进行有更多实验室参加的第二次循环试验。我们认为，这样的比较试验应及时成为制订国际核查方法的例行做法。

芬兰参加的第二项新的活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分析化学家掌握核查化学武器的方法的培训计划，今年五月完成了第一期四个月的课程。我很高兴让大家知道，这一课程的效果超过了我们的最高期望。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组织者本身以及来自巴西、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参加者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热情。明年将根据三期培训课程的经验为蓝皮丛书编写一份在执行这项计划中所获得的经验的详细报告。

第二期培训课程将于今年八月开始。不久前已发出了选派明年两期推荐的投考生的邀请，我们希望在九月十五日之前收到推荐名单。我还想补充说的是，明年我们将能增加参加培训课程的学员人数，争取达到每年培训八名化学家的目标。

芬兰完全同国际社会一样关心化学武器的扩散问题。我们通过了新的立法，控制化学武器前体的出口。这项新立法将于下月生效，它把37种前体列入够出口许可条件的清单。另外13种前体化学品将列入警告的清单。从芬兰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供的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数据（CD/CW/WP.297）来看，芬兰没有生产附表所列的任何一种化学品，除了实验室中用于防护和研究目的的少量化学品以外。只有四种设施在工作过程中用了附表〔2〕和附表〔3〕所列化学品中的五种化学品。

主席先生，关于未来机构的技术秘书处的具体结构问题还没有进行讨论。但是关于机构的实验室问题，我们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设想，就是需要建立一个中央实验室以及有其他指定的实验室参加的全球网络系统。中央实验室将成为技术秘书处的主要工具，以组织必要的分析工作，保持质量上的高标准，并按该组织的要求开展研究和研制计划。指定实验室将承担目前暂订案文中分派给非指定实验室的任务。

出于这些考虑，芬兰政府已表示愿意将我们自己的现有的核查实验室供未来的机构作为中央实验室之用。

索莱斯比小姐（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与你一道对伊朗人民近日来遭受的巨大痛苦表示慰问，我们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你担任本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们的讨论在你经验丰富的主持下进行是非常有益的。我还要对首次参加本会议的几位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期待着与他们密切合作。

主席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的与会代表将会注意到，北约理事会于6月7日至8日在联合王国的图恩伯里举行了一次部长级会议。我以比利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团的名义负责分发了这次会议发表的文件，也就是今天作为文件CD/1006散发的文件。

在北约理事会外长会议之后将于7月在伦敦接着举行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

外长会议的文件分两部分，一份简短的介绍和一份较详细的最后公报。我敦请代表们阅读文件的全文，同时也有必要提醒各位注意一些主要的问题。

北约联盟各国外长表示，他们决心抓住欧洲深刻变革所带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机，帮助建立一个以自由、正义和民主为基础的新的和平秩序。他们向苏联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伸出了友谊与合作之手。他们强调各国互相承认合法的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并对华约组织成员国6月7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我们尊敬的苏联同事上星期作为裁军会议文件提出的一项声明中的积极精神表示欢迎。

北约各国外长呼吁大力促进军备控制的进程，他们详细讨论了在这方面能够和应该采取的办法。

北约各国外长着重强调，他们认为最应优先考虑的事项就是在今年达成欧洲常规部队条约。北约各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以便在今年晚些时候以协议的形式在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谈判中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些积极的成果将为今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高级会议奠定必要的基础。一旦达成欧洲常规部队协议，北约盟国就能进行后续谈判，进一步加强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美国总统最近提议，欧洲常规部队协议完成之后立即就美苏在欧洲的短程核武器系统进行谈判。北约各国外长支持这一建议。

北约各国外长欢迎美苏两国5月31日至6月3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就关于导致大幅度削减双方战略核武器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问题达成协议，以及两国就这项条约完成后就战略核力量开始进一步谈判达成协议。外长们还特别注意到，美苏最高级会议签署限制核试验条约的核查议定书一事所体现的进展。

与我们现在日内瓦这里为完成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是，外长们庄严宣告，“北约各国在此声明，愿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创始签署国，并推动公约早日生效。我们呼吁所有其他国家也作出同样承诺”。

外长们对美苏达成大幅度削减双方化学武器储存量的协议感到满意。他们认为，这将大大推动目前正在日内瓦谈判的公约尽早缔结，而这仍然是北约各成员国的目标。外长们还重申，他们决心为防止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所有能运载这类武器的导弹的扩散而努力。

实现德国统一始终是北约的重要目标，图恩伯里公报就这个问题载有重要声明。外长们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必须享有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承认的选择成为联盟的一项条约的缔约国的权利。欧洲的稳定和德国人民的愿望都要求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正式成员国。统一后的德国其全部领土将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和第六条提供的安全保障。考虑到苏联合法的安全利益，北约盟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不寻求单方面的好处，并准备表明这一点。一个自由、民主的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平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个和平秩序中，任何国家都不必担心其安全受到邻国的威胁。

外长们认识到，盟国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我们在欧洲正在看到的事态发展的主要缔造者，这些事态发展正给欧洲安全的政治和军事基本结构以及因而我们的工作环境带来影响深远的变革。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普遍概念于1989年5月确定了盟国安全的原则（在这里作为文件CD/926发表）。这些原则是我们评估欧洲不断变化的局势对我们的战略所产生的影响的基础。北约成员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确保形成北约基础并保证使其维持有效作用的永久性原则的同时，必须使它与目前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相适应。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虽然防止战争始终是北约的基本任务，但是变化中的欧洲环境现在要求它不仅在维持和平而且在积极地创立和平的基础上寻求更广泛的实现安全的途径。

主席：我对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我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其他的人了，还有哪位代表要发言吗？下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发言。

马希哈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在我国和我国人民陷入极其悲痛的时刻发言，我深切地感谢裁军谈判会议对那些在这次毁灭性灾难中丧失了一切包括他们的亲人的悲伤的家庭表示的同情和慰问。主席先生，你说的很对，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是如此之大而且是难以想象的，只有通过国际社会以表示慰问和向受灾人民提供救灾援助的形式给予声援和同情，才能减轻他们的一些痛苦。我们对所有向受害家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救济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

主席：我今天没有其他事情了，为此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我已宣布过了，在全体会议之后，将立即就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3 举行非正式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0 时 55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60
28 June 1990

CHINESE

第五六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0年6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60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今天的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和2，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可以就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主题进行发言。

今天发言名单上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蒙古的代表。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巴查诺夫先生发言。

巴查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本届裁军谈判会议是在世界发展处于关键时刻举行的。这并非是信口开河，而是重要的事实。世界正经历着迅速的变革，可以把它称之为真正的革命。今天，一年内所发生的事件超过了过去数十年内所发生的事件，一个月取得的发展超越了过去数年内的发展。我们正亲眼目睹着城墙土崩瓦解、似乎不可动摇的对峙逐步消失、新的国家不断涌现、世界政治地图发生变化——与过去不一样，这一切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和平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仅发生在欧洲，而且在世界的其它地区，即在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理想不断发展的地区，也在进行着这种变革，当然它们并非没有碰到困难，有时候是较为重大的困难。

苏联也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我们5年前开始的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同时，改革也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在数十年里形成的根本矛盾，社会的所有结构，不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正经历着巨大的压力。显然不能对这些结构无动于衷，因为它们会阻碍社会革新的进程，破坏社会稳定和取得进展的基础。

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复杂问题不会使我们与整个世界疏远。改革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克服自给自足心理，自我孤立和封闭，创造一个开放的社会。

世界上和我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本质上是客观的，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没有人能阻挡这一进程或拖其后腿。然而任何变革也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努力寻求变革与稳定的最佳结合。稳定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地沿袭旧的结构。必须让一切过时的东西进入垃圾堆，但其方法不应对新事物的出现造成损害。

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相互尊重，在政治领域，从消极的相互谅解过渡到积极的相互作用和结成务实的伙伴，以便在迅速变革的环境中保持生气勃勃的稳定。

稳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当今世界仍然背着武器过剩的包袱，主要体现在庞大的核武库、化学武库和常规武库。我国也积累了大量武器。我们充分认识到由此而产生的责任。由于一系列国内原因和外交政策考虑，苏联与其他国家一样，甚至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的稳步发展。然而裁军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仅仅是建立一个安全、民主和文明的世界的途径，我们需要这样的世界并希望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不进行裁军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新的安全结构。

在整个战后年代，大幅度削弱军事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有希望。我们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共识，战争的威胁已成历史，国家之间和国家集团之间在正常和文明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本质上崭新的世界的独一无二机会正在出现。维也纳和日内瓦谈判中出现的前景为逐步打破旧的安全模式铺平了道路，这种模式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其主要基础是军事对峙。我们的理解是西方谈判伙伴原则上是以同样的设想作为出发点的。

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但愿今年——我们能通过谈判成功地签署协定，削减苏联和美国50%的核力量以及消除华约和北约常规武库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那将极大地改善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局势，对东西方关系产生多方面的建设性影响，并将标志战后对峙时代的结束。不言而喻，那时我们将可以说世界局势取得了不可逆转和根本的改善，裁军问题处于决定性的转折时刻，超乎寻常的军备开始为用于防御目的合理武装所代替。

维也纳会谈毫无疑问对欧洲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对维也纳的谈判状况进行评估，使我们有可能查明23个与会国是否能就一系列原则问题，包括从概念上对初步谅解的结构进行处理的问题，达成高度一致的协议。同时除了大量技术细节外，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我们感到关注的是在35国谈判中就新一代建

立信任措施，其中尤其包括海军和空军的活动，尚未达成协议，虽然有关这些谈判主题的其他内容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如此，维也纳会谈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希望是最后阶段。会谈的这一阶段尤其需要充分考虑集体利益和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如果在谈判的这一阶段以感情取代常理，问题将难以解决，缔结一项极其重要条约的工作将遭挫折或被无限期推迟。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维也纳会谈中有关人员、航空、主要类型的军备的定义、区域划分、核查和销毁程序等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可能拖整个全欧洲进程的后腿，尤其是维也纳条约是今年底全欧首脑会议的关键议程项目之一。

今天情况日益明显：欧洲的政治局势发展极其迅速，它已开始超越裁军进程。

当然，德国问题是现在欧洲安全和稳定的核心。德国将成为统一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建立一个欧洲共同大家庭和统一的经济、环境、法律和人道的欧洲整体作出重大贡献，对此今天不会有任何人怀疑。此外，在这样的情况，德国的统一进程能够也应该成为一种刺激因素——新的统一的德国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欧洲的深刻和实质性变革，以共同安全、信任和睦邻友好的原则为基础组成欧洲。

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如果欧洲一切照旧，那么统一的德国将不会纳入新欧洲的蓝图。在这样的情况，德国的统一会破坏过去数十年里所建立的力量均衡并使矛盾恶化。我认为孤立德国不可取，我们赞成共同努力，创造可靠的和平结构。

华沙条约成员国领导人在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该组织如果要在进一步发展和促进欧洲合作和安全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华沙条约组织已开始对其所有领域，包括军事领域的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我们已建议北约国家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特恩贝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一旦开始这一进程，我们就必须铭记不仅其方向重要，与之相伴随的变革的能动性和程度甚至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正期待北约组织伦敦会议作出决定。

在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正形成一个新的共同安全结构，对核武器也必须采取新的态度。我们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理想，对此我们仍坚信不疑。但我们认识到我

们生活的世界并不理想。在我们的安全制度中庞大的核武库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希望以一日之功消除它们是不现实的。核裁军仅仅是范围更广、分阶段的进程的一部分，涉及到大规模削减武力和常规军备并根据非进攻性防御原则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以及建立机制，以确保透明度和监督，不仅保证通过这一进程的各个方面执行裁军，而且为国家间的关系创造和缓气氛。最后，这一进程还将涉及到整个东西方关系的急剧变革，在政治、经济、人道和环境领域里以提供安全保障，并在有关双边和多边协定中对此加以规定，来逐步取代以武力维持和平的文书。这种处理办法将需要我们逐步克服核威慑理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安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予以消除。

今天比任何时候更值得对该理论进行详细和公平的反省。一方面它充满了对付敌人的观念，和相互恫吓和相竞贮存核武器的思想。这一理论本身，或者说贯彻该理论的文书，充斥了互不信任、猜疑、敌视和对对方错误的常常是荒唐的认识，这一切都是在“冷战”时代形成的。另一方面，只要这些僵化的思想和概念不克服，威慑理论能给某些国家一种安全感。也许这是一种类似于麻醉品的错误感觉。但是如果消除人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即使是想象中的安全感，而同时不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安全感，那将是错误之举。最后，必须承认我们有时感到内疚，把该理论过于简单化，无视它在一定历史范围内为维持和平确实发挥过有用作用的事实。简言之，我认为正如有人指出的，除非人类能认识到未来的世界比过去的世界更安全，否则不可能一下子就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把核武器全消除掉。在目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无核世界不能理解为简单的返回到核武器发展之前的充满问题、矛盾和威胁的世界。在这方面实现“最低威慑”水平在目前看来是通向无核世界的现实阶段。这有助于消除威慑理论最危险的内容，同时维持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不仅包括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约，也包括消除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成就。

苏美华盛顿首脑会议主要成果之一是为最后达成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创造了条件。现在看来几乎没有人怀疑年底之前将签署这项条约。签署后，条约将在苏联和美国最高立法机构讨论。同时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已引起巨大关注，人们正对议定的条文进行仔细分析。实际上它已遭到批评。尽管对条约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它将成为军备控制史上和美苏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当然，苏美关系史上曾签订过军事和战略方面的重要双边协定。但是它们仅仅是在具体领域抑制军备竞赛和限制美苏军事竞争。事实是60年代是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迅速发展的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导弹所载总的弹头数目迅速增加，原因是安装了分导式多弹头装置。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临时协定（1972年）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9年）均未能阻止这一迅速增长，——当然这并不贬低这些协定的不容置疑的价值。

如果苏美达成限制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那么在战略三元体系发展史上，将第一次停止所有三种武器稳步发展的趋势，并在7年内，削减核弹头战略运载工具（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数目和核弹头的数目。这将标志着真正削减战略武器的进程开始，即大幅度地削减数百辆运载工具和数千个弹头。更重要的是削减的目的是使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更小。结果将是增加稳定和减少战争威胁。

应该指出随着裁减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苏联和美国军事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削减有关军备的部署和推迟采用新的军备系统。新的军事计划数目也直线下降。条约草案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大力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现代化。例如，限制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及其所载弹头数目的极限；禁止新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新型弹道导弹发射器；禁止带有分导式多弹头的空中发射巡航导弹。还制定了许多其他限制和禁止条款。总的来说就其本身目的而言，条约草案解决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现代化的问题。

虽然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并不直接限制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但是双方将分别向对方提出有关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政策单方面声明，在条约有效期内每年

就海上发射的巡航远程导弹的部署计划，即距离超过600公里的导弹，向对方提出单方面声明。这些声明在政治上将具有约束力。每年的声明将具体载明条约有效的年头，条件是所宣布的数目不得超过880个单位。条约规定的削减和限制将伴之以广泛的核查措施，包括进行以对等原则为基础的12种现场视察，使用国家的核查技术手段，禁止对它们进行干涉和允许使用遥测资料和就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地点和技术特点定期交换资料。为了促进条约目的的实现，双方将成立遵守和视察联合委员会。

我们知道根据条约裁减后的双方战略军备结构与双方对战略稳定的看法可能不会完全相符。然而，我们认为这说明我们更有理由主张拟定中的条约一旦缔结，就立即开始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下一阶段的谈判。

苏联和美国在华盛顿首脑会议期间签署的特别联合声明中表示决心在条约签字后立即就举行有关核武器和外空武器和进一步加强战略稳定的会谈进行协商和尽早在确实可行的日期开始这些谈判，这一决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条约本身。实际上，只有在华盛顿首脑会议明确阐明两国为实现核裁军（为此条约规定了必要前提）采取进一步步骤的意向，而且在这种广泛的范围内才可能对条约进行公正和客观的评估。

根据关于核武器和外空武器和进一步提高战略稳定的未来谈判的联合声明，苏联和美国同意就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它与防御性战略武器之间的关系举行新的会谈。他们的目标是进一步减少爆发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通过进一步稳步削减两国的战略武库来确保战略稳定、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在新的谈判中，重点将放在消除第一次核打击的刺激因素、减少战略运载工具方面核弹头的集中和对生存可能性较高的系统给予优先。

在评估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未来条约的意义时，必须铭记如果没有这样的条约苏联和美国可以达到超过两倍于他们实际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可以大幅度增加载有空中发射的核和无核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数目。部署海上发射的

核巡航导弹的方案将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在这种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的范围内，战略稳定更容易受非战略核武器——陆基和海上发射的非战略核武器的影响。

维也纳正在谈判的条约将消除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的不均衡和不对称，这将为比较大幅度地削减陆基战术核武器，使之达到“最低威慑”水平，创造现实的前景。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仍有待谈判决定。但是显然，一旦削减到这一水平，双方的能力应完全限于威慑作用，不应使另一方以为它可以用于第一次打击，包括用于挑起动用常规军队的敌对行动。我愿提醒出席本会议的各国尊敬的代表，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1989年500枚核弹头已从我们的盟国领土上撤走——166枚空投弹头、50枚炮射弹头和284枚导弹弹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没有通过更换或其他手段来更新战术核导弹。

苏联建议争取尽早在今年秋季开始战术核武器谈判，为了为谈判创造有利气氛，我们决定进一步削减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具体说：到今年底苏联将在中欧削减60枚战术导弹发射器，即比中导条约削减的弹导的距离更短的导弹。在苏联这些导弹包括“R-17”或“Scud-B”（300公里）、“Tochka”或“SS-21”（70公里）和“LUNA”或“FROG”（70公里）。此外，在中欧我们还将削减250多门核大炮。其中包括口径在152毫米及以上的重型大炮。最后，将从该地区撤出1500枚核弹头。其中包括将要削减的导弹的核弹头、核大炮炮弹和引力炸弹。然而，苏联单方面削减武力的努力并不仅仅限于中欧。到今年底苏联在欧洲将一共削减140枚战术导弹发射器和3,200门核大炮。

虽然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为即将举行的战术核武器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单方面采取这些步骤，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们也注意到北约近几年作出的从欧洲大陆撤出战术核弹头的某些步骤，我们认为布什总统放弃Lance方案和取消进一步更新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大炮军火的决定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仍然倾向于就彻底消除短程导弹和所有其他类型的战术核武器，包括其核部件，作出决定。然而，如果北约国家目前对这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还没准备好，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个中

间阶段的可能性，即减少不对称现象，使之尽可能达到最低水平。

限制和削减海基核武器是一重要问题，与确保“最低核威慑”水平的任务直接有关。除非该问题得到解决，在核裁军其他领域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很可能在核军备竞赛领域里再次加剧军事对抗，使未来的协定成为泡影。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了尊敬的瑞典代表、裁军委员会主席泰奥林大使、尊敬的芬兰代表、国家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卡尔赫洛和尊敬的阿根廷代表罗伯托·加西亚·莫里坦大使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的内容全面的发言。

我们已经向美国提出建议，就分阶段削减和消除海基核武器（即不仅仅潜射弹道导弹）开始谈判；第一阶段可以处理消除水上舰艇的所有核武器问题。此外，会谈应该为远程核武装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问题拿出明确的解决办法，这种导弹也应予以消除。这当然能导致建立海上“最低核威慑”。

就陆基和海基战术核武器而言，“最低威慑”当然仅仅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只能把它看成是彻底消除这种武器的道路上的一个中间阶段。毕竟，最低威慑充其量同时意味着“核”临界，而从客观上来说，当把非战略核武器引进双方的核武库时，这种临界将变得更低。

关于核威慑理论，人们也许还记得它是在具体历史环境和具体区域范围内出现的。现在正在为该区域建立新条件奠定基础，这种新条件也应使所有人对核武器的作用采取新的看法。经过了40年的对峙、若干次危机（每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大量资源无法挽回的浪费和最后认识到需要在新的质量基础上建立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核威慑理论或以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基础的威慑理论在世界其他地区抬头和变为事实，那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扩散核武器的威胁仍然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并非据说是苏联和美国在核裁军领域的努力还不够有效，而是世界各地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日益增长和非核武器高度集中。在这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并与解决其他区域性裁军问题（特别是不扩散化学武器、导弹和导弹技术、限制军火贸易等）以及缓和存在潜在冲突

和危机的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关。苏联和美国在首脑会议通过了内容广泛的声明，载有双方在这些领域相互作用以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具体途径。它说明双方共同承认必须加强加速裁减军备的进程，采取旨在反对在世界上扩散武器的措施。苏联和美国也为解决地区冲突作出重大努力。

就核裁军问题而言，我们的讲坛，即裁军谈判会议，迄今被排斥在外。在处理实际多边核裁军问题方面，裁军谈判会议无疑是进行谈判的场所。然而，三个核武器国家声称在未具备某些条件之前，它们不准备参加核裁军谈判。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进行概念性工作，例如在同样的非正式会议上。在这方面我要提请注意一个具体的核裁军问题，禁止生产武器用的裂变物质。实际上，这种禁止将是消除核武器的最彻底的捷径，因为此时正在谈判销毁发射器问题而弹头仍留在各国的武库之中。因此，严格来说，人类尚未处理核裁军的主体问题，国际社会有理由对此表示关切。停止生产浓缩铀和钚势必导致缩小生产核武器关键部件的实际工业基础。我们认为目前有解决该问题的客观有利条件：美国基本上已经停止生产武器用钚；1989年苏联停止生产武器级铀，已关闭了三个生产武器用铀的反应堆，已经制定了一个方案，到2000年关闭这种类型的所有钚反应堆。为此我们可理所当然地在这里提出，在这样的条件下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开始审议在监督下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的问题——当然在有效控制之下。

如果我们要举出国际社会在数十年内不能完成它本身所制定的任务，那么核试验问题将是最突出的例子。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未能采取行动，这损害了其威信。同时，很显然禁止试验不仅是制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也是不扩散核武器的重要办法。我们认为就该问题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的时机确已成熟，它可开始着手工作而且越早越好。捷克斯洛伐克关于该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建议可能提供了一个基础。这已得到大家的承认。实际上讨论涉及的都是措辞问题。是不是可以停止这一争议，同意接受现有的职权范围草案？这是经过长期争论之后以妥协精神提出的一个建议。在这方面，我要再次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尊敬的堂勋光朗大使为此所作的努力。我们

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就禁试问题开始工作必然是逐步性质的，这与苏联和美国同意的逐步的处理办法是核试验谈判的基础并没有矛盾，当然分阶段处理办法肯定会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

苏美1974年和1976年极限条约议定书已经签署，这意味着苏美双边会谈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根据现有协定，我们支持为考虑进一步限制核试验的次数和当量的目的继续进行这些双边谈判。苏联建议今年9月恢复谈判，我们期待美方作出积极答复。

下面简单谈谈在外层空间禁止军备竞赛的问题。外空技术是迅速发展的领域之一。它与安全和稳定直接有关。虽然我们不知道正在研究外空技术，但我们不知道10年或15年后我们将要对付什么样的外空技术，尤其是有军事意义的外空技术。多年来，裁军谈判会议在外空问题上一直在原地兜圈子，令人沮丧。与本会议许多其他成员一样，苏联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彻底措施——旨在防止发展和部署任何外空武器或具体类型的武器，如反卫星武器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是禁止性质的。然而，经验表明近期内这种重大措施不可能成为具体谈判的主题。结果，越来越多的代表团倾向于开始就外空建立信任措施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谈判而开始谈判，不是为了能报告说我们正就外空问题进行谈判，而是为了迈开第一步，为信任各国的外空活动奠定基础——就外空的安全和稳定进行建设性的多边工作积累经验。无论苏美双边谈判多么重要，多边努力还是绝对需要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参与外空活动。因此，我们建议“开放的外空”的概念应该成为裁军谈判会议审议的议题。我们认为与实现“开放的外空”的概念有关的最重要措施如下：(a) 加强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b) 制定“路规”或“动为准则”；(c) 为国际社会利益利用以外空为基地的监测装置；(d) 建立一个国际外空检查站。法国提出的建立外空图象处理中心的提案值得积极响应。这些措施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的安全，我们敦请所有国家详细研究“开放的外空”的概念所包含的积极思想。

最后，简单谈谈化学武器问题。人们普遍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裁军谈判工作中最可望取得成就的工作是就该问题起草一项公约。这方面，苏美关于化学武器的协定受到极大重视。苏联和美国将开始执行协定的主要规定而不等待公约的缔结。我们认为在这项双边协定内，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承诺特别重要。实际上，它是未来多边公约的基石。我们认为苏联和美国同意在公约缔结之前承担这种义务，这充分说明双边协定缔约国愿意为尽早缔结公约作出努力。对苏联来说，这还意味着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生产化学武器（这是1987年作出的决定）将正式成为国际条约，从而明确而最终地解决了苏联是否会投入新的资源，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

双边协定规定苏联和美国将在多边谈判中提出一项建议，在公约生效后的第8年底举行一次特别会议，通过多数票决定参加公约是否就足以彻底销毁化学武器。联合声明载有这一提案的细节。在这方面，我不仅代表我国代表团，而且也代表美国代表团提请尊敬的各国代表注意工作文件CD/CW/WP……序号，我想序号尚未定出——你们收到的是预发件。我们两国代表团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和情况下对其加以更仔细的研究，这一步骤是根据6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双边协定作出的。

现在回到我自己的发言，我要强调我们有一个妥协提案，它考虑了美国提案，它被称为“2%”的提案和苏联和若干谈判参加者对美国这一初步提案提出的批评。妥协提案考虑了下面两个因素：需要评估各国参加公约的情况，从公约的有效性看这点十分重要；和避免刺激各国要求获得化学武器的重要性。此外，该提案鼓励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成为公约的原始缔约国。

最后，对批评该提案的国家我们表示应有的尊重，但我要说，我绝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即苏美企图支配或意欲将两国的决定强加给谈判参加国。双边协定明确阐明双方同意在裁军谈判会议介绍该提案，我要强调是提案。这当然是每一个参加谈判的国家的合法权利。我们方面对于这一联合处理办法感到满意，并将在未来工作进程中维护其优点。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努力，解决未来公约的普遍性问题。

在这方面，我愿提到北约外长在特恩贝里通过的声明，尤其是其中提到北约集团成员国打算首批签署未来公约的那段话。我们欢迎这一声明。当然，我们也欢迎瑞典和芬兰甚至更深远的声明，他们愿成为原始参加国。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期间，化学武器多边谈判将获得新动力，对此我们抱很大希望，但是不幸的是，近年来一直缺乏这种动力。严格来说要做的事不多，但必须在余下时间内奠定牢固的基础，以解决所有未决问题，首先解决有关定义、质疑视察、特别视察、对化学武器受害者的援助等问题。

苏联代表团今天的发言谈了对裁军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和裁军谈判会议在解决问题方面能发挥的作用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本会议已开始重视自己。我们开始集体注重我们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的地位。我们计划在不远的将来谈谈该主题和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

巴雅特先生（蒙古）：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有效而干练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6月份的工作。我也要感谢巴基斯坦艾哈迈德·卡迈勒大使，他卓越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4月份的工作。这是我在离开蒙古代表团大使职务之前最后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请允许我以个人角度讲几句话。

我在日内瓦任职的年月里，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通过集体的努力正在形成一个国际安全的模式。国际关系民主化正在成型。这些变革是深刻的，并为裁军谈判开辟新的更光明的前景。苏联和美国缔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定。核查问题一直是裁军道路上的绊脚石，但只要有政治意愿，有妥协和合作的精神，事实证明该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最近就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和采取措施推动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多边公约达成的协议将促进我们的共同努力，实现全球公约尽早缔结。我还相信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是一个难得的文件，它对一系列传统上极其难以解决的问题会拿出新的处理办法。我深信就核查和执行

精心制订的程序将成为未来多边裁军协定的楷模。

我高兴地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决定撤回它在批准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时所作的保留。我们认为这一步骤是加强议定书规定的禁止制度的重要措施。

蒙古政府欢迎苏联和美国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联合声明。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可望在今年底签署，它应该成为近几年裁军谈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条约将削减两个大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几乎一半，它将为促进国际和平和增加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我将在发生巨变的时代返回我国。蒙古改革和革新的进程已经加速。毫无疑问，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发展将对我国的未来产生深刻影响。总之，蒙古正经历的深刻变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政府正将其政策的主旨转向人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改革涉及到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外交政策。蒙古政府一贯奉行在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尊重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政策，并一贯忠于这些原则。不结盟是蒙古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政府将继续奉行蒙古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将不让针对第三国的外国部队或武装力量驻扎在蒙古的领土上；继续促进和加强与邻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相互信任。蒙古将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寻求通过政治途径确保其安全。我国将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促进全球问题，如裁军、环境保护、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等问题的解决。

我在日内瓦任职已经5年多了。对我本人来讲这5年既令我振奋又使我获益不浅。我将永远珍视我个人与我同僚的友谊、官方接触和合作的美好记忆。我曾尽力从他们身上得到教益。我一贯钦佩和尊敬我的同僚对裁军问题的渊博知识和外交谈判才干。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与裁军谈判会议打交道十多年。我赞成这样的看法，即裁军谈判会议继承了过去的太多内容，如其议程、决策过程和组织工作等。显然裁军谈判会议应该采取步骤，使之适应当前的现实。这是一个需要进行认真谈判的

进程，只能逐步实现。我坚信本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我肯定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的集体努力和政治智慧能找出改进和有效发挥裁军谈判会议作用这一重要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鉴于国际环境的改善，我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并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将就许多优先问题，特别是，全面核禁试和核裁军，进行建设性和卓有成效的谈判。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科马蒂纳先生和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在我任职期间他们一直给我支持和合作，特别是在我有幸于去年7月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和我在1986年和1989年主持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期间。我还要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能干和效率高的工作人员和所有在本会议室看不见的人，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度的专业才干使裁军谈判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告别。我祝愿你们和裁军谈判会议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蒙古巴雅特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和我本人向巴雅特大使和夫人转达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们在本国幸福和事业上取得成功。众所周知巴雅特大使有效、干练和忠实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他还是一位语言天才。他在本会议的活动作为会议主席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两次担任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巴雅特大使在两任主席期间表现出了他一贯具有的才干，现在他作为裁军谈判会议代表使团的副团长离任。我们祝愿巴雅特大使万事吉利。

今天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其他代表团有人希望发言么？如果没有，我建议我们讨论下周会议时间表。秘书处今天散发了该时间表。按惯例这是与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拟定的。从时间表上可以看出，关于改进并更有效发挥裁军谈判会议作用的问题的不限名额成员协商会议将于7月3日星期二，而不是7月5日星期四举行。7月5日将安排给关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与以往一样，时间表是提示

我认为卡迈勒大使提出供我们审议的协商方案未遭任何反对而被接受，这是趋向一致的积极迹象。因此，在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增加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各种立场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交换了意见。会上出现了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可以作为基础，探讨新的模式或方式，从而使我们能够解决大家所希望的增加成员的问题。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我非常高兴地将本会议主席的任务转交给我的下一任，经验丰富的博古米乌·苏伊卡大使。我祝愿他在履行职责中取得成功。我要感谢秘书处为支持主席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我要特别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和贝拉萨特杰大使。

今天没有其他事项了，因此我宣布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3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举行。

上午11时30分散会。

×× ×× ×× ×× ××